

大圆满龙钦宁提传承祖师传

珠古东珠（义成活佛） 著

土登华丹 译

敬礼一切三传承上师！（译礼）



目录

第二部分　《龙钦宁提》传承



华智·晋美曲吉旺波（1808-1887年）

第二世多智钦·晋美彭措炯乃（1824-1863年）

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年）

辽西龙多·丹贝尼玛（1829-1901年）

文波·丹增诺布（十九世纪）

阿宗珠巴·卓堆巴沃多杰（1842-1924 年）

卢西堪布·贡却卓美（1859-1936 年）

第三世多智钦·晋美丹贝尼玛（1865-1926年）

雄色·洛钦·曲尼桑姆（1865-1953年）

第五世佐钦·土登曲吉多杰（1872-1935年）

格贡堪布·根桑华丹（1872-1943年）

玉科夏扎瓦·秋英让卓（1872-1952 年）

噶陀堪布阿旺华桑（1879-1941年）

啊啦森嘎·白玛俄珠乐威多杰（1881-1943 年）

宗萨钦哲·曲吉罗珠（1893-1959年）

嘉拉堪布·车阙东珠（1893-1957年）

顶果钦哲·扎西华觉（1910-1991年）

夏扎·桑吉多杰（1913-2015年）

第四世多智钦·仁增丹贝嘉参（1927-1961年）

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1927-　　　　）

《龙钦宁提》传承谱

作者珠古东珠仁波切致谢

感谢哈罗德·泰尔博特，他非常小心谨慎地编辑了本书，注入他的智慧和耐心。感谢迈克尔·鲍德温在过去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里从未间断地对我的佛法项目给予支持和指导。感谢莉迪亚·齐格尔鼓励我将本书的内容组织成书并校阅了书中很多内容。感谢布达雅纳佛法中心的诸功德主，是他们的资助使我能够从1975年以来进行写作和翻译这些宝贵的佛法。感谢戴维·杜弗尔在计算机方面的协助。感谢乔纳森和琼·米勒夫妇照顾我的健康。感谢在麻萨诸塞州霍雷地方的玛哈悉达宁玛巴寺中怙主多智钦仁波切的私人图书馆，以及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雷曼图书馆，它们提供了宝贵的资讯来源。感谢维克多和茹比·林夫妇允许我使用他们舒适的居室。

感谢斯蒂文·古德曼做出很多具有洞察力的贡献并准备了目录索引。我也感谢啊啦森嘎·土登尼玛仁波切、堪布秋雅、比丘贡却丹增、阿尼阿旺秋准、阿尼罗珠巴姆诸多人等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感谢塞缪尔·柏秋尔斯阿阇黎与香巴拉出版社的员工为这些祖师的传记和读者见面提供了理想的渠道。感谢拉里·莫摩尔



斯坦以其出色的编辑技艺为本书增色。感谢肯扎·克罗森为本书注入其文学视野。感谢布莱恩·博兰德以其艺术天赋设计本书。

译者致谢

非常感谢啊啦森嘎·土登尼玛仁波切的鼓励和指导，以及仁波切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很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难点。没有仁波切的慈悲帮助，此中译本是不可能完成的。

感谢作者珠古东珠仁波切提供英文原稿的修订增补部分，此中文译本已经据此作相应修订。细心的读者若发现此中文译本与现有的英文版本有个别出入之处，也可能是由此缘故。

感谢上海卓玛通阅全部译文，并提出宝贵意见。感谢常愧师对中译部分重点章节校译的意见建议。

当然由于译者水平极为有限，翻译过程中留下的所有错误都是译者本人的过失，谨在此向上师三宝忏悔，嗡班匝萨埵吽！翻译工作若有些许功德，回向发愿圣教正法所有一切真正的善知识，尤其是龙钦宁提诸持教胜士，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常转九乘妙法、饶益有情！回向发愿一切老母众生离苦得乐，速证普贤王如来之果位！



作者简介

珠古东珠仁波切，1939年生于青海省果洛州。1943年他被认定为多智钦寺四大堪布之一的卢西堪布·贡却卓美（1859-1936年）的转世化身。他在多智钦寺生活修学并成为金刚阿阇黎。1958年他移居印度，先后在Lucknow大学（1967-1976年）和Visva-Bharati大学（1976-1980年）任教。从1980年起他定居美国。1980-1983年，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现在他主要是在布达雅那（佛乘）佛法中心的资助下，从事藏传佛教尤其是宁玛派的英文翻译和研究。他翻译和撰著了为数众多的著作，详情请参阅他的网站：http://www.tulkuthondup.com。

译者赘语

大成就者帝洛巴曾开示说："要想一生一世获得佛果，必须趋入密宗金刚乘，密宗深道在相续中生起证悟完全依赖于对金刚上师的恭敬诚信，要想对上师生起敬信，必须现见其功德，要想现见功德必须了知其传记。"

怙主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仁波切开示："大圆满龙钦宁提是集广大班智达派《龙钦七宝藏》及甚深古萨里派《四心滴》二者之密意于一体、即生可获得金刚持果位之甚深正法。"而《大圆满龙钦宁提传承祖师传》则是如黄金链般的诸多传承祖师的精彩绝伦的传记。此传承祖师传是作者珠古东珠仁波切参考115本传记、著作（详见英文原著书后附录）汇集、整理、归纳、撰写而成，因此是符合事实、有理有据、详实可靠的。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感受最深的关于本书的一个特点是，书中对传承祖师的修学经过，尤其是他们如何克服各种障碍最终获大成就的身心历程进行了择要生动的描述。本书既展示了这些伟大的传承祖师们，特别是龙钦饶绛尊者以后的上师们，既有超凡的与众不同的一面，更展现了他们像凡人一样历尽磨难艰苦卓绝修学直至大彻大悟穷尽法性的一面。至尊米拉日巴曾对他的弟子们开示说：如果他们都能像他那样对上师具足信心，精进实修，他们也都能证得同样的成就和功德。在此译者也鹦鹉学舌一下：愿我等也能追随前辈先贤的足迹，直证九乘之巅光明大圆满的无上果位。



序

《大圆满龙钦宁提传承祖师传》包含了那些生平中充满了宁静、觉悟和神变的具证祖师的传记。他们曾在世界屋脊之西藏的黄金岁月里兴盛于世。这些祖师属于藏传佛教宁玛派《龙钦宁提》传承。

《龙钦宁提》（意为无尽界之心要、普遍通彻的究竟真谛）是代表大圆满最密禅修的神奇法类，此法类由大智者、大成就者晋美林巴尊者（1730-1798年）开启。晋美林巴以意伏藏的形式将其发掘出来，意伏藏是指从证悟的心性中开启的法门。《龙钦宁提》传承经过晋美林巴弘传至今，其中经历了许多具证上师，本书介绍了其中最杰出的诸位上师的生平事迹。

以前，当我拜读这些上师的传记（本书是我从中概括摘要而成）时，我为之感到鼓舞人心和令人惊奇。但这次轮到我用自己的语句和自己的感受来复述他们的事迹，我自己会经常感到仿佛亲历了这些大师经受的痛苦、艰辛、兴奋以及宁静、喜悦、轻安和坦然。因此这些生平不再仅仅是可阅读的故事或者摆在那里可供思考之对象，而是这些祖师内在光明的闪现，是这些证悟圣者生平“真如实相”的写照。在此“真如实相”中，所有生平中不同阶段和不同表述被联系起来，犹如诸河之水都流入海洋而成为一体。如果读者以知识和情感觉受来阅读本书中的传记故事，那可能得到的最大利益也就仅仅是心灵的激动

而已。如果阅读的目的是为了感受这些大师的经历并与之融合相应，那这些事迹肯定会在读者的心里唤起精神证悟、慈爱、宁静、坦然、轻安与疗愈。

对我来说，试图避开西藏传记的典型特征，诸如罗列无穷无尽的上师、法门、传承弟子的名单等等，是不恰当也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清单对于非藏族读者来说会显得索然无味。但我尽力不让这些细节减弱叙述的生动性。只要在可能之处，我会力图表述出祖师们精神生活的内在感受，同时也会叙述他们外在的日常生活：他们是如何面对并疗愈身体的病痛、如何应对处置情绪的纷扰、如何克服精神与禅修的幻觉，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他们在唤醒自己内在觉性并生起如来功德时有何经历体验。

本书有两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佛陀的生平，并列举了藏传佛教的主要传承。在根据传统的经典介绍佛陀时，我尽量从其生平事迹的意义和他传授法门的角度来描述，而不仅仅是陈述历史。至于藏传佛教传承的罗列，我给出了几个主要传承的框架纲要，但没有涉及传承的细节及其法要。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它讲述了佛的三身原理和龙钦宁提三十五位传承祖师的传记。

佛的三身分别是法身——究竟身，是指如来的广大空性和胜义自性；报身——受用身，是指无有能所二取而显现的所有的佛的真实色身；和化身——应化身，是指凡夫众生所见到的各种身相的佛。佛的三身是诸如龙钦宁提等究竟法门的源泉。

龙钦宁提在人间的第一位祖师是嘎饶多杰（极喜金刚）。从极喜金刚到莲花生大士之间的早期人间祖师具有独特的功德，



他们显现为具足修证妙力、拥有超凡秉赋和能力的化身。从龙钦饶绛开始的后期祖师，虽然他们的生平所反映的道路、精进和能力与我等凡夫有别，但他们也有许多跟我们相类似的艰辛、痛苦与情绪等经历，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当我们具有像他们那样的精进、疗愈和证悟时，我们自己可以达到的境界。如此说来，早期祖师的生平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许多读者而言，后期祖师的生平可能更容易理解并引起共鸣。

存在这两类传记似乎有两个原因：写作风格的改变部分解释了前期和后期祖师传记的某些差异，但主要原因是环境和受众的根器及其开放与领会程度发生了改变。

在后期祖师的生平中，也有很多人生来就有令人惊奇的智慧和神通，例如多钦哲；而其他人则是通过苦行和精进的修习磨练获得了无上的精神成就，例如第一世多智钦和晋美嘉威纽固。很多祖师经常在他们的精神旅途中遇到严酷的障碍，但凭借其知见定解、发愿承诺和鼓舞心灵的力量，他们不仅使自己保持在正道上，而且还由此实现自己的目标。

龙钦宁提传承流经了不同法脉的许多上师。在本书中，我只能包括龙钦宁提传承自宗的主要祖师，以及将此法脉直接传至我的上师然后再传给我的那些传承祖师。

很多上师的生平有大量的文献记录，但对于一些重要的上师，例如多喇·晋美格桑、甲色·贤彭塔耶、堪布白玛多杰、第二世多智钦和文波·丹增诺布，我只找到了很少的资料。此外，我把笔墨更多地用在那些英语文献中介绍较少的那些祖师身上，对那些已经有英文传记的祖师则相对从略了。

本书采用编年体方式记录传承祖师们的生平事迹，这些传

承祖师是在藏传佛教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涌现出的诸多稀有难得的大师中的一部分。然而，读者不应该留下这样的印象：大多数西藏人都是显现神通妙力的大修行者和大成就者，就如小说《消失在地平线》中所描写的那样。诸如此类的具证上师相比较整个西藏人口而言是极其稀有的。与此同时，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是具有伟大精神力量和证悟的人。当因缘具足，而人们献身于追求心灵质量与精神文明的进步而不是物质享受时，这样的精神成就不仅可见于西藏的文化传统中，而且在世界历史上许多文化传统的精神财富黄金时代里出现过。

对我而言，本书中的资料是我所从事的工作中的最令人鼓舞的。每位上师都各不相同，而他们又非常相似。每一位伟大的上师在龙钦宁提这个黄金传承中所显现的个性、扮演的角色以及占据的位置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伟大上师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作古了，消失在遥远的过去，但他们在此黄金传承中的精神能量、他们令人觉悟的教言开示以及他们令人解脱的加持力量依然与我们同在。



第一部分

简介

佛是宇宙普遍的真谛，而佛教（佛法）是证悟此真谛之道。佛是宇宙法尔如是的真如实相、广大通彻的觉悟境界。所有显法都是真如实相如是显现的妙力。如果我们证悟了自己的真如实相、究竟寂灭、空性、一如和正觉，那我们就都成佛了。此后所有诸法都会任运呈现为佛陀刹土——真如实相的妙力显现。

佛教（佛法）是证得佛果之道次第，也是启迪我们证悟佛道的法门。

释迦牟尼佛（公元前五至四世纪）是我们这个时代经由佛法之道而成佛的众多有情之一，是他这位大师弘扬了通常被称为佛教之法道。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佛，而佛法也并不局限于他的言教。

续部是佛教中本来就有的密宗经函，其中包括许多宁玛续部，例如《龙钦宁提》法类中的密续。这些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宣词句的书面记录。然而，这些的确是佛教法门，因为它们来自佛的三身，并且它们提供了引导我们成佛的方法。此外，这些密续是由释迦牟尼佛的具证追随者所开启，并且它们与佛陀所传的法门相合不悖。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两千五百多年前，圆满正觉释迦牟尼佛在诸多神奇的瑞相中诞生于今日尼泊尔的蓝毗尼花园，父母分别是释迦族的净饭王和王后摩耶夫人。太子取名为悉达多，不久他就精通了各种为将来统治其王国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能。长大成人后他娶公主耶输陀罗为妻，生下儿子罗睺罗王子。

悉达多太子生活在他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最胜的世间欲乐和享受之中。他的父王甚至尽量不让他目睹耳闻人间的疾苦。但悉达多意识到，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没人拥有真正的欢乐，而只有痛苦——无法抗拒的老、病、死之苦和无穷无尽的苦难。生际必死，聚际必散，乐际必哀。所有的世俗行为，只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求不得苦。所有这些痛苦的根源在于对“我”的错误执着，为贪嗔烦恼所烧灼，就如切盼搔痒止癞般渴望实为痛苦的表面欢乐。悉达多下决心从痛苦的生命轮回循环中找到解脱的方法，并引导其他老母有情证得解脱和正觉。

二十九岁时，在其父王勉强同意他放弃世俗生活后，悉达多成为无家的云游苦行者。他参访了当时印度的一些著名贤哲并根据他们的法门禅修。在极度的苦行中他在尼连禅河畔静坐了六年。这些求索带来了高层次的禅定、轻安与喜乐，但没有一种法门给他带来他想寻求的终极目标——从我执中彻底解



脱，因为所有这些成就里多少残留了一些我执。

三十五岁时，悉达多意识到肉身的苦行并非达到真谛的有效途径，他喝了一些乳糜。滋养了身体后，他来到金刚座，即今日印度比哈尔邦的菩提伽耶。在那里，于卫塞月（四月或五月）月圆日的前夜，在毕钵罗树（从此被称为菩提树）下结跏趺坐入三摩地。

黄昏过后，魔王率魔众来到太子面前，竭尽威胁诱惑之能事，企图阻止他证得正觉。魔军云集，发出电闪雷鸣般的威胁吼叫声，降下兵器雨，貌美胜天仙的魔女们来到他面前翩翩起舞，妄图唤起他的欲念。但所有这一起都没有动摇其心，他安住于慈心定中。兵器雨变成了花雨，所有的魔众像海市蜃楼般消失无余。

之后初夜分，他入四禅定（bSam gTan gZhi）。初禅是心一境性，由寻（rTog）伺（dPyod）其粗恶而离欲界之受，心生喜（dGa’）、乐（bDe）之等持。二禅是心一境性，离初禅之寻伺尘浊之法，信相明净而具喜乐二受之等持。三禅是心一境性，通过行舍、正念和正慧（又作正知）远离二禅之喜乐，然犹存妙乐之等持。四禅是心一境性，以念清净而视三禅为下劣，舍离三禅之妙乐，而生不苦不乐受之等持。

随后，以四禅得到的彻底宁静、泰然、光明、适用、清净之心，他专注地生起三明：（1）他证得了生死智证明，即以清净天眼了知所有众生变化多端的业因果报、善恶因缘等无穷详尽的生死相状之智慧；（2）他证得了宿命智证明，即明白了知自己及其他众生过去无数生中林林总总不同的所作所受等全部细节相状之智慧；（3）接着，在月圆日的初日分，他通过观修

和证悟十二缘起之自性从而证得了漏尽智证明。

在此阶段，他证悟了十二因缘的流转门，即（1）无明缘（2）行，行缘（3）识，识缘（4）名色，名色缘（5）六入，六入缘（6）触，触缘（7）受，受缘（8）爱，爱缘（9）取，取缘（10）有，有缘（11）生、病、（12）老、苦、死。之后他还证悟了此十二因缘的还灭门，即无明灭则行灭，依次类推。

他证悟了十二因缘的流转门和还灭门中的四圣谛。他见到了何者是无明，何者是无明之因，何者是无明灭，何者是无明灭之道，诸如此类。

他证悟了四圣谛：（1）苦谛，即整个世俗之"有"全体本质上仅是循环反复之苦；（2）集谛，即诸苦的生起根本上是由于贪执"我"而起烦恼造业；（3）灭谛，即灭苦而证得涅槃正觉；（4）道谛，即依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修行，而证灭谛。

之后在黎明他入金刚喻定，此三摩地坚固，没有障碍能摧毁它；稳定，没有概念可以动摇它；一如，万物在其中俱是一味；以及周遍，因为它是一切诸有的真如实相。在一刹那间，他断尽了自己相续中最极微细的障碍，圆满证悟了三明境界，成为正等正觉的佛。他升入虚空，高七多罗树，安坐彼处，说道："今日【吾已】不受后有，道已圆满，可以无学矣！"又说："深寂离戏光明无为法，犹如甘露吾今已证得。"

在他余生的四十五年中，佛陀无有疲倦地徒步旅行，托钵乞食，日中一食，以慈悲和智慧传授成佛之道，并为僧伽（男女出家众）、信众以及所有他遇到的人和来见他的人服务。在此期间，佛陀为不同根性的人们传了不同的法门。



根据佛教大乘和金刚乘的传统，佛陀不仅宣演了小乘共同或原始（部派）佛法，还宣说了摩诃衍那大乘和伐折罗衍那金刚乘。

佛陀所传的小乘法门被称为三藏，分别是关于出家与在家戒律的《毗奈耶（律藏）》，关于佛法微妙深义等慧学的《阿毗达摩（论藏）》，以及关于定学等诸多经典的《修多罗（经藏）》。

佛陀初转法轮宣说四圣谛，阐释了世俗世界生死轮回的流转以及还灭的整个过程。在鹿野苑（今日印度瓦拉纳西附近的萨尔纳特）他首先给五比丘传法。佛陀说："诸比丘，有四圣谛，曰苦、集、灭和道。（1）何谓苦谛？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归根到底，五蕴炽盛，众苦聚集。此即为苦。（2）何谓集谛？由渴爱而生后有，伴随着强烈的欲望，对各种事物生喜生贪。此即为众苦之因的集。（3）何谓灭谛？灭即彻底断除贪欲与渴爱并从中完全解脱，贪欲与渴爱能生后有，并与强烈的欲望相伴随，从各种事物发现、生起并得到完全的喜乐。（4）何谓道谛？道即八正道，所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佛法果实的获得依赖于修行者个人自身的努力，佛陀的角色是教导并鼓励弟子们。佛陀说："我为汝说解脱法，当知解脱随自转。"

佛法修习的核心是依止适当的律仪而行，并通过八正道降伏自心。佛陀说："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如果我们能够调伏自心，那我们的言行也就自然会合乎规范，因为心乃是主宰。佛陀说：“心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乐自追，如影随形。”

当我们领会并证悟了生命的真谛和自心的本面，我们将从所有的痛苦中得到解脱。佛陀说：“当汝以慧眼观察一切有为法乃是无常……苦……无我，……汝将不为一切苦所害。此即是正道！”

对于大乘弟子，包括人与非人有情，佛陀在印度王舍城耆阇崛山（灵鹫山）等诸多地方宣说了“般若”和“如来藏”法门。鉴于广弘大乘法门的时机尚未成熟，大乘佛法当时只传给了有限的弟子。数世纪后，由诸持有大乘佛法的大师将此法门向大众公开弘传，并且有许多法门从其他地域和世界请回人间。

大乘的大部分法门是建立在小乘或共同佛教基础上的，但发心与见地有差别。悲心在共同佛法中也是重要的修法，但是完全担负起利益他人的责任、为了一切老母有情都解脱而成佛的发心被称为菩提心。以菩提心摄持修习六度是大乘的独特法门。

在见地方面，空性的概念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在胜义谛或究竟真谛的层面，一切法皆是空；在世俗谛或相对的层面，一切显现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如梦幻泡影。如此真俗二谛双运，



即是一切诸法之自性，而毫不相违。空并非断灭或顽空，而是远离能所二取、名相概念等边，远离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等四句的大空性（total openess）。本智，即空性以及证悟空性的智慧，同时无碍照见一切。这个智慧也被象征性地用般若佛母——诸佛生源或安住之处来表示。

在修习方面，大乘佛法行者起初以其凡庸的心和心所(mental events)作为证悟佛果的方便，随着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入，他们最终得证佛果。佛陀说："菩萨知晓此缘起，无生无灭此般若，如日无云放光芒，除无明暗获自然。"又说："无可言思般若度，不生不灭虚空体，各别自证智行境，三世佛母我敬礼。"以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对异常成熟的人与非人有情等金刚乘弟子，佛陀在邬迪亚那的米积塔等诸多地方，现真佛报身相，传了密集金刚、时轮金刚等密法灌顶和开示。数世纪后当因缘时机成熟时，这些法门从他方刹土请回人间并得以广泛弘传。另外，还有许多密续是由（诸）佛给众多具证大成就者开显的。

金刚乘法门不仅是口说言教，而且还传递了密宗威力——证悟本智的传承，这个传承发生在弟子获得灌顶授权进入密续的修学和证悟时。此后弟子护持这个传承的相续，这被称为持守密宗三昧耶誓言。在没有违犯三昧耶戒的前提下，弟子修习生圆二次第。生起次第净除对法、身、心的贪执。在生起次第中，行者努力运心将身心世界观想为本尊的坛城，虽有显现但

自性空，以此来净除生、死、中有之障。圆满次第圆满获得妙力、加持和证悟的悉地。在圆满次第中，行者将气（能量）与心引入中脉，证悟并圆满天生本具、远离分别、周遍一切的智慧。密宗修法具有圆满所修的殊胜方便，例如：它们将自心圆满为证悟空性与把一切呈现为大乐（或大悲）智慧的双运，以及佛陀的三身。密宗修法可以在这一生中即身证得圆满佛果。佛陀说："金刚持的【密宗】法门是基于二种次第，所谓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 又说："空性大悲无二【双运】，是谓菩提心。"

八十岁时，于卫塞月（四月或五月）的月圆日，佛陀坐在北印度拘尸那的娑罗双树下，对其追随者说："汝等比丘，吾将入涅槃。不要为此伤心难过。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那就问我，以免有人会因为错过这样的机会而感到后悔。"

他重复问了三遍，但大家都保持沉默。随后佛陀解下他上半身的袈裟，露出他赤裸的金色胸膛，再三让大众瞻仰难得一见的佛陀色身。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瞻仰着佛陀纯金般的身躯，并由此感到入定般的安宁。接着他披好袈裟，作右胁狮子卧，入大般涅槃，得大离苦、究竟寂灭、佛果。佛陀留下自己的色身作为加持以及忆念佛陀出世与传法之源。

佛陀涅槃后



佛陀涅槃后，以摩诃迦叶与阿难为上首的付法七祖、以龙树菩萨与无著菩萨为上首的二胜六庄严、以萨饶哈与那若巴为上首的金刚乘八十四大成就者、以嘎饶多杰与蒋华西宁为上首的八大持明，在印度护持并弘扬了显密佛法，并将佛法传遍亚洲大陆几乎所有的角落。

佛陀涅槃之后大约五百年，大乘佛法开始广泛弘传。接着佛陀涅槃之后一千年，在大乘的伞盖下，金刚乘法门开始在印度广泛弘传。于是佛教逐步形成了两种主要宗派：原始部派的小乘佛法，以及摩诃衍大乘佛法。小乘佛法传向南亚国家而大乘佛法传向北亚国家。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经历过许多变化，但从公元十二世纪开始大体的传播方式是这样的：追随梵文佛经传统的大乘佛法，已在尼泊尔、中亚、中国、朝鲜、爪哇、苏门达腊、日本、西藏、不丹和蒙古得以弘传。追随巴利文佛经传统的小乘（声闻乘）佛法已经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得以弘传。在越南小乘和大乘同时得以弘传。

不幸的是，在公元十二世纪，佛教的非暴力的特性使它从诞生之地的印度消失，先是被印度教统治，后来又遭穆斯林入侵。然而，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尼泊尔、印度支那、中国、韩国、日本、西藏、不丹、蒙古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佛教依然繁荣兴盛。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佛教已被反哺回印度，并已广弘至世界各地。

佛法的独特方便之一，是同时存在多种见与修的方法途径，

如《入楞伽经》云："随众生妄想分别之多少，佛教法门或乘也无量。（谓随众生心之所应，为说种种众具契经。）"世上的有情无穷无尽，各有自己不同的根器。因此针对他们不同的特性提供不同的修习法门很有必要，但不可能传授与众生数目相等的如此多的乘，然而佛陀确实为小、中、大根器的众生分别传授了很多相应的显密法门，这些法门的目的都是相同的。根据所修法门的不同，达到目标所需的时间有长有短。

在辨别三乘佛法的主要特征时，举例来说，如果把贪嗔痴烦恼比喻为毒草，小乘行者避开危险的毒草，大乘行者用对治力摧毁毒草，而密乘行者将毒草转变为最胜智慧。



藏传佛教

佛教最初于公元七世纪法王松赞干布（617-698年）统治年代传入西藏。在九世纪法王赤松德赞（790-858年）统治年代，寂护[1]、莲花生大士[2]、毗玛拉米扎和当时印度许多最伟大的智者与圣哲应邀来到西藏。他们与数以百计的译师一起将小乘、大乘和金刚乘法门译成藏文。西藏成为整个佛法圣教繁荣兴盛的中土。从九世纪至十二世纪中叶，西藏保存了从未间断传承的三乘法门。

所有的西藏人都是追随大乘和金刚乘的佛弟子。小乘与大乘在哲理、戒律和发愿方面有许多区别，但最主要的分水岭在于发心。主要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安乐与解脱而修持佛法者，是小乘佛弟子。怀着菩提心以他人的安乐与解脱为己任而修持佛法者，是大乘佛弟子和菩萨。在西藏，至少在每座修法伊始，如果从发菩提心开始，那修行者就试图成为大乘佛法的追随者。

并不仅仅局限于上师和出家人，而且包括在家人，在西藏没有人未曾得到过密宗灌顶。因此，所有的藏人也都是密乘佛

[1]堪布寂护：梵文“香达饶西达”，藏文“希哇措”，汉译“寂护”、又译“静命”。藏人尊称其为菩提萨埵。

[2]莲花生大士：梵文名号为“白玛桑巴哇”，藏文“白玛炯乃”，藏人尊称其为“咕如仁波切（大宝上师）”。

法的追随者。在古印度金刚乘修习是秘密地进行的，但在西藏大部分密法修习并未受到太多的限制。上师们观察到密法的修持主要取决于对法门的信心，因此只要具有信心的人就有资格得到窍诀。印度从来都不是举国全民对佛法具有信心，但西藏却是完全彻底的佛国，所以在授权修学密法时，分辨观察与保密等要求也不尽相同。

除了大乘与金刚乘法门，许多小乘经典，包括四部《毗奈耶》和很多佛经，构成了西藏佛法修学的基础。因此，体系完备的佛教法门在西藏得以保持鲜活并彻底践行。

在西藏，佛教出现不同的宗派，包括四大传承和诸多小传承。西藏的学者们对显宗法门的解释会因人而异，但主要的差别在于密续的解释和修学。在十一世纪前由梵文译成藏文的密续被称为“阿克宁玛”（古译密续），而十一世纪及以后翻译的密续被称为“阿克萨玛”（新译密续）。有些密续在古译和新译两个时期都有翻译，但有许多密续仅有古译而在新译时期没有重新翻译。有些密续的古译版本佚失了，只留下新译版本。有些古译密续在新译时期又重新得以修订，于是在古译和新译密宗两派里都存在。宁玛巴自宗特有的密续是玛哈瑜伽部、阿努瑜伽部和阿底瑜伽部三个内密续部。

由此西藏形成了四大传承或宗派。最早在西藏出现的佛教



密宗传承学派被称为“宁玛[3]”。新译密宗又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宗派：

1.噶举：开宗祖师为玛尔巴译师（1012-1099年）

2.萨迦：开宗祖师为昆·贡却嘉波（1034-1102年）

3.格鲁：开宗祖师为杰·宗喀巴（1357-1419年）

经部没有古译和新译的划分，但在西藏显宗经部的传播可以分为前弘和后弘。前弘（bsTan Pa sNga Dar）是指在藏王朗达玛统治以前佛法的弘扬。朗达玛毁灭了西藏的外来宗教——佛教。后弘（Phyi Dar）始于公元906年朗达玛被刺杀后佛教显宗的重建。宁玛佛教史认为，在朗达玛灭佛期间，虽然佛教显宗被禁止了，但佛教密宗的修习并没受到灭佛运动的毁坏，因为它并不倚赖于有形的寺院以及僧团结构，而且也因为出于对大密咒师努钦·桑吉益西威力的畏惧——努钦给朗达玛显现神变以示威慑。

很多在前弘期翻译的显经和密续在后弘期又被重新翻译或编辑，因此除了文字上略有出入外，它们共同属于两个阶段。例如，以下经函同时具有古译和新译两种版本：十三函《毗奈耶藏》的绝大部分，全套《大般若经》，全部六函《宝积经》、六函《华严经》、《摄曼陀罗经》、《大般涅槃经》等许多佛经。它们都属于《甘珠尔》（佛陀宣说的契经总集，共104函约1046部）。很多《丹珠尔》（印度智者的著作总集，译成藏文后共185函约3786部）里的论典，也同时保存有古译和新译两种版本。

[3]宁玛：藏语音译，古、旧之意。

前弘和后弘的追随者都一致认可经部的真实性并加以修学。差异的产生则是由于西藏学者对经论有不同的解释，以及在判定哪些经论属于“了义”哪些属于“不了义”上面有分歧。

就续部而言，新译密咒的主要密续是释迦牟尼佛示现报身本尊宣说的。新译密咒是这样判教的：

因三乘：
- 声闻乘
- 缘觉乘
- 菩萨乘

果四密咒乘：
- 事部
- 行部
- 瑜伽部
- 无上瑜伽部：
  - 父续
  - 母续
  - 无二续

根据古译密咒宁玛巴的说法，宁玛的绝大部分密续是诸佛的智慧身给佛教大成就者传授的。宁玛巴将佛教法门判为九乘：

外三乘：
1. 声闻乘（小乘）
2. 缘觉乘（小乘）
3. 菩萨乘（大乘）



六密咒乘（金刚乘）：

外密三续部：

4.事部

5.行部

6.瑜伽部

内密三续部：

7.玛哈瑜伽部

8.阿努瑜伽部

9.阿底瑜伽部

内密三续部是宁玛自宗不共的密续，特别是阿底瑜伽或大圆满[4]乃是佛教诸法门之巅。精进的具上品智慧的大圆满修习者将在三年内证得究竟成就，中品精进者需六年，下品精进者需十二年。

内密三续部中有一些密续被收录在《甘珠尔》中，但是还有另外的二十五函（或三十一函）《宁玛十万续》专门收集了内密三续部。在这个传承中，也有很多密续是在具证上师的心意中任运显现的。莲花生大士传了难以计数的仪轨和密续经函，他和佛母将这些法伏藏起来，从十一世纪至今，在不同年代里由数百位掘藏师将这些伏藏取出。

阿底瑜伽本身有三个部分：心部、界部和窍诀部。熙日森

[4]大圆满：梵文"玛哈珊帝"或"阿底"，藏文"佐巴钦波"、简称"佐钦"。

哈大师进一步将窍诀部分成外、内、密、极密四个类类。总的窍诀部、尤其是其中的极密法类，被称为“宁提（秘密心髓）”法门。

通过总阿底瑜伽、别宁提法门中彻却（立断）的修习，很多禅修士证悟了自心的本面实相，并在即生中疾速将自己的心意融入法性佛果之中。在命终时，伴随着光束、光环和光圈，许多禅修士会将其色身分解消融，只留下自己的头发和指（趾）甲。这被称为证得虹身或虹光身，因为在色身分解过程中出现虹光并且证得了报身之智慧光蕴身。

通过宁提法门中脱噶（顿超）的修习，大禅修士们也可证得佛果，许多人在命终时将其色身转变为只有证悟者才能见到的光蕴身，并可随自己的意愿住于其中任意长的时间，这被称为大迁转虹身。

除了《十七续》以外，宁提法门包括许多由掘藏师发掘的其他密续和法门，例如：由杰尊掘藏（并由钦哲旺波再掘藏）的《杰尊宁提》、由白玛勒哲匝掘藏的《空行宁提》、由第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掘藏的《噶玛宁提》、由衮炯林巴掘藏的贝若扎那系的《多森宁提》、由晋美林巴掘藏的《龙钦宁提》、由秋举林巴掘藏的《贝若宁提》以及由钦哲旺波掘藏的《嚓松沃色宁提》。宁玛派中还有其他许多法类，虽然没有被冠以“宁提”之名，但实质上是宁提法门，例如：由仁增果登掘藏的《密意通彻（贡巴桑塔）》、由龙萨宁波掘藏的《多杰宁波（金刚藏）》以及由南秋·门觉多杰掘藏的《桑吉拉强（掌中佛）》。



在所有这些宁提法门中，由毗玛拉米扎传入西藏的《毗玛宁提》以及由莲花生大士传入的《空行宁提》，后来通过龙钦饶绛（1308-1363年）的开显和著作得以弘扬，它们是最甚深微妙的宁提法门。

十八世纪时，晋美林巴（1730-1798年）以掘藏的方式开显了《龙钦宁提》以及相关的宁提根本续，这次掘藏将宁提法门推向最受欢迎的程度。如今，《毗玛宁提》和《空行宁提》被称为早期宁提，而《龙钦宁提》则被称为晚期宁提。

宁玛内密续部的三种传承方式

宁玛内密续部胜义密宗法门从本初佛开始传至吾等上师，其中经过了三种传承方式：如来密意传、持明表示传和补特迦罗耳传。

一、如来密意传

如来密意传是诸佛之间独有的传承方式。通过上师（佛陀）证悟密续之义，诸弟子眷属（上师佛陀自己化现的诸佛）也得到相同的证悟。这是上师和弟子心意实相的传承。还有一种从属或类似的意传方式，即尚未与上师心意合一的弟子通过上师的加持，其心意与上师的密意成为无二无别。

法身三时（过去、现在与未来）无变地住于法界与本智无二双运的光明中，即本初佛与诸法的胜义自性。

本智的实相——法身既无法表示也无法描述，通过法身无量大悲与自相光明的妙力游舞，报身具足五种圆满。这被称为法身以无说而说的方式宣演诸法。报身的五种圆满是指：
住处圆满：本智清净观中任运显现的密严刹土；
本师圆满：具足相好的金刚持；
弟子圆满：与本师无二无别的五方佛与如海坛城中的寂静与忿



怒本尊；

法圆满：不假言说甚深殊圣的金刚乘法门——诸法之究竟实相；

时圆满：无有变化的三时。

二、持明表示传

持明表示传是指圆满证悟了密续本智的持明上师给予相续已经成熟堪能领受法要的菩萨弟子的传承。上师专注于自己的密意——本初明智，并仅仅给个表示或者象征性的手印，口念种子字、偈颂或者咒语，由此弟子于刹那间领悟密续圆满之义。这也被称为菩萨明智传(awareness transmission of the bodhisattvas)。

如此，密续经过持明表示传的两个阶段传入人间：

1.非人持明传承。密宗上师金刚持将自己化现为三怙主（Rigs Sum）——大智文殊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以及大力金刚手菩萨，并以持明表示传的方式将密续传入天界、龙界和夜叉界。

在忉利天（三十三天），天人桑炯（护贤）意化出五百天子。长子贡噶宁波（普喜藏）的智慧与技艺在诸兄弟中独占鳌头。他喜欢独自在禅房中静坐、诵经、念咒，在天界被誉为胜心天子。天子得到四种梦兆：十方诸佛放大光明，光芒旋绕众生，最后融入自己的顶髻中；他吞噬了梵天、遍入天和大自在天；他手持日月，之后光辉遍布整个世界；从空中的宝云中降下甘露妙雨，使树木花朵繁荣茂盛、硕果累累。

第二天早晨，他向帝释天王详述了自己的梦境，天王赞叹道："唉吗吙！无勤佛法精华出现时，三世佛陀化身菩提心，十地自在世间殊胜灯，汝乃天境庄严诚稀有！"

接着帝释天王解释了梦兆的意义：第一梦境预示胜心天子将受持诸佛密意、成为法太子；第二梦境预示他将慑服一切魔众、彻底根除贪嗔痴三毒；第三梦境预示他将遣除所化众生内心迷暗并成为正法之明灯；第四梦境预示他将以自性大圆满之甘露遣除热恼之苦，并无勤任运证得大圆满之果。

又三世诸佛集聚后劝请金刚萨埵说："具有珍宝神变者，当启化机所欲门，愿其具足无勤宝。"

于是金刚萨埵心间出现如意宝自燃轮，交付于萨埵金刚[5]，并劝请他道："于诸眷属当宣说，无二智慧之密义，无为无勤本来佛，共称大中观胜道。"

萨埵金刚应允说法而言："金刚萨埵大虚空，本非词句之行境，吾今宣说极困难，然以词句言诠说，为令未证者证悟，如应救度瑜伽者。"

之后萨埵金刚从五方佛处得到了完整的大圆满法门。萨埵金刚来到三十三天的尊胜宫胜心天子面前，以诠表方式授予他

[5]萨埵金刚：金刚手之异名。



完整的灌顶。在一瞬间圆满授予了难以计数的密续和窍诀并授权他为法太子。接着他说了以下偈颂："此乃稀有精华法，传遍三层天界后，愿您复化喜金刚，此法弘扬南瞻中。"

于是，胜心天子开显阐述大圆满法门并将其传遍天界。

2.非人和人类持明续部传承。根据经函的记，释迦牟尼佛涅槃后二十八年，妙称天、安止龙王、流星面药叉、慧方便罗刹和离遮毗族人无垢称等圣种五贤从定中而起。他们以神通得知佛陀已经证入大般涅槃，于是以神通力聚集在楞伽国的玛拉雅山顶，哀诵了二十三句悲哀词，其中包括这几句："呜呼哀哉！大虚空！导师日光若隐没，世间黑暗孰能除？"

在诸佛的劝请下，金刚手菩萨出现在他们面前，并传授了胜乘密宗法门——此法门在色究竟天、兜率天和忉利天三层天界中已享有盛名。

慧方便罗刹用琉璃溶液将密续经函写在金纸上并伏藏于虚空中。

金刚手给圣种五贤传授续部的玛拉雅山，格则玛哈班智达认为是斯里兰卡的亚当峰（师利巴达），怙主敦珠仁波切[6]亦同意此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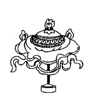
三、补特迦罗耳传

[6]关于 Dudjom Rinpoche 的中文音译 藏文拉萨读音应为"杜炯仁波切"，而第一世与第二世敦珠法王传承法脉下的华人弟子多用音译 "敦珠仁波切"。

补特迦罗耳传不是通过佛陀或本尊，而是通过现凡夫相的人所进行的传承。然而，这是指上师在弟子眷属前所显现的相状（为补特迦罗）而言，而不是从传承者的真实性质说的，实际上传承者里包括了嘎饶多杰和莲花生大士这样的佛菩萨。

在《普贤上师言教》中，华智仁波切把从国王匝和嘎饶多杰到莲花生大士和毗玛拉米扎等祖师之间的传承判为“持明表示传”，这个划分主要是基于这些传承的实际性质，而在本书中的划分则是基于通常的宁玛传统。

释迦牟尼佛自己化现为各种密宗本尊传授了很多密续法门。很多成就者也从不同的刹土得到外密续部并严格秘密地加以修习。但宁玛的内密续部，是由大成就者在净相中受之于诸佛，并在印度最极严格秘密地保存，传入西藏后得以兴盛，并成为宁玛派最殊圣的法门。内密续部有三大类：玛哈瑜伽部、阿努瑜伽部和阿底瑜伽部。



宁玛三大内密续部传承

一、玛哈瑜伽

所有的内密续部都同时修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或者生圆次第双运而修，但有时三内密续也被分别归类为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和大圆满，而在见与修所强调的重点方面以及证果速度方面却有差别。

玛哈瑜伽部主要强调生起次第，观想本尊坛城。通过将诸现有观为本尊及其刹土、身、要素、根等，净化五大的五种能量（五气），将诸幻相转化为佛刹，结果得以证得乐、明、无念之智慧，自己可以即生成就并堪能利他。

玛哈瑜伽部有两类法门：续部和修部。

续部

正如佛陀所授记，由于金刚手给圣种五贤传授密法的加持，彼时正在修持外续部的国王匝·毗噶饶那伐折罗出现七种梦兆[7]。此后，许多以琉璃溶液撰写于金纸上的密续经函，以及一尊两英寸高、珍宝严饰的金刚手佛像从天而降落在他的皇宫屋顶上。国王匝对这些圣物进行了供养和祈祷，由此唤醒了自己过

[7]七种梦兆：请参阅敦珠仁波切著《藏密佛教史》。

去修习密续的宿业，并通达了其中的《面见金刚萨埵品》。他依止《面见金刚萨埵品》与金刚手佛像修持六个月，在净相中见到了金刚萨埵并得到其授记指示，据此指示他通过修持生起次第净除了身障。他亲见了金刚手，得到加持和法要，并通达了自己所得到的全部密续经函。之后金刚手给予国王匝这些法门的胜义灌顶，并建议他从离遮毗·无垢称处领受口授法要。国王匝去前往无垢称处领受了玛哈瑜伽十八续[8] ,并将这些密续传给了大成就者咕咕饶迦。

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国王匝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与伟大的国王因扎菩提是同一个人 ,也有的说他是国王因扎菩提之子。还有的说他是三位因扎菩提里中间的那位，敦珠仁波切在《藏密佛教史》中认为此说可能是正确的。

修部

修部包括两部分仪轨：佛语续部《噶玛》和伏藏法《德玛》。

---

[8] 玛哈瑜伽十八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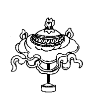
根本续 (1)《金刚萨埵幻化网根本续秘密心要》

五主续：身续 (2)《佛相应》 语续 (3)《月密明点》 意续 (4)《秘密集》 功德续 (5)《吉祥初胜》 事业续 (6)《羯磨磨勒》

五修续：(7)《嘿汝嘎忿怒尊游戏》(8)《宝马游戏》(9)《悲心游戏》(10)《甘露游戏》 (11)《十二普巴》

五事业续：(12)《山王连绵》 (13)《智慧威电》 (14)《誓句庄严》 (15)《等持一缘》 (16)《大象渡涉》

二副续：(17)《毗卢遮那幻化网》 (18)《方便绢索》



佛语续部《噶玛》仪轨

佛语续部《噶玛》仪轨有五类，分别是身、语、意、功德和事业的仪轨，分别传给了五位大阿阇黎，他们经过修持都得到了成就。

身之仪轨——毗卢遮那佛（如来）部的《蒋华卓沃桑俱》等忿怒文殊（雅曼达嘎）密续，传给了蒋华西宁大师。语之仪轨——阿弥陀佛（莲花）部的《哈雅格日伐利拉》等马头明王密续，传给了龙树菩萨。意之仪轨——不动佛（金刚）部的《嘿汝嘎噶波》等金刚嘿汝嘎（吉祥嘿汝嘎或《扬达》真实意）密续，传给了吽嘎饶大师。功德之仪轨——宝生佛（珍宝）部的《伐折罗米塔（金刚甘露）》密续，传给了毗玛拉米扎（无垢友）大师。事业部之仪轨——不空成就佛（羯磨）部的《金刚橛》密续，传给了扎巴哈德大师。莲花生大士从上述大师处得到了所有的仪轨并修持成就，尤其是其中的金刚嘿汝嘎与金刚橛，并将这些仪轨带到西藏。

伏藏法《德玛》仪轨

玛哈瑜伽续部的仪轨类伏藏法(gTer Ma)的来源：

处圆满为密严刹土；

师圆满为普贤王如来所化现的寂静相金刚萨埵与忿怒相玛伙达饶嘿汝嘎；

弟子圆满为师自证智显化的眷属；

时圆满为常有相续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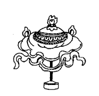
法圆满为自然法性金刚音教授的金刚乘续部。

咕喜雅巴底·金刚法编辑了五总十别诸多分支的续部，并以书面经函形式分类整理。他将这些经函付嘱给事业自在（勒吉旺姆切）空行母保管，空行母将它们存入箧子并伏藏于施达瓦那尸林里的乐积塔内。

后来，印度的八大持明通过其神通得知了伏藏地点，于是在施达瓦那尸林聚会。事业自在空行母现身并将包含八大法行密续的八个箧子分别交给了八大持明。《雅曼达嘎》续的箧子付嘱给了蒋华西宁（妙吉祥友），《马头明王》给了龙树，《扬达吉祥嘿汝嘎（真实意）》给了吽嘎饶，《玛伙达饶（千却）嘿汝嘎》给了毗玛拉米扎，《金刚橛》给了扎巴哈德，《玛摩（召遣非人）》给了达那桑智达，《供赞世神》给了绒布咕嘿雅，《猛咒诅詈》给了寂藏。每位持明大师修持各自指定的密续并由此得到成就。《德协度巴（善逝总集）》的箧子付嘱给了莲花生大士。另外，莲师还从各位持明大师处得到所有的密续、仪轨和窍诀并获得所有这些的成就，后来他将其传给九位上首弟子和西藏的二十五位主要弟子。

以下是从本初佛到我的上师之间**玛哈瑜伽部**主要《噶玛》与《德玛》的**传承谱**：

1.法身普贤王如来
2.报身金刚萨埵
3.化身三怙主



4.离遮毗·无垢称等圣种五贤

5.国王匝·毗噶饶那伐折罗（中因扎菩提）

6.咕咕饶迦与十万弟子

7.沙饶普札（小因扎菩提）与一万弟子

8.森哈饶迦与一千弟子

9.邬巴饶迦与五百弟子

10.贡玛德维公主与一百弟子

11.耆咕饶迦

12.黎拉班扎、维达拉·苏喀悉地、日喜·巴希达和龙树

13.黎拉班扎传给佛密；苏喀悉地传伐折罗哈喜雅与吽嘎饶

14.黎拉班扎与佛密都传给毗玛拉米扎（无垢友）；佛密也传给莲花生大士。日喜·巴希达与伐折罗哈喜雅都传给扎巴哈德；伐折罗哈喜雅也传给熙日森哈（吉祥狮子），扎巴哈德传给莲花生大士。莲师也从国王匝本人那里领受过玛哈瑜伽法要。

以下为藏地传承：

15.玛·仁钦却和涅·嘉纳古玛饶 受自毗玛拉米扎，涅氏还从莲师处得到传承

16.玛氏传给 祖茹·仁钦雄努和吉热秋炯。涅氏传给 索波·华吉益西。玛氏和涅氏都传给 库·香秋沃。

17.库氏、祖茹和吉热都传给尚·嘉威云丹

18.索波与尚氏都传给 努钦·桑吉益西。努钦成为玛哈瑜伽所有主要法脉之传承持有者。

19.努钦传给努·云丹嘉措和索·益西旺秋

20.努氏和索氏都传给酿·喜饶秋

21.酿·喜饶炯乃 和 益西炯乃

22.益西 传 大素波切·释迦炯乃

23.素琼·喜饶扎巴（1014-1074年）

24.素琼的四大上首弟子（“四柱心子”）

25.素·释迦森格（即大卓浦巴，1074-？）

26.嚓嚓夏多

27.嚓·释迦炯乃

28.兰敦·多杰沃

29.兰·索南嘉参

30.华丹·曲吉森格

31.兰·桑吉贝

32.兰·索南贡波

33.卓钦·桑珠多杰（1295-1376年）

34.素·根敦苯

35.素·释迦西宁

36.晁·秋苯

37.贡秋桑波

38.喇嘛多杰桑波

39.珠锡·多杰南嘉

40.夏塘·玛提师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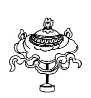
41.噶玛咕噜

42.根桑华觉

43.仁增成列伦珠（1611-1662年）

44.洛钦·秋嘉丹增

45.敏林·德钦·久美多杰（1646-1714年）



46.敏林·甲色·仁钦南嘉
47.敏林·智旺·师利那他
48.衮钦·晋美林巴（1730-1798年）
49.第一世多智钦·晋美成列沃色（1745-1821年）
50.多喇·晋美格桑（又名曲吉罗珠）
51.佐钦·甲色·贤彭塔耶（1800-？）
52.佐钦堪布白玛班扎（亦名当却沃色）
53.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 年）
或者，敏林·德钦以后：
46.敏林·洛钦·达玛师利
47.敏林·杰尊·门觉华珍
48.敏林·甲色·仁钦南嘉
49.敏林·白玛丹增
50.敏林·成列南嘉
51.敏林·杰尊·成列曲仲
52.敏林·赤钦·桑吉贡噶
53.蒋扬钦哲旺波

蒋扬钦哲旺波以后的《噶玛（佛语续部）》传承：
54.噶陀斯度·曲吉嘉措（1880-1925年）
55.蒋扬钦哲·曲吉罗珠（1893-1959年）
56.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波（1927-　　　）

蒋扬钦哲旺波以后的《德玛（伏藏法）》传承：
54.第三世协庆嘉察·久美白玛南嘉（1871-1926年）

55.协庆康楚·白玛智美罗珠（1901-1960年？）
56.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波（1927-　　　）
或者：
54.八邦康楚·云丹嘉措（1813-1899年）
55.第五世佐钦仁波切·土登曲吉多杰（1872-1935年）
56.嘉绒朗智·卓都嘎吉多杰
57.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波（192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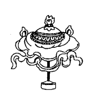
二、阿努瑜伽

阿努瑜伽将整个宇宙视为佛的法界真如实相，但并不太强调生起次第。阿努瑜伽专注于圆满次第，通过修习金刚身的脉、风、明点而生起乐、明、无念之智慧。在己身成为方便道之器后，四喜（dGa 'Ba bZhi）之大乐也可依于手印坛城而产生，结果得以证悟成佛。

实际上，国王匝从金刚手那里学到了整个续部之义，但他仍示现从离遮毗·无垢称处领受阿努续部[9]，这些续部是由金刚

---

[9]阿努瑜伽部的密续有：
四根本经：(1)《遍集明觉经》(2)《诸佛密意总集》 (3)《智慧威电》 (4)《尸林杜鹃游戏》
六支分续：(1)《普贤广大自住续》 (2)《灌顶王》 (3)《最胜等持》 (4)《分际配合第七》 (5)《精进具义》 (6)《三昧耶庄严》
十二希有续：(1)《寂静天续》 (2)《法性寂静天续》 (3)《大忿怒天续》 (4)《忿怒天续之大了悟》 (5)《大悲投施续》 (6)《瑜伽内聚大续》 (7)



手开显传授给圣种五贤，后由流星面药叉写成经函。

阿努瑜伽续部传承谱

1.法身普贤王如来
2.报身五方佛
3.化身三怙主
4.离遮毗·无垢称，人间初祖
5.国王匝·毗噶饶那伐折罗（中因扎菩提）
6.邬巴饶迦以及国王匝的三个儿子：夏饶普札、那嘎普札和咕喜雅普札。夏饶普札亦名小因扎菩提和嘎巴拉帕达（拉哇巴——敝衣者）
7.后咕咕饶迦从小因扎菩提处得到传承
8.维达拉苏喀（极乐宗比）
9.伐折罗哈喜雅
10.扎巴哈德（释迦光）
11.释迦森格
12.达那饶西达
13.吽嘎饶大师
14.苏科迪约达喀（bDe Ba gSal Byed）
15.摩揭陀的达摩菩提、那烂陀的达摩饶迦帕拉、尼泊尔的伐苏达饶王、图斯克拉·华格

《吉祥炽燃忿怒母》 (8)《红血续》 (9)《火天寂静整体炽燃续》 (10)《忿怒火供》 (11)《大作吽》 (12)《大月密》

16.珠厦国的杰尊吉从上述四师处领受续部和法要
17.西藏的努钦·桑吉益西从达摩菩提、伐苏达饶、特别是杰尊吉处得到传承

在努钦·桑吉益西之后的阿努瑜伽续部传承谱，与玛哈瑜伽传承谱大体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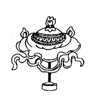
三、阿底瑜伽（大圆满）

阿底瑜伽强调任运元成光明本智——自心与宇宙的究竟自性——的证悟与圆满，远离概念、偏袒、方所及一多的名相。其结果不仅是行者的心意与法性佛果相融合，而且其肉身也融入智慧光明身。

六百四十万偈的诸乘之巅大圆满法要，由金刚萨埵开显传授给大圆满人间初祖嘎饶多杰，嘎饶多杰将其写成经函并加以弘传。

阿底瑜伽传承谱

1.法身普贤王如来
2.报身金刚萨埵
3.化身嘎饶多杰——大圆满人间初祖
4.蒋华西宁（妙吉祥友），他将六百四十万偈大圆满法分成三部：心部、界部和窍诀部，并将窍诀部分为《口传续部》（sNyan rGyud）与《讲授续部》（bShad rGyud）。



5.熙日森哈。他将窍诀部分成外、内、密、极密四类。
6.嘉纳苏扎和莲花生大士。贝若扎那从熙日森哈处得到大圆满心部和界部法门。
7.嘉纳苏扎传给毗玛拉米扎。毗玛拉米扎也直接从熙日森哈处，并在净相中从嘎饶多杰处得到传承。

心部和界部主要由贝若扎那和毗玛拉米扎传入西藏，而窍诀部主要由毗玛拉米扎和莲花生大士传入西藏。

心部

心部法类[10]宣说了一切显现即心，心即是空，空即明觉，空明双运。

对于显现即心的教授，心部将显现归类于心的三个特征：妙力（rTsal）、游舞（Rol Ba）和属相（rGyan）。心之妙力是指其对事物感知的见分或觉知分，对凡夫而言这是陷入迷乱轮回的根本。心之游舞是指染污的意识和其他诸识的生起。心之属相是指诸如山峦、房屋、身体等现有的显现。心之游舞和心

---

[10] 心部有十一主续：
贝若扎那翻译的前译五续：(1)《觉性杜鹃》 (2)《大力震动》 (3)《金翅翱翔》 (4)《石中熔金》 (5)《不落幢大虚空》
毗玛拉米扎翻译的后译十三续：(6)《顶生王》(7)《虚空王》 (8)《乐幻庄严》 (9)《圆满总义》 (10)《菩提心滴》 (11)《乐无央》 (12)《命轮》(13)《第六明点》 (14)《圆满总断》 (15)《如意宝》 (16)《遍集明觉》(17) 《至尊正士》 (18) 《修习义成》
其他三主续：(19)《遍作王》 (20)《希有》 (21)心部十三经

之属相都来源于或归因于心之妙力。

证悟了现有仅仅是自心的游舞，心部行者从所解脱之境中获得了解脱，但尚未远离对能解脱之方便——心的觉与明的执着。

心部所抉择的“明觉”，是指心的明分与觉分，但并不是窍诀部所抉择的任运元成的甚深究竟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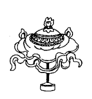
界部

界部法类[11]宣说了心的觉分与明分皆空。界部行者仍残存一丝对空的执着。因此，他们远离了对所解脱之境和能解脱之方便的执着，但仍未超越对空的执着，因此界部尚未直指超越心识的赤裸本智。

心部和界部的传承

1.法身普贤王如来
2.报身金刚萨埵
3.化身嘎饶多杰
4.蒋华西宁（妙吉祥友）
5.熙日森哈（吉祥狮子）
6.贝若扎那

[11]界部的一些主要续：(1)《大界无央王》(2)《普贤大虚空》(3)《珍宝教诫众轮》(4)《金刚萨埵虚空边际平等》(5)《智慧密炬》 (6)《宝轮》 (7)《大圆满菩提心普作净耳说法》



7.涅·嘉纳古玛饶、邦根·麦彭贡波、玉扎宁波、桑敦·益西喇嘛和理萨·喜饶准玛

8.邦根 传 嗯兰·香秋嘉参；涅氏 传 索波·华吉益西

9.嗯兰 传 萨当·仁钦耶；索波 传 努钦·桑吉益西

10.萨当 传 库居·萨维却

11.酿·香曲扎

12.酿·喜饶炯乃

13.玉摩瓦·巴贡·益西香秋

14.甑·达摩菩提

15.甑嘎却色 和 齐泽·益西旺秋

16.齐泽 传 孜·益西旺波

17.堪钦邬尔巴

18.图童·伐折热逝伐饶

19.索南嘉参

20.喜饶嘉参

21.雄努喜饶

22.雄努扎巴

23.桑吉桑波

24.宗珠旺秋

25.塔氏·扎巴仁钦

26.释迦嘉波

27.咕洛·雄努贝（1392-1481 年）

28.钦阿哇·曲吉扎巴（1453-1525 年）

29.协扎巴·曲吉罗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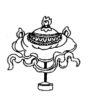
30.琼赞巴·罗珠华丹

31.邦通·噶玛咕噜
32.邦通·曲旺伦珠
33.曲旺根桑
34.邦通·根桑秋嘉
35.敏林·德钦·久美多杰（1646-1714 年）
36.敏林·洛钦·达玛师利（1654-1717 年）
37.敏林·杰尊·门觉华珍
38.敏林·甲色·仁钦南嘉
39.敏林·白玛丹增
40.敏林·成列南嘉
41.敏林·杰尊·成列曲仲
42.敏林·赤钦·桑吉贡噶
43.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 年）
44.噶陀斯度·曲吉嘉措（1880-1925年）
45.宗萨钦哲·曲吉罗珠（1893-1959年）
46.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波（1927-　　　）

窍诀部

窍诀部法类远离边戏、不假造作地宣说了法尔如是的真如实相之证悟。真如实相总集三个方面：本体空性、自相光明与大悲（妙力）周遍。

窍诀部的教证法门有四类：外类、内类、密类和极密类。所有四个法类在抉择《本来清净》（Ka Dag）方面都差不多，都是用“彻却”（Khregs Ch'od）直断所有的执着。然而，极



密类法门着重于任运圆元成顿超的“脱噶”(Thod rGal)修持。

外类广说了本基的实相，内类宣讲了依靠道喻义因直指，密类教授了自然安住（Chog bZhag）的四种方法，极密类教授了以下所有内容：本基的实相、依靠道喻义因直指、道光明四相（sNang Ba bZhi）的生起、中有光明的显现以及证得任运元成之法界解脱。

虽然窍诀部有许多密续和窍诀经函，但其中十九部是窍诀部极密类的根本续[12]。

分支或者窍诀教言也有很多。窍诀教言在两大宁提传承中得以阐明和浓缩。一类是由毗玛拉米扎传入西藏，被称为《毗玛宁提》的学者型详细教言（广大班智达派 rGya Ch'e Ba Pandita），它主要是基于十七续和《卓玛续》。另一类是由莲花生大士传入西藏，被称为《空行宁提》的瑜伽士型甚深教言（甚深古萨里派 Zab Pa Ku Sa Li），它主要是基于《龙萨巴玛（光界炽燃）续》。

除了窍诀部极密类宁提法门的本续被翻译成藏文以外，许多其他的宁提法门主要是由毗玛拉米扎和莲花生大士（以及贝

[12]窍诀部十九续：

十七续：(1)《圆满大自生》(2)《无字》(3)《明觉大自现》(4)《明觉大自解脱》(5)《宝积》(6)《舍利大炽燃》 (7)《声大应成》 (8)《吉祥大具妙》 (9)《金刚萨埵心要镜》 (10)《普贤心镜》 (11)《绍介宝严饰》 (12)《珍珠鬘》 (13)《普贤六界》 (14)《炽燃炬》 (15)《日月吻合》 (16)《狮子大圆力》 (17)《摩尼镶嵌》

二补续：(1)《一髻忿怒母续》 (2)《龙萨巴玛（光界炽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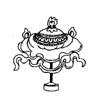
若扎那）传入西藏的。有些是由数百年前的大成就者在净相中传给藏地的成就大师的；有些是由大师在其本智证境中发现的；有些被掘藏师开启为伏藏法，这些伏藏法是在过去世中由具证上师传给他们，并在此世将其唤醒或由其他人开启。这些宁提法门包括：《毗玛宁提》、《空行宁提》、《杰尊宁提》、《密意通彻（贡巴桑塔）》、《嘎达让炯让夏》、《贡巴扬度》、《扬提纳波》、《阿底萨敦宁波》、《噶玛宁提》、《龙钦宁提》、《光明宁提》、《多森宁提》、《措嘉宁提》，等等。

在所有宁提法门中，有四个宁提在修学方面卓著超群，它们被称为《二母》与《二子》宁提。二母宁提是毗玛拉米扎传入西藏的《毗玛宁提》和莲花生大士传入的《空行宁提》，二子宁提是龙钦饶绛开显的关于二母宁提的注解：关于《毗玛宁提》的注解《上师仰提》、关于《空行宁提》的注解《空行仰提》，以及关于二母宁提合一的注解《匝摩仰提》。

然而，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包含所有早期宁提法门精要的《龙钦宁提》，已经成为藏地在修学方面最受欢迎和最具力的宁提法门。

所以在本书中，我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而简要地介绍一系列《龙钦宁提》传承祖师的生平事迹，但在此之前先要介绍的是《毗玛宁提》和《空行仰提》传承祖师的名号。这些传承祖师从本初佛开始，直到我的顶庄严——如今的多智钦仁波切为止。

《毗玛宁提》传承谱



1.法身普贤王如来

2.报身金刚萨埵

3.化身嘎饶多杰（极喜金刚）——大圆满人间初祖

4.蒋华西宁（妙吉祥友）

5.熙日森哈（吉祥狮子），他来自汉地。

6.嘉纳苏扎（智经）

7.毗玛拉米扎，他将传承从印度带入西藏。他将窍诀部前三个法类及其经函传给酿氏和其他四位西藏弟子，将窍诀部极密法类传给法王赤松德赞、王子牟尼赞布、嘎哇·华泽、觉若·鲁伊嘉参和酿氏，但将经函伏藏于桑耶青普的格贡。

8.酿·定增桑波（九世纪）。他将前三个法类和口传续部的经函伏藏在直贡山谷的夏益寺，将口传续部传给卓·仁钦巴。

9.卓·仁钦巴

10.贝·罗珠旺秋

11.乃登·当玛龙嘉（十一世纪），他发掘出酿氏伏藏在夏益寺的经函

12.杰尊·森格旺秋（11-12 世纪），他发掘出毗玛拉米扎伏藏于桑耶青普格贡的经函

13.尚敦·扎西多杰（1097-1167 年）

14.色·尼玛苯（1158-1213 年）

15.咕噜觉贝（1196-1255 年）

16.珠锡·森格嘉巴（十三世纪）

17.智钦·美龙多杰（1243-1303 年）

18.仁增·格玛燃匝（1266-1343 年）

19.衮钦·龙钦饶绛（1308-1363年）。他成为宁提传承最重要的

上师。《空行宁提》和《毗玛宁提》两大传承都融汇于尊者，他自己还开显了关于《毗玛宁提》的《上师仰提》、关于《空行宁提》的《空行仰提》，以及同时关于两个宁提的《匝摩仰提》，并将它们合并为《四心滴（宁提雅喜）》，由此弘扬了宁提传承。

20.克珠·嘉达伦珠（十四世纪）

21.珠古扎巴沃色

22.珠锡·森格文波（十四世纪）

23.甲色·达哇扎吧

24.智钦·根桑多杰

25.衮嘎嘉参华桑（1497-1568年）

26.珠古那措让卓（1494-1560年）

27.桑珠·丹增扎巴（1536-1597年）

28.珠古多阿丹增（1576-1628年）

29.仁增·成列伦珠（1611-1662年）

30.敏林·德钦·久美多杰（1646-1714年）

31.敏林·甲色·仁钦南嘉

32.敏林·堪钦·邬金丹增多杰

33.第四世佐钦仁波切·门觉南凯多杰（17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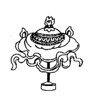
34.第二世嘉绒朗智• 根桑特秋多杰

35.第三世多智钦·晋美丹贝尼玛（1865-1926年）

36.格贡堪布·根桑华丹

37.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波（1927-　　　　）

或者：



32.邬曲饶？
33.敏林·智旺·师利那他
34.仁增·晋美林巴（1730-1798年）
35.第一世多智钦·晋美成列沃色（1745-1821年）
36.第四世佐钦仁波切·门觉南凯多杰与多喇·晋美格桑
37.上面两位都传给甲色·贤彭塔耶（1800-？）
38.佐钦堪钦·白玛多杰
39.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年）
40.第三世多智钦·晋美丹贝尼玛（1865-1926年）
41.格贡堪布·根桑华丹
42.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波（1927-　　　）

《空行宁提》传承谱

1.法身普贤王如来
2.报身金刚萨埵
3.化身嘎饶多杰（极喜金刚）
4.熙日森哈（吉祥狮子）
5.莲花生大士（白玛桑巴哇），他将佛法带到西藏。
6a.空行益西措嘉、法王赤松德赞和白玛萨（莲明）公主。益西措嘉协助莲师将《空行宁提》法门埋成伏藏法
6b.白玛勒哲匝——白玛萨公主的转世，他发掘了《空行宁提》伏藏法
7.甲色勒巴（1290-1366/7年）

8.龙钦饶绛（1308-1363年）

9.益西饶绛

10.克珠桑丹

11.晋巴桑波

12.索南仁钦

13.阿旺白玛

14.索南旺波

15.仁增·曲吉嘉措

16.第一世佐钦仁波切·白玛仁增（1625-1697年）

17.南卡沃色

18.第二世佐钦·久美特秋丹增（1699-？）

19.尼喇·白玛丹增

20.丹增达吉

21.第四世佐钦仁波切·门觉南凯多杰（1793-？年）

22.第二世嘉绒朗智·根桑特秋多杰

23.第三世多智钦·晋美丹贝尼玛（1865-1926年）

24.格贡堪布·根桑华丹（1872-1943年）

25.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波（192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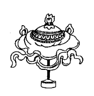
或者：

13.匝龙珠古

14.索南仁钦

15.噶玛咕噜

16.根桑华觉



17.珠古多阿丹增（1576-1628年）

18.仁增·成列伦珠（1611-1662年）

19.敏林·德钦·久美多杰（1646-1714年）

20.敏林·甲色·仁钦南嘉

21.敏林·智旺·师利那他

22.仁增·晋美林巴（1730-1798年）

23.第一世多智钦·晋美成列沃色（1745-1821年）

24.多喇·晋美格桑

25.佐钦·甲色·贤彭塔耶（1800-？）

26.佐钦堪布·白玛多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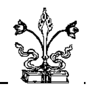
27.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年）

28.第三世多智钦·晋美丹贝尼玛（1865-1926年）

29.格贡堪布·根桑华丹（1872-1943年）

30.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波（1927-　　　）

第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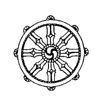
《龙钦宁提》传承

《龙钦宁提》是由晋美林巴尊者以意伏藏开启的续部和仪轨的总集。

鉴于三个主要的理由，这个法类被称为《龙钦宁提》。首先，此法类是《宁提》——（大圆满）窍诀部极密类法门，并且是由晋美林巴在一系列净相中亲见龙钦饶绛（1308-1363 年）得到加持后发掘的。其次，此法类浓缩了从龙钦饶绛传下的所有宁提法门的精华。第三，此法类的主题是“龙钦”——广大界或甚深界，并且是“宁提”——所有法门的心要或密髓。晋美林巴写道：“此即广大界，此即是心髓。”

《龙钦宁提》法门主要以宁提——窍诀部极密法类为中心。例如，《持明总集》仪轨在生起次第中生起的由觉性（Rig Pa）显现的妙力（Tsal），在消融（圆满）次第它还融入本净法界。嘉拉堪布在其《持明总集》注释中写道：

“在其他阿努瑜伽传承中，行者先通过修习生起次第成熟其相续，之后再进入圆满次第。但在《龙钦宁提》的玛哈瑜伽禅修中，已经被直指光明觉性（行者自心的本来面目），并证悟了自己的觉性与上师密意无二无别的行者，安住于所证境，并观修【显法】呈现为【觉性力】本尊的坛城。因此，《龙钦宁提》的独特方法是生圆次第双运而修。并且，通过将自心和上师密意相应，智慧的证悟将被强有力地唤醒。”



《龙钦宁提》法门

《龙钦宁提》是晋美林巴尊者发掘的意伏藏法类，包含了若干续部和诸多仪轨及其窍诀、论著和补充经函，共有两根本函（一说三根本函）。除了两根本函以外，此法类还包括一函关于金刚橛的《普巴金刚续》，它被认为既是意伏藏法又是续部汇编。《龙钦宁提》法门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宁提的本续以及密宗仪轨和导文。

宁提本续是由法性相续（法身佛）给晋美林巴尊者或尊者的诸多前世化身显现并由尊者唤醒的密续。在桑耶青普闭关三年禅修时，晋美林巴拜读学习了龙钦饶绛的著作，视其为佛并虔诚祈请。在三次净相中，他亲见龙钦饶绛并得到其身、语、意的加持。在第三次净相中，龙钦饶绛说了三遍："愿所诠义的意传入于汝心！愿能诠文的传承得以圆满！"由是晋美林巴证悟了大圆满远离分别伺察的自性，得到了胜义传承（Don brGyud），神圣的宁提本续在他心中显现。这些本续在尊者心中显现是三种传承精华的合一，三种传承即佛陀三身的如来密意传承，以及包括莲师、毗玛拉米扎和龙钦饶绛在内的所有大圆满传承祖师的持明表示传承和补特迦罗口耳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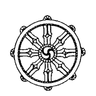
《龙钦宁提》的密宗仪轨和导文是由莲花生大士传给晋美林巴的意伏藏法。

当年莲花生大士在西藏时，在桑耶主寺的二楼他给法王赤松德赞、空行益西措嘉和贝若扎那传了《龙钦宁提》法门。然后莲师通过自生智慧空行母——三身佛的女性身相给他们付诸了法要。他给予授记灌顶，预言这些法要将由法王赤松德赞的转世化身晋美林巴发掘。益西措嘉以不忘总持将这些法门记录在自显五色黄卷的表示经函里。通过祈愿灌顶传承，他们将此法伏藏于诸弟子光明心宝藏（意伏藏）的箧子中。他们将此伏藏法门付嘱给法界智慧空行母保存，当将来时机成熟时，由掘藏师从自己的内在光明心性中将其唤醒。

因此，几个世纪后，当莲师的授记灌顶成熟并且诸多善缘具足时，伏藏起来的《龙钦宁提》法门相应地被晋美林巴从自己的证悟之意中唤醒开启为意伏藏。

晋美林巴是毗玛拉米扎和法王赤松德赞的双入化身，而赤松德赞曾从莲花生大士和毗玛拉米扎那里领受过宁提法要，因此宁提法门的两大主要传承融汇于晋美林巴。《龙钦宁提》总集了《毗玛宁提》和《空行宁提》两大宁提传承的精华。《龙钦宁提》的范畴、文句、涵义、明晰和妙力使得该法门易于理解且修持具力，因此最近几世纪以来《龙钦宁提》在西藏为数众多的宁玛派人士中颇受欢迎并得到广泛的修学。

《龙钦宁提》的主要经函如下：



《龙钦宁提》本续

1.根本续：《普贤智界续》（Kun Tu bZang Po Ye Shes Klong Gi rGyud）

2.附续：《后续》（rGyud Phyi Ma）

3.咙传：《普贤意态续》（Kun Tu bZang Po'i dGongs Nyams）

4.窍诀

a.窍诀：《辨三要点》（gNad gSum Shan 'Byed）与《真如金刚句》（gNas Lug rDo rJe'i Tshigs rKang）

b.窍诀之论著：《益西喇嘛[13]》（Ye Shes Bla Ma）及其补续（rGyab Ch'os）

《龙钦宁提》的密宗仪轨和导文

1.男持明尊

a.寂静部： 外：上师瑜伽（Bla Ma' i rNal ' Byor）

内：持明总集（Rig ' Dzin ' Dus Pa）

密：苦自解脱（sDug bsNgal Rang Grol）

极密：上师明点印（Bla sGrub Thig Le'i rGya Chan）

b.忿怒部：蓝：大吉祥总集（dPal Ch'en 'Dus Pa）

红：（忿怒莲师、马头明王、大鹏金翅鸟三尊合一）马鹏炽燃（rTa Khyung 'Bar B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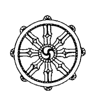
2.女持明尊

---

[13]益西喇嘛：直译《智慧上师》，意译《大圆胜慧》。

a.寂静部：根本仪轨：雍喀大乐佛母（Yum Ka bDe Ch'en rGyal Mo）

b.忿怒部：秘密仪轨：狮面空行母（Seng Ge'i gDong Chan）



《龙钦宁提》传承祖师

《龙钦宁提》传承的始于本初佛或胜义如来藏，并经过无有中断的传承链传至如今的上师们。

此传承始于圆满正觉的法、报、化三身佛。法身是无形无色的法性，报身和化身是佛显现的色身。佛的三身是诸如《龙钦宁提》在内的所有胜义法门的究竟源泉。人间祖师从佛的三身那里领受法门，在大圆满传承中，领受法门的人间祖师是嘎饶多杰。

人间初祖嘎饶多杰将大圆满法门传给蒋华西宁，蒋华西宁传给熙日森哈，熙日森哈分别传给嘉纳苏扎、毗玛拉米扎、莲花生大士和贝若扎那。毗玛拉米扎也从嘉纳苏扎处得到过大圆满法门。

毗玛拉米扎和莲花生大士都将大圆满法门传给了藏王赤松德赞和其他几个西藏弟子。莲师将很多法门埋成伏藏，他还将《空行宁提》传给了白玛萨公主——龙钦饶绛的前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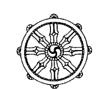
在桑耶主寺的二楼巴康宇夏巴哇殿(Bar Khang gYu Zhal 'Bar Ba)，莲花生大士以右手摩贝若扎那头顶，以左手摩益西措嘉头顶，以前额碰法王赤松德赞的前额，在诸多授记中传授

了《龙钦宁提》。益西措嘉将此法门编码于五个黄卷的表示经函之中。然后他们发愿祈请，将此法伏藏于（弟子们的）光明意宝藏之箧中。

在莲花生大士将《龙钦宁提》——宁提法门的精华埋成伏藏将近八百年后，晋美林巴以发掘意伏藏的方式将其开启。晋美林巴能够发掘此伏藏法，是因为他在前世曾得到过此法门的传承和付嘱，而且今生在净相中三次亲见龙钦饶绛并得到其加持。

在《龙钦宁提》传承祈祷文中，晋美林巴提到了以下付传和开启《龙钦宁提》法门的传承祖师：

“超越方所边际刹土中，
法身普贤本初第一佛，
报身金刚萨埵水月戏，
化身相好极喜金刚尊，
虔诚祈请加持赐灌顶。
熙日森哈胜义法宝藏，
蒋华西宁妙转九乘轮，
嘉纳苏扎班钦毗玛拉，
至心祈请指示解脱道。
瞻部唯一庄严莲花生，
殊胜心子王臣二十五，
开显意密藏海龙钦巴，
自在空行界藏晋美林，



至心祈请赐予解脱果。”



法身佛

法身——究竟身，乃是如来所有功德与妙用显现之基。法身的特性是本来清净和离垢清净。超越思维和言诠，它如虚空般远离一切相状而住。从未离于法身如来藏，它通过任运本具的两种色身来饶益一切众生。

在宁玛派的图标中，法身佛以赤裸的、虚空色（淡蓝色）的佛父佛母双运身来表征，称为普贤王如来。

普贤王如来象征着证悟法身——轮回与涅槃所有贤劣品质的究竟自性。从无始以来，他就证悟了远离所缘的法界体性智。由此证悟，他既不落轮回之边也不住涅槃之寂。他具有胜义谛的智慧，即一切平等的本智。它不是由断灭而生的单空。相反，



诸佛妙观察智(微妙本智的精髓)的对境住于内在光明刹土"童瓶身"。本智与其对境之间内在光明的关系可用譬喻来说明：水晶折射各色光谱，而光线其实就在水晶里面。因为内在光明的殊圣妙力，通过显化的内在固有特性，五部报身坛城的五位本师住于身智不二的大显现中。

法身无有变异、分别和差别，以五种方式安住：

处：法界"童瓶身"刹土

本师：普贤王如来，大自证智、平等真如本智

眷属：本智如海会众

时：不变的时间，真如

法：胜义大圆满，无生身、语、意之法门

法身本来清净、一味、犹如虚空，超越常、断之边戏，住于三种本智中。这三种本智分别是：

1.本体空性智：本来清净，超越思维、言诠诸边，犹如透明的水晶。

2.任运自成智：微妙甚深的光明，是显现属相生起之基，而本身并不作为一种特别的相状而存在。

3.大悲周遍智：无碍住于本体显现妙力生起之基，但此智并不寻伺对境。

假若(法身)有任何瑕疵，那么法身将会具有相状和特征，如此则不应该把寂静和无缘作为其最显著的重要特性。假若(法身)不具微妙的甚深光明作为显现之基，那么法身将会是断灭

的单空。由此可见，法身是微妙、空明的本智，为显现之基，超越常、断两边。

法身佛具有三大功德：

能断大（sPang Pa Ch’en Po）：在真谛中本不存在的骤然与幻化二障及其习气被彻底净除。

能证大（rTogs Pa Ch’en Po）：由无二的大本智，法身视一切轮涅不堕偏袒。

心大（Sems Ch’en Po）：由于前两项功德，法身为饶益一切众生的显现是任运并自然成就，没有任何概念造作。





报身佛

法身住于内在光明和究竟法性中。未对法身本有特性作任何改变，自显报身——受用身任运显现。从法身本体显现的本智中，无数的佛身与佛刹以自显方式生起，就犹如阳光透过水晶而（折射）显现五色光一般。报身佛上师与诸弟子在相同的证悟之界中相应一致。上师并没有传授法门，诸法门则是在一如境界中自生，即以五种方式自显而任运呈现：

处：自显密严刹土

上师：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五方佛，例如金刚萨埵（不动佛）

弟子：本智自显的如大海众无量无数诸佛，与上师无别

法：妙不可言的、远离言诠表示所缘的大光明相

时：常有相续轮

报身佛有两种传承方式：

1.在密严刹土，由法身普贤王如来将续部法门授予自显报身诸佛，这些报身佛不是别人、正是普贤王如来自己，上师与弟子都住于无差别的证悟中。这被称为上师与弟子同一心意的传承（sTon 'Khor dGongs Pa gChig Pa）。

2.诸弟子的心和上师的意不同，但通过上师的加持，师徒的心意合而为一。这被称为上师与弟子的心意变得无二无别的传承（sTon 'Khor dGongs Pa dByer Med Tu Gyur Pa）。

报身佛的五种本智如下：

1.法界体性智：此智密不可分地总集以下三方面：解脱之基——本来清净的大空性，自明之基——本智的自相光明，以及明智界。

2.大圆镜智：诸相在明空觉性中无碍显现，犹如圆镜映现一切相。此本智是生起报身与化身两种色身之基。对于堪能看见并修行的弟子，佛的两种色身和以下三种本智像圆镜映形般自然呈现。

3.平等性智：此为本来解脱大平等之智，于此智中佛的两种色身的所有显现皆依弟子们的感知而生起，没有堕入或住于任何一边。

4.妙观察智：此为同时清晰照见所知诸法而没有任何迷惑之本智。

5.成所作智：此为在觉性境界中成就圆满自己的所愿，并像如意宝一样无须任何勤作便任运地满足他人全部所需之本智。



法界体性智照见诸法本体之胜义谛，而其他四种本智照见诸法显相之世俗谛。

化身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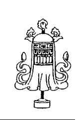
当法身如如不动住于轮涅大无二时，如来无勤大悲化现的色身，像魔术幻影游舞一般无有终止地变化显现。

化身——应化之身，是在只要轮回尚存之际，就会针对普通凡夫众生的需求而显现。这就好像水桶中映出月影，有多少水桶就会映出多少月影。化身可以分为三类：

1.自生化身(Rang bZhin sPrul sKu) 对具有净观的弟子，以及那些已经登地以上的圣者，大报身化现为密严刹土、五方佛（例如金刚萨埵）刹土以及三怙主（例如金刚手）刹土，犹如镜中显影一般。这里弟子与上师佛陀并非同一心意，但实际上这些净土是报身刹土，因此它们被称为半报半化刹土。

2.调御众生之化身（'Gro 'Dul sPrul sKu）: 这是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殊胜化身。他们在无量无数大千世界的六道里的每一道中化现，以十二行谊和种种方便饶益并解脱所有众生。在我们所在娑婆世界的人道中，如今的殊胜化身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的十二行谊是 :(1) 降兜率、(2) 入母胎、(3)



降生、（4）学技艺、（5）娶王妃、（6）弃位出家、（7）修苦行、（8）至菩提树、（9）降服魔众、（10）成正等觉、（11）转法轮和（12）入涅槃。

3.种种身相之化身（sNa Tshogs sPrul sKu）：这种化身形式没有确定的处所、形色和化期，而以适合众生的任何形式显现，可以是有情，也可以是佛像、经函、房屋、花园、医药、桥梁、道路等等。

化身佛的本智成就使得化身在众生面前无论显现何种形色，都并非无情或仅是影像，这些化现同时具有两种智慧，并且这两种智慧为了饶益众生是任运显现的。

"如所有智"无谬证悟了一切现有的胜义谛自性，向他人开显犹如虚空般远离生灭所缘的究竟真谛之义。

"尽所有智"证悟了世俗谛，同时分别了达一切现有之相而无有混淆。

大圆满的独特传承是由嘎饶多杰从金刚萨埵或金刚手那里得到的。金刚萨埵和金刚手是以报身或者半报身形色显现的佛，而嘎饶多杰是以化身形色显现的佛。



嘎饶多杰

化身佛嘎饶多杰[14]是如来显现为大圆满人间初祖的应化身。根据大圆满传承的资料，嘎饶多杰生为邬迪亚那（邬金）国王的公主之子。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邬迪亚那位于今日巴基斯坦的斯沃特山谷附近。邬迪亚那是佛教密宗或续部法门最重要的发源地，它是具力之处、空行之洲，富含自然宝藏、森林和野生动物。在邬迪亚那有一座雄伟壮观的寺院叫德切泽巴（具喜），周围围绕着 6108 座小寺院，每一座都很繁荣兴盛。

在不远处一个金沙覆地的岛上，有一个名叫苏达摩的比丘尼，她是邬迪亚那国王邬巴饶迦和王后阿洛嘎巴斯瓦底（光明

[14]嘎饶多杰：藏文，梵文为“普饶西伐折罗”，汉译“极喜金刚”。



具光母）的女儿。她与一位名叫苏喀萨饶瓦底（喜悦心）的女仆为伴，在一处简陋的茅棚里修定。一天晚上，公主比丘尼做了个梦，梦见一个洁白无垢的男子走过来，将表示五方佛的五种子字严饰的水晶宝瓶置于她头顶三次，宝瓶放射出光芒，她能清楚地看到三界。

此梦过后第十个月，比丘尼生下一位诸多瑞相庄严的儿子。此子即是金刚萨埵化身于天界并在那里弘扬大圆满的胜心天子之转世。公主比丘尼感到害怕和羞愧，她说："这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将会是个恶魔邪祟！"并将他扔到灰坑里，而同样身具诸多善妙功德庄严的侍女则警告比丘尼说这孩子是佛的化身。在那一刻，人们听到了神奇的声响，天现虹光。三天后比丘尼找到了婴儿，发现他毫发无损。她意识到他是佛的化身，便用白丝绸包裹着将他抱回家，并为其沐浴。此时空行母和圣人们向婴儿撒下赞美与供养之雨，虚空中诸天人赞叹："怙主导师薄伽梵，自性光明作护持，恭敬祈请护念我，虚空金刚我祈祷。"

孩子七岁时，智慧的能量喷涌而出，他坚持要求母亲开许他去见诸位班智达并与他们辩论佛法。得到许可后，他赶到他的外祖父国王邬巴饶迦处，请求面见诸位班智达。他与五百班智达辩论，但没有人能胜过他。他们一致认为他是佛的化身，并将他的莲足置于头顶以示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给孩子起名为般若巴哇（智慧自性）。国王非常高兴，给童子起名为普饶希伐折罗（极喜金刚）。他的名号还有维达拉苏喀（极乐宗比）和若朗塔多（灰色宗比），因为他曾经从被埋的灰烬堆里找回。

之后在北方苏日雅普饶嘎夏山（日光明曜山）悬崖上的茅棚里，他修定直至三十二岁。在一瞬间他从金刚萨埵处得到了大圆满续部的灌顶、窍诀和付嘱，并证得了无修道佛果。大地震动七次，空中传来各种天乐，天降花雨。

人们听到这些胜利妙音后，一个外道国王派刺客来谋杀嘎饶多杰，但他们却无法伤害他，因为他的身体并非血肉之躯，而是像阳光一般无形。于是嘎饶多杰升至空中，国王及其臣民对他生起信心并成为佛弟子。

三十二岁时，他前往玛拉雅山。在山顶上他待了三年，在空行母伐折罗达都（金刚界）和阿南达古纳的协助下，嘎饶多杰将过去诸佛的法门特别是他自己忆持的六百四十万偈大圆满法记录成文字。随后他将这些法门教付给俄嗯巴炯哇空行母照管，并嘱咐森丹空行母向这些神圣的经函献供。

嘎饶多杰以神通前往坐落于施达瓦那神秘尸林中的大佛塔，在那里他给包括空行母苏日雅格饶那在内的为数众多的弟子传法。在此期间，遵照文殊菩萨的授记建议，蒋华西宁大师来实施达瓦那尸林并依止嘎饶多杰修学宁提法门七十五年。

根据《空行宁提》和其他资料，熙日森哈也到施达瓦那尸林并从嘎饶多杰那里领受了《空行宁提》和其他法门，后来他将这些法门传给了莲花生大士和贝若扎那。



最后，在丹纳底嘎河源头，伴随大地震动、虹光遍布、各种妙音等诸多瑞相，嘎饶多杰的色身融入无垢法界。

当蒋华西宁悲哀地祈祷时，嘎饶多杰现身于虚空中一大团光蕴中，一个指甲大小的金箧子落入蒋华西宁的掌中。箧子里是嘎饶多杰的遗教《三要诀》，其中包括：

"证悟自明信心而顶礼！

明觉（之自性）乃不生，

自显种种生起乃不灭，

是故一切皆现有呈现为法身净土，

一切显现在（明觉之）自性中解脱。

【见】直指（自心明觉之）本面。

【道】对（保任）唯一（法身明体）断定自抉。

【果】对（在本来法性中）解脱直印自圆。"

通过阅读此遗教，蒋华西宁证得了与嘎饶多杰相同的成就。



蒋华西宁

蒋华西宁[15]诞生于印度菩提伽耶以西德毗讫罗摩城中婆罗门之家，父亲是萨度沙斯垂（乐护），母亲是普饶底巴洛嘎（革哈那）。他是精通五明的大班智达。

在净相中，文殊菩萨现身给他授记道："善男子，如果你想要在此生证得佛果，就去施达瓦那尸林吧。"蒋华西宁前往那里并依止嘎饶多杰修学了七十五年。嘎饶多杰告诉他："心之自性本来佛，心无生灭如虚空，若证诸法等性义，不寻彼性住为修。"

蒋华西宁通达了嘎饶多杰所传法门之义，并向他表达自己的证悟境界："吾乃蒋华西宁也，已获大威德悉地，证悟轮涅大平等，显现一切妙智慧。"

---

15 蒋华西宁：藏文，梵文为"文殊师利米扎"，汉译"妙吉祥友"。



当嘎饶多杰在诸多神奇的征相中证入涅槃时，蒋华西宁见到嘎饶多杰身处虚空中，为一大片虹光所围绕，他悲哀地呼喊道："呜呼哀哉！大虚空！上师日光若隐没，世间黑暗孰能除？"

伴随着霹雳声响从虹光中降下一个指甲大小的金箧。金箧在空中围着蒋华西宁转绕了三次，随后落入他的右手掌中。蒋华西宁打开金箧，发现其中用兰琉璃溶液撰写在五种宝物之叶上的嘎饶多杰遗教《三要诀》。仅仅见到此遗教蒋华西宁就获得了与嘎饶多杰同等的证悟。此后蒋华西宁将大圆满六百四十万偈分成三部：

1.强调"住"心方式的法门，他归入心部；

2.强调无勤的法门，他归入界部；

3.强调要诀的法门，他归入窍诀部。

蒋华西宁把窍诀部最殊胜的宁提法门分成两组：

1. 《口传续部》（sNyan rGyud）

2. 《讲授续部》（bShad rGyud）

他书面记录了《口传续部》法门，但却找不到可以授予《讲授续部》法门的具格弟子，因此便将此法门伏藏在菩提伽耶东北处一块具有十字金刚杵标记的巨石里。

他在菩提伽耶以西的索萨洲尸林待了一百零九年，安住于禅定之中，与数不清的空行一起修持禁行并给她们传授法要。

在那里他将大圆满法门传给了熙日森哈。

在命终时，伴随着虹光、妙音等瑞相，他消融于光蕴身。由于熙日森哈的虔诚祈祷，蒋华西宁的遗教《贡年珠巴（六种修要）》落入熙日森哈手中，里面写道：

“善男子！汝若欲见赤裸胜义明觉相续，

[a]寻找明觉之境【晴空】,

[b]【以姿势】压迫身的要点，

[c]关闭来去【呼吸】之道，

[d]专注于目标【法界】,

[e]依靠不动的【身、眼与心】,

[f]握持广大虚空【明觉自性】。”

熙日森哈和布达嘉纳（佛智）两位大师是蒋华西宁的弟子，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俩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后来蒋华西宁在西印度色给美多吉坚贝林（金色华严洲）以莲花化身转世，人称“后蒋华西宁”。他给莲花生大士和圣天大师传了大圆满法门。





熙日森哈

熙日森哈[16]大师诞生于汉地索夏洲一个名叫秀嘉的城市，父亲是吉威丹巴（具善），母亲是囊哇萨瓦饶都钦玛（光明慧）。十五岁时，他去汉地菩提树跟随哈瑞巴拉大师学习了三年，并通晓了五明。后来当他骑着骆驼向西朝着金洲城行进时，在净相中他亲见观世音菩萨现身虚空中对他说："善男子，如果你真想得到成就的果位，在印度有座城市名叫索萨洲，到那里去吧。"熙日森哈对此授记感到欣喜，但他心里想："我还是应先修学完整的外密和内密续部，这样可以使我易于领会不共的法要。"于是他前往文殊菩萨的圣地五台山，依止贝拉格底大师七年，修学了完整的外密和内密续部。他受戒成为比丘，并在三十年中持守具足戒。观世音菩萨再次现身重申了他先前的授记建议。于是熙日森哈想道："我最好运用神通前往索萨洲，这样途中不

[16]熙日森哈：梵文名号，藏文为"华吉森格"，汉译"吉祥狮子"。

会遇到障碍。”因此他修持仪轨三年并得到神通。随后他离地大约两尺，像风一样行进。他抵达索萨洲并见到蒋华西宁，在那里领受法要二十五年，并加以修习。

根据《空行宁提》和其他资料，熙日森哈也曾去了施达瓦那（尸林）并直接从嘎饶多杰处得到宁提法门，后来他将这些法门传给了莲花生大士和贝若扎那。

后来蒋华西宁大师证入涅槃，他的色身在索萨洲中央尸林里的塔顶上消失。四周响起天乐，天空布满虹光。熙日森哈悲哀地祈祷道：“呜呼哀哉！大虚空！金刚上师光若隐，世间黑暗孰能除？”

突然蒋华西宁现身空中，伸出右手将一个指甲大小的宝箧置于熙日森哈掌中，在宝箧中熙日森哈发现了蒋华西宁用百种宝物之墨写于五宝金属之叶上的的遗教《贡年珠巴（六种修要）》。

熙日森哈对自己的证悟生起了完全的信心，并无缪通达了不共续部的句义。他将蒋华西宁伏藏于菩提伽耶的经函取出并回到汉地。

在汉地他将大圆满窍诀部法要分成外、内、密、极密四个法类。他给前三个法类定名为有戏法门并将其伏藏于汉地菩提树附近寺院的阁楼里。极密类宁提法门他随身携带形影不离，



后来按照空行母的指示，他将此法门伏藏于扎西智果（吉祥万门）寺并将其托付给一髻佛母。此后作为当地诸多勇士和空行的上师，他住于汉地斯晋尸林享受禁行。

熙日森哈给毗玛拉米扎传授了大圆满窍诀部外、内、密三个法类的口传续部。他将窍诀部所有四个法类的口传续部及其经函都传给了嘉纳苏扎，另外还给他传了窍诀部的法要和灌顶，包括有戏灌顶、无戏灌顶、极无戏灌顶和最极无戏灌顶。

随后熙日森哈消融于虹光身，其遗教《泽唔顿巴（七钉教言）》降落至嘉纳苏扎手中，其中包括以下几行：

“圆满明空【无二】本智而顶礼！

周遍一切亦显于一切的明觉智慧，

通彻而无有偏袒。

为把【明觉】钉于不变之基，

将七根大钉钉于轮回与涅槃之狭道上，

我心生起不变之大乐……

[a]将通彻智慧之钉插入轮涅之间【令其平等一味】。

[b]将明灯自现之钉插入心境之间。

[c]将自净本体之钉插入心物之间。

[d]将正见逸然解脱之钉插入常断之间。

[e]将非法觉性之钉插入法和法性之间。

[f]将五门逸然之钉插入昏沉掉举之间。

[g]将法身本圆之钉插于现空之间。”



嘉纳苏扎

嘉纳苏扎[17]诞生于东印度嘎玛拉希拉城的首陀罗种姓家族，父亲是寂手，母亲是俱善心。他成为智者并前往菩提伽耶，在那里他与五百班智达住在一起，其中包括毗玛拉米扎，由于前世的因缘他们的关系非常亲近。

一天嘉纳苏扎和毗玛拉米扎走到菩提伽耶以西两英里处，此时金刚萨埵佛现身空中对他们说："善男子，你们每人都曾五百世转生为班智达，但尚未证得佛果。如果你们想于此生即证得将此垢染的肉身消融的正等觉，就去汉地菩提树附近的寺院吧。"

毗玛拉米扎前往汉地，得到了外、内、密三个法类的口传

[17] 嘉纳苏扎：梵文名号，藏文为"益西多"，汉译"智经"。



续部后返回印度。他和嘉纳苏扎在喜乐苑城郊区再次会面，毗玛拉米扎告诉嘉纳苏扎他与熙日森哈在汉地见面的经过。

随后嘉纳苏扎也去了汉地，以神通力在一天内就越过了通常须走九个月的路程。当他来到汉地菩提树附近的寺院时，他遇到一个美丽的女孩提着一满瓶水，她嘱咐他去扎西智果寺。当他来到这座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寺院时，一个空行母吩咐他去斯晋尸林。于是他去了尸林并在骷髅寺里亲自见到熙日森哈大师。为了令上师生喜，他承侍了上师三年，之后才献上供养请求上师传法。在九年中熙日森哈给他传授了口传续部。熙日森哈从菩提树附近寺院里取出这些法门的伏藏经函并将其付嘱给嘉纳苏扎。

之后嘉纳苏扎感到心满意足并准备离开。熙日森哈问他："你满意了吗？"嘉纳苏扎答复："是的，我很满意。""法要还没有付嘱给你呢，"熙日森哈说道。嘉纳苏扎心想："可能还有更深的法要。"于是他请求熙日森哈传授更深的法门。熙日森哈答道："必须（先）灌顶。"在扎西智果寺，熙日森哈给予嘉纳苏扎完整的有戏灌顶，接着讲授极密法类三年。但熙日森哈并没有给他经函，而是说："当时机来临时这些经函会为你显现。"此后在一个废弃的小镇，熙日森哈又给他传了无戏灌顶。当嘉纳苏扎在果萨拉山顶完成了为期一年区分有寂（轮涅）的前行修习后，熙日森哈给他传授了极无戏灌顶法门，并且嘉纳苏扎生起了殊胜的信心。接着修习了一个月之后，嘉纳苏扎得到了最极无戏灌顶，并对自心获得完全自在。嘉纳苏扎和熙日森哈

在一起又待了十六年，修习禅定并持守上师的密乘戒。熙日森哈上师一直举止神秘，在尸林里游荡，将自己变成各种身形，混迹于空行母和令人恐惧的有情之中，没有丝毫畏惧。

其后熙日森哈上师应黎域国巴晋国王邀请，骑了头白色雄狮，坐在三层华盖下的丝帐里，由六个年轻的大力夜叉抬着，从空中前往赴约。在他离开后的第七天早晨，空中传来一声巨响。嘉纳苏扎朝空中望去，看到上师坐在一片虹光中。嘉纳苏扎意识到上师的色身已经消融，经过祈祷，熙日森哈的遗教《七钉教言》落入他的掌中。

熙日森哈还给他授记指示："极密类宁提法门的经函被伏藏在扎西智果寺的柱子中。将它们带上，去巴森尸林。"于是嘉纳苏扎取出这些经函法本并去了最美丽、最恐怖和最具力的巴森尸林，此尸林位于菩提伽耶以东很远的地方。当嘉纳苏扎在那里行持密宗禁行并给空行母传法时，也在行持密宗禁行的毗玛拉米扎从空行母处得到授记并前来拜见嘉纳苏扎。嘉纳苏扎给他传了有戏、无戏、极无戏和最极无戏的灌顶和法要，并将经函付嘱给他。

临命终时，嘉纳苏扎证得了色身消融的虹身成就，当毗玛拉米扎悲哀地祈祷时，嘉纳苏扎现身给他传授了自己的遗教《四直定教诫》，其中包括以下几行：

"顶礼本来清净之空性！……



唉玛吙！若如此修习，喜悦将自然生起。

若欲证得大平等的境界，应恒时修习【以下安住法】：

[a]若欲修习所有密宗‘行’为，将所有显现自然安住于直定（Cher）中。

[b]若欲增长‘修’的力度，通过如海直定之见安住于心物双运中。

[c]若欲从所有‘见【概念】’中获得自解，通过如山直定将诸有息止。

[d]若欲证得所有如是之‘果’，通过修习如山之见而解脱所有谬误。”



毗玛拉米扎

毗玛拉米扎[18]诞生于西印度大象林，父亲是德登阔洛，母亲是达尼萨玛。他成为精通小乘和大乘的班智达。

他是住在菩提伽耶的五百班智达之一。一天为了消暑，毗玛拉米扎和嘉纳苏扎走到菩提伽耶以西约两英里一处鲜花盛开芳香怡人的湿地。金刚萨埵现身空中对他们说："善男子，你们每人都曾五百世转生为班智达，但至今尚未证得无上果位，如此继续下去将来也不会（成佛）。如果你们想于此生即证得将此垢染的肉身消融的正等觉，就去汉地菩提树附近的寺院吧。"

毗玛拉米扎十分精进，他立刻收拾起他唯一的资具——乞食用的钵盂，并出发前往汉地。他在菩提树附近的寺院里遇到

[18]毗玛拉米扎（布玛目扎）：梵文名号，藏文"智美西宁"，汉译"无垢友"。



了熙日森哈，并领受窍诀部宁提法门的口传续部以及外、内、密三个法类的讲解二十年，但熙日森哈没有给他经函。毗玛拉米扎感到非常满意，便回到印度向嘉纳苏扎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成就。于是嘉纳苏扎赴汉地从熙日森哈处得到了宁提部所有四类法门，而且他还被授予了经函。熙日森哈在证得虹身成就时还给他留下了自己的遗教。随后嘉纳苏扎返回印度并住在巴森尸林，给诸空行母传法。

彼时毗玛拉米扎正在塔琼尸林修习密宗禁行。一天他骑着一头蓝色的大象，偏袒右臂，头上打着伞盖，在尸林里行走，空行母华吉罗珠现身空中给他授记道："善男子，如果你想得到比以往更深的宁提窍诀，就到巴森尸林去吧。"他立刻前往，在那里见到嘉纳苏扎并请求他给自己传授甚深法门。为了展示自己证悟的威力，嘉纳苏扎从自己的眉间白毫放射出一束光芒，一瞥之间就遍布虚空，光中现出报身刹土。毗玛拉米扎对他生起不可动摇的信心。嘉纳苏扎立即给他传了有戏灌顶，毗玛拉米扎长出了眉间白毫。嘉纳苏扎还给毗玛拉米扎付嘱了前三个宁提法类的经函和窍诀。一年之后在一座寺院里，嘉纳苏扎传了无戏灌顶，毗玛拉米扎全身所有的毛孔都冒出蒸汽。他被授予了宁提极密法类的经函。在索切山顶修习了区分有寂（轮涅）前行修法六个月后，毗玛拉米扎得到了极无戏灌顶以及随后的窍诀开示。他获得了不共的觉受与证悟，鼻尖上出现似乎正要坠落的"啊"字。六个月后，毗玛拉米扎得到了完整的最极无戏灌顶，并证悟了赤裸心性。他还得到了宁提法门完整的窍诀要点。随后毗玛拉米扎与上师嘉纳苏扎在一起待了十四年，圆

满了自己的宁提证悟。

之后嘉纳苏扎进入涅槃，色身消融无余。当毗玛拉米扎虔诚地祈祷时，在虚空中一片虹光中嘉纳苏扎现出前臂，将一个五种珍宝严饰的箧子置于毗玛拉米扎掌中。从宝箧中毗玛拉米扎发现了嘉纳苏扎的遗教《四直定教诫》，顿时他获得了与上师相同等的证悟。

其后二十年里，毗玛拉米扎住在竹棚里，担任东印度嘎玛茹巴城哈瑞巴扎（狮贤）国王的国师。之后他前往西印度的比尔雅城，并接受了达摩巴拉（法护）国王的虔诚承侍。

之后的七年里，他在离比尔雅城不远的普饶巴斯嘎饶神秘大尸林，与为数众多的空行母一起修持宁提法门。他以不同的身相和方便修持密宗禁行，给难以计数的弟子传授了法要。他证悟了明智如量相——大圆满很高证量四相中的第三相，其后证得了大迁转虹身，并带领三千人同证正等觉。随后他以不同的化现继续待在同一个尸林十三年。

在此尸林中，毗玛拉米扎制作了三份宁提法门的殊圣经函。他将其中一份伏藏于西印度邬迪亚那海中金沙覆地的岛上，将另一份伏藏于克什米尔金洲的一个山洞里，最后一份则保存在普饶巴斯嘎饶尸林作为空行母恭敬供养的对境。

毗玛拉米扎还七次在净相中亲见嘎饶多杰并直接领受了窍



诀。

彼时西藏国王赤松德赞刚在西藏树立起佛教法幢。一位来自酿氏家族的西藏大师定增桑波给国王授记建议，他应该从印度迎请密宗大师毗玛拉米扎。定增桑波可以持续入定七年之久，并能通过肉眼观视四大部洲，这是一种能够感知色法的超凡神通。于是法王赤松德赞派遣嘎哇·华泽和觉若·鲁伊嘉参两位译师前往印度，带上黄金等礼物和信函到色迦城的小因扎菩提国王那里，请求道："请从您五百位班智达国师中派一位密宗大师(来西藏)。"毗玛拉米扎那时已经证得了大迁转虹身并担任国王的五百位国师之一。国王因扎菩提及其班智达们同意派毗玛拉米扎去西藏。意识到去西藏的时机已经成熟，毗玛拉米扎接受了这个邀请。

由地藏大师担任侍者，毗玛拉米扎带上一份宁提法门的殊圣经函前往西藏。在他离开时，印度有很多人都做了恶梦，星相恶兆纷呈，长有花果的树木向西藏方向弯曲，尸林空行母出现嫉妒的征相。由于这些凶兆，印度人意识到密法已经从他们指缝中溜走了，于是他们派出飞毛腿信使，在藏人心中制造怀疑。这些信使们在山谷隘口、城镇十字路口张贴告示说："两位西藏僧人请走了一位印度黑教巫师，他将毁灭西藏。"因此当毗玛拉米扎抵达桑耶时，西藏人对他心存怀疑。当他向一尊毗卢遮那佛像顶礼时，佛像在他面前瓦解为一堆齑粉，而当他加持这堆齑粉时，佛像又复原了，并且比以前更为宏伟壮观。西藏人慢慢地对毗玛拉米扎生起了信心，他也能够得以给他们传法。

一天，当他正在给一众弟子传授经部法门时，课间休息返回经堂后发现在他法座上有一张纸条，上写："声闻乘犹如婴儿般的佛法岂能证得佛果？距离岂可用大乌鸦的金刚步丈量？"

经过询问，找到了写纸条的人，当被问及他是谁时，他回答说："我是玉扎宁波，巴果·贝若扎那的弟子。"那时候贝若扎那大译师正在藏东嘉莫绒流放。毗玛拉米扎和玉扎宁波比较了各自的教法与证悟，发现它们同等无异。

此后十年中，毗玛拉米扎与一群译师一起工作。与玉扎宁波一起，他翻译了大圆满心部《后译十三续》，因为贝若扎那已经翻译了心部十八续中的《前译五续》。与涅·嘉纳古玛饶一起，他翻译了《幻化网秘密藏续》等玛哈瑜伽部密续，以及（大圆满）心部和界部的一些窍诀经函。他与涅·嘉纳古玛饶翻译了（大圆满）窍诀部外、内、密三个法类的根本续和窍诀续。窍诀部极密法类——宁提法门，只在毗玛拉米扎上师、法王赤松德赞、和酿氏之间秘密传授[19]，并以最严格保密的方式翻译。由毗玛拉米扎带入西藏的宁提法门被称为《毗玛宁提》。

毗玛拉米扎没能找到堪能付嘱极密法类经函（《宁提四函》等）的其他弟子，于是将藏文译本伏藏于桑耶寺附近青普的扎

[19]而根据协庆饶绛·久美白玛南嘉（1871-1926 年）的说法，毗玛拉米扎给五位弟子传了极密部宁提法门：法王赤松德赞、王子穆尼赞布、酿·定增桑波、嘎哇巴泽和觉若·鲁依坚参。

玛格贡。

在西藏待了十三年之后，毗玛拉米扎启程前往汉地五台山。因为他已经证得大迁转虹身，为了实现自己所发之愿，只要佛法尚存，他将一直住于其中。他承诺每百年派一位自己的化身去西藏，在佛法尚存之际护持和弘扬（大圆满）宁提法门。当佛法不复存在时，毗玛拉米扎将在菩提伽耶融入法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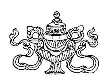
具信者认为，如果你信眼清净，那你可以在五台山见到他本人。有很多在五台山见到毗玛拉米扎并从他那里得到法要的事例。小时候我听上师嘉拉堪布仁波切讲过许多这样的故事，这里是其中我还记得的一则：一位重要上师（我忘了名字）与众弟子到五台山朝圣。一天当他们在转绕时，他们看到一个汉族鞋匠坐在小路旁边的一块岩石下。上师恭敬地坐在鞋匠面前，鞋匠毫不犹豫地把他正在缝制的鞋子放在上师的头顶上，并让他喝下放在自己身边的污水。上师所有的弟子都感到震惊和羞愧，因为许多朝圣者在围观和嘲笑他们的上师。后来，弟子们从上师那里得知鞋匠其实就是毗玛拉米扎，他是在领受灌顶。弟子们急忙赶回岩石处，但却发现没有任何人曾在那里待过的踪迹。除非你是成就者，否则充其量你就能见到毗玛拉米扎是一只鸟、一条彩虹或普通凡夫等诸如此类。

毗玛拉米扎离开西藏前往五台山五十五年后，酿氏在乌茹地区的直贡山谷修建了夏寺。在这个寺院里他伏藏了窍诀部前三个法类的《讲授续部》经函，以及一些属于口传续部和极密

法类的经函法本。他把口传续部的词句传给了卓·仁钦巴。最后，酿氏将自己的色身消融于虹光身之中。

卓·仁钦巴把口传续部传给了贝·罗珠旺秋，贝·罗珠旺秋再传给乃登·当玛龙嘉（十一世纪）。乃登还发掘出酿氏伏藏的经函并将传承付嘱给杰尊·森格旺秋（11-12 世纪）。杰尊还发掘出毗玛拉米扎伏藏于青普格贡的宁提法门经函以及毗玛拉米扎的遗教，并传给了尚敦·扎西多杰（1097-1167 年）。

《毗玛宁提》从法身普贤王如来直至如今诸上师之间的传承祖师的名号，请见本书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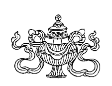
莲花生大士

莲花生大士

莲花生大士是印度佛教史上最伟大的大成就者之一，他是藏传佛教的始祖，他的名号为白玛桑巴哇（白玛炯乃）——莲花生和邬金上师。在西藏他通常被称为咕如仁波切——大宝上师，宁玛巴尊其为第二佛陀。

在讲述莲花生大士的生平前，我想先讨论一些我们在理解像莲师这样具足力量、秘密、神奇和证悟的生平事迹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成就者为何能够显现神变并证得虹光身呢？嘎饶多杰、蒋华西宁、熙日森哈、嘉纳苏扎、毗玛拉米扎、莲花生大士及其佛母与众多弟子，都是佛陀或高度证悟者的化现，他们的身与寿不像凡夫那样受到限制。诸佛化身的大成就者在世界历史上偶尔会出现，但非常稀有。嘎饶多杰、蒋华西宁、熙日森哈和嘉纳苏扎在命终时将他们显现的身体消融于法身之中，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肉身遗骨。因为他们证得了寿命自在，他们活了几个世纪。由于他学术造诣非凡并精进修持宁提法门，毗玛拉米扎证得了大迁转虹身，现在仍住于此虹光身并将继续住世成千上万年。莲花生大士虽然是阿弥陀佛（无量光佛）的化身，但他示现为一个具力的有情，以寻求修习密法来实现利益众生之果。人们相信莲师也还住于大迁转虹身中。



这些成就者们所获得的悉地不仅在于他们肉身的寿命很长或得到了更高级的色身，而在于他们获得了本觉佛性自生光明的证悟之身。虽然对我们凡夫来说是不可能如实见到虹光身的，但当有可能成为饶益的对象时，我们会见到与自己根性相适应的身相形色。

当我们听到成就者寿长数世纪或显现神变时，我们中大多数人充其量也就是犹疑不信。也有人阅读成就者传记并喜欢这些长寿和神通莫测的故事，但却无法接受他们，因为他们与读者现在的体验不相吻合。然而，大多数古代文明和宗教都曾记录有诸如长寿、显现神奇力量等超人的生命和超自然的成就，这些都是缘于内在精神的力量和禅修的力量，而不是由于物质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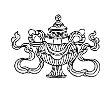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目睹了物质文明的奇迹，这在古代时是难以置信的，但我们已经或正在失去与自己内在力量的联系，我们已仅仅成为外在物质世界的奴隶。所以，问题不在于密宗威力是否毫无根据，而在于我们正在变得对自心内在真谛的真实力量形同陌路，就像有人将财富藏在家里，但却到街上乞讨为生一样。

为什么佛的化身也需要学习？如果像莲花生大士这样的大师是诸佛的化现，那为什么他们也必须经受严格的修学，并且为什么他们也会遇到障碍？原因有两点。首先，诸佛的化身会严格依照他们所化现的身形和角色来显现并开展他们的事业。

即使他们是佛陀化身，如果他们示现为社会公仆，那他们会成为提供饮食、居所、医药的人，或者他们会致力于强化道德和家庭价值观念等，以此来履行这个职责。因此，如果成就者化现为密宗上师，他们所扮的角色则是作为弟子学习、作为修士实修并获得悉地成为成就者。这就好比是你用黄金打造了一把勺子，那它就到起勺子的功能，如果你用黄金打造了一个饰物，那它就起到饰物的功能，这与金子是一种可以用作国库储备的贵金属没有关系。

其次，不同的化身不是从佛的视角而是从凡夫众生的视角显现的，佛是为了饶益众生而现化身的。通常而言，凡夫众生并不具有最好的业力与根性来见闻、感知和接受最善妙的化身。根据众生业力和烦恼的特性，化身的作用也将会有所限制。甚至像莲花生大士这样的大成就者，在大多数人眼里还是现普通凡夫的身形或与凡夫相差无几的身形，而不是大迁转虹身。当莲师在西藏时，法王赤松德赞很难相信他就住于虹光身。在莲师的坚持下，法王用拳打了莲师三次，每次法王都无法触及他的身体而只能打到他的座椅。

像嘎饶多杰和莲花生大士这样的大成就者不仅是诸佛的化身，而且是具足成就者功德与天赋的化身。他们具有殊胜的能力和证悟的智慧。像他们这样的成就者，根据所化弟子的业缘、根性和意乐，可以同时显现许多化身，将许多身形合而为一，让像水火这样相克的要素示现和谐共处。由于彼时彼处有许多业缘成熟的众生，因此那些神奇的化现是可能的。



为什么许多成就者的生平有不同的版本？尤其是莲花生大士的传记，它是任何精神世界历史上可能出现的最神奇的生平事迹之一，因此有大量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版本并不意味着一种叙述为真而其他是假。诸成就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对不同的人显现了不同的生平事迹，目的是为了以最合适的方式度化众生。在很多时候，对于同一个瞬间的同一个化身，不同的人所见不同。这是由于诸成就者证悟的妙力，他们对诸法虚幻不实的身形、时间、空间获得了究竟自在。正是这点使得圆满成就的大师具有非凡的能力，并成为给具有智慧、心意开阔和虔诚敬信的人们带来加持和利益的伟大源泉。另外，佛陀在我等凡夫面前化现的全部理由是因为我等各形各色众生的根性和需求，而不是因为化身在概念、情绪和行为方面的业力与串习。

莲师的法嗣包括诸多大智者和大掘藏师，在他们所撰写或掘藏的为数众多不同版本的莲花生大士传记中，有许多是像我这样的普通凡夫可以理解的，依靠这些资料来源，以下是莲师生平的简要叙述。

在释迦佛陀涅槃后八年（一说十二年），在诸多神奇的征相中，一位具足吉祥相好的阿弥陀佛的化身，不是从女人子宫胎生，而是在邬迪亚那国西北隅的达那郭夏海（乳汁海）上一朵莲花中无垢化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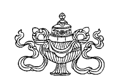
彼时，在邬迪亚那有位慷慨乐施的因扎菩提国王，他经年

累月地为贫苦大众布施其所需的所有财物资具，直到他的国库空空如也。这时他已无物可施，并且眼睛也失明了，没有子女可以继承王位来照顾他的臣民。尽管众多大臣反对，为了满足民众所需他还是带着自己一贯的勇气和热情，亲自和忠实的大臣克瑞师那达饶和一大群水手越洋航海寻找如意宝。在得到如意宝后返回时，由于如意宝的力量国王的眼睛复明了，国王和大臣看见一个异常漂亮的八岁大小的孩子坐在达那郭夏海中一朵盛开的莲花上。国王感到很震惊，就问孩子："你的父母是谁？你的传承是什么？你的名字叫什么？你吃的食物是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 孩子以悦耳的声音唱了以下偈颂作答复：

"我的父亲是本觉普贤王如来，
我的母亲是法界普贤王佛母，
我的传承是明智与法界的双运，
我的名字是具德莲花生（白玛桑巴哇），
我的国度是无生法界，
我以能所二取分别念为食，
我的角色是要成办诸佛的事业。"

当他们听到这些，每个人都从心中绽放生起信心和喜悦。孩子接受了国王的邀请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国王收养了这个孩子，将他带回宫殿并加冕其为太子。这时的咕如仁波切被称为白玛桑巴哇（或白玛噶饶）——莲花生。

国王及其臣民再次享受极大的繁荣兴盛。国王给他国家里的贫苦者慷慨赠送礼物，举国上下充满了欢乐与祥和。年轻的



太子学习了很多科目并在文学武艺上都极为优秀。其后他娶空行母持光女为妃，并依佛法治理国家。这时他被称为顶髻王。

莲花生大士知道作为国王治理国家他将无法以佛法真实地饶益他人。他向父王请求让自己退位但却被拒绝了，于是他找到一个出离之方便。他以神通预知邪恶大臣嘎玛达之子由于宿业此生寿命将尽，因此当他们在一起嬉戏时，莲花生大士让自己手中的三尖天杖落下砸死了大臣之子。遵循严厉的王法，老国王伤心地将他放逐到尸林。临别时，莲师向他的父王母后唱道：

“尽管父母的慈爱很稀有，
父王母后还是照顾并加冕我。
因为其宿业之债，大臣之子被我杀死。
即使被放逐我也无惧，因为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贪执。
即使被处死我也无惧，因为生与死对我平等无异。
我被流放这很好，因为对国家而言王法神圣不可犯。
父王母后，请好好活着。
由于业缘我们将后会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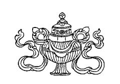
莲花生大士被流放到施达瓦那尸林，在那里他修习密宗禁行并见到了诸寂静本尊。之后他去欢喜坟尸林并从魔罗吉达（降服魔军）空行母处得到了密宗灌顶。他前往索萨洲尸林并得到了香达饶西达（寂护）空行母的加持。统领着诸多空行母，他在各处尸林享受密行。这时他被称为香达饶西达（寂护）。

他前往达那郭夏洲，用空行母的表示语言与她们说话，并降伏众空行母。在巴茹夏嘎瓦那尸林修密宗禁行时，他在净相中亲见了金刚亥母并得到加持。他以其具证妙力调伏了海里的龙王和天空中的星曜辰宿。诸多智慧勇士和智慧空行赐予他悉地。这时他被称为多吉扎波匝（金刚威猛力）。

他前往金刚座（现今之菩提伽耶），在那里示现种种神通，承认自己是自然证悟的佛陀。心里怀着各种使命，他去了萨河尔国，由扎巴哈德大师剃度出家为僧。这时他被称为释迦森哈（释迦狮子）。

他领受瑜伽续部法要十八次，在净相中亲见了瑜伽部的诸多本尊。他从现比丘尼相的智慧空行母阿难陀处领受灌顶，她将莲师变为一个“吽”字吞入腹内。在她体内莲师得到外、内、密的全部灌顶，之后她将他从密处生出。

在德切泽巴佛塔，他从蒋华西宁、龙树、吽嘎饶、毗玛拉米扎、扎巴哈德、达那桑智达、绒布咕嘿雅和寂藏等八大持明处得到八部坛城的灌顶和窍诀。他从佛密处得到了《秘密藏续》，从蒋华西宁处得到了大圆满特别是其中的宁提法门。在楚举匝尸林，他遇到熙日森哈并依止其修学了窍诀部密续和《空行宁提》共二十五年。他甚至不用特地观修就能亲见诸多本尊。他证得了异熟持明（rNam sMin Rig 'Dzin）果位。这时他被称为洛登却色（爱慧）。



在佛教显宗里面，证悟的次第分为五道与十地，这些是通往佛果的阶梯。在密宗传承中，这些次第以不同的方式划分或分类。大多数宁玛续部经函是讲四种持明的成就果位。

异熟持明是四种持明中的第一种。异熟持明者有三个特征，他的意已经圆满成熟为本尊，但粗大肉身的异熟果报尚未舍弃，从这个肉身分离（死亡）后，他将立即证得大手印持明——第三种持明果位（后文将对此作讨论）。

他去了萨河尔国，遇到了国王的女儿曼达饶哇公主，她已出家为尼正在离群索居地修习佛法。由于莲师和公主之间关系的密意被误解，国王下令将他架到巨大的柴堆上活活烧死。他没有被烧死，而是把烈火变成了湖泊，把木柴变成了莲花。第二天，人们看到莲花生大士端坐在湖中央的莲花上。人们相信这个湖就是现在北印度喜马偕尔邦曼底地区的热瓦萨湖。为了赎罪，萨河尔国王将自己的王冠、王袍、靴子以及整个王国都供养给莲师，并把曼达饶哇公主供养莲师作佛母。莲花生大士给国王和臣民传了法，许多人获得了悉地。(在很多莲师佛像里，他穿戴着萨河尔国王供养他的莲花帽、锦缎大氅和靴子，以象征其精神证悟的力量。)

之后他和曼达饶哇去了尼泊尔的魔罗底嘎山洞，他们修持长寿仪轨三个月。无量寿佛现身其前并授予了长寿灌顶，使他们与无量寿佛无二无别。他们证得了第二种持明——寿自在持明的果位，获此成就者，不仅其意已圆满为本尊，乃至其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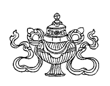
色身亦已圆满。此成就具有断除四漏（Zag Pa）的功德。这四漏是邪见烦恼、不能自在或自主选择地失去身命（死亡）、对色身诸要素（健康）无法自在和谐以及无法自在选择而是随业牵引受生转世。第一和第二种持明果位相当于显宗五道里的第三道“见道”和十地中的“初地”，获此成就的行者断除了烦恼障——二障中的第一种障（另一种是所知障）。

随后他和曼达饶哇一起回到邬迪亚那国。当他们沿路化缘时，他被认出是杀死大臣之子的凶手。由于他违抗了放逐的判决，人们将莲师与佛母投入熊熊大火中。但和以前一样，第二天人们发现他们安然端坐于湖中莲花上，颈上挂着骨鬘以作庄严。这时他被称为白玛托创匝（莲花颅鬘力）。

和佛母一起，莲师在邬迪亚那担任全国的常住上师十三年，并在那里传授了《佛语总汇法海》的灌顶和窍诀。国王和许多幸运的臣民获得了殊胜悉地并证得了虹身。这时他被称为白玛饶迦（莲花王）。

莲花生大士化现为具证比丘因扎色那，与他的一个沙弥弟子一起，将阿育王引入佛法之门。阿育王这位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将佛陀的正法弘传至印度以外的地区。

有些反佛者给莲花生大士下毒，但他没有受到伤害。有人把他扔入恒河，但他逆流而上而不是顺水而下。这时他被称为祁宇喀登匝（年轻具力大鹏金翅鸟）。



在包括咕拉佐在内的诸多尸林，他给空行母传授密续法门，令大力鬼神献上命咒并敕封他们为护法神。这时他被称为苏日雅饶师米（日光）。

在菩提伽耶他在辩论中击败了五百邪见外道。当外道们企图用咒术来制服他时，他依靠女性本尊魔罗吉达狮面空行母咒的威力回遮了外道咒术。由于外道导师被制服，他降服了外道并将其转化进入佛门。这时他被称为森哈那达（狮子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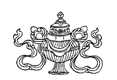
其后在洋列秀（如今尼泊尔的帕坪），与尼泊尔国王善持的女儿——释迦德维佛母一起，他修持了扬达（吉祥嘿汝嘎、真实意）本尊的仪轨。彼时由于大力鬼神来作障碍，当地三年没有下雨，疾病流行饥荒遍野。莲师让人从印度取来金刚橛的经函法本。当两驮经函刚一抵达，令该地遭受痛苦的灾荒就平息了。因此有这么一种说法："扬达（真实意）富含悉地，犹如商主。而金刚橛是必要的护驾，犹如保镖。"莲师和佛母都获得了大手印持明果位。这样的成就者，其基身（或实际身）就是本尊之身形，为了饶益有情，它会显现不同的化现形色。其预知能力等诸神通力比寿自在持明者更加清晰、纯净和稳固，与受用身的功德相类似（但不等同）。这等同于共同乘佛教显宗所说的（十地中的）直至九地为止以及（五道中的）第四道——"修道"的证悟。

在索萨洲尸林，已经是具有高度证悟密宗大师的莲花生大

士，从熙日森哈处得到了大圆满三法类的续部以及《空行宁提》的传承和教授。他依之修习了三年，并证得了大迁转虹身（'Pho Ba Ch'en Po）。

具有最高成就的大圆满禅修者将诸有穷尽于真如自性，并将自己的心意与本来清净的究竟觉性融为一体。如果他们有意这样选择的话，他们可以将色身消融于或转变为本来清净。有两大类成就：虹身和大迁转虹身。通过圆满“彻却（立断）”的观修，禅修者在圆寂时（的几天时间里），他们的色身会消融不见。他们不会留下粗大色身的血肉、骨骼、皮肤等，而只留下二十个指（趾）甲和毛发。虽然这是色身的分解消融，而不是将色身转变为光蕴身，但这被称为虹身，因为在分解消融过程中，法体和住处周围总会出现如彩虹般色彩斑斓的光幕、光环和光圈。通过“脱噶（顿超）”的观修，禅修者将其色身转变为微妙的光蕴身，并且在饶益凡夫众生的应化因缘未尽之前一直住于其中。对这样的人而言，不仅其色身而且所有显法都已转变为微妙光明的形色与自性。然而，凡夫众生无法如实见到其光蕴身，而是什么都看不见或者只见到凡夫身相，就如前面毗玛拉米扎传记章节中所述。还有许多伟大的大圆满成就者在圆寂后留下舍利、佛像、咒字等等，作为弟子们祈祷供养的对境。

莲花生大士的足迹遍布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洲刹，以其神通威力和令人觉悟的法门饶益众生。他甚至还曾到过象雄，化现为达比舍扎（'Od Kyi Khyeu沃吉秋），并传授了《大圆满耳传》——如今苯教大圆满的主要法门之一，引导很多有情证



得了密意和虹身。

莲花生大士西藏之行

公元九世纪，西藏秋嘉王朝第三十七位赞普法王赤松德赞从印度邀请堪布寂护入藏以树立佛教法幢。

依说一切有部戒律出家的寂护是大乘佛法中观自续派赫赫有名的学者和支持者之一。他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关于中观哲理的《中观庄严论》和关于因明的《摄真实论》。在抵达西藏后，他在六个月里传讲十善法和十二缘起，并为桑耶寺奠基。这惹恼了担任苯教护法的西藏当地的鬼神，苯教是西藏本土类似萨满教的一种以杀牲祭祀鬼神的宗教。结果出现了洪水冲走庞塘宫、雷殛红山宫（如今布达拉宫的前身）事件，以及瘟疫、饥荒、干旱和冰雹等灾害。修建桑耶寺所有白天做的工，当天晚上就被敌对的鬼神势力拆毁。反佛的大臣们开始反对法王赤松德赞，要求他将寂护赶走。于是寂护对法王说："你必须迎请莲花生大士，他是世上最威猛的成就者，请他来藏将不会有困难，因为我们前世曾发过共同的愿。"之后他暂时离开西藏去了尼泊尔。

法王派遣了七名使者由那南·多杰敦炯带队前往迎请莲花生大士。莲师以神通预知使团要来，于是来到芒域贡塘，并在

那里遇到他们。他接受了使团的邀请，但让他们先行返回，他自己随后就来。莲师将法王供养他的金块散落一地，说道："如果我需要黄金的话，那一切现有对我来说都是黄金。" 他随手抓了一把沙子给使者们，沙子都变成了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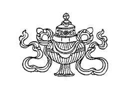
金虎（810）年莲花生大士来到西藏，那时他已经有一千多岁了。以其证悟的力量，他游遍了西藏三大区域：上部（西部）的阿里、中部的卫藏和下部（东部）的多康。他在西藏很多地方显现神变，以誓言束缚西藏的大力非人鬼神令其保护佛法及其追随者。这些鬼神包括了十二地母[20]、十三护母、二十一优婆塞等。

法王赤松德赞在扎玛嗡布苑接待了莲花生大士。当莲师开光加持扎玛均桑寺时，诸多佛像像活人一样走出走进并享用供养的饮食。其后他来到河波日山顶，在虚空中跳起威猛的金刚舞，将西藏所有的鬼神招致麾下听命，并对他们唱了首《折服所有傲慢众生之歌》："喂！天人和鬼神，来修建寺院！怀着谦逊和顺从，聚到这里来干活！快来完成赤松德赞的心愿！"

此后在鬼神的协助下，桑耶寺（不可思议寺）无有障碍地建成了。以印度的欧丹达布尔日寺（飞行寺）为蓝本，桑耶寺

---

[20]永宁地母十二尊：立誓永远保佑藏土的十二尊主要地祇女神：遐迩名扬地母、页岩孚佑地母、普贤地母、魔后地母等为四魔女神；独具支眼地母、贤德明妃地母、刚烈尊胜地母、白衣龙后地母等为四药叉女神；藏土孚佑地母、太一济世地母、丽质冰心地母、翠聪绿炬地母等为四女医神。



按照印度传统的宇宙观设计修建。在中央的主寺有三层，象征着须弥山。代表化身刹土的底层是印度建筑风格，代表报身刹土的中层是汉地建筑风格，代表法身刹土的顶层是西藏建筑风格。在主寺的东南西北四方建有四座较大的寺院，代表四大部洲，八座较小的寺院建在这四座寺院中间，代表八小洲。东西有两座寺院代表日和月。四角建有四座大佛塔。沐浴更衣等居室也另有安排。所有这些建筑都被一座高大的围墙和一百零八座小佛塔所围绕。围墙外是由三位王妃所建的三座较大寺院。在五年内桑耶寺群所有建筑圆满竣工。莲花生大士和堪布寂护举行了开光加持典礼，出现了许多吉祥和神奇的征相。佛殿中的佛菩萨像仿佛活人一般进进出出，万里晴空降下花雨，人们听到悦耳的天乐（以后还时常可闻），虹光和虹幕遍布十方。惊讶的人们以惊奇和敬信的方式庆祝，所有人都可以享受饮食和欢娱。莲师和寂护——示现人相的真实佛陀，就出现在各行各业的人们众目睽睽之前。圣教之光在西藏树立，千秋万代源远流长。普天同庆，唯有喜悦祥和。

桑耶寺成为禅修、礼拜、传法、研习和撰著最重要的场所。桑耶寺是一座伟大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宝库，收藏了西藏和来自印度、汉地、尼泊尔和中亚的各种佛教经函、圣物和无价之宝。正是在桑耶寺的法座上，伟大的上师们宣演佛法，幸运的弟子们成为具证的智者和成就者，印度和藏地的智者们把佛经翻译成藏文。

由于法王赤松德赞、堪布寂护、莲花生大士、毗玛拉米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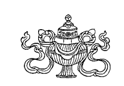
大师以及其他印度和西藏智者的恩德，佛教在西藏牢固地树立起法幢。智者们同时教授经部和续部，藏人中涌现出许多大智者和大成就者。西藏的许多大译师，例如贝若扎那、嘎哇·华泽、觉若·鲁伊嘉参、尚·益西德等，在毗玛拉米扎、寂护、莲师和莲花戒等伟大的印度智者们的督导下，把很多经、续翻译成藏文。

堪布寂护依照说一切有部传承剃度七位年轻的藏人出家成为比丘，以此来观察决定西藏人能否过出家生活，他们被称为“预试七人”。在他们预试出家持戒获得成功之后，成百上千的其他人追随他们，逐渐形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出家僧团之一。除了宁玛巴以外，许多格鲁巴的比丘也是依照由堪布寂护传入西藏的说一切有部传承受近圆戒的。

莲师给藏王和大臣们传了诸多教诫、灌顶并付嘱密续，特别是他从印度八大持明处得到的八大法行仪轨。在众多领受灌顶的弟子中，有八位分别成为这八个仪轨著名的成就主。

这期间形成了两种僧团体系 穿绛红色袈裟的出家比丘们，他们独身禁欲，住在寺院里；穿白色袈裟头蓄长发的在家咒士，他们住在庙里或者村庄里。白衣僧团的引入把佛法的利益带给每家每户、男女老少，因此佛法在草根阶层得以弘扬和护持。相比之下，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其他宗派为了保持戒律的清净，更着重于寺院里出家众的修学。

莲花生大士及其佛母益西措嘉以神通游遍西藏，为未来西



藏和其他人等的幸福、安乐和智慧不知疲厌地忙碌。他们修持仪轨，赐予加持，并留下身、手和足的印痕。他们埋了许多伏藏。他们到访并加持过的最著名的圣地有阿里地区的二十座雪岩山（Gangs Brag）、卫藏的二十一个修处（sGrub gNas）、多康的二十五大朝圣地（gNas Ch'en），以及三个（一说四个）主要的隐秘之洲（sBas Yul rGyal Mo）、五个沟壑（Lung lNga）与三个山谷（lJongs gSum）。

在十三个名为达仓（虎穴）的不同地方，诸如门喀乃仁和森格宗（在今日之不丹），莲师现忿怒相将所有或高或低的非人众生制服听命。这时他被称为多杰卓洛（疯狂忿怒金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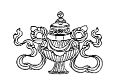
莲花生大士在其西藏之行中实现了三大目标。首先，如前所述，他通过显现精神证悟的威力，降伏了反对在西藏树立佛教法幢的人与非人势力。其次，他将总的佛法尤其是密宗法门的传承和加持传给了他的许多西藏弟子及其追随者。第三，为了防止甚深法门和圣物在遥远的将来产生混淆、衰损和失传，以及为了保持它们对未来的弟子具有鲜活的加持力，莲花生大士和益西措嘉将它们埋成了伏藏。因为有莲师的伏藏传承，他的追随者至今仍可得到他具有鲜活加持力的适时的法门和授记。由于超自然的力量、神鬼精灵的力量、净相乃至次要精神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神秘的发现，但莲师的伏藏传承在过程和实质上完全是独一无二的。借鉴第三世多智钦的解释，我想在此略述一二。

莲花生大士在给他诸具证弟子传授密宗法门的同时，也将许多法门埋成伏藏。莲师通过自己证悟的妙力把法门和密宗悉地埋藏于具证弟子心相续的清净自性明智中成为伏藏，并发愿祈祷这个伏藏将在适当的时候为了利益众生而开启。通过这种被称为心意付嘱传承（gTad rGya）的力量，该法门的开启成为可能。

此后当某特定法门利益众生的时机到来时，莲师具证弟子的转世化身将发掘出这个伏藏——在他们过去的某一世中莲师曾给他们传授此法门并伏藏于其相续中。

伏藏有六种传承方式 :（1）如来密意传、（2）持明表示传、（3）补特迦罗耳传、（4）发愿灌顶传或心意付嘱传、（5）教授授记传和（6）空行付嘱传。

根据发掘方式的不同 ,伏藏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地伏藏（Sa gTer）。地伏藏在发掘时会包含有一些世间物品，例如写在被称为“黄卷”（Shog Ser）的纸上的伏藏标题（brDa Yig）。然而，伏藏标题仅仅是开启伏藏的钥匙，它既不是真正的伏藏法也不是悉地的传承——这只会来自于掘藏师的意。当掘藏师开启了伏藏标题，他专注于此伏藏标题或以自己的赤裸明智与之融合，从而唤醒埋藏在自己相续中的莲师金刚语明智力传承。专注于伏藏标题使他能够解码伏藏文字，而这又反过来唤醒被埋的伏藏法和悉地的传承本身。除了伏藏标题之外，还有从岩石、湖泊、大地或虚空中发掘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完整经函、药



物、佛像、法器等伏藏品或伏藏所依物品（gTer rDzas）。

第二类是意伏藏（dGongs gTer）。意伏藏其埋藏、传承和发掘的原理与地伏藏相类似，但意伏藏不依赖于任何外在或世间的所依（例如黄卷）作为开启的钥匙。在很多意伏藏的公案中，在境相中看到或听到表示词句或声音导致了伏藏的开启，但通常开启意伏藏不需依靠外缘，也无须世间物品作为开启伏藏的方便。当因缘时机成熟时，掘藏师通过从自心明智界中任运唤醒心意付嘱传承而开启意伏藏。

还有第三种神秘地发掘出法门的重要方式被称为“净相”（Dag sNang）。净相法门不是伏藏，它们仅仅是在境相中由佛菩萨、本尊和上师传授的法门。然而也存在这样的公案，即伏藏法门在净相中被开启或被标明为净相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们实际上是伏藏法门，而不是普通的净相发现。

就宁提法门而言，莲师在直贡山谷卓朵地方的底卓将十七续和包括《空行宁提》在内的大圆满窍诀部《龙萨续》秘密地传予益西措嘉。后来在桑耶附近的青普，当法王赤松德赞的女儿、八岁大的白玛萨公主去世时，莲师以神通将其心识钩回她的身体。当她复活时，莲师把《空行宁提》的传承和窍诀付嘱给她，并授命她为法嗣，随后她就去世了。莲师对益西措嘉指示道：“现在是《毗玛宁提》饶益宁提修行者的时候。但是当《毗玛宁提》衰落时，《空行宁提》将饶益有情。因此请把《空行宁提》埋成伏藏。”莲花生大士对法王说：

“唉玛吙！伟大的国王，请听我言：

世间诸事都没有实义。

不要一次又一次在痛苦的轮回中无穷无尽地轮转，

一定要实现法身国王的永恒统治。

证悟对境的精髓——无生法界；

住于处所的精髓——林中独居；

寻找隐修的精髓——明空【双运的】法性；

歇于房屋的精髓——心性本面；

建立厨房的精髓——正知正念；

开发宝藏的精髓——（胜俗）二菩提心；

拥有财富的精髓——福慧二资；

力行福报的精髓——十种善业；

具有父性的精髓——对众生悲；

保持母性的精髓——自性空性；

持有孩童的精髓——生圆（次第）无二（双运）;

观修配偶的精髓——明、乐、无念；

观照朋友的精髓——善逝法门；

持守坛城的精髓——不变明光；

遵从教诫的精髓——自净其意；

直视见解的精髓——不变明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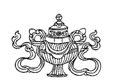
住于修持的精髓——法尔（如是的）心性；

保任行为的精髓——消除（能所）二取幻相；

证得果位的精髓——无勤任运圆满。

这样你此生来世都会很安乐，

并将速疾证得菩提果。”



遵照莲师的指示，益西措嘉把窍诀部的密续和窍诀伏藏于不丹苯塘的森格扎，把古萨里派教言（《空行宁提》）伏藏于达波当砻的扎摩札。几个世纪后，白玛萨公主的转世白玛勒哲匝（1291-1319年？）取出了埋在扎摩札的《空行宁提》伏藏。白玛勒哲匝的下一生转世龙钦饶绛，通过宣讲和著作的方式将宁提法门弘扬光大。

在桑耶主寺的二楼大殿里，莲花生大士把《龙钦宁提》法门及其心意付嘱传承授予了法王赤松德赞、康卓益西措嘉和贝若扎那。他给予了授记灌顶，说此法门将由法王赤松德赞和毗玛拉米扎的双入化身晋美林巴开启。

法王赤松德赞在六十九岁时去世，王子穆尼赞布继承了王位，但他只在位一年零七（也有说六）个月便去世了，他的弟弟王子穆赤赞布继承了王位。

木猴（864）年，在西藏待了五十五年零六个月之后，莲师没有再听从国王穆赤赞布及其臣民的请求，他与国王及一大队随从来到芒域的贡塘隘口，准备离开西藏前往他的化身刹土桑东巴瑞（铜色吉祥山）。在贡塘隘口，国王悲哀地唱道：

“赤松德赞已经去了天国，

邬金上师也要去他的刹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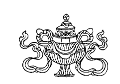
穆赤被独自留在了西藏。

父王的寿命太短了，

上师的慈爱太有限，

我的福报也太微薄。
如今正法丛林的清规已衰落，
西藏臣民的欢乐已耗尽。
当上师和父王还在时，
为什么我没有先死呢？！”

莲师安慰国王和臣民，说道：
“年轻时就要厉力修习佛法，
因为上了年纪很难掌握法义。
国王和臣民啊，生命是短暂的。
当你生起粗劣的分别念时，且观能生之心，
不加分别而自然休息。
国王和臣民啊，生起决定见至关重要……
如果缺乏悲心，那么佛法修习之根已腐败。
再三反复思维轮回痛苦的特性。
国王和臣民啊，修习正法勿拖延，
虔信的人们自己成就自己的目标。
把佛法留给他人修习实在不应理……
在死亡之前就获得修法的觉受，
否则依赖死后的（超度）仪式为时已迟……
对具信的人们，莲花生并没有离开去别处。
对于那些向我祈祷的人，我一直就在他们的门口……
如今莲花生不会留在西藏而是要去罗刹国，
犹如鸟儿从树顶上飞走。”



从虚空中五彩祥云里飞来一匹严饰俊美的天马，莲师骑上天马，升入虚空，在悦耳的音乐和赞歌中，与益西措嘉和如海天人众向西飞去。莲师及其随行越飞越远，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音乐之声也慢慢消失。最后在王臣们的头顶上方只留下西藏寂静、晴朗和空旷的蓝天。然而，不同的人在莲师离开时看到不同的景象，有些人看到他骑着狮子离开，而其他人则看到他骑着日光。

随后莲花生大士和益西措嘉降落在嚓瓦绒的神圣山洞。在传授了更多的法要和授记后，他在虹光中升上天空。与他的佛母告别，莲师在飞走前慈爱地对她说了以下话语：

"吉玛，益西措嘉，请谛听！

莲花生要去大乐洲，

我住于法身无死本性中，

这与凡夫【死亡】身心分离没有丝毫共同处……

观修上师瑜伽，这是【修行的】精髓，

在你头顶上方两尺处，莲座月轮上，虹光围绕中，

观想众生的上师莲花生……

观想清晰后，(从上师处)领受灌顶并安住其中……

持诵莲师悉地咒，此乃【诸祈祷中的】心要精华，

最后，将你的三门【与我的三密】相应，无二无别。

回向发愿祈祷证悟上师之密意。

无勤安住于大圆满之精髓，

更无他法胜于此。

莲花生的大慈没有生与灭【而一直在那里】，

【即使在离开后，】我对西藏的大悲光明观照也永远不会中断。

对于那些向我祈祷的孩子们，我一直就在他们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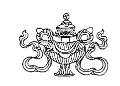
对于具有信心的人们，他们与我没有分离。”

人们相信莲花生大士如今仍在凡夫看不见的化身刹土(sPrul Ba'i Zhing)桑东巴瑞，住于任运持明(Lhun Grub Rig 'Dzin)之果位。任运持明者获得了四种持明中的第四种也是最高的果位，并可以在刹那间证得圆满正觉的佛果。这种持明的证悟和事业与佛陀相类似，其形色与受用身相类似。这种成就相当于共同乘佛教（显宗）里十地中的“第十地”和五道中的第四道“修道”。另外，第三种大手印持明和第四种任运持明的证悟者断除了所知障及其余习。因此，莲花生大士在意上是佛，但在显现上是成就者，他正以大迁转虹身的形色住于最高的持明果位中，而并没有融入法身。

只要还能饶益众多众生，莲师将继续住于其化身刹土，因为他显现为成就者并已证得无死金刚身和大迁转虹身的成就。

在莲师为数众多的西藏弟子中，上首的有藏王和二十五位臣民、在耶尔巴证得虹身的八十位成就者、楚沃神山一百零八位大修士、扎山谷扬宗地方的三十位大密咒士、雅砻山谷协扎地方的五十五位证悟者、二十五位空行母和七位瑜伽女。

莲师在西藏有许多具有高度证悟的女弟子：卓氏家族的迪



桑由于其修行的力量可以在空中飞行，玛果家族的仁钦措可以将其法衣挂在日光上，沃切家族的嘎嘉巴亲见了诸本尊，觉若家族的香秋从自己身上同时出现不相容的水与火，喀钦家族的康卓益西措嘉在她身体的不同部位显现出不同的佛，辛氏家族的拉嘎玛上天入地无有障碍，殊氏家族的喜饶帕玛忆持了广大的佛教法藏，巴氏家族的拉姆扬通过她圆满的等持力实现了人们的各种愿望，协嘎家族的多杰措站在一根竹手杖上渡过雅鲁藏布江。

莲师的五位主要佛母

西藏的益西措嘉

益西措嘉是示现人身的金刚亥母，也是度母和布达洛遮那佛母[21]的化身。在诸多神奇的征相中，她出生于扎达地方的喀钦种姓。她的父亲是卫藏重镇喀钦的国王南卡益西，母亲是格哇茶。在她出生时，屋子旁边突然出现一个湖，它被称为措嘉拉措——措嘉的魂湖。如今在那里还有一个池塘，是此湖的遗迹所在。小时候她就在家旁边的岩石上留下足印，至今仍可见到。

起初她成为藏王赤松德赞的王妃之一，后来藏王把她作为

[21] 布达洛遮那佛母：佛眼佛母，五方佛里东方金刚萨埵不动佛的佛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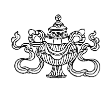
领受灌顶的曼扎供养献给了莲花生大士，于是他便成为莲师的佛母。当她从莲师处领受灌顶时，她的花瓣落在金刚橛坛城上。通过修持金刚橛仪轨，她亲见了本尊金刚橛并获得了成就。

益西措嘉让很多在战争中死亡的人起死回生。在尼泊尔她让一个死去的男孩子复活，受到了感激并获赠了黄金，随后她用这些黄金赎出了阿阇黎萨勒——根据授记他是她修习密行的所依。

他得到了莲师在西藏传授的几乎所有法门，经过修习她证得了最高成就。她与莲师一起以神通游遍了整个西藏，在几百个地方进行禅修，并加持它们成为修行圣地。由于她证得了不忘总持之悉地，凭借记忆力她汇集了莲师在西藏所传的不可思议广大无边的法门。根据莲师的指令，她在许多地方将诸多法要埋成伏藏，以利益未来的修行者。特别是在直贡山谷卓都地方的底卓，她得到了大圆满极密法门《空行宁提》，后来将其埋成伏藏。

在莲花生大士离开西藏后，益西措嘉继续在西藏待了许多年，在不同的地方重埋了伏藏。最后，在尚匝布砻她与嘎拉悉地和扎西齐准一起不舍肉身从空中飞往莲师的化身刹土桑东巴瑞。

在莲师弟子的心目中，益西措嘉是对他们以及西藏人民的具有无比恩德和慈爱的母亲。



萨河尔的曼达饶哇公主

曼达饶哇是达维师瓦日佛母[22]的化身，在诸神奇征相中她诞生于萨河尔国的饶那普日宫。大多数学者认为萨河尔就是如今北印度喜马偕尔邦的曼底地区。她父亲是国王圣典持，母亲是郝吉。

她的名声和美貌吸引了很多国王，他们纷纷派遣代表大臣前来求亲，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她被这些事折腾地闷闷不乐。她对世俗生活具有强烈的厌离心，结果以无人可挡之势舍家弃俗、出家为尼。

莲花生大士以神通预知他与曼达饶哇见面的时机到了。他前往曼达饶哇以及五百侍女居住修行的尼院,并给她们传了法。有人借机向国王进谗言，国王下令把莲师投入一大堆木柴中烧死，把曼达饶哇投入布满荆棘的坑里。莲师以其具证妙力把大火变成湖泊，人们发现莲师端坐在湖中央的莲花上。人们相信此湖就是曼底地区的热瓦萨湖，至今仍是著名的朝圣地点。随后，国王及众大臣怀着强烈的忏悔与刚生起的信心，请求莲师宽恕他们的恶行，并把整个王国与曼达饶哇公主供养给他。

---

[22]达维师瓦日佛母：金刚界自在母，五方佛里中央毗卢遮那佛的佛母。

在萨河尔国，莲师传授了密宗法要，包括国王、公主、众大臣等在内的许多人都证得了持明果位。曼达饶哇成为了莲师的佛母。他们俩独自去了尼泊尔的魔罗底嘎山洞（人们认为是如今萨迦玛塔的海莱西山洞）观修无量寿佛。他们亲见了本尊无量寿佛，并证得了寿自在持明之悉地。

曼达饶哇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在印度的利他事业。莲师后来去了西藏，曼达饶哇以神通曾两次访问西藏，如今她住于金刚光蕴身。

尼泊尔的释迦德维公主

释迦德维是玛玛格佛母[23]的化身。他的父亲是尼泊尔国王善持，她母亲在分娩时去世，她与母亲的尸体一起被抛弃在尸林里。不可思议地，她在群猴的照料下长大，并具足空行母的所有吉祥体征。

后来她遇到莲花生大士并从其处得到法要。她成为莲师修行的所依，他们一起在洋列秀（如今加德满都山谷的帕坪）修持了真实意（吉祥嘿汝嘎）九本尊。莲师获得了大手印持明之成就，而释迦德维获得了玛玛吉佛母之成就。在她此生的最后她证得了金刚光蕴身。

[23] 玛玛格佛母：五方佛里南方宝生佛的佛母。



以释迦德维佛母为所依，莲花生大士显现了许多身相来成满信众的所愿，总共有二十个不同的名号，分别表示他所显现的不同神变妙力。正是她首先鼓励莲师把法要埋成伏藏，因此我等追随莲师的弟子，对她特别感激。

印度的嘎拉悉地

嘎拉悉地是班达饶哇斯尼佛母[24]的化身，她诞生于印度阿图千省一个织布工家庭，具足空行母的所有征相。她母亲在分娩时去世，她与母亲的尸体一起被抛弃在尸林里。曼达饶哇公主把自己变成老虎在树林中修法，发现了这个被遗弃的小婴儿，并将她抚养长大。

嘎拉悉地长大成人后，莲师知道她能够成为自己的弟子。莲师化身为潘得拉（Phan bDe’i Lha）上师，给她传了灌顶和法要。随后在扎瓦钦树林，他们一起修持方便道。

后来嘎拉悉地加持阿图千省一位农夫之子，使其成为吽嘎饶大师——印度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密宗大师之一。在命终时她证得了乐空双运身，并不舍肉身前往桑东巴瑞。

---

[24]班达饶哇斯尼佛母：白衣佛母，五方佛里西方阿弥陀佛的佛母。

门域的扎西齐准

扎西齐准是三昧耶多罗佛母[25]的化身，她诞生于门域的嚓沃克。门域位于西藏以南的喜马拉雅山区，与印度接壤，包括锡金和不丹。她从小就对佛法生起信心。后来在梦中得到一位空行母的授记鼓励，她来到西藏南部的洛扎，在那里她遇到了益西措嘉并从其处得到灌顶和法要。后来她遇到莲花生大士，莲师给她传了诸甚深法门的精髓。通过修持她获得了密宗悉地，并成为莲师的事业佛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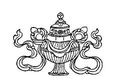
在不丹的巴卓达仓，莲师与她一起修持金刚橛仪轨。当莲师化现为多杰卓洛时，她将自己变成老虎给莲师当坐骑。他们一起把西藏的大力非人鬼神用誓言约束制服。她还协助莲师埋了很多伏藏。除了益西措嘉以外，扎西齐准是对西藏恩德最大的空行母。后来她不舍肉身前往桑东巴瑞刹土。

莲师在西藏的上首弟子

莲师在西藏的二十五位上首弟子被称为“王臣二十五尊”，传统上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指藏王与二十四位臣民，包括玉扎宁波或喀钦·华吉旺秋二者之一；另一种是藏王与二十五位

---

[25] 三昧耶多罗佛母：誓言度母，五方佛里北方不空成就佛的佛母。



臣民，同时包括玉扎宁波和喀钦·华吉旺秋。这里遵循第二种方法。

法王赤松德赞

法王赤松德赞（790-858年）是西藏秋嘉王朝第三十七代藏王。秋嘉王朝的第一代藏王是涅赤赞普，人们相信涅赤是一位印度王子，他于公元前127年成为首位藏王。法王赤松德赞是藏王美·阿克宗钦与唐皇李隆基之女金城公主的儿子。十三岁时他登基成为第三十七代藏王。他是具有智慧和威力的国王，他统治的疆域远远超出了西藏之前的边界。

他从印度邀请著名的大乘佛教智者寂护来西藏树立佛陀圣教法幢并修建桑耶寺。但是非人鬼神和反佛大臣们极力阻挠、制造障碍，使得他们的计划无法实施。寂护随后作了授记，法王据此预言邀请当时印度最伟大的佛教密宗大师莲花生大士来西藏。莲师来到西藏，以其具证妙力降服了人与非人的种种障碍，并以誓言束缚令藏地的鬼神护持正法。

从那时起，莲花生大士在西藏被尊称为咕如仁波切——大宝上师。此后，伟大的桑耶寺在五年内圆满完工。包括莲花生大士、寂护、毗玛拉米扎在内的一百零八位印度智者，以及包括贝若扎那、嘎哇·华泽、觉若·鲁伊嘉参和尚·益西德在内的诸多藏地智者译师，将为数众多的小乘、大乘和金刚乘佛教经函从印度文字（主要是梵文）翻译成藏文。很多地方建了了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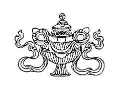
用以修学显密佛法。

在桑耶青普，莲师给其上首弟子——藏王和二十五位臣民传了玛哈瑜伽部八大法行（sGrub Pa Ch’en po bKa’ brGyad）灌顶。通过修习不同的本尊仪轨，他们都得到了不同的悉地。在灌顶期间，藏王的花瓣落在了八大法行中的车阙德协度巴（吉祥善逝总集）本尊坛城上。受灌弟子在一组坛城上洒花瓣，视其落在哪个坛城上，由此来决定该弟子适合修何本尊。通过修持车阙（即玛火达饶嘿汝嘎或金刚大嘿汝嘎）仪轨，藏王获得了不动等持的悉地。

他的著作包括有《般若正量教诫论》和《十万大疏》。他以武力从中印度摩竭陀国迎请了许多佛陀舍利，并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塔来供养舍利。

法王赤松德赞于五十五岁（一说五十九岁）时去世。去世以后，为了护持弘扬佛法利益未来的修行者，他曾转世为许多伟大的智者、圣哲和掘藏师，其中包括桑吉喇嘛（1000-1080年？）、酿·尼玛沃色（1124-1192年）、咕噜秋旺（1212-1270年）、邬金林巴（1329-1360/7年）、白玛旺嘉（1487-1542年）、扎西托嘉（1550-1602年）和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年）。晋美林巴（1730-1798年）和钦哲旺波（1820-1892年）是法王赤松德赞和毗玛拉米扎的双入化身。

法王赤松德赞育有三子二女，他们都成为莲师的大弟子和



佛法传承中的重要人物。然而，历史上对他的儿子的数量、名字和长幼顺序有不同的说法。有些学者认为他有三个儿子，长子为穆尼赞布，次子为穆茹赞布，而幼子为穆提（或穆赤）赞布。

法王赤松德赞二十一岁时，王妃蔡邦萨生下了王子穆尼赞布。穆尼从莲师处得到灌顶和法要并加以修习。四十七时穆尼成为第三十八代藏王，但他在位不到两年便去世了。除了建造了许多佛教机构之外，他特别以其均贫富的理念著称，在他短暂的统治中他作了三次这样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伟大的佛教学者罗睺罗·桑克日达亚那（1893-1963年）甚至将他写的一本书献给了王子穆尼赞布，称赞他是世界上首位社会主义者、一个社会主义国王。穆尼赞布的转世包括：珠古桑波扎巴（十四世纪）、直贡·仁钦彭措（1509-1557年）和雍格·门觉多杰（1628-？）。

法王赤松德赞二十二岁时，王妃蔡邦萨生下王子穆茹赞布，别名拉色达增·益西热巴嚓。他从莲师和其他上师处得到灌顶和法要。他成为精通密续的大智者，并通过修持金刚橛仪轨成为大成就者。莲师还把《上师意集》法类付嘱给他。他失手杀死一个大臣之子，于是被放逐至北方藏汉交界处担任了九年军队统率。后来他住在贡波。在他指挥下，西藏军队击败了唐朝军队和突厥军队。在命终时他融入于虹光身。穆茹赞布的转世有：发掘出《上师意集》的桑吉林巴（1340-1396年）、希波林巴（1464-1523年）、白玛诺布（1679-1757年）、多智钦·晋美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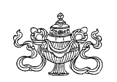
列沃色（1745-1821年）和秋举·德钦林巴（1829-1870年）。

公主努晋萨勒是王妃蔡邦萨之女，我没能找到有关她生平的任何资料。

公主白玛萨是王妃仲萨香秋所生，然而她八岁就夭折了。莲师在她尸体的胸口写了一个红色的 “嗯日（二合）NRI”种子字，并以自己的具证妙力将其神识召回她的身体。当公主复活并能开口说话时，莲师授予她《空行宁提》灌顶并赐予密名白玛勒哲匝。他把藏有《空行宁提》法门的箧子置于她的头顶并说了以下发愿文：“愿汝于未来开启这个法门，并愿此法利益许多众生。” 随后莲师把这些事件记录下来，并让康卓益西措嘉为了饶益将来的弟子们把《空行宁提》伏藏起来。这些经函被伏藏于两个不同的地点，广大教言被伏藏于下苯塘狮子状岩石中，而古萨里派的宁提密续甚深精要教言则被伏藏于达波山谷的当砻扎摩札。然后，这些伏藏被托付给宝藏之主空行母以及匝护法神和玛摩护法神，莲师指示他们将来把这些法门交给合适的掘藏师。

公主白玛萨的转世包括：在当砻扎摩札发掘出《空行宁提》法门的白玛勒哲匝（1291-1319年？）、以讲和著弘扬宁提法门的龙钦饶绛（1308-1363年）、白玛林巴（1450-1521年）和拉尊·南卡晋美（1597-？）。

法王赤松德赞五十九岁时，王妃仲萨香秋生下王子穆提（穆



赤）赞布，别名色那勒晶昀。他成为第三十九代藏王。他从莲师处得到灌顶和传承，并证得很高成就。他生了五个儿子：臧玛、甲色拉杰（亦名秋珠嘉波）、伦珠、赤·热巴巾（第四十代藏王）和朗达玛（第四十一也是最后一位秋嘉王朝的藏王）。如前所述，当莲师离开西藏时，穆赤正担任藏王。

穆赤赞布的转世有：咕噜觉泽、噶玛恰美（1613-1678年）、协庆饶绛·丹贝嘉参（1650-1704年）和阿傍掘藏师（？-1945年）。

莲师在西藏的二十五位臣民弟子

1.努钦·桑吉益西生于扎山谷的努种姓。从七岁起他随学于欧真·华吉雄努并成为密宗大师。当他从莲师处领受八大法行灌顶时，他的花瓣落在忿怒文殊雅门达嘎坛城上，这是诸佛之身的坛城。修持（仪轨）二十一天后，他在净相中亲见了本尊。他以神通力摧毁了扎山谷的三十七座村庄，并以神变之火烧毁了他们的军队。在扎扬宗的山洞里，他用他的木质普巴橛（法器）刺穿岩石就仿佛插在烂泥里一般。当我1956年访问该地时，这个普巴橛还在岩石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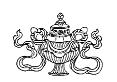
努钦曾七次参访印度、尼泊尔和（中亚的）珠厦，并从熙日森哈、毗玛拉米扎、寂藏、达那师拉、伐苏达饶和杰尊吉处得到了法要。在西藏，他从涅·嘉那古玛饶、索波·华吉益西和

尚·嘉威云丹处领受了诸多法要。玛哈瑜伽、阿努瑜伽和阿底瑜伽心部的密续传承融汇于他一身。

当邪恶的国王朗达玛开始在西藏毁灭佛法时，他召唤了努钦及其弟子众，并问努钦："你有什么威力？"努钦说道："请看我仅仅持诵一个咒语的威力。"说着持期克印把手举过头顶。国王在努钦的头上看到九个大如牦牛的蝎子。国王吓得胆战心惊，说道："努钦，我不会伤害珍贵的密咒士。"努钦说："请再看看这个。"他手持期克印指向一块岩石，一个霹雳从天而降把石块击碎。国王吓得魂飞魄散，说："我不会伤害您和您的弟子。"并释放了他们。源于努钦的恩德，国王朗达玛没有摧毁密宗法门以及头蓄长发、身穿白衣的密咒士。

努钦是密宗"三传师承"（Babs Sa）中的第二位（中传师承），三传师承是指西藏宁玛巴的玛哈瑜伽、阿努瑜伽和阿底瑜伽"经、幻、心"法门的传承和弘扬者，其中第一位（初传师承）是莲师的上首弟子之一、涅·嘉那古玛饶，来自宿种姓的三位大师（三宿尔）——宿钦·释迦炯乃、宿钦的侄子宿琼·喜饶扎巴以及宿琼的儿子宿·释迦森格，合在一起被称为第三位（后传师承）。

努钦有包括库龙·云丹嘉措在内的众多弟子，他还撰写了很多重要的论著。他高寿至130岁，虽然有其他版本说他世寿为113岁或115岁。他在国王朗达玛的孙子阿达贝考赞时代仍在世，并且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亲笔写道："来自努姓小僧我桑吉，



已经活到一百三十岁。”

努钦的转世包括：杜嘉兴仲、直美贡噶（十四世纪后期）、嚓松林巴（十五世纪早期）和桑达·成列伦珠（1611-1662年）。

2.嘉哇却扬诞生于彭域的嗯兰种姓。他是堪布寂护剃度出家成为比丘的预试七人之一。他以持戒精严著称。当他从莲师处领受八大法行灌顶时，他的花瓣落在了马头明王的坛城上。马头明王是诸佛之语的总集化现。他在文嚓修持马头明王仪轨，并将自己转变为马头明王本尊，听到自己头顶上马头的嘶叫声。他还证得了寿命自在悉地。据说当朗达玛的孙子阿达贝考赞生病时，嘉哇却扬修了嘉波泽多（灵器仪轨），于是阿达康复了。

嘉哇却扬的转世包括：咕噜泽丹（十三世纪）、嘉敦·白玛旺秋（十三世纪）和特钦林巴（1700-1775/6年）。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巴西(1206-1283年)承认自己是这位成就者的化身。

3.南卡宁波诞生于洛扎的努种姓。他亦由堪布寂护剃度出家。当他从莲师处领受八大法行灌顶时，他的花瓣落在真实意（吉祥嘿汝嘎）坛城上。这个本尊是诸佛意之总集化现。由于修持这个仪轨的成就，他骑着日光四处走动。他学习了梵文并前往印度，在那里从大成就者吽嘎饶等上师处领受了法要。当他回到西藏后，亲苯的大臣们恶意诽谤他，他被放逐至西藏南部的洛扎喀曲。当他住在他家乡附近的一个名叫扎玛的山洞里时，他的贫农兄弟来向他讨一些种子回去播种。他对他兄弟说：“你

是个农夫，如果你都没有种子，那我这个住在山洞里的瑜伽士怎么可能有呢？”然后他给他兄弟一些鹅卵石，并说道：“如果什么都没得种，那在大伙面前也丢人了点，你就把这些小圆石扔到田里，并装作播种的样子吧。”他兄弟照他说的做了，第二年夏天，他获得了整个山谷最好的收成。

有一次，当南卡宁波从空中飞过时，他的念珠掉进了山谷。当他飞下去捡起念珠时，他的五根手指留下了很大的印痕，其中充满鲜花，后来空行母在那里修建了五座佛塔。有一次，他给了信众一些鹅卵石，但只有一人保留了他的鹅卵石，其他人随手就都扔了。后来，这些鹅卵石变成了瑰丽的绿松石。

他主要在洛扎喀曲修持，在净相中亲见了本尊。他不舍肉身去了空行刹土（mKha’s Pyod）。

南卡宁波的转世包括：香秋林巴（十四世纪）、扎底阿羌（十八世纪）和仁增才旺诺布（1698-1755年）。

4.嘉那古玛饶诞生于西藏南部雅砻阙的涅种姓。在他的喉颈处有十字金刚杵相状的痣。他的名号还有嘉威罗珠。他由堪布寂护剃度出家。他成为大智者，并翻译了许多契经和密续。他从莲师、毗玛拉米扎、贝若扎那和玉扎宁波处得到了诸多法门，并成为西藏首位玛哈瑜伽、阿努瑜伽和阿底瑜伽心部法门的大源泉者。当他从莲师处领受八大法行灌顶时，与法王赤松德赞



一样，他的花瓣落在了车阙坛城上。他修持了《Dutsi Chechok 甘露大吉祥》仪轨（并得到成就），结果在雅砻协扎他用手指戳穿岩石并从干燥的岩石中引出泉水来。

他曾面临许多危险，包括三次生命危险。他修持了金刚橛仪轨，并以悉地的力量遣除了所有的违缘障碍。他可以把自己转变为不同的身形。他把许多佛教经函译成藏文。

嘉那古玛饶弟子众多，其中上首弟子有八位，包括索波·华吉益西和欧真·华吉雄努。他的转世包括：饶摩协门（十二世纪）、尼沃色（十三世纪）、齐珠·罗珠嘉参和噶陀·久美才旺秋珠（十五世纪）。

5.康卓·益西措嘉的简要生平在前文莲师的五位佛母章节中已有叙述。她为数众多的转世化身包括：觉摩曼姆、白玛措吉（1248-1283年？）、康卓玛·贡嘎苯（十四世纪）和仁增成列南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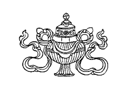
6.华吉益西诞生于雅卓的卓弥种姓。他成为精通很多密续的译师，尤其是关于玛摩玛达饶布东诸本尊的续部。在领受八大法行灌顶时，他的花瓣落在玛摩布东的无上嘿汝嘎坛城上，他成为这个坛城的成就者。他降服了很多世间鬼神，特别是其中的玛摩，用誓言系缚使其成为仆人。华吉益西的转世包括饶夏觉巴和喀饶德钦林巴。

7.华吉森格诞生于朗种姓。他去过印度和邬迪亚那，并成为译师。在领受八大行法灌顶时，他的花瓣落在了吉丹秋多（供赞世间神）坛城上。他获得了极大的密宗威力，能够自在控制世间鬼神。在不丹的巴卓达仓他进行仪轨修持时，他亲见了吉丹秋多坛城的忿怒佛尊扎巴衮度。他获得了共同与不共悉地。华吉森格的转世包括：饶敦·朵登多杰和佐钦·白玛仁增（1625-1697年）。

8.贝若扎那是西藏历史上最杰出的佛教大译师。他把许多契经和密续带入西藏并加以翻译，特别是三部大圆满法门中的两部——心部和界部。

他诞生于后藏尼摩切喀，父亲是巴果种姓的多杰嘉波。他小时候就显现了许多神变，例如在空中飞行、在岩石上留下身体印痕以及预知未来事件。他异常聪颖。

根据莲花生大士的授记建议，法王赤松德赞将他带到桑耶并把他培养成译师。他从堪布寂护处受戒出家，成为西藏预试七人之一，堪布给他起法名叫遍照护（贝若扎那饶希达）。在八大法行灌顶时，他的花瓣落在了摩巴扎阿坛城上。应法王赤松德赞的敕令，贝若扎那和后藏的比丘勒珠作为首批使团中的两员，前往印度寻求佛教法要。在途中他们遭遇了五十七次几乎致命的困难，但他们克服了这些障碍来到印度。在达那郭夏的岑登斯切林，他们秘密拜见了熙日森哈。一天晚上在极其保密



的情况下，他们得到了大圆满心部法门。贝若扎那用白奶牛的乳汁在白布上写下心部十八续，以免有人看到这些经函。当他想阅读这些经函时，他把白布放到烟上烤一下，经函就可以阅读了。比丘勒珠对自己的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于是便起程回西藏，但在返藏途中被路上的哨兵杀死了。

贝若扎那请求熙日森哈传授更多的法要，他得到了心部所有六十续的法要和窍诀。他还获得了界部三大类法门的教诫。在净相中贝若扎那亲见嘎饶多杰，从他那里领受了六百四十万偈大圆满法门，并得到了蒋华西宁幻化智慧身的加持。

贝若扎那以快步神通回到西藏。白天他给法王赤松德赞传讲共同乘法门，晚上传大圆满。他翻译了许多经函，其中包括心部十八续的前五续，这被合称为《心部前五续》。

那时有些印度人出于嫉妒便派信使散布谣言，诽谤贝若扎那从印度带回的法门不是佛法。由于王妃蔡邦萨以及某些邪恶大臣错误的发愿和影响，法王赤松德赞被迫遗憾地把贝若扎那流放到嘉摩嚓瓦绒（亦名嘉绒）——西藏东部与汉地交界的地方。流放中的贝若扎那把嘉绒国王、大臣和民众转变为佛弟子。王子玉扎宁波——后藏比丘勒珠的转世，成为他的上首弟子、著名的智者与传承持有者。玉扎宁波来到桑耶并见到毗玛拉米扎。在毗玛拉米扎的请求下，法王邀请贝若扎那重返西藏。在回西藏的途中，贝若扎那遇到一位名叫麦彭贡波的八十五岁老人，并给他传了大圆满法要。由于年事已高麦彭贡波无法按照

禅修姿势端坐，因此他只能借助于禅修带和支撑杆而坐直不动。这位老人后来证得了虹身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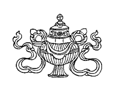
除了玉扎宁波和麦彭贡波，贝若扎那的上首弟子还有涅·嘉那古玛饶和黎域地区的喜饶卓玛。后来喜饶卓玛邀请上师贝若扎那到黎域，贝若扎那又从黎域去了尼泊尔的巴兴森林，并于那里消融于虹光身之中。

贝若扎那是藏传佛教历史上卓越超群的译师。他翻译了许多契经和密续经函，他在译经方面的造诣和技巧远远地超胜于藏传佛教史上所有其他译师。俄·洛登喜饶（1059-1109 年），新译时期最伟大的译师之一，赞叹道：

“贝若扎那像那广阔的晴空，
嘎哇·华泽和觉若·鲁伊嘉参就像日与月，
仁钦桑波[26]就如启明星，
而我等则仅仅是萤火虫而已。”

贝若扎那为数众多的转世包括：扎巴俄嗯协钦（1012-1090年？）、多杰林巴（1346-1405年）、衮炯林巴（1396-1477年？）、秋登·多阿林巴（十五世纪）、准波·喜饶沃色（1518-1572年）、敏林大掘藏师（1646-1714年）、绒敦·德钦林巴（1663-？）、甲色·贤彭塔耶（1800-？）和康楚·云丹嘉措（1813-1899年）。

[26]仁钦桑波（958-1051 年）：新译时期最伟大的译师。



9.玉扎宁波是西藏东部嘉摩嚓瓦绒（亦名嘉绒）国的王子。当贝若扎那被流放到嘉摩嚓瓦绒时，他从贝若扎那处领受法要并成为大智者和译师。玉扎来到卫藏并从莲师那里得到法要，他翻译了心部十八续中的后十三续等经函。由于他的成就，他可以示现为诸如黄金金刚杵等其他身形。他以其非凡的大圆满证悟著称。他成为西藏精通大圆满心部和界部法门的最伟大的上师之一。

玉扎宁波的转世包括：敏林大译师·达摩师利（法吉祥，1654-1717年）、掘藏师多杰托美和敏林堪钦·邬金丹增（十五世纪）。

10.多杰敦炯诞生于仓绒地方的那南种姓。年轻时他成为法王赤松德赞的大臣，作为法王的使者他前往尼泊尔迎请莲师入藏。他成为莲师的弟子，并通过修持金刚橛仪轨获得了成就。因为他证得了风心自在，他可以像风一样迅速地穿过虚空，并在桑耶附近毫无阻碍地穿过一座山。多杰敦炯的转世包括：巴波阿吽（十三世纪）、仁增果登（1337-1408年）和仁增勒登杰（十五世纪）。

11.益西扬是位比丘，也是誊写伏藏经函的八位主要书法家之一。他从莲师处得到法要，并能到诸佛刹土去领受法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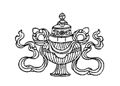
12.索波拉华是位铁匠。涅·嘉那古玛饶发现他具有适合成为金刚橛仪轨成就者的征相并收其为弟子。涅氏和莲师都给拉华传了灌顶和法要。通过修持金刚橛仪轨他获得了密宗威力，仅用一个手印就能逮住危险的猛兽，并以其神通力三次降服了上师涅氏的怨敌。

13.那南益西据说与尚·益西德是同一人。他是在译经的造诣和技巧上仅次于贝若扎那的三译师之一，三译师中其他两位是嘎哇·华泽和觉若·鲁伊嘉参。通过修持金刚橛仪轨他获得了密宗威力，并成为金刚橛法门的伟大上师之一。由于他的成就，他可以像鸟一样翱翔。

14.华吉旺秋来自喀钦种姓，他是益西措嘉的兄弟。他是在家密咒士，陪伴莲师游历西藏各地。通过修持金刚橛他获得了密宗威力，仅仅用普巴橛指向他们便能降服佛法怨敌。

15.丹玛泽芒生于康区的丹山谷。他是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他誊写了很多伏藏经函并成为大译师。他从莲师处得到诸多密宗法要，并拥有不忘总持记忆力。

16.嘎哇·华泽生于彭波山谷的嘎哇地方。他是西藏最伟大的三译师之一，他的行谊受到了莲师的赞叹。他是西藏预试七人之一。通过修持他获得了了知他心的能力。他翻译了许多契经和密续，并且是著名的书法家之一，还撰写了很多著作。他的转



世包括发掘出西藏医药四函《四部医典》伏藏的扎哇俄嗯协（1012-1090年？）。这些经函至今仍是西藏医药的主要源泉。也有人说扎哇俄嗯协是贝若扎那和殊普·华吉森格的双入化身。

17.殊普·华吉森格与法王赤松德赞来自同一种姓。年轻时他是法王的内臣，并且他也是前往尼泊尔迎请莲师的使者之一。他翻译了很多关于玛摩、雅门达嘎和金刚橛的经函，他是当时西藏最杰出的八位智士之一。通过修持玛摩和金刚橛仪轨，他获得了密宗威力。他以其密宗威力可以使阿秀江水上下断开、青普河水逆流而上，以及用普巴橛指向岩石使其碎裂。在桑耶寺开光加持时，他用管道分发纯净的酥油，作为其繁荣和奉献的征相。他的转世包括南秋·门觉多杰（1645-1667年）。

18.椎·嘉威罗珠年轻时是法王的宫廷内眷，后来他剃度出家并成为莲师的上首弟子和译师。他前往印度并从吽嘎饶上师处得到真实意法门。以其密宗威力他解脱了自己已经堕落在恶道的母亲，还曾把一具尸体变成黄金。他获得了长寿悉地，在荣素·秋桑（班智达法贤，十一世纪）时期他仍在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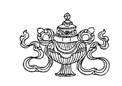
19.切琼洛扎来自卓弥种姓。很年轻时他就成为译师，因此得到这个名号，意为“童子译师”。他从莲师处得到法要并成为在家密咒士。通过成就密宗威力，他可以用手印召唤天上的飞鸟。他的转世包括：大掘藏师敦都多杰（1615-1672年）、协庆饶绛·丹贝嘉参（1650-1704年）、阔董·努登多杰（18-19世纪）、

敦珠林巴(1835-1904年)和怙主敦珠仁波切(1904-1987年)。

20.真巴南卡是苯教大师，他也被称为吉尔苯千波。他被苯教弟子尊崇为苯教开宗祖师真巴南卡的转世化身。他成为莲师的弟子和佛教译师。通过其密宗威力，他可以仅用一个手印就召来藏北高原上的野牦牛。他的转世包括苯波扎嚓（十一世纪）和仁增伦珠（1611-1662年），后者是努钦和真巴南卡的双入化身。

21.欧真华吉旺秋诞生于欧宇达。他是在家密咒士，并成为莲师的心子和精通密续的大智者。通过修持忿怒莲师仪轨他获得了密宗威力。凭借其神通力，他可以像鱼一样渡过大江大河，尽管他并不会游泳。

22.玛·仁钦却诞生于彭波山谷，是当时西藏最聪慧的九人之一。他是堪布寂护剃度出家的预试七人之一。他遵奉龙树的中观哲理，并且是精通《幻化网秘密藏续》的智者。在著名的桑耶辩论中，他在堪布寂护传承的追随者中仅次于莲花戒，他们击败了对手汉地的和尚摩诃衍大师。他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函，并从莲师处得到许多法要，通过修持得到成就。他把岩石切成碎片，仿佛在切面团似的，并用其作为食物享用，以此显现其密宗威力。他去过康藏，在那里措茹仁钦雄努成为他的诸多弟子之一。



23.拉龙·华吉多杰诞生于贡摩切。年轻时他被派驻汉藏边境，在那里他击败了大批唐朝军队。他与两位兄弟一起由毗玛拉米扎剃度出家。他从莲师处领受菩萨戒和密宗灌顶。由于其修行成就，他可以毫无障碍地穿越群山。当藏王朗达玛摧毁灭佛教场所并处决佛教徒时，拉龙·华吉多杰用箭射杀了藏王，然后逃往康藏。在命终时他的色身消融于虹光身之中。他的转世包括白玉·白玛诺布（1679-1757年）和仁增·尼玛扎巴（1647-1710年）。

24.朗卓·贡却炯乃诞生于后藏的昌达那，并成为法王赤松德赞的内臣。他后来成为比丘和译师，并从莲师处得到密宗法要。通过修持他成为密宗大成就者，他可以像射箭一样随心所欲地放射霹雳闪电。他的转世包括热那林巴（1403-1471/8年）、仁增·龙萨宁波（1625-1692年）和佐钦·白玛仁增（1625-1697年）。

25.拉松·嘉哇香秋是西藏首批成为比丘的预试七人之一，也是当时西藏最聪颖的九人之一。他从莲师处得到灌顶和法要，多次参访印度，并翻译了许多经函。由于其修行成就，他可以在虚空中结跏趺坐。他的转世包括仁增·根桑喜饶（1636-1699年）。



衮钦•龙钦饶绛

（1308-1363 年）

藏历第五绕迥土猴（1308）年二月初十，衮钦·龙钦饶绛[27]诞生于卫藏南部扎山谷东仲地方，父亲是若种姓的密宗瑜伽士丹巴松，母亲是仲种姓的索南坚。他母亲怀孕时梦见一头狮子的额头上现出太阳照亮了整个世界。尊者出生时，南珠·热玛德护法女神现黑女人身相，把婴儿抱在怀里说“我会保护他”，接着把婴儿交还给他母亲便消失了。

龙钦饶绛是法王赤松德赞的女儿白玛萨公主的转世化身

---

[27]遍知龙钦巴尊者的八大名号是：阿格旺波（语自在）、龙钦饶绛（境界广大）、衮钦千波（大遍知）、那措让珠（种种自解脱）、白玛勒遮（具缘莲花），革扬罗德（开心大乐）、攀巴桑波（善妙幡）、智美沃瑟（无垢光）。

（珠古）, 当年莲花生大士曾给白玛萨付嘱了《空行宁提》的传承。在她一系列转世化身中，紧挨在龙钦饶绛之前的一世是重新发掘了《空行宁提》伏藏法门的白玛勒哲匝。

龙钦饶绛从小就具有信心、悲心和智慧等菩萨的殊圣功德。五岁时他轻而易举地学会了读写。七岁时，他父亲给他传了《寂怒咕噜》和《八大法行善逝总集》的灌顶、窍诀和修法，还传授了他医方明和历算学。

十二岁时，龙钦饶绛在桑耶寺的堪布桑珠仁钦处出家受沙弥戒，法名慈诚罗珠。他学习精通了规范出家人道德行为的律藏《毗奈耶》, 十四岁起就能宣说戒律。

十六岁时，在扎西仁钦等上师处，他学习了很多属于新译密宗传承的续部，例如两种传承的《道果（Lam 'Bras）》、两种传承的《六法（Ch'os Drug）》、《时轮金刚》、《能断法（施身法）》、三种《息苦法（希结 Zhi Byed）》等等。

十九岁时，他前往著名的桑普乃塘寺，学习了六年因明、佛教经论哲理和禅修。从洛本灿贡巴和秋巴嘉参两位上师处，他学习了《弥勒五论》、陈那和法称论师的因明著作以及许多中观和般若的经论。另外，在邦译师罗珠丹巴处，他学习了梵文、诗学、声律、戏剧以及许多佛经和般若典籍。之后从雄努东珠上师处，他得到了阿努瑜伽部的《经》、玛哈瑜伽部的《幻》以及阿底瑜伽部的《心》等重要宁玛密续的灌顶和窍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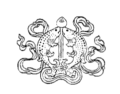
从大约二十位上师处，包括雄努嘉波、雄努多杰、萨迦派的喇嘛丹巴·索南嘉参（1312-1375 年）和噶举派的噶玛巴·让炯多杰（1284-1339 年），他修学了诸多法要并领受了经部和续部传承。

在学习的同时他还一直进行闭关实修，并亲见了文殊菩萨、妙音天女、不动佛、金刚亥母和度母，证得诸多精神成就。通过学习和禅修使他打开了自己语轮宝藏的大门。那些认识他的人称其为龙钦饶绛（境界广大）大师和桑耶隆芒瓦（无边众教）大师。

二十七岁时，根据度母（现女身相的佛）的授记，他前往拜见《毗玛宁提》的法主仁增·格玛燃匝（1266-1343 年）上师。那时格玛燃匝上师与大约七十位弟子住在雅多嘉山谷高处临时搭建的静修法营。上师非常高兴地接待了龙钦饶绛，并授记龙钦巴将成为《毗玛宁提》法门的传承持有者。

他依止格玛燃匝修学了两年，得到了大圆满心部、界部和窍诀部所有三大法类的窍诀。而他修学的主要重点则是在窍诀部的外、内、密和极密等四类法门的经函上，这些经函是《十七续》以及由四函和一百一十九篇详细窍诀论著构成的分支或窍诀教言。

仁增·格玛燃匝将自己所持有的全部宁提法门都授予了龙



钦饶绛，并宣布他是自己传承的继任者。在依止仁增·格玛燃匝修学时，龙钦饶绛生活得异常清贫艰苦。为了防止对物质条件的贪执，仁增·格玛燃匝的对治修法是经常从一处迁至另一处，而不是在某处定居并对其生起贪心。在九个月内他及其弟子们九次搬迁法营，给龙钦饶绛与其他所有人带来极大艰辛。每当他将自己简朴的生活在一个可以遮雨避寒之临时处所（通常是个山洞）安顿下来时，搬迁的时候又到了。他几乎没有什么食物，只有一条既当床垫又当毯子的破袋子用来抵御严冬的酷寒。就是在这样极度艰苦的环境下，龙钦饶绛得到了最稀有珍贵的大圆满三大类的密续和窍诀法门。最后，上师授权他为宁提传承的法主。

随后的七年（一说六年）中他在闭关禅修中度过，主要是在青普。除了禅修大圆满法门以外，他还修习了多种本尊仪轨，在净相中亲见了寂静和忿怒的莲花生大士、金刚萨埵以及诸多寂怒本尊。

三十二岁还在闭关时，龙钦饶绛在冈日托嘎附近的尼普雄色，首次给弟子们传了《毗玛宁提》的灌顶和窍诀。在一段时间内周围充满了净光、奇妙的声响和神奇的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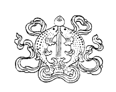
不久，他的瑜伽士弟子沃色果察找到了《空行宁提》的经函并将其献给龙钦饶绛。《空行宁提》是龙钦饶绛的上一世转世白玛勒哲匝（1291-？）发掘的伏藏法。护法女神贤巴索珠玛也给他呈上一本同样的经函。虽然他是此法门掘藏师的转世，

但为了给未来的修行者示范保持传承的重要性，他到白玛勒哲匝的弟子秀甲色处领受了《空行宁提》传承。

三十三岁时，在桑耶青普他给包括瑜伽士沃色果察在内的八位男女弟子传了《空行宁提》法门。在灌顶过程中，密咒护持母（一髻佛母）降神到一位瑜伽母体内，并给了很多授记和指示。有些弟子见到龙钦饶绛变成了报身相。天降花雨，山中遍布五彩缤纷的光环、光束、光圈。所有聚集在一起参加法会的人们以极其充沛的智慧能量唱歌跳舞。龙钦饶绛看到莲花生大士及其佛母授予自己《空行宁提》的传承和付嘱，他们给他赐名邬金直美沃色（无垢光）和多杰滋济（金刚威严）。诸护法神亲自现身并接受了供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许有个把月，瑜伽士弟子们的心意融入了超越梦与醒名相的甚深光明之中。龙钦饶绛以偈颂唱出他的瑜伽能量歌：

“嘿！瑜伽士们，我很喜悦且快乐。
今晚我们就在密严刹土中。
自身寂静忿怒本尊宫殿中，
明空双运诸佛兴盛正集会。
佛果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心中。

嘿！一心专注的禅修者，
意不能拴制于一处，
宽坦放松而任其行。
心或行或住皆是空。
任何显现皆是智慧之游舞。”



在护法女神多杰玉准玛的请求下，龙钦饶绛尊者移锡至冈日托嘎的邬金宗沃色钦吉杰摩嚓（邬金堡光明云喜苑），他在这里撰写了多本著名的论典并度过了此生中很大部分时间。在此地，通过修习宁提脱噶（顿超）法门，他证悟了明智如量相（Rig Pa Tshad Phebs）。

在净相中，毗玛拉米扎给他传授并付嘱了《毗玛宁提》法门。受毗玛拉米扎的鼓励，他撰写了关于《毗玛宁提》的三十五部论著集，合称《仰提如意宝》（亦名《上师仰提》）。

龙钦饶绛取出伏藏品中的黄金用于资助修缮直贡的乌茹夏寺，该寺是由莲花生大士和毗玛拉米扎共同的上首弟子酿·定增桑波所修建。在修缮过程中，工人们无意中将许多当年被埋在寺院地下用于降服负面力量的物品挖了出来，它们在天上乱飞。龙钦饶绛显现忿怒莲师相，以密宗手印的威力将它们又重新埋在地下。

彼时骄傲的直贡领袖衮日正密谋在卫藏发动内战，情况非常危险，龙钦饶绛应验了相关授记所言：一位文殊菩萨的化身，把衮日从企图发动战争的谬途中拉回了佛法之正道，并带来了和平。当时的藏王大司徒帕摩竹巴（1302-1364 年）一开始对龙钦饶绛感到怀疑并派军队去杀他，因为他是自己的怨敌直贡巴的上师。当军队来到时，龙钦饶绛用神变将自己隐身起来。但局势迫使龙钦饶绛迁锡至不丹。在那里他进行了传法，有时

法会大众多达十万人。在苯塘他建造了塔巴林寺。在不丹，他及其不丹佛母吉巴生下儿子珠古扎巴沃色(1356-1409 年？)，他儿子成为传承持有者之一。后来，大司徒了解到龙钦饶绛不偏袒的立场并成为其弟子，于是龙钦饶绛回到了西藏。

龙钦饶绛是西藏最伟大的智者和具证圣哲之一，但他将自己的一生致力于深入细致而严格的学习、传法、造论、禅修等佛法修行，从而圆成其殊胜化身的意趣，无论是作为弟子还是作为上师都堪称佛门典范。他生活简朴，心意开阔、自然任运、清净深邃。无论在何地，无论做何事，他都自然而然地恒时处于禅定状态。

他再三地去拜见自己的上师仁增·格玛燃匝，来圆满自己的修学和证悟。前后共五次，他将自己仅有的一点财物悉数无余供养上师，以此净除自己对物质的贪执。由于他在学术造诣和证悟成就方面的声望，他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建造许多雄伟壮观的寺院或家宅建筑，但他却避免这些事务，因为他没有兴趣建立任何机构。他把所有供养自己的信财都严格用于佛法事业，而从不用于其它目的，甚至从不用于自己个人身上。他从不对在家人致敬，不管对方的职位头衔有多高，他说："应该向三宝而不是世间人等致敬礼。把上师与功德主的位置搞颠倒，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管别人给他的供养如何巨大，他从不言谢，他说："给施主们留些积累功德的机会吧，而不要用表示感谢就回报了他们。" 对于贫穷和受苦的人们他极其慈悲，对穷人供养的简单食物，他会非常喜悦地享用，然后为他们念诵很多回向发



愿祈祷。

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龙钦饶绛都在山洞里离群索居，早先是在桑耶青普，后来主要在冈日托嘎。寂静明朗的自然环境激发起修行者内在的寂静和光明，然后整个都融入寂静与光明的双运一味之中。龙钦饶绛这样归纳静处的功德：

“远离愦闹之城镇，居山林中定自增，

行合于法心调柔，行者得证究竟乐。”

他传授佛教的各种法门，但主要的重点则是大圆满。归纳大圆满禅修的要点，他用简单的语言建议：

“心生分别之时直视要，已得定解之时安住要，

修行安住无修是为要，修习无散即是吾忠告。”

以及：

“当下之意即无碍，无改无减无执‘此’（或‘彼’），

未被能所二取染，安住于此胜义性。”

在拉萨，龙钦饶绛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他在那里待了两周左右。坐在大昭寺和小昭寺之间的法座上，他给一大群来自各行各业的信众传讲了菩萨戒等诸多法门。凭借其学术造诣和证悟成就，龙钦饶绛降服了许多学者的傲慢心，并鼓励他们生起佛法的清净心。他在许多人的心相续中播下向往清净佛法的种子。他被称为“衮钦秋杰”（遍知法王）。此后他到尼普雄色，并给约一千名弟子传了大圆满法要。随后在卓邬金附近的岩石

山区，他给包括四十位佛法大师在内的大约三千人传授了大圆满灌顶和教诫。

第六绕迥水兔（1363）年，五十六岁时，他突然开始口授他的遗教《无垢光（智玛美贝沃）》，其中包括以下几行：

“轮回自性先已知，
世间法无实质故，
今舍无常此幻身，
说永益教请谛听。

实执今生却遭欺，
自性迁变无实义，
了知其性不可信，
请即日起修正法。

亲友自性变如客，
聚时短暂却永离，
舍弃亲友之贪执，
永益正法请修持。

财富如蜜积时失，
纵自累积他享用，
如今具有能力时，
布施积累来世福。
……



众生无常先后客，
老者先行幼者随，
现在无人活百岁，
请于此刻悟无常。

今生显现如昼事，
中有显现像夜梦，
来世显现明日至，
请于此刻修正法。
……
佛法究竟之精髓，
光明宁提殊圣义，
即生成佛无上道，
大乐普贤请成就。
……
心性本面空法界，
虚空自性心本面，
无别平等大圆满，
请于此刻悟本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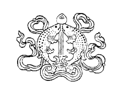
种种相如镜中影，
显即空空不异显，
远离一多相喜悦，
请于此刻悟本面。
……

死而成就欢喜果，
海上成事之商人，
沙场胜利之天王，
成禅定乐最殊胜。
今不住留班玛我，
趋至无死大乐果。”

随后当他经过桑耶抵达青普时，他说自己将在那里去世。他的身体开始示疾，但他仍然坚持给为数极多的追随者以及聚集于此向他求法的信众传法。十二月十六，他和其他人一起举行了盛大精美的供养仪式。之后他给诸弟子传授了关于无常的最后教言，鼓励他们修习彻却（立断）和脱噶（顿超），并告诫他们：“如果你对理解我的开示教诫有困难，请阅读《仰提如意宝》（亦名《上师仰提》），它是真正的如意宝。你将会证悟所有诸法都消融于法性的境界（法性尽地）。”

十八日，龙钦饶绛以法身坐姿安住，将其意融入究竟法界。在场的人们感觉到大地震动并听到巨响。他的法体被保存了二十五天，期间空中遍布霓虹帷幕。甚至在西藏最寒冷的月份，大地变暖，坚冰融化，鲜花绽放。荼毗时，大地震动三次，人们听到七声巨响。从骨灰中出现很多舍利，其中有五色大舍利，显示尊者已经证得佛的五身与五智。

龙钦饶绛得到了当时存在于西藏的所有宗派的法脉和传承，特别是所有的大圆满传承源流都融汇于尊者。传至尊者的



大圆满宁提法门有《毗玛宁提》和《空行宁提》。

龙钦饶绛总共撰写了二百五十多部论著，内容包括历史、戒律、经部和续部法门，尤其是关于总的大圆满法门以及特别的宁提法门。他用论典著作的形式呈现了自己所有的法要。然而有许多智者确信，他关于续部和大圆满法的大部分著作，其实是通过其证悟妙力发掘而出的意伏藏。



仁增•晋美林巴

（1730-1798 年）

仁增·晋美林巴（持明无畏洲）是法王赤松德赞（790-858 年）与毗玛拉米扎的双入化身，他也被称为钦哲沃色（智悲光）尊者。他开启了广大而甚深的《龙钦宁提》意伏藏法类。

在桑吉林巴（1340-1396年）发掘的《上师意集秘密授记》中，莲花生大士预言了七百年后晋美林巴的降临：

“在【西藏】南方有一位名为沃色的珠古将会降临，

他将通过甚深的宁提法门来解脱有情，

任何与其结缘者将被他引度至持明刹土。”

藏历第十二绕迴土鸡（1730）年十二月十八日清晨，晋美林巴诞生于西藏南部琼结山谷的一个村庄，离开被称为“红冢”



的西藏秋嘉王朝藏王墓群不远。虽然他的父母来自历史上曾经显赫的家族，但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晋美林巴将此视作一种加持，使他可以从事自己的佛教精神生活而不必被迫承受社交负担或贵族浮华。

他从小就记得自己的诸多前世，例如转世为大掘藏师桑吉喇嘛（1000-1080 年？）的情形。他的一颗牙齿上有代表佛语的种子字“啊”，这被认为是毗玛拉米扎转世的征相。另外，就如授记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心间有三十颗小红痣呈金刚杵相，脐间有三十颗小红痣呈金刚铃相，右手拇指上有呈现本尊马头明王种子字“哈呀（二合）”或“舍”的线条。从小他的内心就不贪著世间的享乐，特别具有悲心、聪慧与勇气。

他承认自己是甲色拉吉的第十三世转世（历代转世都是掘藏师），拉吉曾从莲花生大士处得到《佛语总汇法海》法门。另外，在他给弟子们撰写的自己历代转世祈祷文中，晋美林巴提到了自己看到的许多过去转世和一个未来转世：

“[1]有寂怙主遍主普贤王，

本为原始如来藏体相，

[2]空性大悲显现观世音，

[3]极喜金刚足下虔祈请。

[4]饮光佛前拘缕纪王子，

[5]世尊日亲之弟难陀尊，

[6]（法王）松赞干布幻化阿嘎玛，

[7]（法王）赤松德赞足下虔祈请。

[8]（印度大成就者）毗瓦巴与[9]公主白玛萨，

[10]圣典持及王子拉吉尊，

[11]（印度）智美更登[12]雅杰邬金林（邬金林巴，1323-？）

[13]月光童子（道雄努1079-1153年，噶举派）[14]扎尖（扎巴嘉参1147-1216年，萨迦派）虔祈请。

[15]班钦毗玛化身桑耶巴（龙钦饶绛，1308-1363年）

[16]阿日班钦（1487-1542年）[17]曲吉彭措（十六世纪，直贡仁钦彭措之子）尊，

[18]（江达）扎西多嘉（1550-1602年？）与[19]（贡波）赞朗多杰

[20]晋美林巴（1730-1798年）足下虔祈请。

[21]此后化身益西多杰尊（1800-1866 年）。”

六岁时，他以普通沙弥的身份进入琼结的白日（师利巴瓦达）寺，该寺是庄波大掘藏师喜饶沃色（1517-1584 年）的法座所在。措嘉珠古阿旺洛桑白玛给他起名白玛钦哲沃色。

从六岁至十三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与同龄沙弥们用于“玩泥巴”的时间比学习的时间更多。他过着贫穷沙弥的生活，很少有财物来支持他的修学，并且年复一年地面对非常严厉的戒律导师。然而，他对佛法强烈的热忱，他对莲花生大士自然而生的敬信，以及他对所有众生尤其是对动物与生俱来的



悲心，支撑着他并使他的童年非常快乐和具有意义。虽然他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沙弥，但他内在的精神生活却很充实。白天他充满了禅修的证境和鼓舞人心的净相，夜晚则融入诸多精神体验和境相的梦境。

在这种情况下，他掌握了文法、因明、历算、诗学、历史、医药以及许多经续典籍。除了领受密宗的灌顶传承外，他觉得没必要像其他严肃的学生那样依止上师详细地研习经续哲理，仅仅通过无意中听到其他学生上课时一鳞半爪的内容或看一眼课文，他就学会了许多科目。

很多大师通过闻思成为智者，然后通过修习获得证悟。晋美林巴是通过唤醒自己证悟的智慧而成为与生俱来的智者。然而，在外在的显现上，他无尽智慧最终和完全的爆发则发生在很久以后，当他三十一岁多次亲见龙钦饶绛时。他写道："我天性就对能够学习感到很快乐，学习诸如语言、世俗写作、佛教经论极其注释，或者胜义自性的金刚乘法门，我愿意以大恭敬白天在日光下、夜晚在灯光下不分昼夜地进行学习。但我几乎没有机会依止上师随其一起闻思学习，乃至一天这样增长智慧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在桑耶青普吉祥圣地，通过三次见到龙钦巴尊者的智慧身，以及经由各种征相得到加持，使我【修学智慧】的宿业从大圆满【深处】被唤醒。"

从乃丹·根桑沃色处他得到了自己第一个主要的传承：由准波大掘藏师喜饶沃色（亦名卓兑林巴）开启的《解脱心髓意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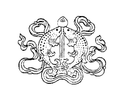
解脱》法门、由桑吉林巴（1340-1396 年）开启的《上师意集》法类、以及龙钦饶绛（1308-1363 年）的《七宝藏[28]》与《三大车》的传承。

十三岁时，晋美林巴遇到了大掘藏师仁增图却多杰，他顿时生起强烈的信心，由此唤醒了自己的智慧意。从这位掘藏师处他得到了大手印与其它法门的传承和窍诀，图却多杰成为他的根本上师，甚至在上师圆寂后他还在境相中得到其加持。晋美林巴还从其他许多上师处得到传承，包括特钦林巴·卓敦塔钦（亦名直美林巴，1700-1776 年）、他的叔叔达摩格底（法称）、第七世夏桑巴·丹增益西伦珠、贡波的唐卓珠古·白玛仁增旺波、贡波的扎底阿羌日佩多杰（亦名贡纽嗯）和蒙匝嘎喇嘛达吉。

二十八岁那年初，他在白日寺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严格闭关，在七年中特别持守七条誓言。这些誓言给我们昭示了在向外去

---

[28]《七宝藏》：(1)《如意宝藏论》共分二十二品，它总结归纳一切显密佛法，教授了大乘佛法的闻、思、修。与之配套的有详细的自释《白莲花》以及实修窍诀《深义金刚藏》。(2)《实相宝藏论》有颂词与自释，共分四品，分别阐述无有、自成、平等、唯一四大誓言。（3）《宗派宝藏论》共分八品，卷首略述释迦牟尼佛出世经历，纲领全文，继而破斥教外各宗，以诸圣法分别成立佛教共不共乘。(4)《胜乘宝藏论》共分二十五品，阐述了大圆满窍诀部十七续以及一一九教言要旨。(5)《句义宝藏论》共分十一品，全文以道用之方式宣说基位实相、道位串修、现前果位。(6)《法界宝藏论》有颂词与自释《教证宝藏》，共分十三品，以大圆满界部要旨为主，论述密乘大圆满之基、道、果。(7)《窍诀宝藏论》是以六偈教言的形式归纳了整个佛教的经部和续部，讲授了大圆满之道与果的精髓。



帮助他人实现人生目标之前先向内完善自己的重要性。他的这七条誓言如下：（1）他不进入在家人的屋子，也不进行娱乐活动。（2）即使身处社区人群中，他也不（在自己的小屋）接待很多人或者进行聚会，这会增长贪嗔。（3）他不与任何人说话，既不让外面的言语传进来也不让里面的言语传出去。（4）他过少欲知足的生活，不以佛法换取世间财物。（5）他避免任何让心散乱之事，唯一致力于与佛法修学相关的十项事[29]。（6）他过简朴的生活而不随意享用信财。（7）他不进行四种事业[30]，并且全部所做悉皆回向从轮回中解脱。

他专注于《解脱心髓意自解脱》生圆二次第的观修，敏锐的正念使他能够在禅修时避免散乱，乃至一弹指间的放逸都没有。当他拜读龙钦饶绛的《七宝藏》时，这些著作解答了他内在禅修过程中的所有疑问。

随着他在修证道阶上的不断进步，他经历了为数众多的身心两方面的成就征相。在境相中他见到了许多上师和本尊，包括莲花生大士、益西措嘉、蒋华西宁和吽嘎饶，这不同程度地唤醒了他的内在智慧，他蓦然发现自己心里所有的实执已经被根除。他已经自在地控制了自己的业气，诸幻相（即妄心赖以虚幻地造出二取轮回的对境）的所有洞穴已经彻底坍塌了。经由唤醒证悟的力量，他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许多过去生的情形，

---

[29] 十项事：抄写经函、献供养、布施、闻法、记忆佛法、诵经、传法、念祈祷文、思维法义并加以修持。

[30] 四种事业：息、增、怀、诛。

但所有这些觉受和境相都在他证悟心意的一如自性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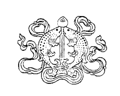
通过瑜伽的修习，他获得了自己金刚身脉、风、明点之自在，由此他的喉轮打开成为诸佛法门“财富藏”，他的身脉转变成为“种子字云”，所有显法都成为“法印”，他的语成为甚深证悟的道歌，他的著作成为大智妙力和学术造诣极高的论典。无有穷尽的如海法门持续不断地对他涌现并由他传出。

随后他造了他第一部主要著作《智悲镜百种光明（钦哲梅隆沃色迦哇）》，一本阐释《上师意集》法类的论著。

莲花生大士在境相中现身，给他赐名白玛旺钦。在境相中蒋华西宁给他加持，使他证悟了能诠喻智慧（mTshon Byed dPe'i Ye Shes）之义，从此他将自己绛红色的袈裟换成了密咒师白袍长发的自然装束。

二十八岁时，他发掘出殊胜的意伏藏《龙钦宁提》法类这个法身佛和莲花生大士的法门。第十三绕迥火牛（1757）年十月二十五日晚上，晋美林巴心里怀着对莲花生大士难以忍受的信心上床睡觉，伤心的泪水泉涌，不断地沾湿他的脸，因为他没能亲见莲师的尊颜，他嘴里滔滔不绝地念着祈祷文。

他持续安住于甚深的光明境相（'Od gSal Gyi sNang Ba）中很长时间。在光明境相中，他感到自己骑着一头白色狮子飞了很长的距离，最终来到一条环路，他认为这就是夏绒卡秀佛



塔（现在称为波达那佛塔，是尼泊尔境内一处重要的佛教巨型建筑丰碑）的转绕之路。

在佛塔东面的庭院里，他见到了法界智慧空行母。空行母将一个漂亮的木篋付嘱给他，并说：

“对具有清净心的弟子，

您是赤松德赞。

对心不清净的弟子，

您是森格热巴。

此乃普贤王如来之意宝藏，

持明莲花生的表示经函，

以及诸空行母的大密藏。征相已毕！”

说着空行母就消失无踪了。晋美林巴感到极大的喜悦，他打开了篋子，在里面发现有五卷黄卷和七颗水晶念珠。起初纸卷无法阅读，但后来上面的文字变成了藏文。其中的一卷是观世音菩萨修法仪轨《度阿让卓（Dug-ngal Rangtrol）》，另一卷是龙钦宁提授记指南《乃强图吉卓布（Nechang Thukkyi Drombu）》。此法门的护法之一的罗睺罗现身向他致敬。在另一位空行母的鼓励下，晋美林巴吞下了所有的黄卷和水晶念珠，顿时他神奇地感到《龙钦宁提》法类所有的句与义都在自己的相续中被唤醒，就好像它们印在了那里一样。甚至从这个禅定境界中苏醒后，他安仍住于乐空大双运的证悟明智之中。

就这样，莲花生大士于数世纪前伏藏并付嘱于他的《龙钦

宁提》教证法门被唤醒，晋美林巴成为掘藏师、《龙钦宁提》法类的开启者。从《乃强图吉卓布》开始，他逐步将《龙钦宁提》法类转写成书面经函。

在七年里，晋美林巴将他发掘的全部法门对所有人保密，因为给其他人传授这些法门的时机尚未成熟。另外，掘藏师自己先修习这些法门也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他继续过着着隐秘瑜伽士的生活，但周围的人们却自发地对他生起恭敬和信心，他成为许多人的利乐之源，因为他不需勤作求取但却自然圆满了四种事业的力量。

三十一岁时，他开始在桑耶附近的青普进行第二次为期三年的闭关。起初开始闭关时他是在上酿氏山洞，之后他发现另一个山洞并认定它是桑钦美多山洞或下酿氏山洞，法王赤松德赞曾在此山洞中从酿氏（定增桑波）那里得到宁提法门并加以禅修。在余下的闭关期间，他住在桑钦美多山洞里。

在青普闭关期间，大圆满的最高证悟在晋美林巴的相续中被唤醒，起因是他在三次净相中亲见龙钦饶绛（1308-1363年）的智慧身——法身佛的清净显现。第一次净相发生在上酿氏山洞里，晋美林巴得到了龙钦饶绛金刚身的加持，获得了龙钦饶绛诸多法门句和义的传承。在迁移至桑钦普（大圣洞）后，他经历了第二和第三次净相。在第二次净相中，晋美林巴得到了龙钦饶绛语的加持，使他获得授权作为其代表来秉持并弘扬龙



钦饶绛的甚深法门。在第三次净相中，晋美林巴得到了龙钦饶绛智慧意的加持，将龙钦饶绛不可思议的具证明智妙力唤醒或移置于他自己的相续中。

此时对晋美林巴而言，由于外的境相无有所依而解脱，所有外相显现都变得无边无际，没有单独的禅修或禅修境界可追求。由于他在内的取境识上一无所住的缘故，一切都成为法尔自在、性空一如。他撰写了《遍知言教（衮钦夏龙）》及其它一些论著，开显了龙钦饶绛《七宝藏》的真义，都是从他的智慧意中唤醒写就。对具信的隐修同伴，针对不同的情形，他以金刚道歌表达了自己的智慧妙力：

“心的本面就如通彻的虚空，
但却更殊胜，因为它具有智慧。
明光就像日和月，
但却更殊胜，因为没有实体。
明智就如水晶球，
但却更殊胜，因为没有遮障。”

与：

“吾子，以心观心
并非自性本具之明智。
因此于当下意中，
无改造无动摇地只是自然安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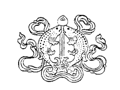
吾子，以念来理解
缺乏禅修之要点。
因此于明智自然清新的状态中，
无执地安住。

吾子，人们认为一心安住是禅修，
但它却缺乏止观双运。
因此对心之安住或投射不迎不拒，
让明智无有所依自在而住。”

与：

“吾子，坚固、清晰、稳定的观想
并非（圆满的）玛哈瑜伽。
消融对（本尊）头目手足的执着（心），住于广大的，
明智与空性平等的大圆满。

吾子，执着于四喜的觉受
并非（圆满的）阿努瑜伽。
把风、心纳入中脉之后，
安住于乐空双运、远离分别念的大自在。
……
吾子，仅仅对三身任运成就的了知
并非究竟的阿底瑜伽。
在金刚链胜观的自性中，



让伺察的虚幻坍塌。”

以及：

“疾病是清除自己罪障的扫帚，
视疾病为上师，向其祈祷……
疾病是上师三宝慈悲的恩赐，
疾病是自己的悉地，因此像对本尊那样尊敬它。
疾病是自己恶业正在消尽的征相。
不要盯着自己的疾病看，而应看是谁（心）在生病。
不要把疾病放在心上，而应把赤裸明智置于疾病上。
此乃把疾病呈现为法身的窍诀。

身是无情，心即空性，
有什么可以给无情带来痛苦或伤害空性呢？
观察疾病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以及在何处住，
疾病仅仅是自己分别念蓦然的投影而已。
当那些分别念消失时，疾病也会消融……
再也没有（比疾病）更好的可以烧尽恶业的燃料了。
不要（对疾病）心存悲伤或持消极观点，
应将其视作自己恶业逐渐消减的迹象而生欢喜。”

然后，晋美林巴从敏卓林寺的珠旺邬金巴贡（师利那他）处得到了《宁提十七续》、《毗玛宁提》、《上师仰提》以及其它一些宁玛传承和法要，师利那他也是晋美林巴的一个远房亲戚。

此前他还从唐卓巴和乃丹根桑处得到过宁提法门和龙钦饶绛著作的传承。然而，究竟宁提法门的胜义和短近传承是由龙钦饶绛在三次净相中直接给他的。

当他圆满出关时，由于在多年的山洞穴居中他缺衣少食，晋美林巴发现自己的肉身已经彻底精疲力竭了。他写道："由于食物稀少、环境恶劣，自己前世积累的残留恶业和业债开始在我身上成熟。因为风病[31]，我的后背就像被人用石块砸击般疼痛。气与血液循环的扰动使我的胸部感到痛苦，仿佛有人把钉子打入我的身体一般。由于象皮病[32]，我的身体过于沉重，而使双腿难以支撑。犹如百岁老人，我已耗尽了自己肉身的所有能量。我没有食欲……走上三步我的身体就开始摇晃。（但是我想）'如果我死了，我正是实践了前辈祖师的教言：心依于法，法依于贫。' 因为我已经对大圆满证悟获得信心，我心中甚至没有想到忧虑的可能性，但我却对那些正在遭受老苦病苦的人们生起了极大的悲心。"

之后晋美林巴在净相中亲见了长寿圣者唐东嘉波，对他而言所发生的一切都融入乐空双运之中。于是他唱出了他的证悟妙力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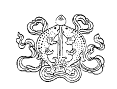
"敬礼怙主大圣者（唐东嘉波）！

见证极顶大圆满阿底，

---

[31] 藏医中把疾病分为风、胆、涎三类。

[32] 象皮病：一种淋巴炎症，表现为小腿肿胀、青淤、流脓，肿得有象腿那么粗，皮肤硬得如同象皮，导致全身特别沉重。



修于无名见境中解脱，
行中之王已立修胜幢，
乞丐我今纵死亦无悔。……
恶缘知为宿业乞丐我，
一切功德之源上师父，
于大乐轮顶上明观后，
速道深修上师相应行。
病痛即除罪障之扫帚，
以此知为上师之大悲，
病痛现为上师取四灌，
上师亦复知为我自心，
心本空寂离根境中放。”

他证悟了究竟法身普贤王如来的本面，并且所有的疾病都消融于法界。很快，他的肉身便没有了痛苦和障碍，恢复了力量。

接着在守持秘密七年后，给诸弟子开显传授《龙钦宁提》法门的时机到了。虽然没人知道他发掘《龙钦宁提》的丝毫线索，但与他互为师徒的贡纽嗯·贝佩纳觉，由神通得知此事，祈请晋美林巴传授他开启的意伏藏法门。另外，作为吉祥的缘起，三位西藏南部的重要珠古向他献上供养并请求他开显传授此法门。

木猴（1765）年六月初十，晋美林巴第一次传授《龙钦宁

提》法类的灌顶和讲解，在座的共有十五位弟子。在很短时间内，《龙钦宁提》法门逐渐传遍了宁玛派的各个角落，并成为很多证悟修士的核心禅修窍诀和法会使用的仪轨，至今兴盛不衰。

三十四岁时，晋美林巴从青普迁锡至才仁迥——西藏南部琼结东喀山谷的长寿洲。在那里，以德巴普旭家族为功德主，他建造了一座带有禅修院的隐修苑，并将其命名为塔巴千波仲齐白玛沃林——大解脱城莲花光明苑。他不想建一个大规模的组织机构，并经常引用龙钦饶绛的《三十忠告论》中的偈颂：

"种种方便摄收众眷属，虽具顺缘主持寺庙等，
纠纷之源自心贪执因，独自安居即是吾忠告。"

才仁迥成为晋美林巴余生中的住锡处。大弟子们源源不断地涌向这个很简易的隐修苑，从仁增晋美林巴这位最伟大的大圆满上师处领受甘露般的甚深法要和传承，而弟子们又返回各自的地方将这些法门与其他人分享。因此才仁迥仍然是简易的隐修苑，而晋美林巴也始终是简朴的隐修士。

他对财富和权力毫无兴趣，并把得到的所有供养都用于正法。另外，终其一生他都积极地从猎人和屠夫手中赎买物命来放生。他说：

"我不喜欢经商稼穑这些事，
也不在城镇游走做'佛事'（收供养），
我只随身保留十藏升青稞（作为口粮），
在有生之年，我发誓继续这样少欲知足的生活。"

在晋美林巴圆寂一段以后，才仁迴隐修苑成为尼寺，直到1959 年所有一切都在政治动乱中消失为止。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才仁迴再次重建为尼寺。

晋美林巴的个性深邃、坚强有力、直截了当，但同时他也很慈爱、简朴、易于相处。他写道："我的知觉变得像婴儿那样。我甚至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当我遇到有严重缺点的人时，我毫不客气地当面呵斥他们的人格缺陷，即使对于受人尊敬的精神领袖或慷慨大方的佛法施主也一视同仁。……在坐、行、卧、食时，我确保自心从不与胜义自性的光明相分离。如果是为佛法服务的事，我会全力以赴善始善终，即使对于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亦复如此。"

四十三岁时，他收集整理并出资抄写了二十五函《宁玛十万续》，并撰著了《宁玛密宗史》。后来，在晋美林巴和多智钦的建议下，德格国王和摄政王后出资刻制了全套《宁玛十万续》的木刻经版，这些经版至今仍被用来印经。

五十七岁时，应萨迦赤钦·阿旺华丹秋炯的邀请，晋美林巴前往萨迦寺并给赤钦、赤钦的弟弟和在任堪钦阿难陀师利巴哇等众人授予了法要和传承。

从萨迦寺返回的路上，后来被称为多智钦（1745- 1821年）的喇嘛索南秋登，从康藏前来向晋美林巴领受法要。多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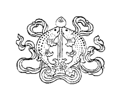
钦看到晋美林巴是唐东嘉波，而晋美林巴认定多智钦是王子穆茹赞布的转世并给他赐名晋美成列沃色。第三世佐钦仁波切和德格国王通过多智钦派遣信使邀请晋美林巴赴康藏，但晋美林巴谢绝前往，因为自己年老体衰，也考虑到这艰辛的旅途会给马匹带来苦难。

巴琼果钦·仁增和曼格·白玛根桑从康藏前来领受法要和传承，白玛根桑后来成为晋美林巴著名的弟子晋美嘉威纽固（1765-1843年）。当仁增和白玛根桑在拉萨时，在他们到达才仁迥之前，有人偷走了作为他们唯一的生计来源和旅行盘缠的一块银砖。晋美林巴写了一首诗来安慰他们：

“如果你们知道如何将（痛苦）转为平等一味的道用，
那所有不幸的情形都将成为生起功德的顺缘。
因此不要持有颠倒之见。
如果你们依照我所教授的那样修习，
你们的意将会与我的意融为一体。
你们将会生起超越所有概念的证悟，
并且将安住于不二法身的广大自性。
愿你们的愿望都能实现。”

1788年当他六十岁时，晋美林巴在桑耶给德格国王和王后授予了法要和传承，他们成为他的具信弟子，王后成为其主要的功德主之一。

六十二岁时，在贡泽珠古的祈请下，他访问了门地措那的



贡泽寺，并给予了法要和传承。

那时候晋美林巴患了眼科疾病，必须由多智钦代表他给包括咕仓珠古·晋美丹贝嘉参在内的诸多弟子授予“咙”传。他们派晋美嘉威纽固请来一位医生，医生成功地进行了手术。

1791年当他六十三岁时，尼泊尔军队攻打了西藏西部地区，很多人处于水生火热之中，晋美林巴举行了多次法会并给诸多寺院献上供养以祈祷和平与护佑。

当他六十五岁时，他与他来自德巴普旭家族的佛母嘉玉卓嘎生下了儿子甲色·宁切沃色（1793-？）。

晋美林巴无法接受给他的无数邀请。然而，他经过江则去了后藏的特却秋林寺，给以堪布邬金巴贡为首的诸多弟子，并在沿途的许多地方也授予了法要和传承。特却秋林寺成为追随龙钦宁提传承的寺院。在多吉扎寺，他给仁增千摩等人授予了一系列的法要和传承。

他收到了来自蒙古国王秋嘉·阿旺达吉（1759-1807 年）的祈请信函与供养，这位国王是多智钦的弟子以及夏嘎·措珠让卓（1781-1851 年）的上师。

同时，基于上一世佐钦仁波切和晋美林巴之间的通信，佐钦寺的喇嘛们热切地询问他的儿子有没有可能是第三世佐钦仁

波切的转世，但晋美林巴没有表明任何可能性。甲色从小就回忆起自己的过去世并反复说：“我要去直贡。”之后萨迦赤钦认定甲色为曲吉尼玛(1755-1792 年)的转世、第四世琼赞法王，琼赞是直贡噶举传承的两位领袖之一。

六十九岁时，在直贡弟子们安排的盛大的仪仗伴随下，晋美林巴与他儿子甲色一起前往直贡寺参加甲色的坐床典礼。对于沿途很多地方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次可以耳闻目睹晋美林巴这位伟大上师的绝佳机会。但对这位年老体弱的上师而言，多日的旅行和无穷无尽的宗教活动让他体力衰竭。不久，因为水土不服，晋美林巴患了重病，有一段时间人们甚至对他的康复失去了希望。此后出乎意料地，他的一个弟子从雅玛砻圣地带回一颗名为噶波齐图的藏药丸，服用后他神奇地康复了，甚至显得更年轻，像得到了重生一般。

七十岁时，晋美林巴从直贡寺返回才仁迥，在沿途许多圣地停留，举行仪式、献上供养并传法。他的健康状况看起来不错，但他对于饮食和睡眠很少在意，不论白天黑夜，他都保持着毗卢遮那坐姿或圣者坐姿，眼睛也不眨动。他说自己的色身还活着是由于他对自己命气的控制。他许多次暗示自己不久就会去世，但当弟子们沉浸于悲痛中时，他会转换话题甚至会说：“哦，我的生命没有危险。”他私下告诉一个亲近的弟子说他快要死了并将会转世，但没有必要去搜寻转世灵童。他们应该举行一个简朴的圆寂法会，但他通过解释如何保存的方式暗示了他们应该保留自己的法体。当他的弟子们表示希望请个医生来



时，他会说：“好吧。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请个医生来，但因为我没有生病，请医生来又有什么用呢？无论如何，不要从远处请医生，这只会给人畜带来艰难困苦。”

尽管如此，他还是默默地会见来访者，并根据他们的请求给予加持和法要。连续数天，在他住锡处周围再三反复出现天降花雨和轻微地震。一天他移锡至在上方的南卓泽新隐修苑，并对住在那里表示了极大的喜悦。他招待了一些访客并传了法。

就在第二天，即土马（1798）年九月初三，他传授了白度母修法。从清晨起，一股浓郁香甜的芬芳弥漫了整个隐修苑。天空晴朗无云，微风不兴，但从蔚蓝的天空中持续飘下雨丝。所有人都感到惊奇但也很担忧。然后在那天初夜时分，他让人在佛坛换上新的供品。他以圣者坐姿安坐，化身显现融入本初自性之中。

他的弟子们发现了藏在不同地方的两个不同的遗教，包括对弟子们的禅修开示以及关于自己善后仪式与转世的指示，其中之一包括以下几行：

“我乃不变法性常，
于我无有行住别，
示现生死唯后得，
本解脱中圆正觉。”

才仁迥和卫藏、西藏东部、不丹等地的许多寺院举行了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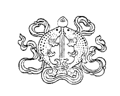
期数月的法会，之后晋美林巴的法体被安置于才仁迥隐修苑的一个小金塔中供奉并保存在那里，直到数十年前才仁迥尼寺被毁为止。

在他圆寂后，晋美林巴的著名转世包括：身化身多钦哲·益西多杰（1800-1866年）、语化身华智仁波切（1808-1887年）以及意化身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年）。

晋美林巴撰写的论著和开启的伏藏法本共有九函，其中著名的有两函（一说三函）汇集了观修窍诀与仪轨法本的《龙钦宁提》，这是他开启的意伏藏法门；一函金刚橛仪轨《普巴金刚续》，人们认为这既是伏藏法又是佛语续部；他最著名的论著《功德藏》及其两函自释；以及成为宁玛派大圆满禅修最全指导手册的《益西喇嘛》。

直至今日，《龙钦宁提》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伏藏传承，与他的论著一起，晋美林巴的传承成为宁玛派中最受欢迎的分支法脉之一。在龙钦宁提传承中，诸多弟子和再传弟子都是同等的大成就者，正如晋美林巴自己所授记："在我的光明宁提传承中，子威于父，孙威于子。"

在晋美林巴的众多大弟子中，其中主要的几位曾由莲师在《乃强图吉卓布（龙钦宁提授记指南）》中授记："通过南卡宁波、酿氏、却扬和神圣王子的转世化身，圣教的大门将被开启。"



这些弟子是：酿敦·扎底阿羌·日贝多杰（亦名贡纽嗯·贝佩纳觉）——南卡宁波的转世；不丹的洛本·晋美衮珠——酿·定增桑波的转世；特钦林巴·卓东塔钦（直美林巴，1700-1776年）——嗯兰·嘉哇却扬的转世；以及多智钦·晋美成列沃色——王子穆茹赞布的转世。特钦林巴、唐卓巴和扎底阿羌与晋美林巴互为师徒。

在他的弟子中，最卓有成效地弘扬《龙钦宁提》法门的有下列几位。第一世多智钦·晋美成列沃色是《龙钦宁提》的根本法主（rTsa Ba'i Ch'os bDag），他建造了三座寺院：多山谷殊钦达果地方的卓东衮恰林、石渠山谷格则多地方的奥明仁增佩吉林以及色达的亚龙白玛郭。康藏石渠的晋美嘉威纽固在扎玛砻隐修苑待了很多年，后来移锡至扎迦寺。不丹的晋美衮珠在不丹东部建造了咚桑雍拉丹吉日沃贝巴林寺，该寺在如今不丹东部的白玛噶嚓行政区内，被称为雍拉贡寺。晋美林巴的其他主要弟子则罗列于本书后面的传承谱中。

在他主要的功德主中，德巴普旭资助修建了他在才仁迥的隐修苑，德格国王尤其是德格王后才旺拉姆——根据授记她是法王赤松德赞的王妃颇炯萨·嘉摩村的转世，资助刻制了《宁玛十万续》、许多函《龙钦饶绛集》和九函《晋美林巴集》的木刻经版。另外，西藏的摄政达嚓丹贝贡波（1810 年去世）和第十三世噶玛巴·敦都多杰（1733-1797 年）非常尊敬地写信向他咨询请教。

虽然藏地显赫世家的诸多弟子蜂拥而来拜见晋美林巴，但他关心的只是寻找真正的传承持有者——这些人大多来自简单的平民背景。引用过去祖师的话，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有一个堪能持有传承的乞丐作弟子，胜于有一千个显赫人物作弟子。"

晋美林巴的一生中充满了神迹，但他隐秘了自己的神通并让丰富的生活保持简朴。他是与生俱来的智者，虽没有经过传统的修学，但他所有的语言都成了教诫，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利他。他在与世隔绝的才仁迥始终保持了隐秘苦行者的风范，但他的智慧之光照遍了宁玛佛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至今日仍在照亮着全世界许多开放的心灵。他生来就具诸多吉祥的体征，牙齿上有"啊"字，拇指上有"哈呀（二合）"字，胸口有金刚杵相，脐处有金刚铃相。在境相中他亲见了诸多佛陀、本尊和传承祖师，就像人和人面对面一般领受法要和加持。从他的牙齿和头发生出了舍利，此乃其大圆满成就很高的征相。他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记，是他的论著以及他所发掘的伏藏法门，这些体现了究竟真谛的法身金刚句。



第一世多智钦·晋美成列沃色

（1745-1821 年）

第一世多智钦·晋美成列沃色是《龙钦宁提》法类的根本法主（rTsa Ba'i Ch'os bDag）。他有很多名号，包括根桑贤彭、索南秋登、香秋多杰和珠旺佐钦巴。

藏历第十二绕迥木牛（1745）年，他诞生于西藏东部果洛地区的上多山谷。多山谷位于安多和康藏交界的果洛地区。多智钦的父亲宗阔来自于穆波董氏一个名为普琼的武士种姓，他母亲索南措来自尼索（努素）部落。

他的诞生得到了莲花生大士的授记："在东方会出生一个名为沃色者，有着强烈的信心、超凡的行为、具力的心意以及圆满的智慧，他将会高举被发掘的心意宝藏法门，依靠许多具善者的协助将其弘扬光大。"

三岁左右，多智钦开始展示他对过去世的回忆，他父母不让他复述这些事，因为他们担心他被魔鬼附体了。四五岁时，他时而会见到脱噶境相中各种神奇的光明，并会悲欣交集地住于此光明中。

六、七岁时，他看到并记着人们贫、病、老、死的痛苦，

以此为缘，他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难以忍受的悲伤，稚嫩的小脸上总是泪流满面。

七岁时，他父母把他送到他一个当喇嘛的舅舅那里学习藏语和经文。他只学一次就能够读诵那些祈祷文，而其他同学则必须反复练习才行。虽然多智钦在他过去生中曾转世为很多伟大的上师，但他年轻时并没有被认定为珠古，这样他得以经受藏地普通学人在修学时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

十岁时，他开启了一些伏藏法，但没人认为它们有任何重要性，所以都没能幸存下来。在为数众多的境相和梦境中他见到诸多大师，他们付嘱他法门，赐予他加持，并警告他即将来临的危险。由于他的心里始终充满了悲心，当他的父母不注意时，他会为人们正在遭受的苦难而痛哭，并总是尽力去帮助他们，至少也为他们祈祷。他从未对任何人生起过恶念，即使是那些企图伤害他的人。他总是坦率、大胆并有力地表达他的想法。他慷慨而精力充沛地为改善他人的生活提供服务。

十四岁时，他进入白玉传承的果钦寺，随学于喜饶仁钦，直至上师圆寂。喜饶仁钦是白玛伦珠嘉措（1660-1727年）的弟子，而白玛伦珠嘉措是白玉传承的开宗祖师根桑喜饶（1636-1699年）的弟子。喜饶仁钦给他起法名为索南秋登。他修学了以大圆满和扎龙为主的诸多法门，并圆满了许多观修和念诵。然而，除了他已经具有的以外，他在修行觉受方面并没有太大进展。



二十一岁时，多智钦和六位僧人一起取道德格前往卫藏。途中在德格的八邦寺他从斯度·曲吉炯乃（1700- 1774 年）处领受了法要。

他们终于抵达了达拉冈波寺——米拉日巴尊者（1040-1123 年）上首弟子冈波巴（1079-1153 年）的法座所在。在达拉冈波寺，第五世冈波巴·成列旺波（麦彭旺波，1757- ？）给多智钦起名为索南秋登。跟随第三世冈波巴·桑波多杰的弟子当曲旺秋上师，多智钦学习了前行、察钦秋珠、达波和萨聪两个传承的颇哇，以及其他许多法门。随后他费尽千辛万苦去朝拜了西藏最著名圣地之一的匝日神山，在那里他在境相中见到了金刚亥母（现女身相的佛）并得到加持。不久他在朝圣途中所经历的所有的声音、恐惧和艰辛都变成了极其快乐的觉受，他感到非常喜悦和满足。

在他从匝日返回达拉冈波后，当曲旺秋让他到天藏场过夜修施身法并嘱咐道："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离开！"于是多智钦来到天藏场，初夜时分他修了一座施身法。中夜当他醒来时，他发现身后的岩石变成了巨大骇人的怪兽，披散着长发龇着獠牙。多智钦害怕起来，全身颤抖，他再也无法入睡，但记着上师的吩咐，再修了一座施身法之后，他背靠着怪兽躺在那里。黎明前他修了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施身法。不久天亮了，他发现身后只有岩石而已。他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自己被赋予了重生的机会。从天藏场他直接去了上师那里，通过神通上师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事并正在等他，上师哈哈大笑着问道："你的善妙

禅修还在吗？”多智钦答道：“不在了，它已经消失了！”上师说：“你做得很好！你过去曾贪著于你所谓的善妙的禅定觉受，这是让你转生天道轮回的因。我让你去天藏场就是为了消除这些贪著。因此你不要后悔自己失去了那些觉受。你没有离开天藏场，做得很好！”随后上师利用此事作为直指究竟自性的方便，问道：“那些恐惧有真实存在的本体吗？它们不是从自性出生又消融于自性吗？”接着在沃色普（光明洞），多智钦用很少的食物进行了长期闭关。

多智钦和同伴们一起到桑耶、拉萨和卫藏的其他圣地朝圣，随后他们返回家乡。途中在德格时，多智钦从第二世协庆饶绛·根桑南嘉（1713-1769 年）处领受了法要，协庆饶绛给他起名根桑贤彭。他还从佐钦寺第一世吉文·衮珠南嘉（1706-1773 年）和白玉寺第一世噶玛古钦·噶玛扎西（1728-1790 年）处领受了法要。

从二十五岁至三十岁，多智钦留在家乡附近的山谷，因为他一个年迈的叔叔以佛法的名义敦促他不要在自己去世前离开。由于多智钦来自一个孔武有力的部落，传统的束缚迫使他担负起照看部落的责任。他有一颗无畏的心和强大的个性，能够片言折狱，这些使他成为受人尊崇的部落人物。一天，他骑着本部落最著名的马匹之一，穿过一个山谷去讨取债务。突然间他心里充满了对轮回强烈的厌离心，这顿时使他面前的所有显现都变成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环境异常美丽，令人难以想象。他心里的所有执着和渴爱都消失了。接着极乐的阿弥陀佛



以最悦耳动人的声音说道："善男子，不要留在这里，到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去，你的意愿将会实现。"后来他从这个精神境界和觉受中回到平凡的世间，仿佛从酣睡中醒来。多智钦写道："这次经历可能也就持续了喝两杯茶的时间"，也许有二十分钟吧。"从此以后，我对即使是世间最极善妙的荣华富贵、权力和利益的感觉，就像毫无胃口的病人对油腻的食物一般。"之后他补充写到："虽然这次经历似乎没有任何重大意义，但它却是我生平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

多智钦前往佐钦寺，在那里从第二世本洛·白玛多阿丹增（1731-1805 年）处领受了《空行宁提》传承和法要，并付诸实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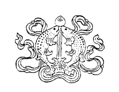
其后与四位僧人一起，多智钦开始了他第二次卫藏之旅。途中他患了重病，医生和朋友们对他的康复不抱什么希望，他甚至拒绝服用任何药物。然而，仅仅依靠他朝圣和内在禅定的力量，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康复了。

他终于再次来到达拉冈波寺，并从第五世冈波巴·蒋华成列旺波（慈诚贝巴）处领受了法要。接着他们前往雅砻、桑耶、扎什伦布、萨迦、楚布、拉萨和直贡朝圣。他还从第十三世噶玛巴·敦都多杰（1733-1797年）处领受了法要，噶玛巴给他赐名噶玛旺扎。

接着多智钦回到了佐钦寺。由于在寺院里禅修时让人分心

的事太多，他感到不安，于是便去了离佐钦寺不远的冈珠奥玛（意为“下方的雪山”）。

三十五岁时，他在冈珠奥玛雪山的山洞里离群索居开始为期三年的闭关，修持《三宝总集（贡却齐度）》等诸多法门，尤其是在夏天观修脱噶，冬天修习扎龙（藏密气功）。他很喜欢这里非常寂静的环境，但他发愿要全身心地投入修法，乃至一刹那也不因为对环境的喜欢而让自己分心散乱。然而过了一个月左右，他的身体出现了巨大的颤动（Lhong Ch'a），他难以息止汹涌澎湃的念头、情绪和幻觉。此时他的命气（Srog rLung）开始扰动，出现了濒临疯癫的症状。所有的显现都呈现为怨敌，他甚至在自己的茶壶里看到令人恐惧的野兽。他感到自己被卷入了持着兵器的战争之中。一天晚上在梦中，他听到一声非常骇人的喊叫，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几乎被震裂了。甚至在醒来后，他仍持续听到同样的喊叫声，之后还看到一束顶天立地的柱状暗光。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他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恐惧，害怕乾坤已经上下颠倒。但在随后的一瞬间，所有惊心动魄的显现都融入他自身的“我”中，而“我”也只是在投射和经受那些显现而已。接着“我”的概念也远离戏论地消失了。能生恐惧的心和所恐惧的境都融入了法性一味大空性之中。在他梦中和觉受中的那些恐惧消失得踪迹皆无。在那一刻，他写到：“我经历了一种成就，其中没有任何名相，既没有任何的见需要证悟，也没有任何的修需要跟进。仅仅住于这种证境，我对不善觉受的恐惧和对大乐觉受的喜悦都已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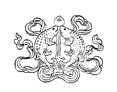
在即将获得高度证悟之前，很多修行者会经历心灵、情绪和习气方面最后的剧烈斗争，表现为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诱惑、令人恐惧的幻觉、骇人的声音或痛苦的感觉，这是正常现象。很多伟大的上师们在他们即将进入很高证境前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如果行者不屈服于这些由隐秘微妙的串习所造成的最后时刻的干扰，并安住于证悟的自性之中而超越这些最后的境遇，就像从毯子上抖落灰尘而使其洁净，行者将从心灵与情绪的障碍及其余习中得到彻底的大解脱。那些所谓一帆风顺的禅修者可能会想："我的修持如此善妙，以至于没有扰动考验的经历。"但事实很可能是，他从来就没有从根本上断除其心灵和情绪的烦恼及其习气。

过了一段时间，多智钦吃完了所有的食物，于是在很长时间里，他除了喝点茶以外，很少有吃的。他的身体变得很虚弱，就像卧床的病人。他难以挪步，呼吸沉重，胸口发闷。一天，他的水壶空了，他到山洞外的池塘里打水。在爬上山洞的返回途中，由于水壶太重，他摔倒在地晕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他苏醒了，并试图站起身来，但却无能为力。他心中冒出一些念头："现在无法逃脱死亡了，该怎么办呢？"随后他心中出现另一个念头："倘若我是在做不善业时死亡的话，那应该悲哀，但由于我是在修持正法时死去，我应该欢欣鼓舞。"这个想法使他心生欢喜，这份喜悦给了他站起来的力量。他回到闭关的山洞，点燃一些他为平息剧烈的风病而留作药用的糌粑粉，嗅了熏烟来治疗自己。接着他用较小的水壶装水烧了点茶喝下去，但由于他长期没有固体食物，这茶让他的身体剧烈摇晃，他非常艰

难地让它平静下来。

然后他想："最好到佐钦寺去找一些食物，否则我会饿死，这将成为修行的障碍。" 他离开山洞向下爬了一小段路，但他实在太虚弱了，再次摔倒在地。他站了起来，想："我多么愚蠢啊！我的上师们吩咐我修持正法，遵从上师们的言教是我主要的修法。出去找食物是不对的。哪怕我死了，我也不应该离开修行的山洞，直到圆满完成这次闭关。" 于是他返回山洞一如既往地继续禅修。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敲门声，但他正在修法，就没有理会。在禅修座间休息时，他在门口发现了一罐酸奶，他拿回洞中享用了它。这酸奶具有特殊的疗愈功效，不仅帮他恢复了健康，还有助于他的禅修。据说这罐酸奶是护法女神才仁玛（长寿姐妹）供养多智钦的。从此这个闭关山洞的周边地区被称为"才仁普（长寿洞）"。数天后他的道友们给他带来了食物道粮。护法女神才仁玛留下的铜制鎏金酸奶罐，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为止，一直保存在多智钦寺的一座佛塔里。

三十八岁时，多智钦移锡至佐钦寺附近的辛杰山洞，在那里进行了为期四年的闭关，期间有一次必须去佐钦寺而短暂中断了下。他修持了达波传承的胜乐轮金刚五尊和热那林巴掘藏的《忿怒莲师美齐》和《无上极密金刚橛》。他随后观修辛杰（阎摩法王），有一天用手指仿佛在烂泥中一般在岩石上写下辛杰咒。从此这个山洞被称为辛杰洞，有人告诉我这个写在岩石上的咒语至今仍然可见。



然后，他从第三世佐钦仁波切（1759-1792 年）处得到了《三根本秘密心髓（嚓松桑哇宁提）》的传承，并付诸短期闭关修持，期间有很多觉受和境相。在这次闭关中，第三世佐钦仁波切送给他一本《功德藏》，他阅读之后对此论著的作者晋美林巴生起了“无有造作的信心”。

多智钦去见佐钦仁波切，佐钦仁波切鼓励他去拜见晋美林巴，说：“去见他比你留下来闭关更有益。”佐钦仁波切还敦促多智钦代表他去邀请晋美林巴来康藏，至少要把《龙钦宁提》传承给他和其他人带回来。从佐钦仁波切处，多智钦得到了《四心滴》和其他诸多法门的传承和教诫。

在德格某地，多智钦遇到一条大河，但没有找到渡河的办法，他安住于把河水观为大地的禅定中，如履平地般在河上走了过去。当他就要到达对岸时，他想：“噢，我的禅修相当不错啊。”正动念时他沉入河中，差点淹死。所以后来他经常说：“动分别念很危险。”

四十一岁时，多智钦第三次前往卫藏，在西藏南部雅砻山谷才仁迥隐修苑附近的德巴普旭家族，他首次见到晋美林巴这位自己具有宿缘的上师。这是一个非常喜悦的时刻，就像失散多年的父子重逢。晋美林巴说：“昨晚我梦到遇见一位菩萨，肯定就是你了。”多智钦看到晋美林巴就是唐东嘉波，并经历了很多境相和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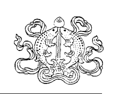
多智钦从晋美林巴处受了菩萨戒，当晚在光明梦境中，多智钦看到从一座白色佛塔中取出数斛迦叶佛的舍利和遗骨，这是多智钦在重续他过去在迦叶佛前所受菩萨戒的征相，在迦叶佛时代，他是拘缕纪王之子。

在领受《上师意集》灌顶时，多智钦心中清晰而没有丝毫疑惑地回忆起晋美林巴曾转世为酿·尼玛沃色(1124-1192年)，而他自己曾转世为桑吉林巴（1340-1396年）。

晋美林巴给多智钦授予了《噶玛》和《德玛》法门完整的传承，包括《龙钦宁提》、《功德藏》及其自释、《七宝藏》、《兴达南松》、《解脱心要》和《宁玛十万续》。晋美林巴给他起名为晋美成列沃色，意为无畏事业光。

当多智钦在桑耶时，巴琼果钦·仁增和曼格·白玛根桑从康藏到那里朝圣。多智钦写了封信让他们去找晋美林巴求法，后来白玛根桑成为晋美林巴著名的弟子晋美嘉威纽固。在领受了两周的传法后，仁增和嘉威纽固回到桑耶与多智钦汇合。他们一起到卫藏朝圣，接着前往后藏拜见大修行者仁增白玛西宁并得到了许多《北伏藏》诸传承。

随后，正在回康藏途中的多智钦由嘉威纽固陪伴，从后藏返回拉萨。当他们穿越卫藏雅卓地区的无人荒野时，多智钦患了重病，但他的心情始终很愉悦。嘉威纽固写道："当我们师徒俩沿着雅卓山谷向下走时，怙主上师【多智钦】患了严重的风



病和风湿病。他时刻处于极度疼痛之中，变得虚弱无力，几乎奄奄一息。除了一块已经腐烂的动物脂肪和一罐油，我们没有什么可吃的，甚至连一勺糌粑粉都没有。我们喝了点红茶。在他坐下休息后，为了让他站起来，我必须用双手使出全力才能拽他起来。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很危急，然而他并不感到沮丧，他会说：'哦，今天我有机会让自己的色身吃点苦头并调服自己的贪心，以此苦行来修持一点佛法。我正在实现自己珍宝人身的意义……毫无疑问，我正在经受的艰难困苦是自己过去无数世以来积资净障所产生的（重罪轻受）幸运果报。' 他的心里充满了大喜悦。我也感到欢喜，心想：'这位怙主上师正在实修佛陀的教言：越过刀山与火海，舍生赴死求正法。这真是殊胜啊！' 此外有时当上师不注意时，我流了很多泪，想着：'这位圣者将在这块没人会留意的地方圆寂。'"

到了拉萨以后，嘉威纽固向西返回后藏，而多智钦向东前往康藏。但走了几天之后，多智钦无法忍受就这样离开自己的上师而不再见他一面，于是他转向南走去拜见晋美林巴，这让上师感到非常惊喜和愉悦。多智钦领受了更多的传承和法要。晋美林巴认定他是法王赤松德赞之子穆茹赞布王子的转世，并授权他为《龙钦宁提》法门的根本法主，正如《乃强图吉卓布（龙钦宁提授记指南）》所授记："拉瑟【圣王子】的转世化身，将开启《龙钦宁提》正法的大门。"

在回到多山谷之后，应上多山谷女土司阿炯萨巴宗的请求，多智钦在距离现在的多智钦寺约十英里的殊钦达果为一座寺院

奠基。但不久以后他就去德格了，建寺工程停了下来。

在佐钦寺，他给第三世佐钦仁波切（1759-1792 年）和第二世佐钦本洛（1731-1805 年）授予了《龙钦宁提》的“咙”传。在佐钦仁波切的再次赞许下，多智钦带上丰盛的供养，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卫藏，与他偕行的有格则喇嘛·索南丹增（晋美俄嚓）和其他一些人。这次他在德巴拉嘉赤（嘉日）家族见到了晋美林巴。

随后他与晋美林巴一起去了桑耶。在桑耶主寺，多智钦资助并安排了一次由晋美林巴主持的盛大荟供，他从晋美林巴处再次受菩萨戒，并一起念诵了很多遍《普贤行愿品》。他资助了一个为期七天的“孟珠（药修）”法会，由晋美林巴领衔加持制作法药。请记住，桑耶主寺正是数世纪前莲花生大士把《龙钦宁提》付嘱给法王赤松德赞（晋美林巴的前世），以及莲师给王子穆茹赞布（多智钦的前世）传法的地方。

然后他们一起前往才仁迥。晋美林巴传了很多灌顶，但由于他的视力有问题，多智钦代表其上师给泽勒果仓珠古的转世、唐卓的晋美丹贝嘉参等许多人念了《宁玛十万续》等法门的“咙”传。

1791年，当多智钦在桑耶时，尼泊尔的咕喀军队洗劫了西藏西部的许多地方，包括日喀则镇和扎什伦布寺。卫藏的人们害怕随时被咕喀军队攻占，纷纷逃离自己的城镇和寺院。



依照担惊受怕的人们的请求，多智钦在圆满了在桑耶主寺的祈祷后，到河波日山作了桑（烟）供。他召请来诸护法神，并提醒他们过去曾当着莲师的面承诺要守护西藏的誓愿。桑供的烟在空中变成了大鹏金翅鸟的形状，向侵略者的方向飘去。在日落时分，他向西方抛掷了一个朵玛。那一刻，正有一堆乌云伴随着强烈的风暴从西而来，但当他抛掷了朵玛后，乌云神奇地向西折返了。

然后，多智钦在一首诗中预言，不必再为尼泊尔军队担惊受怕了，并将这首诗送到拉萨政府。由于他的保证，桑耶的人们不再逃离。他想去见晋美林巴但却未能如愿，因为雅鲁藏布江上没有渡船。接着他去了桑耶寺的护法殿果佐林，先是念了祈祷文并举行了仪式，但忽然之间他态度大变，对着西藏主要护法神贝哈尔的像高声斥责，用他的批单击打护法像，扯下护法像外面裹着的衣物，并且质疑护法神（没有遵守）过去当着莲师的面承诺要保护西藏的誓言。最后他感到很寂静，并于此寂静中入定安住良久。（我听到过诸多故事，说人们看到护法像在震颤，从嘴里和鼻孔中冒出烟雾，升入空中，给入侵的军队带去了冰雹和瘟疫。）

西藏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嘎龙匝萨喇嘛·格桑南嘉，派了一个特别代表团来向多智钦请教关于尼泊尔军队入侵威胁的预言。多智钦在一首诗中写下他的预言并让带回给嘎龙喇嘛，其中包括以下几行：

“在（我）水晶般本来清净（的心意）中，

出现了如下词句：

在安逸自在时，

贡高我慢而自大的人们啊，

不要听信任何未经证实的传闻，

不要逃往任何未知的地方……”

由于卫藏四翼面临严重干旱的威胁，多智钦举行了火供仪式，带来了滂沱大雨，让许多人免遭饥荒的危险。

多智钦从桑耶去了才仁迥，那时晋美林巴由于眼疾（可能是白内障）无法阅读。晋美嘉威纽固去找来一位眼科医生，做了一次成功的手术。在最后离开前，多智钦把自己所有的财物，包括他珍爱的一顶古董帽子，全部都供养了晋美林巴，无余供养上师令他感到极大的喜悦与寂静。

晋美林巴赞叹了多智钦，并以书面形式给予他的教诫，包括以下几行：

“他可以治愈【身体和环境】要素的扰动，

他能够降服违缘障碍，

他可以圆满完成上师所吩咐的一切，

这不正是具相的弟子吗？

由于我们始于很多世以前的宿业因缘，晋美成列沃色，

你从远方来到这里，

从一个难以看到或听到的地方而来。



带着难值难遇、甚深广大的法门宝藏作为珍贵的礼物，
你正要返回你的家乡。
你就像（寻宝）成功的商主从海上返航。
倘若没有宿业因缘，
即使你就住在同一个地方，
你怎么能够把我视作利益他人的菩萨？
……
正如在《乃强图吉卓布》中所授记的那样，
在修建桑耶寺时，
我们是父亲【藏王】与儿子【王子】的关系。
这个事实的净相你自己也见到过。
从你小时候起，
当你离群索居时，
就像我过去曾经历过的一样，
你已经得到了关于掘藏的授记。
如今我把佛语和伏藏法门的宝藏付嘱给你，
并授记你会将其弘扬光大于荒蛮的地方。
只要【证悟的】本来面目没有迷失于妄想，
没有必要在闭关中度过一生。
……
你和我之间没有分离。
以你我心意相应的真谛，
三宝的大悲加持，
三根本之力，
以及护法的事业，

愿汝之佛法事业没有任何违缘，

愿一丝一毫障碍都没有！”

晋美林巴说：“今晚你就住在我家吧，我有一些教言要给你。”于是多智钦就在晋美林巴身边度过了临别前的最后一晚。晋美林巴说：“我所得到的佛语和伏藏法门的所有教诫都由你和我共同继承。当法界空行母付嘱给我《龙钦宁提》的黄卷时，她告诉我这是法王及其王子共同继承的法门。另外，《乃强图吉卓布》中云：‘正法的大门将被圣王子的转世所开启。’因此，毫无疑问，你就是【圣王子的】转世化身。所以你的主要使命是为了利益这个法脉和众生而弘扬这个法门。我们是无二无别的。将来有一天你的弘法利生事业会非常成功，但也会有来自负面力量的许多障碍。向我作祈请，你的障碍将会平息。当你心中对我生起新的信心，如果新的机会来临，我们父子将会再次见面。”最后一句的意思是晋美林巴将转世为多钦哲，再次见到多智钦并拜他为师。

多智钦表达了他想继续保持隐修的愿望，晋美林巴拒绝了他的想法，建议道：“我给你传授了菩萨戒，这是要肩负利乐所有众生重任的承诺。如果你只是享受山洞的寂静安乐，那你可能会忽略你所发的誓愿。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弘扬正法。我毫不怀疑，甚至不善的情形对你来说也会变成功德。”

第二天，多智钦用自己的头顶触碰晋美林巴赤裸温暖的莲足，脸上流淌着热泪说道：“愿未来生生世世中，我都与怙主上

师您永不分离。愿我身、语、意的一念一行都成为利益佛法和众生的具力源泉！"晋美林巴满怀深情地和多智钦行碰头礼，说："这是个承诺，我们不相分离。请快乐地旅行吧。"多智钦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跳出了胸膛，向后退着走出了房间，离开了隐修苑。

鉴于多智钦已经成为一位重要的上师，他不得不在桑耶、德巴拉嘉赤等许多地方举行法会并赐予加持。

根据政府的要求，在拉萨的多觉巴祈（多巴），由香仲堪布（亦名固敦堪布）亲自督办，多智钦举行了很多天的法会，先为政府和国家，后为固敦堪布本人祈福。当玛贡法会的"朵"（mDos）仪式圆满时，多智钦仅用右手神奇地举起一个两层楼高的"朵"并扔了出去。西藏政府非常尊敬和感激他对国家的护佑和授记。从那时起，多智钦就以"多智钦"的名号而闻名，意为来自多（山谷）的大成就者（智钦）。拉萨人说："成就者（Grub Thob）有很多，但大成就者（Grub Ch'en）却只有一个。"

多智钦还把嘉威纽固一起带回了康藏，在途中他们面临许多危险，但他凭借其非凡的勇气和精神证悟的力量克服了它们，这一切都只是增上了他内在的证悟。例如，有一天他们在雪中迷了路，多智钦感到一阵悲哀，这悲哀引发了米拉日巴的的神奇境相。米拉日巴唱着歌，给他传了《米拉日巴了义藏》仪轨，并将自己融入了多智钦。

1793 年，多智钦首次应邀来到德格王宫。他举行了仪式、传了法，期间出现很多神异的征相。从那时起，多智钦成为德格摄政王后才旺拉姆及其儿子才旺多杰仁增王子（1786-1847 年？）的主要国师之一。德格王府请求他留下来担任常住国师，但多智钦立刻拒绝了，因为去汉地五台山并在那里度过余生是他的首要目标（虽然此目标从未实现）。

此时多智钦把他的生命唯一奉献给弘扬佛法，使正法能够进入许多可化之机的心田。晋美林巴在自传里表达了他在收到多智钦成功地弘扬佛法的消息时自己喜悦的心情："多喇【来自多地的喇嘛，即多智钦】在德格传讲了三次宁提法门，第一次有两千弟子领受了法要，第二次有三千弟子，第三次有五千弟子。很多在家人发誓不再打猎，由此很多动物得到了 '无畏施'。我对自己身在远方而发菩提心所带来的小小结果感到欣慰。这正应验了授记中所说的：'南宁、酿苯、却英和圣王子的化身将开启【龙钦宁提】正法的大门。'"

同年，在德格摄政王后的请求和资助下，多智钦为在石渠山谷格则多地方的奥明仁增佩吉林寺奠基。但奠基之后，他就前往安多了，因为他长期以来的愿望是去五台山。在安多的扎嘎椎宗圣地，他闭关了一个冬天。

在果美地区秋杰仁波切的寺院里，多智钦给著名的格鲁学者秋杰仁波切传了《龙钦宁提》等法门，秋杰仁波切修学过宁



玛法门并成为多智钦的弟子之一。多智钦也从果美·秋杰处领受了一些传承。

在多智钦给该地区的许多藏族和蒙古族居民传法并为他们服务。他显现了很多神变，例如在一个缺水的居民区，他从干旱的土地里引出一股泉水。青海地区的蒙古人称呼他为“哈尔汉达赖喇嘛”。

由于多智钦证悟力量名声远播，强大的蒙古族土司、年迈的秋囊匝萨邀请他来到自己的领地，虽然过去两年来当地禁止修持宁玛派。这位土司曾经生过许多孩子，但无一幸存，尽管他已经得到了塔尔寺喇嘛们的护佑。多智钦给土司加持并预言他还会有个孩子。当孩子出生时，婴儿病得很厉害，没有人指望他能活下来，但经过多智钦的庇佑，孩子幸存下来。这孩子起初名叫雅玛他，后改名为嘎哇嘉秋与益辛旺嘉。多智钦的精神力量促使当地人心里对其他佛法宗派产生了一种宽容的新态度。

多智钦还受到了蒙古国王庆旺·阿旺达吉（又名秋嘉·阿吉旺波，1759-1807年）的邀请，阿旺达吉是当时青海地区最重要的土司。多智钦给国王和王后以及四十至一百位重要人物授予了《龙钦宁提》、《空行仰提》和《功德藏》释的传承和窍诀。

多智钦授予拉喀寺的智钦珠古·晋美南卡嘉参《龙钦宁提》传承，智钦珠古成为了《龙钦宁提》的传承持有者。在 1959

年以前，拉喀寺以常住超过一千九百位密咒士而闻名。多智钦还给内蒙古阿啦善的阿旺丹达拉然巴（1759-？）传了法。

随后多智钦遇到了一个问题，涉及清朝皇帝派驻青海省府西宁的代表大臣安班[33]。多智钦被传唤至安班的营地，并被指控属于一群逃离家乡的康巴人。多智钦是在帮助他们，而并不属于那个特定的群体。另一项指控是，多智钦已经在青海地区待了几年，但却没有知会安班，这个属实。另外，据说他还曾戴过堪布的帽子，但却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这个部分属实，因为他没有得到格鲁派的承认，而格鲁派是该地区的官方宗教机构。通过两名翻译，当着一大群青海地区藏族和蒙古族的达官显贵（包括国王阿旺达吉和秋囊匝萨）的面，安班对多智钦盘问了一整天。正如多智钦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所有人都“坐在那里，好像正在聆听一次佛法演讲”。那天结束时，安班不仅把多智钦释放了，他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甚至请求多智钦为他一个生病的朋友祈祷。问题就这样神奇地解决了，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不然的话，多智钦的生命及其功德主蒙古王子们的地位，都可能面临真正的危险。

许多个月之后，安班派信使把多智钦请到西宁。在西宁，安班很恭敬地对多智钦说：“通常当人们收到来自皇帝陛下的信函时，他们要面向东方站着洗耳恭听，然而您可以依旧坐着，但请面向东方仔细谛听。”安班郑重其事地打开嘉庆皇帝的信

[33] 安班：满语，意为大人。



函，信中有如下几行："如果这位上师对人们有所饶益，那他作为红帽【宁玛】派的上师应该没有问题。他【多智钦】必须留在青海地区，他不可以前往五台山、拉萨或自己的家乡。如果他要离开的话，那他必须先咨询皇帝陛下。【青海地区的】土司们必须向这位上师致敬并提供方便。"

当地的人们把皇帝对多智钦作为青海地区十二支蒙古部落上师的认可视作莫大的荣耀。他们非常欢喜，因为他们祈祷让多智钦留在他们那里的愿望实现了，但多智钦梦寐以求去五台山的愿望破灭了。（有故事说，多智钦的土司弟子们对皇帝诏令多智钦必须留在青海一事起到了关键作用。）

意识到他现在无法违抗皇帝的圣谕而去五台山，多智钦想再次赴卫藏拜见晋美林巴，但他的信众们坚持反对这个计划，并引用了皇帝的圣裁。于是多智钦派晋美曲扎代表自己前往卫藏，带上自己所有的全部财物作为极丰盛的供养，代表团还带上了国王阿旺达吉供养晋美林巴的很多礼物。

却囊土司请求多智钦修建一座寺院，并承诺提供一切所需的财力和政治支持，但多智钦拒绝接受这份供养，用一句智者格言提醒自己："不要和自己的功德主们走得太近。"

一位杰出的格鲁学者、拉加寺的阿柔格西·千摩香巴格勒嘉参（1726-1803 年），盛赞多智钦并给他献上丰盛的供养，他还从多智钦处领受了传承。

安多地区一座格鲁大寺院阿柔拉加寺出现了瘟疫，常住的四千比丘有一半左右因此丧生。所有的幸存者都逃到附近的一个山谷，除了有一位僧人选择了留下，因为逃走会影响他念诵《文殊真实名经》。一天他听到铃声，并看到一些人带了一只不寻常的老虎般的动物进了这座废弃的寺院。他们中的一个人进入了他的寮房，他还没来得及警告来客关于瘟疫之事，来人说道："多智钦就在这里，他想向僧众传达这样的信息：危险已经不复存在，大家可以返回寺院了。我们正在处理被遗弃的尸体。"后来多智钦举行了火供仪式并息止了疫情，让这座寺院得以复兴。他还神奇地从寺院后山上的阿美琼贡岩石中引出一股泉水，这股具有疗愈作用的泉水至今仍在。

多智钦的叔叔和其他人从果洛的多山谷过来，催促他返回家乡。引用皇帝的圣命，青海地区他的信众土司和居民都反对他离开。但多智钦的叔叔突然病倒了，而且拒绝服药或者请寺院作祈祷，除非多智钦可以和他一起回家乡，这样土司们被迫允许多智钦返回家乡。多智钦把喇嘛白玛当曲留下来作为自己的代表，以表示他并没有舍弃这个地区。

1799年，多智钦从青海地区返回多山谷，在那里他继续在多山谷的殊钦达果修建他的卓敦伦珠寺。

晋美嘉威纽固也来到多山谷协助多智钦建寺。在嘉威纽固



等人的陪同下，多智钦访问了在彭措宗的壤塘[34]国王才旺伦珠（？-1825 年）、秋泽国王和壤塘的许多地方，传授法要，举行法会，并为建寺筹集资金。

多智钦年幼的侄子努登多杰（他后来成为著名的康董大掘藏师，又称阔董大掘藏师），来见他叔叔。多智钦给了他一个金刚杵和一枚普巴橛并让他站起来。大掘藏师手持着法器，转过身来并念着“吽吽吽”。那一刻，大掘藏师唤醒了自己过去曾转世为敦都多杰（1615-1672 年）的回忆。之后多智钦给他传了《雍喀大乐佛母》灌顶，大掘藏师听到在他周围所能见到的花草树木都发出“嗡贝摩约给尼嘉纳哇饶希吽”的咒声。

1801 年在访问玛山谷时，多智钦遇到了当时一岁左右的多钦哲（1800-1866 年）。这孩子坚持让他父母把自己带到一个名为索南秋登的人那里，并补充说不然他就要回家了，这意味着他会夭折。索南秋登是多智钦早年的名号之一，除了他自己以外鲜有人知。当多智钦遇到这孩子时，他热泪盈眶地把孩子抱在怀里并向他保证：“我会照顾的你。”多年以后多钦哲写道，当他遇到多智钦时，他看见多智钦就是莲花生大士，而不是普通凡夫的身相。

在多智钦的建议下，多钦哲被接到殊钦达果，并开始领受加持和法要。多钦哲不断地看到多智钦呈现各种不同的身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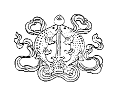
[34] 英文 Dzigak，古译“绰斯甲”，如今的壤塘地区。

并被神秘相状的各种男女所围绕。长大后，多钦哲意识到这些显现并不是上师及其周遭环境通常的形色与相状。

在逗留了几年以后，上多山谷的土司参与庇护小偷的事被发现了。此事让多智钦大失所望，因为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上师，而且是一位富有智慧、德高望重、备受尊敬的部落领袖。不久，他就拒绝留在殊钦达果，尽管它在以后多年里仍然是一个隐修处。华智仁波切（1808-1887 年）曾在那里阅藏《甘珠尔》很长时间，并忆持了很多佛经。然而，当我小时候经过那个地方时，我只看到了殊钦达果的废墟。

多智钦不断收到德格国王和佐钦寺的加急邀请，他去了嘉绒寺、佐钦寺和石渠山谷的一些地方，在每个地方他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接待。在佐钦寺他给年幼的第四世佐钦仁波切灌了顶。当他听说德格的摄政太后病情严重时，便赶往德格王宫。太后刚病愈康复，多智钦给她传了《益西喇嘛》教言等法要。他给德格国王传了马头明王和续部金刚橛灌顶。后来，多智钦还给国王传了自己发掘的伏藏法门。

多智钦给许多弟子，包括佐钦、噶陀和协庆等康藏宁玛巴寺院的重要上师在内，传授了《四心滴》、《龙钦宁提》、《宁玛十万续》、和《七宝藏》等许多法要，受法者包括第四世佐钦仁波切、多钦哲、第三世协庆饶绛、噶陀斯度、果嚓珠古们、果钦·阿旺秋觉、和哦派的塔泽堪钦·南卡齐美。



到这时为止，多钦哲一直处于多智钦的关照之下，并被多智钦本人非正式地认定为晋美林巴的转世。随后来自晋美林巴的亲炙弟子萨迦贡玛和直贡珠古们的批准认定，由直贡的代表团带了过来，代表团来迎接转世灵童（多钦哲）回卫藏。然后在德格王宫的精心安排下，多钦哲被送往直贡寺，晋美林巴的儿子是直贡传承的两位领袖之一。

1806年，多智钦的一位叔叔濒临死亡，他从德格赶回果洛。从这时到1809年期间，他在德格、佐钦寺和果洛之间往返多次，举行法会，主要是在许多寺院和其它地方给予传承和法要。

和晋美嘉威纽固一起，多智钦在石渠山谷修建了扎迦寺，扎迦寺后来成为晋美嘉威纽固本人及其著名弟子华智仁波切的主要法座。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德格王府曾经对以多智钦为首的宁玛上师们的影响产生过宗派性的抵触。但是，有些西方作家断言多智钦被囚禁入狱并于 1798 年德格叛乱时出逃流亡，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在此期间多智钦并不在德格。从 1793 年至 1799 年，多智钦一直在青海地区，给藏人和蒙古人传法。1799 年他才从安多回到果洛，并修建殊钦达果寺。从 1802 年左右至 1809 年期间，他才频繁地访问德格，并给德格摄政太后与王子传法（德格王子于 1806 年继承王位）。从安多返回后，多智钦多次访问德格并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而 1793 年多智钦只去过一次德格并待了几个月。根据为数众多的文献，

不仅摄政的太后，还有她的儿子国王才旺多杰仁增（1786-1847 年？，1806-1847 年？在位），始终都是多智钦忠诚热切的信众。

多智钦鼓励德格王宫捐资刻制了九函《晋美林巴集》、二十五函《宁玛十万续》和十多函《龙钦饶绛集》的木刻经版。

1809年，多智钦终于回到了果洛。绒敦德钦林巴（十七世纪）曾授记："菩萨勇士、圣王子的转世，将会出现，与大圆满阿底法门的上师与修士一起，他将在上、中、下色山谷修建三座寺院。"

1810 年六十六岁时，多智钦在色达扎钦峡谷的亚龙修建了一个禅修中心，他将其命名为白玛郭嚓松康卓林（莲花庄严三根本空行洲）。后来，它成为众所熟知的亚龙白玛郭寺。

在亚龙白玛郭寺圆满建成后，多智钦发誓永远不会离开那里，于是他不再去其它地方，而在那里度过自己余生中的十多年。当多智钦住锡在那里时，几乎每逢藏历初十和二十五，在亚龙白玛郭都可以听到自鸣的天乐。人们相信这天乐是由来此聚会的诸多勇士和空行演奏的。在听到天乐的那些日子里，人们就会想起当天是本月的荟供日之一。

在亚龙白玛郭，多智钦给大量的弟子传授法要并给予传承，很多弟子后来成为著名的上师。通常是由多智钦传授灌顶和窍



诀，而由晋美格桑代表多智钦给予“咙”传。

1812 年，多钦哲从卫藏返回，来看望日益年迈的多智钦。德格国王再三地强烈敦促多智钦和多钦哲前往德格，但多智钦无法前往，因为他发誓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寺院。

年方二十的第四世佐钦仁波切（1793-？）访问了亚龙白玛郭，进一步从多智钦处领受法要。多智钦给他传授了来自龙钦饶绛和晋美林巴以及《毗玛宁提》与《耳传金刚桥》等的灌顶、“咙”传和窍诀。

多智钦赐予佐钦仁波切满满一托巴羌酒（啤酒）作为加持。一饮而尽后，上师的证悟自然地移置于佐钦仁波切的相续中，他证得了世俗诸法消融于究竟法性的法性尽地相（Ch'os Nyid Zad Pa）。从此以后，佐钦仁波切成为著名的成就者，他没有分别心，对贤劣没有希冀与恐惧。关于他的生平和智慧有很多神奇的故事。

当甲色·贤彭塔耶（1800-？）从远处第一次看到亚龙白玛郭时，他下了马，作了很多大礼拜，像个孩子般哭了起来。他说：“我上师的这个住锡处就是真正的法身密严刹土。”当他见到多智钦时，上师正在用五色丝带做成的小经幡触碰加持信众，甲色看到经幡上有光蕴身的金刚手而为庄严。

1815年，多智钦让多钦哲带着大量供养去了卫藏，多钦哲于1816年返回。

1817/18年，晋美嘉威纽固来到亚龙白玛郭，最后一次看望年迈的多智钦。对于这俩金刚父子或金刚兄弟而言，这是一个极其悲欣交集的时刻。多智钦总结了这次相聚，说道："这是一次亡者与活人的会面【，真是稀有而喜悦】。"多智钦给嘉威纽固等人传讲了前行和许多其他法要。他还授记了嘉威纽固应该建立自己主法座的地方，并详细描述了这个他从未见过的地方。

在亚龙白玛郭寺，许多伟大的上师前来向多智钦领受传承，其中包括：嘉威纽固、第四世佐钦仁波切、多钦哲、噶陀·格则玛哈班智达、多喇·晋美格桑、热巴·达策多杰、秋英朵登多杰、协庆·索南华丹、索南嘉参、江龙·南卡晋美多杰和甲色·贤彭塔耶。

1819年，多智钦建议来自德格王宫、佐钦寺、噶陀寺和直贡寺的代表们允许多钦哲成为隐修密咒士，因为多智钦希望以此来完成其佛行事业。所以他们确实同意多钦哲去过云游瑜伽士生活。多钦哲回忆起那些日子里年迈的多智钦的生活，他写道："大宝怙主法王的健康状况比过去好。偶尔他会突然唱起瑜伽道歌，但我们没有机会把它们写下来。有时他会描述自己在境相中看到的报身佛刹，其它时候会讲六道众生的各种情形。他还对佛法弘扬以及某些个人的未来作了授记。我们中的一些人不断地看到他示现不同的身相，有时在他的座位上只见其衣而不见其人。这样的神变无穷无尽。每当我们想起关于佛法要



点的任何问题，他都会不问自答。”

金蛇（1821）年正月十三日清晨，时年七十七岁的多智钦换上报身装束。他给一些弟子分别单独传授了窍诀。随后，没有示疾，在描述自己色身要素能量收摄阶段的经验时，他融入了究竟寂灭。空中遍布虹光束和虹光圈，弥漫着花雨。他的法体被荼毗后，出现很多舍利，这是很高成就的征相。他的弟子们修建了一座金塔来保存供养他的舍利和遗骨，这座塔直至1959年为止一直都在多智钦寺。多智钦的弟子、来自内蒙古阿拉善的著名格鲁巴学者阿旺丹达拉然巴写道："有些上师能够获得把自己的色身消融于虹光身的成就，但却选择只证得异熟持明的果位，原因是他们中有些人为了利益佛法和众生而献身于转动事业之轮，并没有穷尽自己的业力。其他上师留下了大小舍利遗骨，作为留给弟子们的加持之源。这样（示现死亡相状）的一个例子即是我们珍贵的皈依处、普贤王如来的幻化身、本初佛为应化之机所显现的圣哲之主、百部本尊之总集、具德晋美成列沃色。"

就在多智钦圆寂的那天晚上，远在数周旅程之外的他的上首弟子多钦哲得到了他的遗教。金蛇年正月十三日后半夜，在虹光围绕中多智钦以赫赫放光的虹光身相出现在虚空中。他坐在由四位空行母抬着的光蕴毯子上，以非常悦耳动听的声音唱出了他的遗偈，然后他融入多钦哲身中。

“我将进入法界体性智界，
它是超越思维与言诠的境界。
我将进入大圆镜智界，
它是不灭的明光闪耀，清新而通彻。
我将进入平等性智界，
其中所有能所二取分别念都消融于法界。
我将进入妙观察智界，
它是光明，六种预知的曙光。
我将进入成所作智界，
它将根据所化之机【的需求】显现不同的化身。
我将前往持明者的刹土铜色吉祥山。
由于我心与嘿汝嘎的意完全一致，
我将显现三位化身作为你的同伴。
直到它以空行秘密文字清晰显现，
请将此遗教严格保密，
就像死人的嘴巴一样紧紧密封。
愿这些表示符号永不消失。帝刹楞！
儿啊，请保持健康。
如今你已克服自己的寿障。
直到一切现有都解脱呈现为【佛法的】教诫开示，
【你应】了知轮回与涅槃都如梦似幻，
献身投入于无有所依的禅修。
这是全部付嘱和发愿的灌顶，
这是诸灌顶之中的最胜灌顶。”



多智钦开启了很多意伏藏法门，合称《大乐圣道（当曲德钦兰却）》。它包括阿弥陀佛的外、内、密仪轨、马头明王的极圣仪轨、大圆满十二本师以及米拉日巴、玛吉拉准和玛哈德哇的仪轨。他还发掘了一个名为《楚沃齐椎》的著名的施身法仪轨。他著作包括：《大海之滴（嘉措楚提）》、《功德藏》简略和详细的注释、《施身法·空行嬉笑》的略释、一个净化三昧耶的仪轨以及桑吉林巴发掘的玛哈嘎拉仪轨和金刚橛仪轨的汇编。

多智钦写了很多预言。众所周知，安多的拉卜楞寺收藏了一函他的授记汇集，我自己曾见过一个数百页的收藏版本，但是现在似乎只有其中一节若干页幸存了下来。

多智钦的授记以其清晰性和准确性而闻名。上师们写授记，通常是因为他们在净相中由空行母、上师或佛告知未来的事件。但是，多智钦授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通过自己具证智慧境界中自然出现或自生的境相来预言将来的事件。例如："在远离分别念的【我的智慧意】法界大圆镜中，呈现出世界总体的情形，以及西藏东部特别的情形，在无有疑惑的缘起形式中……"

他预言了许多与佛法弘扬、各地区以及个人有关的事件。例如他授记了钦哲旺波（1820-1892 年）、夏嘎·措珠让卓（1781-1851 年）、白玛斯德（1957 年圆寂）和数以百计的其他伟大上师的诞生。他预言中国将会变成"红色"，尽管在他那个时代"红色"并不具有如今的象征意义。他还预言了一位来自热振的西藏摄政可能会发生的事件以及该事件引发的后果。

多智钦圆寂后不久，多钦哲回到亚龙白玛郭，向放置在宝瓶中的多智钦的遗骨和舍利致敬。多智钦的弟子们敦请多钦哲留下担任多智钦的继任者（gDan Tsabs），但被他拒绝了。

后来，佐钦寺的甲色·贤彭塔耶（1800-？），一位著名的智者和多智钦的上首弟子之一，来担任了一段时间多智钦的继任者。甲色在亚龙白玛郭寺开创了为期四十五天的《幻化网秘密藏续》年度讲修法会。第一年时华智仁波切给甲色担任助教，然后他自己又主持了两年。华智仁波切和辽西龙多在色山谷和多山谷多智钦的法座附近待了九到十年左右。

正如《上师意集秘密授记》所预言，多智钦的弟子中有诸多传承持有者，他们包括：金刚四裔（rDo rJe’i gDung bZhi）、持金刚名者十三位（rDo rJe’i Ming Chan bChu gSum）和布达六法友（Buddha mCh’ed Drug）。

关于金刚四裔有不同的诠释。一种方式是：（1）东方的多喇·晋美格桑多杰（曲吉罗珠），犹如白海螺的声音一般名声远播；（2）南方琼龙寺（该寺以拥有一千名瑜伽女和一千名瑜伽士弟子而闻名）的热巴·达策多杰，他的密宗弟子众多犹如成堆白米；（3）西方的甲色·日佩多杰（贤彭塔耶），他的众多出家禅修弟子犹如满苑红莲；以及（4）北方的秋英朵登多杰（在安多尤其是热贡地区的一位宁提法门的伟大论师和弘扬者），他像天铁普巴橛一般，有很多具力密宗弟子。



第二种方式是（1）多钦哲、（2）第四世佐钦仁波切、（3）甲色·日佩多杰和（4）吉布·益西多杰（多喇·晋美格桑）。

第三种方式是（1）多钦哲、（2）佐钦仁波切、（3）热巴达策多杰和（4）秋英朵登多杰。

康楚·云丹嘉措（1813-1899年）写道："东方具名沃色殊胜化身尊，莲师授记其四瑜伽士弟子，为利有情穆茹（赞布）智慧之化身，圣哲之主香秋多杰（多智钦）我祈请。"

持金刚名者十三位也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而其中一种是（1）门觉南凯多杰、（2）多钦哲·益西多杰、（3）嘉绒寺的晋美弥久多杰（南卡才旺却珠，1744-？）、（4）热巴达策多杰、（5）秋英朵登多杰、（6）晋美华吉多杰、（7）协庆寺的仁增蒋华多杰、（8）果洛的吉龙·图却多杰、（9）晋美巴沃多杰、（10）雄努·益西多杰（亦名多喇·晋美格桑）、（11）果洛的旺达·多杰华桑、（12）卓西的仁增华吉多杰和（13）巴琼的若威多杰。

辽西龙多为多智钦的诸大弟子提供了另一种分类方法："大持明【晋美林巴】尊者所有的康巴弟子中，多智钦·晋美成列沃色而为上首。多智钦的主要弟子有金刚四裔、布达六法友、持虚空名者十三位以及持坛城弟子一百名。在持虚空名者十三位中，最上首的是门觉南凯多杰。"

晋美嘉威纽固和晋美俄嚓既是多智钦的金刚兄弟也是他的弟子。另外，当华智仁波切年幼时，多智钦确认他是华格喇嘛的转世，凭借预知力他对多喇·晋美格桑说："以邬金晋美曲吉旺波的名号，我授予他全部《龙钦宁提》法门的心意付嘱和发愿传承。"

如前所述，国王阿旺达吉及其弟子夏嘎·措珠让卓的宁提传承来自多智钦。与夏嘎互为师徒的固扬洛德，造了如下传承祈请文：

"遍知晋美林巴尊，
垂赐加持我祈请。
成就者中至高无上之根桑贤彭，
法王阿吉旺波与遍知措珠让卓，
垂赐加持我祈请。"

达玛森格（1890年圆寂）的龙钦宁提传承也来自多智钦，正如达玛森格所写：

"愿仁增晋美林巴的殊圣愿望悉成满！
愿晋美成列沃色的殊圣愿望悉成满！
愿阿达益西嘉措的殊圣愿望悉成满！
愿吾等根本上师的殊圣愿望悉成满！"

多智钦的诸多转世化身包括第二世多智钦·晋美彭措炯乃（1824-1863年）和多钦哲之子色·喜饶美巴（1829-1843年）。





晋美嘉威纽固

（1765-1843 年）

晋美嘉威纽固是一位伟大的禅修士、菩萨与成就者，他是将《龙钦宁提》法门传遍西藏特别是西藏东部地区的两位上师之一。他年轻时的名号是白玛根桑，后来被称为晋美嘉威纽固（无畏如来芽）。

藏历第十三绕迥木鸡（1765）年，嘉威纽固诞生于石渠[35]山谷格则牧区，父亲是董氏曼格部落的邬金扎西，母亲是阿吾部落的扎西吉。石渠是雅砻江源头附近的一个山谷。嘉威纽固在九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他从小就未曾对世间的享乐有过丝毫兴趣。春天时，每当他看到天上飘过的浮云听到轻柔的雷声，他就会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冲动，渴望到山上静处全身心地投入

[35]英文 Dzachukha，藏文音译“扎溪卡”，如今的石渠地区。

佛法禅修。他家里的所有人都只希望他好好地做个在家人，只有他母亲例外，她非常虔诚，并尽力支持他对正法的渴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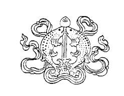
十二岁时，他有机会读书识字。十四岁时，他去拉萨、桑耶等许多地方朝圣并安然返回。

十五岁时，他从格则喇嘛·仁增嘉措（？-1816 年）处得到大圆满以及《三根本秘密心髓（嚓松桑哇宁提）》的窍诀。格则喇嘛告诉他："为了圆满你对心性本面的禅修，你所需要的仅仅是保任自己现在已有的证悟。" 他有诸多令人惊异的超凡境相，并能够预先知道很多以后将要发生的事。

十六岁时，他被迫加入他长兄的商业旅行。在旅途中，他对在家人的欺诈与诅咒产生强烈的厌离。

十七岁时，嘉威纽固带着他母亲与一些朋友去拉萨朝圣。当他们在卫藏时，他和一个朋友试图逃跑去修持佛法，但朋友们抓住了他们并将他们带回康藏。

十八岁时，他进行了百日闭关禅修。十九岁时，他的长兄去世，这比其它任何事件都让他更坚定地转心向法，但格则部落的土司洛桑秋炯以及他的亲友们开始给他施加巨大压力，想要迫使他结婚成家并照料家族。然而，他出离在家生活的决心已定，没有作丝毫让步。



由于留在康藏已经让他无法完全投身于佛法修学，嘉威纽固和一位来自巴琼部落名叫仁增的佛法修行者一起逃往卫藏。他设法带了一块银砖做他们的盘缠。途径昌都、直贡、嘎登、雅玛砻和桑耶，他们来到了拉萨。嘉威纽固不仅具有出世间的智慧，而且还非常聪明务实。他的朋友仁增对佛法具有信心，但却不谙世事轻易信人，甚至缺乏在山区收集木头作柴火的能力。在拉萨，一个穿着出家僧袍的小偷得知他们想把银砖兑换成钱。一天当嘉威纽固不在时，小偷来找仁增并提出以他们想要的价位将银砖换成钱币。仁增把银砖交给了他，那小偷却消失不见了。这样一来，除了人们给他们的一点布施外，他们没有了生计来源。嘉威纽固不仅没有责怪他的朋友，反而安慰他道："我们丢了银子是因为我们没有拥有和使用它的福报。"

经过扎扬宗，他们抵达桑耶，在那里他们遇到了第一世多智钦，仁增在康藏时就已经认识了多智钦。多智钦建议他们道："你们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我正要去青普，你们可以与我一起在青普禅修，但在禅修之前你们必须先得到适当的窍诀。有一位上师，他遍知一切无有障碍，他根据弟子的需要传法，而不取决于弟子是否有财物供养，他就是我的上师钦哲仁波切【晋美林巴】。我会为你们给他写一封介绍信。你们应该高兴才对。"

听从多智钦的建议，他们去才仁迥拜见了晋美林巴。嘉威纽固写道，当他见到晋美林巴时，在一段时间里他这一生的全部感受都消融了，他体验到的快乐就犹如已经证得了见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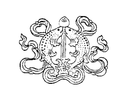
后在十五天里，他们领受了《持明总集》的灌顶、《功德藏》的“咙”传，以及与他们心相续成熟程度（Smin Khrid）相应的详细的大圆满禅修窍诀。

之后他们回到在桑耶的多智钦那里。在简短地朝圣后，他们到后藏去拜见了著名的果钦咕夏·仁增白玛西宁。在途中，虽然他们不会游泳，但多智钦和嘉威纽固将仁增夹在中间渡过了吉曲江。后来嘉威纽固想，他们能够成功地渡江全靠三宝的加持。在后藏，他们从白玛西宁处得到许多《北伏藏》的传承，并从智钦·土登丹增处得到施身法传承。

随后多智钦计划单独前往拉萨见自己的朋友并返回康藏，嘉威纽固坚持陪他到拉萨。在路上，多智钦患了重病，但他以非常喜悦的心态接受自己的疾病，这极大地鼓舞了嘉威纽固。

嘉威纽固从拉萨去多吉扎寺加入白玛西宁，白玛西宁正在那里授予仁增千摩的传承。接着他们回到后藏，在圆满了两年零九个月的闭关后，嘉威纽固和仁增回到拉萨。

在扎耶巴，嘉威纽固遇到一个穿着打满补丁褴褛衣衫的喇嘛，仅仅见到这位喇嘛就使他对其生起强烈的信心，仿佛亲眼见到了莲花生大士。这位喇嘛给予他禅修方面的厘清，并授记嘉威纽固前半生不会只待在一个地方，而后半生他将不愿离开一个面朝东南的山谷，在那里他将成就自他二利的目标。



嘉威纽固到才仁迴从晋美林巴处得到许多传承和窍诀。遵照晋美林巴的建议，在领受《雍喀》灌顶后他开始了前往匝日神山的艰难旅程，途中他在许多圣地禅修了至少一星期。因为很久以前他就把自己的鞋子布施给乞丐了，当临近匝日时他不得不赤脚走路，即使是在雪地里。他的双脚被冻得僵硬变形，以至于小孩子在路上见到他的脚印时扭头就跑，怕它们是怪兽留下的足迹。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用很多天转绕了匝日神山，在转绕途中某处，他冒着生命危险救起了被埋在雪下的几位转绕者的性命。他没有感到很痛苦或悲哀，而是不断地体验到所有的显现都是佛陀的光明报身，这些都无有能所二取而自然显现。

在匝日神山他完全与世隔绝地禅修了九个月。起初他每天三次吃一点糌粑，外加用树皮煮的汤。过了一段时间，他每天吃一次糌粑。后来，所有的糌粑都吃完了，他把自己早先供养的旧朵玛（食子）用水煮，每天喝一次朵玛汤。当旧朵玛也吃光时，就没有什么可吃了。过了一阵，他甚至可以透过自己骨骼的关节看到阳光。他煮了些荨麻做汤喝，但却伤了自己的喉咙。后来他发现一块陈年的羊后腿骨，他煮来喝了点汤，这给他的躯体带来一些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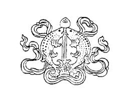
在圆满了为期九个月的闭关后，他准备离开，用双手抓住手杖，依靠手杖的支撑他开始离开山洞，每走一步他都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晕倒在地。他不能伸直身体，因为他感到自己的肠子已经粘在了脊椎上。他的脖子很长，颈部和脊椎的关节历历

可数。喝一杯水可以帮助他再走几步，但喝下的水在随后小便时给他带来很大麻烦。这样步履维坚地走了四天后，他终于遇到一些给他食物的人，开始慢慢地恢复健康而没有出现并发症。

走了很多天以后，他抵达晋美林巴那里并得到简短的加持。之后他去邬金林隐修苑闭关六个月，期间有很多觉受和境相。一天他出来走到阳光下，看着自己上师所在方向的天空，心里生起对根本上师晋美林巴和其他诸上师的强烈忆念。他以强烈的信心向他们作祈请，感到自己对轮回的厌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很多次上座禅修时，他不停地痛哭，接着想到这样下去可能会成为障碍，他观修起究竟自性。有一段时间他好像已经失去知觉，当他醒来时，他发现没有什么可以观或修的了，进行禅修有所证悟的境界的都已消融。此前他还对自己的见与修有一点微细的执着，但如今一切都消失了。

随后嘉威纽固收到多智钦给他捎信说自己刚回才仁迥，请他来相见。嘉威纽固迅速赶到才仁迥，同时见到晋美林巴与多智钦。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禅修体验，觉得其中没有了能领悟禅修的行者。晋美林巴很喜悦，他说：

"那是对的（法性的）证悟必须来自以下四种不同的途径：有些具信、精进、有悲心和智慧的禅修者在灌顶过程中领受'赐予智慧'时获得证悟；有的禅修者在他们圆满了本尊仪轨的近修后领受'得到悉地'时获得证悟；有的禅修者通过对上师生起强烈的信心视师为真佛，将上师的证悟移置于自己的相续而获得证悟；有的禅修者是在诸如天葬场等圣地或鬼怪出没处，



成功地平息诸魔的干扰考验而获得证悟。如今你同时通过上师的加持和本尊赐予悉地而证悟了法性。所以从现在起，就如怙主丹巴桑吉仁波切所说：

‘当独自隐居睡眠时，
我住于赤裸明智中。
当处于众人之中时，
我直视诸显之本面。’

涅槃是在本初状态中证得，不要让本初明空双运之证智落入相状戏论的罗网中。”

那时候晋美林巴正罹患眼病，嘉威纽固被派去请医生，医生对晋美林巴的眼睛成功地进行了手术。

在多智钦的坚持下，嘉威纽固同意与他一起返回康藏。嘉威纽固的母亲病了，但对于儿子能够献身佛法她表示喜悦，她说：“如果你能在佛法修习上有所成就的话，就用不着为我担忧了。”得到多智钦的开许后，嘉威纽固在巴琼拉章进行了闭关修诵，时为1793年。

之后嘉威纽固去了多智钦在石渠玛穆垛的法营，但多智钦已经去德格王宫了。在法营旁边的山洞里，他进行了百日闭关，并有许多修行觉受和境相。闭关圆满后，他见到了已经从德格王宫返回的多智钦，多智钦说：“我梦见自己在一座高山上领着一小群牲畜走，接着我回头看见你在山脚下赶着密密麻麻难以计数的动物往上走，因此你将会比我饶益更加为数众多的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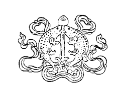
生。”

多智钦在石渠附近传法时，嘉威纽固给他当了一段时间侍者。随后多智钦前往安多和蒙古，目标是去五台山，他让嘉威纽固和自己的侄子晋美香秋去佐钦寺。

嘉威纽固在佐钦寺附近的才仁普闭关，这是多智钦以前曾经闭过关的地方。出关后不久，他又前往卫藏再次拜见晋美林巴。

在才仁迥，他对再次见到遍知晋美林巴感到非常喜悦，晋美林巴的眼疾已经彻底康复了。他还见到了晋美林巴年幼的儿子甲色。在两个半月里，他领受了诸多甚深法要。晋美林巴对他说：“以前我不知道你竟有如此智慧……如果你在我身边待上三年，我将让你成为奇特之人。”嘉威纽固坦率地解释说，由于对朋友的义务他必须返回家乡。晋美林巴答复道：“那很好。值得信赖是至高无上的朋友的品质。事实上，对修习真正的佛法而言，并不需要知道很多东西。知到得多对修心也不一定有益，贤善的发心对修心有利。无论如何，你已经具有足够的闻、思、修的智慧可以独立，没必要依赖寺院机构，你应该尽量在山洞或茅棚里禅修，那里不会有违缘障碍。如果人们来向你求法，请自信地给予他们教诫。由于你的发心犹如纯金一般善妙，你将利益他人。”

之后嘉威纽固返回康藏，在佐钦寺附近他闭关许多年，并



在石渠的格则闭关三年。

1799年，他去殊钦达果帮助多智钦修建他的新寺院。他与多智钦一起去访问彭措宫的嚓科国王才旺伦珠、秋泽国王以及壤塘的许多地方，协助多智钦传法并为修建寺院募集钱款。

后来嘉威纽固独自访问了彭措宫，国王请他留在曲珀寺或南嘉登寺担任寺主，但他谢绝了。

嘉威纽固想到纳殊辛摩宗长住，但在多智钦坚持下他允诺不去距离多智钦五六天路程以外的地方。

在拉龙库他参加了多钦哲的坐床典礼并见到多智钦。深受嘉威纽固的鼓舞，德格的摄政王后希望他留在德格王宫长住，但归功于多智钦善巧的斡旋，他得以避免这个束缚。

1804年四十岁时 ,嘉威纽固在石渠的扎玛砻(意为枯木沟)定居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收到多智钦给他捎的信说德格的摄政王后想让他去德格王宫。他写信给多智钦求助，多智钦使他豁免于王后的懿旨。作为摄政王后的臣民，嘉威纽固不得不委婉策略一点。

在扎玛砻，和一些隐修行者一起，在二十多年里嘉威纽固边禅修边传法，人们以地名来称呼他为匝扎玛喇嘛。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有像许多闭关者那样严格地完全与世隔绝，而且还

给扎玛砻和周边地区的禅修士、出家和在家众传法灌顶。

1812年，他有许多修行觉受，例如他将整个显现转变为一个蓝色光球并融入自己，他的身体随之融入一种有显现但却不可理解的相状，之后又恢复成他的身体。噶陀格则玛哈班智达来他的隐修处造访，嘉威纽固从格则那里领受了灌顶。

1814年，在诺布日寺他给自己上师的转世多钦哲和其他许多人传法，多钦哲发愿念诵观音心咒一亿遍。

1815年，多钦哲在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卫藏参访的路上经过石渠，嘉威纽固去给他送行。之后嘉威纽固去嘉绒寺从南卡才旺秋珠上师（1744-？）处领受了长寿灌顶。多智钦的摄政晋美格桑也来造访他，嘉威纽固从格桑那里领受了灌顶。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在康藏的两位主要上师之一的格则喇嘛·仁增嘉措圆寂了。

1816年，嘉威纽固前往迎接从卫藏参访返回的多钦哲。他同时见到了多钦哲和佐钦仁波切，并从他们那里领受了灌顶。

1817/18年，多智钦捎信给嘉威纽固让他前来相见，嘉威纽固与大约十名出家人去色达的亚龙白玛郭看望多智钦，这对金刚父子（或金刚兄弟）又喜悦地重逢了。嘉威纽固及其伙伴们得到了他们希望求取的所有法要和灌顶。多智钦回复了嘉威纽固的请求，详细地授记描述了嘉威纽固应该住锡的主要处所：

“在具五座山峰的达迦【匝迦】伦波山往西，一个偏僻寂静之区域，

有一处犹如鲜花盛开的地方。

后面的山就如大修行人在入定，

前面的山就似被举起的器皿。

右面的山就像在空中展开的（一卷）布匹……

落下的流水唱着元音和辅音。

地上鲜花与植物五彩缤纷。

安排住在这殊胜的地方吧。”

嘉威纽固一回到石渠，就搬迁至具有多智钦所授记的诸多特征的迦谷颇章，并在那里待了十多年。

一个晚上，嘉威纽固梦见空中有寂静和忿怒本尊，一个空行母跟他说他离开的时候到了，接着四位装饰精美、不同颜色的空行母将他和第一个空行母抬起来，升到空中一块展开的丝绸上。但这时候他看见多智钦从天而降，告诉空行母送他回去，因为他还没到离开的时候，于是她们将他送了回来。之后诸佛融入于他，他也从梦中醒来。乃至在白天醒着的时候，他也不断地经历各种觉受，例如他见到所有显现都变成寂静和忿怒本尊，他们融入于他，他的身体变为虽有显现但却不可理解的相，或者有时一切都成为大空性。

又一个晚上，他梦见一个空行母带他进入一座令人惊奇的宫殿，坐在晋美林巴和多智钦中间。他感到异常高兴，便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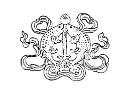
他们让他留下来，但他们说："不行！你只是个来访的客人，你来这里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要为浊世的人们而灰心丧气，守护好你的两类菩萨戒。用你的一生广转佛法事业之轮，我们和你没有分离。"

1820年，在佐钦寺嘉威纽固从第四世佐钦仁波切处得到许多灌顶，他也给佐钦仁波切和其他人传了法。

金蛇（1821）年八月十七，正在石渠其它地方的多钦哲告诉其随从说自己得到授记，他将在当月二十五日离开自己的身体，只有一个属于莲花部名叫白玛的人，有能力回遮此违缘障碍。多钦哲说这个人就是嘉威纽固。嘉威纽固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整夜赶路去见多钦哲，多钦哲那时健康状况还很好。与大约五十位出家人一起，嘉威纽固开始安排法会仪式。二十四日，多钦哲突然生病了。一整夜，嘉威纽固都在修持《雍喀大乐佛母》遣回来迎空行仪轨。多钦哲濒临死亡，人们在哭泣。嘉威纽固以最强烈的信心、最甚深的禅定与最猛厉的祈祷，竭尽自己的全力，终于在法会仪式中显现出遣除障碍的征兆，转瞬间多钦哲就出现了复活的迹象。

1821年，嘉威纽固到佐钦寺参加了第三世本洛（1806-1821年？）的圆寂法会，并遣除了第四世佐钦仁波切的寿障，还给他传了法要。

1830年，他将自己的住锡处从迦谷颇章迁至匝迦咚砻。迦



谷颇章是个令他受益匪浅的吉祥之地，在那里他及其弟子们在禅修上得到很大成就，但此时因为气候的变化，地上变得潮湿，再住下去对健康很不利。

1833年，甲色·贤彭塔耶到嘉威纽固处领受更多的法要。1834年，嘉威纽固给予第二世多智钦（1824-1863/64年）《龙钦宁提》的传承并授权他为无上金刚阿阇黎。

他的自传写到他七十四岁（1838年）为止。

水兔（1843）年正月二十五，嘉威纽固圆寂，世寿七十九岁。第四世佐钦仁波切在净相中得到了他的遗教。他的遗骨舍利被保存在石渠的扎迦寺。

正如晋美林巴所建议的那样，嘉威纽固将其整个后半生都奉献给了弘法事业，对任何前来求法者他都会传法，对于具有信心和真诚的修行者，他给予灌顶和禅修窍诀。例如，华智仁波切从嘉威纽固处得到二十五次《龙钦宁提》前行的修法引导，后来根据其前行导修讲解写下了《普贤上师言教》。

嘉威纽固的转世是由第四世佐钦仁波切认定的根桑德钦多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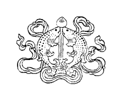
多喇•晋美格桑

（十九世纪）

多喇·晋美格桑是一位伟大的修行者、智者与菩萨。他在康区和安多弘扬了《龙钦宁提》法门，他名号还有曲吉罗珠和雄努·益西多杰。

一次，他在黄河岸边一个山洞中，开始为期三年的严格闭关，来修持金刚橛仪轨。就在他入关的第一天晚上，有一位朝圣者在晋美格桑的山洞门口栖身。摇着手鼓和金刚铃，朝圣者唱诵了施身法仪轨《空行嬉笑》。晋美格桑在山洞里听到了吟唱声，被其深邃的内涵意义和美妙的文字韵律所深深打动，第二天一早他忍不住从闭关的山洞出来与朝圣者会面。他询问这个施身法仪轨是谁造的，得知这是晋美林巴尊者发掘的伏藏法，但尊者已经不在人世。晋美格桑又询问晋美林巴的上首弟子是否还有在世的，朝圣者答复说尊者最上首的大弟子多智钦仁波切正住锡于果洛传法。由于多智钦是格桑具有宿缘的上师，仅仅听到其名号晋美成列沃色，晋美格桑便生起了无有改造的信心，并立刻动身前往拜见多智钦。

从多智钦处他领受了许多法要，特别是《龙钦宁提》传承，他成为《龙钦宁提》主要的传承持有者之一。



晋美格桑认定华智仁波切是佐钦寺华格喇嘛的转世，后来第一世多智钦确认了这个认定。在多智钦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自己传授灌顶和窍诀，而由晋美格桑代表多智钦给予“咙”传。另外，由于多智钦不再离开其隐修苑，晋美格桑代表多智钦上师，到德格和安多去弘扬了《龙钦宁提》以及多智钦所持有的其他诸多的宁玛传承。

晋美格桑将宁玛续部和宁提法门传给了噶陀寺、佐钦寺和协庆寺的许多重要上师，在他的后半生，他在安多和青海地区蒙古人居住处弘法。

晋美嘉威纽固写道：“(1815/1816 年，) 怙主上师晋美格桑这位怙主父亲多智钦的究竟摄政以及教证佛法之大师，来到石渠弘扬佛法，我将他邀请至我的隐修处并得到灌顶。”他又写道：“(1820 年，) 我带着很多供养，去欢迎教证佛法之大师晋美格桑，他刚从汉地旅行回到石渠。”

在他生命的最后，当他独自走在汉地一个小镇的街道上时，他看到一个小偷即将被烧死在从内部燃火烤炙的铜马上，小偷在尖叫求救。生起极大的悲心，多喇·晋美格桑告诉官员那个囚犯没有罪，而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小偷。当他的弟子们发现他时，为时已晚，他代替小偷经受了死刑。这样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他用自己的生命赎回了一个正在遭受痛苦的陌生的生命，显现真正的菩萨行圆满了他的一生。

他的转世化身包括色达的玉科夏扎瓦·秋英让卓和壤塘桑隆寺的格桑多杰。



第四世佐钦•门觉南凯多杰
（1793-？）

第四世佐钦仁波切•门觉南凯多杰，亦名晋美钦哲旺秋，是最神奇和古怪的成就者之一，他具有非凡的神通并对贤劣没有分别。

1793 年，他生于丹科山谷，父亲是饶阔的土司索南饶丹，母亲是南卡辛旺姆。晋美林巴在授记偈颂里精确地指出了到哪里可以找到第四世佐钦仁波切，并且第三世佐钦仁波切本人也指出了自己将会出生的地点。从婴儿时代起，他就边敲鼓边不断地唱诵莲师咒，并反复说“佐钦”这个词。

七岁时，在许多大上师面前他展示了自己对前世的记忆，佐钦寺的出家众和德格王宫怀着极大的喜悦热烈隆重地将他迎回佐钦寺坐床。嘉绒寺的南卡才旺秋珠为他举行了剃发仪式，并给他起名晋美钦哲旺秋。他从第三世尼玛扎巴•门觉彭德处得到许多传承，特别是从南卡才旺秋珠处得到了《空行宁提》、《桑哇宁提》和《多森宁提》的传承，并完成了各种修习。

从十二岁起的七年里，他每年至少有六个月进行严格的闭关。他从南卡才旺秋珠、第一世多智钦、车约•仁增千摩、第三寺协庆饶绛、第一世协庆嘉察、堪钦仁增桑波、嘉威纽固、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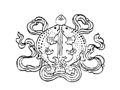
美俄嚓和甲色•贤彭塔耶处得到诸多法要和传承。

二十岁时，佐钦仁波切再次前往亚龙白玛郭拜见多智钦。和多钦哲、佐钦本洛等共约六十人一起，他得到了许多传承，包括《四心滴》、《十七续》、《大乐圣道》和《耳传金刚桥》。

一天，多智钦递给佐钦仁波切满满一托巴羌酒（啤酒）。身为出家人，他此前从未尝过酒味，但这是上师赐予的加持所以他接了过来。一饮而尽后，多智钦的证悟被自然移置于佐钦仁波切，他证得了法性尽地相——世俗诸相的觉知消融于究竟法性之中。从此佐钦仁波切成为最著名的成就者，他遍知一切且心无分别，既不希冀贤善也不畏惧罪恶。有一句流行的俗话："其他人的酒精作用会逐渐消失，但多智钦的酒精作用永远不会消失。"

一开始佐钦寺的管家们对多智钦把佐钦仁波切转变成为一个丧失所有外交和行政管理能力的人感到不满，因为人们认为这些能力对于住持具有许多分寺的大寺院来说非常重要。但后来，他们意识到佐钦仁波切精神证悟的智慧和妙力之伟大，他们都变得极为感激。

二十二岁时，他去卫藏朝圣。他拜见了第九世达赖喇嘛、他的远房表亲。他去了所有重要的圣地，献上供养并进行禅修。他从龙钦若巴匝、大掘藏师达威沃色、喀多曲吉多杰、多吉扎寺的夏拉图色、敏卓林寺的赤钦白玛旺嘉与夏桑秋珠处，得到



诸多法要和传承。从德摩摄政洛桑土登嘉参处，他受了具足戒（近圆戒）。

他总是给前来求法者授予法要和传承。有时他会把最艰涩难懂的经论讲解得清晰而详尽，但另外一些时候，他会把浅显易懂的经论教授得跟其真正的意义无关。有时候在法会上，他开始摇动手鼓后，其他人不得不抓住他的手将手鼓夺走，否则他会不停地摇下去，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凡庸的分别心。

一天，他应邀到另外一个山谷参加盛大的法会。他坐在一个高高的法座上，被款待以各种最精美的食物。他突然说："我不会吃的。"他的侍者恳求他说："请吃点东西吧，否则法会的主办者会感觉很糟的。"吃完饭后，他说："现在我要死了。"人们感到震惊，问道："为什么？"他说："食物里面下毒了，我本不想吃的，但你们非让我吃，现在我不得不死了。"人们请求他想办法避免这样的结局，因为他具有如此能力。接着他问："我可以把它排出来吗？"人们央求道："可以，请便！"然后他就在法座上排了出来。他活了下来，连一点病症也没有。

在很多年里，佐钦仁波切每三年去一次德格王宫传法并主持重要典礼仪式。五十岁时（1842年），当天正要离开佐钦寺前往德格时，他的脚在门坎上滑了一下，他冒出一句当地表达愤怒的俗语："愿我再也不会踩到你！"之后他又补充道："哦，对了，反正我也不会了。"后来在德格，在为期七天的法会开始前的那个晚上，他不断地在睡梦中说话，但人们只听到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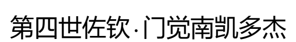
“贡拉【护法神仪式的司仪】飞走了。”第二天他说：“我必须回去，我的到来已经利益了德格，而佐钦寺需要我。”并不再说话。他的侍者们请求他留下，因为对德格王宫和王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法会。几天后，他们得到消息，佐钦寺几乎彻底毁于地震，许多人在地震中丧生。仁波切曾说起的那个贡拉被抛起一段距离，摔断一条腿，但幸存了下来。

然后，在德格和其他功德主的慷慨支持下，特别是在甲色贤彭塔耶等上师们的指导下，他重建了佐钦寺，使其比以前更宏伟壮观。

接着，在佐钦仁波切指导下，由贤彭塔耶亲自监督，熙日森哈佛学院修建成立了，它后来成为宁玛派闻思修学的典范机构。

当邪恶的新龙土司贡波南嘉（？-1865年）占领佐钦寺时，本洛嘱咐佐钦仁波切说土司是多么伟大，而佐钦寺是多么可怜，如此等等。当土司来见佐钦仁波切时，他将所有这些本洛教他的话复述了一遍，随后他补充道：“这是本洛让我告诉你的。”之后他把佐钦寺的全部实情详细讲了一遍。土司问道：“我将在哪里转世受生？”他答道：“在地狱里。”土司没有觉得被冒犯，并未没收寺院财产，而是留下一块银砖供养佐钦仁波切，并请求道：“在我死的时候请多关照。”

然而，当不合适揭露真相时，他能够保守秘密。一天早晨





他说："昨晚有人偷走了大经堂经幡上的金顶。" 人们赶紧跑去查看，发现果然如此。他们请求仁波切说出是谁偷的。他说："我知道是谁，当小偷拿着金顶爬下经幡时，他差点摔倒，他向我祈祷说：'哦！门觉南凯多杰！' 我救了他。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他是谁，因为如果我说出来的话，你们会责罚他的。"

我没有找到他何时或如何示现圆寂的相关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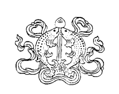
多钦哲•益西多杰
（1800-1866年）

多钦哲•益西多杰是晋美林巴的意化身，他以无与伦比的神通显现了自己具证密意的妙力，在这方面他是过去数世纪以来藏传佛教里最伟大的密宗大师。

他的生父为非人，诞生时伴随着神奇征相，在婴儿时期就开始说话并示现神通，在净相中从诸佛与众祖师处领受加持与法要，发掘出许多伏藏的物品和法门，令诸多弟子得到证悟，无有疲厌地弘扬密法，并且引导诸多人与非人有情进入佛法之门。他受到非人众生的守卫与护持，曾经肉身消失数日而游诸净土，数日间神游诸刹土，令许多已经被杀或死亡的众生起死回生，就仿佛在烂泥中一般在无数岩石上留下身体的印痕。

多钦哲的名号有益西多杰、仁增·嘉律多杰和札通·勒吉巴沃。他出生并隶属于果洛的种姓，但他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康定（当时叫达泽多 Dar rTse mDo）[36]附近度过，因此他被称为来自“多（mDo）”地之钦哲。钦哲的意思是“具有智慧与慈悲者”，它是多钦哲前世晋美林巴（智悲光）尊者众多名号

[36] 英文 Tartsedo，藏语 Dar rTse mDo，音译“达泽多”，以前曾译“打箭炉”，如今的康定地区。



之一。

当他父母在拉萨朝圣时，在玛其贝拉神殿两位女士带着他母亲穿过一堵墙——他母亲感觉是一扇门，进入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在与年青尊贵的宫殿主人亲密一番之后，她被之前的两位女士带了回来，发现自己还在玛其贝拉神殿。她丈夫等人已经寻找她三天了。那个年青人是念青唐拉（西藏唐古拉山脉的山神）——西藏最重要的护地神之一。

不久，多钦哲的母亲便成为灵媒，所有的家庭成员也都不断地见闻光、相、声音和神谕。多钦哲的父母亲朋既感到高兴，也觉得害怕和迷惑，他们期望这是佛陀示现之加持，但也担心是被恶魔缠身。

藏历第十三绕迥金猴（1800）年十月十五，多钦哲诞生于玛山谷的贡色喀多，玛山谷是黄河流经的一片广袤美丽的地方。他的养父是来自果洛地方阿炯种姓秋果部落的索南彭，母亲是达哇种姓的才旺曼。

多钦哲诞生于月圆日的黎明时分，刚一出母胎便结跏趺坐，触摸着射入帐篷的日光，他吟唱了梵文字母。

出生三天后，他从母亲的大腿上消失，三天后却又在坐她枕头上重新出现。他后来写道，那期间一位红色女子带他到了净土。在一处水晶宫殿，许多上师和空行用一个水晶宝瓶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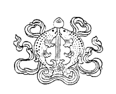
净水给他沐浴净化，并给他加持和授记。从此，他总能看到自己被身边的光束和光环所围绕，光中出现诸佛的形象。他总感到身边有几个小孩陪自己一起玩耍。

一天，在隐身小孩的搀扶下他站了起来，透过天空他看到了莲花生大士的净土铜色吉祥山，在净土中莲师和诸持明勇士、空行众正在享用荟供盛宴。见此情景，他的心里充满了敬信，双眼热泪盈眶。这时他母亲看到他，大声嚷道："宝宝站起来了！"喊声将他从境相中唤醒，他跌倒在地，从此变得更像一个正常的婴儿。

每当他游牧的父母搬家到不同的营地时，他会见到令人惊奇的各种形色的有情伤心地送别他，也见到其他各种形色的众生极其喜悦地欢迎他来到他们所在的新地方。护法神一直守卫着他，为他清洗、喂食，给他加持。

一天，他见到一个自称是酿·尼玛沃色（1124-1192 年）的密宗瑜伽士，瑜伽士让他去找寻桑吉林巴（1340-1396 年）重返人间之化身喇嘛索南秋登。从此以后，他开始要求他的父母带他到喇嘛索南秋登那里，说否则自己会夭折，但没人知道索南秋登是谁。

第一世多智钦正好在附近访问，多钦哲的父亲向多智钦禀告了他儿子的事情并问道："您知道喇嘛索南秋登是谁吗？" 多智钦凝视虚空片刻，然后恭敬地合掌当胸，说道："是的，我很



了解他，他是我的一个道友。无论如何，我会来看望你儿子。”

到了之后，多智钦问宝宝：“你认识我吗？”彼时的多钦哲一周岁出头，说：“是的，你就是索南秋登，我认识你。你不要我了吗？”多智钦抱起宝宝搂在怀里，含泪说道：“是的，你是对的，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但直到现在我才刚找到你，从现在起我将照顾你。”后来多钦哲写道，他看到多智钦是显现莲师的身相。多智钦念了必要的祈祷文，赐予孩童加持，并告诉他父母：“索南秋登是我从前的名号，但除了一位上师以外没人知道。现在你们都必须到我的地方来，否则你们的儿子将活不长久。”

根据晋美林巴的自传，当多智钦临别晋美林巴尊者时，多智钦祈请尊者转世到他所在的地域 这样师徒可以重逢在一起。如此多智钦有履行过去所发之愿的义务，再者，多钦哲是他上师的转世。

于是多钦哲的父母不顾他们不信佛的亲友们的反对，将他带到多智钦的舒钦达果寺。多钦哲经常看到多智钦示现各种不同的身相，身边围绕着各种不同种类的有情和神灵，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这些并非正常的觉知。后来，多钦哲和他妹妹、父母跟随多智钦一起前往佐钦寺和德格王宫。

他的妹妹空行母洛萨卓玛（1802-1861 年），是度母在人间的真实化身，也是一位佛法大师与成就者。从童年时起直至

圆寂，作为他的亲近弟子、道友和向导，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多钦哲。

当他住在佐钦寺附近时，一个朋友告诉多钦哲："这是通往拉萨的路。" 这句话唤起了他极大的伤感，然后（过去世）在才仁迥和青普的种种回忆闪现在他的脑海里。那个晚上，他梦到了桑耶青普的护法神——一个骑着白马的白人，护法祈请他回到卫藏他的隐修处，与他的妻、儿和弟子们在一起。

多钦哲与第三世协庆饶绛、第一世噶陀斯度等一起大约一百人，从多智钦处领受《四心滴》、《七宝藏》、《龙钦宁提》和《晋美林巴全集》的灌顶和口传。

虽然多智钦已经认证了他是晋美林巴的转世，但这项认证被保密起来，因为得到来自卫藏晋美林巴的法座和家族的正式确认是适当的程序。

随后，萨迦贡玛·旺度宁波和直贡珠古们认证多钦哲为晋美林巴转世的确认函送到，随信一起到来的使者们接他去了直贡。萨迦贡玛是晋美林巴的弟子，直贡寺的两位领袖分别是晋美林巴及其上首弟子贡纽嗯的儿子。然后，由多智钦、德格摄政王后和王储，以及来自噶陀寺、佐钦寺、协庆寺和直贡寺的代表们在场见证，多钦哲正式通过了辨认晋美林巴尊者法物的测试。每个人都充满了喜悦和敬信。之后在德格的拉陇库，由德格王宫和诸寺院资助，举行了盛大的坐床典礼。



德格王宫为他前往卫藏的长途旅行进行了所有必要的安排。临出发时，多钦哲对要离开多智钦非常伤心，看起来似乎他的心都要碎了，他一直用他稚嫩的双手紧紧抓住多智钦不放，多智钦的侄子晋美香秋不得不将他强行带走。

经过数月的旅行，多钦哲和他父母、妹妹以及一大队随行人员抵达直贡的扬日寺。他受到了直贡传承两位领袖的接待，他们是贡纽嗯之子夏仲·丹增白玛嘉参（1770-1826 年）和晋美林巴之子甲色·宁切沃色（或名曲吉嘉参，1793-？）。那里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坐床典礼。之后他将直贡宗萨颇章作为自己的主要住锡地。晋美林巴的明妃嘉玉卓嘎和侄子沃色塔耶，从才仁迥来看望他。过了一阵子，他父母和妹妹回果洛了。

当他学习读书时，他每天都能记住一页，这当然不错；然而对于学者给予的口授法门他能全部复述，这极其优异。教他的学者说："在善巧句、义方面，多钦哲将来会更善巧义。"起初，多智钦的侄子香秋留下担任他的经师，后来多智钦派尼玛嘉参来接替香秋。

他从夏仲、甲色和楚布寺的嘉察处领受了很多传承，并经历诸多境相。

1810 年，他途经桑耶、青普、丹萨替、藏日喀玛和雅砻，访问了才仁迥，再经过白日、协札和雅玛陇返回了直贡宗萨。

“在协札的山洞里”，他写道，“从‘如我一般’的莲师佛像心间射出一束光直抵我的心间，我觉得在不可思议的本净明智中安住了一会儿，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在雅玛陇他见到了晋美林巴上首弟子之一的龙钦若巴匝，并得到了长寿灌顶。

1811 年，他父亲和众人从果洛回来，带来多智钦的消息让多钦哲去见他。多钦哲去了拉萨并得到政府的许可返回康藏。他被西藏的新摄政德摩·土登晋美（死于 1819 年）认定为堪布并被授予堪布的衣冠。

1812年，在去亚龙白玛郭的路上他与母亲和妹妹再次团聚，之后回到白玛郭。

1813 年，他与第四世佐钦仁波切、第三世本洛以及大约六十名弟子一起，从多智钦处领受了《四心滴》、《十七续》、《大乐圣道》等众多的传承；与昔青喇嘛·邬金诺布、热巴·达策多杰等一起，他领受了《三善义教文》、《玛吉耳传》等诸多法门；与热贡的江龙巴钦·南卡晋美（亦名珠旺）一起，他从多智钦处领受了《黑关黑心要义句》、《大圆满阿底深义》等诸多传承。

1814年，多钦哲访问了德格王宫并传授了《龙钦宁提》灌顶。在石渠他遇到了晋美林巴的两位上首弟子嘉威纽固和吉龙喇嘛·晋美俄嚓。返回亚龙后，他从多智钦处领受了《功德藏》、《解脱庄严宝论》和《益西喇嘛》的教授。



1815 年，多钦哲 16 岁，多智钦派他带领大约一百人前往卫藏给诸上师和寺院献供。多智钦嘱咐他一年之内返回，并交代他此次旅行中必须要完成五大任务：一、向饶涅甲色求得马头明王与长寿灌顶，二、在桑耶寺做十万次供曼达，三、在青普闭关七天祈祷莲师，四、在桑耶寺果佐林不惜一切代价地遣除障碍考验，五、与神圣的查波日宫建立宗教联系。

在途中，多钦哲去拜访示现疯行的饶涅甲色。那时候多钦哲还是沙弥，起初对所见到的（怪诞行为）并不理解，但由于是自己上师吩咐来找饶涅甲色的，多钦哲还是请他赐予马头明王灌顶。然而甲色却拿起枪对准他的心脏开了一枪，子弹并没伤害多钦哲而是变成一尊马头明王佛像。当多钦哲请求长寿灌顶时，甲色从他的烟斗中倒了些烟灰在杯子里，和上点唾液给了多钦哲，顿时这些就变成了纯净的甘露。

在去拉萨的路上，一天多钦哲带着日匝和沃色两人去臭名昭著的格吉游牧村落买肉。一白一黑两条恶犬挣脱绳索向他们扑袭，多钦哲拔出利剑将它们拦腰斩断。当地的牧民们一齐聚拢过来，准备围攻这些屠狗者。多钦哲将白狗的上半身与黑狗的下半身以及黑狗的上半身与白狗的下半身分别接起来，两条狗站起来跑走了。震惊的牧民们马上道歉忏悔，并发誓以后如法而行。为纪念这次神变，两条狗死后它们的毛皮被保存在格吉佐钦寺。

在直贡寺，多钦哲愉悦地与夏仲和甲色再次相聚，并从他们那里领受灌顶。在拉萨，摄政德摩给予了很多帮助，多钦哲再次从龙钦若巴匝处领受传承。他去朝拜了很多圣地并献上供养。

在桑耶寺的觉沃佛像前，多钦哲积累了十万遍供曼达。在桑耶主寺巴康玉扎巴哇殿，他闭关七天一心一意地祈祷。一天晚上，一个令人恐惧的瑜伽士突然跳着舞闯进来并给他授记。另一个晚上，一位女士将他带到楼上，他看到四尊毗卢遮那佛像背靠背坐着。佛像和声说道：

“由（真如）知与无知的神秘游舞，
轮回与涅槃背靠背分离。
从散乱心念的妄想
建立起所谓的六道。
在诸佛四身的清净化现中，
唯有如来三身之刹土……”

四尊佛像给予他教言、灌顶与授记。他回到自己床上，身体充满大乐，心中得到殊胜证悟。

在扎玛丘臧山洞，他在“如我一般”的莲师像前做了一百次荟供。在经历梦中境相后，他醒来并看到莲花生大士的光蕴身放光照遍整个佛堂，白、红、蓝色的光束照触着他，他听到许多嗓音在高调吟唱《金刚七句祈祷文》，在附近睡眠的人们以为是多钦哲在半夜里唱歌。



然后他转移至青普的下桑浦山洞。他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并且了知别无其他解决办法，他以全部的敬信一心一意地祈祷莲花生大士。一个晚上，三位可怖的空行母现身说道："生在人世间，你被母胎污染了。由于执着虚幻显现之'我'，生起了能所二取的无明。除了将你和你罪恶之身分离以外别无他法。"她们将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心识在内，割成碎片并吞噬无余，他因此失去了知觉。当他苏醒过来时，他见到金刚萨埵佛父佛母在他面前。在金刚萨埵父母双尊放光照触下，他觉得自己成了光蕴身。诸上师和空行赐予他加持，并授记他发掘意伏藏。

之后，他在桑耶寺的护法殿果佐林待了七个晚上修持施身法，以便从根本上遣除烦恼和概念的扰动考验。第二天，被护法降神附身的桑耶寺神谕进来将他锁进地窖。地窖里漆黑一团。他修了一座施身法，并竭尽全力地观修。他见到威胁自己的各种形色，听到呼唤自己名字的各种声响，令人毛发悚然。他思维到："这是正法怙主多智钦吩咐我做的，因此哪怕丧失自己的性命，我也要无畏无悔地来完成这个修法。如果我对死亡都无惧的话，那即便整个世界都呈现为我的敌人，我也将无动于衷。"随后所有的纷扰考验（Slong Tshad）就都平息了。不久，护法降神附身的神谕将地窖之门打开，请他出关并致敬礼。

在才仁迥，多钦哲向晋美林巴的遗骨献供。他原打算在那里待上一阵，但未能如愿。接着在白日寺，他从措嘉珠古处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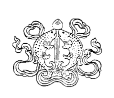
受了《解脱心要》等法门的传承。

在拜访了敏卓林寺和多吉扎寺之后，他到查臧楚沃日并在神圣的山洞里做了荟供。在一个梦境中他见到唐东嘉波并得到加持，这使他充满大乐、明、空的觉受。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可以作为莲师代表的莲师佛像伏藏品，此伏藏的护法请他在遇到多智钦之前不要示人。

多钦哲向拉萨传昭祈愿大法会献供，德摩摄政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和感激。

由于多智钦年事已高，而且从他那里领受完整的法门非常重要，直贡珠古们不得不伤心地同意多钦哲暂时返回康区。当多钦哲和他的随行队伍行至康藏西部时，他们遇到了多智钦派来的信使，信使让他们更快赶路。将直贡寺和德格的代表们留在身后的大队人马里，多钦哲与十位同伴快马加鞭马不停蹄，除了在石渠嘉威纽固的隐修苑休息了一天。

数天后于藏历火鸡（1816）年七月初十，多钦哲抵达亚龙白玛郭并见到了多智钦。多智钦说道：“我有很多授记的梦兆，并且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太好，但由于吉祥天母的力量我的寿障被回遮了一段时间，只是现在我的视觉模糊了。”他补充道：“冬季时你应去噶陀寺，从格则玛哈班智达和信雄珠古处领受一些必要的法门。我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你圆满你的所学。”多钦哲得到关于《扎龙》和《秘密藏续》进一步的厘清和教诫。



在噶陀寺，多钦哲从格则玛哈班智达处得到许多灌顶、教授和引导，包括十五天《总集经》有戏灌顶以及其他《噶玛》和《德玛》的传承。格则说："正如前世钦哲【晋美林巴】所授记，噶陀寺是《龙钦宁提》法门的传承持有者，因此在将来你应该把【噶陀传承和《龙钦宁提》传承】两者合起来加以弘扬。"多钦哲还从噶陀寺的信雄珠古、莫扎珠古以及嘉绒寺的南卡才旺秋珠处领受法要。

从晋美林巴的弟子、吉龙寺的晋美俄嚓处他得到《宁玛十万续》的"咙"传。在"咙"传过程中，他梦到自己从毗玛拉米扎处得到《秘密藏续》的法要和付嘱，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他觉得自己对该密续所有的文字和意义都记得清清楚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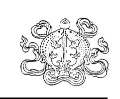
1818年在石渠时，多钦哲有一次经历，一位女子及其众多眷属带领他进入一座水晶宫殿，在那里他看到与佛母双运的莲花生大士。多钦哲从莲师父母处领受四灌顶，之后他们融入多钦哲。多钦哲安住于无可言思的胜义自性之中一段时间。当离开水晶宫殿时，他遇到了岭国的护法们，他们也给予他加持。然后骑着一匹白马，他返回自己的住处并醒了过来。正在焦急守候的嘉威纽固和洛桑诺布说道："你这一觉睡了三天都没醒来，佐钦仁波切来念了祈祷文，他说'没问题'。"嘉威纽固特地嘱咐道："不管你见到什么境相，在时机未到时请勿告诉任何人，包括佐钦仁波切。如果你不能将这些境相保密，将会遇到诸多障碍；如果你能保守秘密，将会迅速得到成就。"虽然多钦

哲什么也没说，但嘉威纽固通过神通已经知道他所经历的境相，多钦哲发掘了《莲花王》伏藏法类。

多钦哲在德格国王才旺多杰仁增的王宫待了过多的时间，有时候他并没必要在那里，只是因为他的侍者们更喜欢待在享有荣华富贵和权力的王宫，而不是住在多智钦的寺院隐修苑。一天，多钦哲指示他妹妹和一名侍者："在那边山谷有一位乞丐老太，替我把这糌粑、肉和羌酒给她。"他们到那里后，老太生气地把糌粑扔掉，但享用了肉和羌酒。多钦哲的妹妹看到老太现光蕴身，并从她的尿液里闻到一股甜甜的香味。老太疯狂地责骂多钦哲妹妹，给她喝了些饮料，并让她给多钦哲捎一些甘露法药和口信："我的爱子，不要在此地逗留太久。这里吉祥的缘起已经变得晦暗。"第二天，他们带了更多的食物又去妇人的地方，但之前发现老太的地方甚至连一丝一毫有人在那里待过的踪迹也没有。

德格国王和多钦哲的侍者们变得不安起来，担心多钦哲可能变成隐修者或疯狂瑜伽士。人们对他的精神证悟和神通妙力并不太尊敬，在他们的观念里，多钦哲要做一名伟大的上师就须保持精严持戒的比丘和学识渊博的学者形象。

多钦哲直言不讳地告诉德格宫廷他不想继续担任重要上师，所以他们要么允许他成为隐修者，要么将不得不把他关进监狱。国王说道："卫藏的萨迦贡玛、康藏的多智钦仁波切以及藏地诸多重要的宗教人士，都一致公认您是遍知智悲光【晋美



林巴】尊者的转世化身。从我已故的母后时代起，您就被认为是德格的国师和宁玛传承的顶庄严。所以您怎么可以离开去做隐修者？我又怎能由于您向往佛法而指控您呢？现在我本人以及佐钦寺、噶陀寺会派代表去拜见多智钦并听取他的意见，我们不能违背多智钦上师的法旨，您也一样。”多钦哲同意这么做。他与德格王宫、佐钦寺、噶陀寺和直贡寺的代表们一起来到亚龙，将此事呈报多智钦决断。

在三天里多智钦一言不发，然后他告诉多钦哲：“人们希望你现秉持出家戒律的僧相，但从你过去的各种行为和诸多授记看，我可以说事情不会那样发生。你应该做一段时间的隐修者，以后将成为密宗大师金刚持……还有人希望我吩咐你留下做我的摄政，但那样会成为你的障碍，而且也不符合你的意愿……在龙（1821）年的年末我也将去我自己的地方【指圆寂】，因此请你待在这里度过这个冬天和春天，以便进一步厘清关于窍诀的疑问。明年夏末，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换句话说，在我死前离开这里。】否则【如果在我死前你没有离开】，人们会责怪你没有遵从我的意愿。”多钦哲唯唯诺诺地答应了，因为听到多智钦不久就要圆寂的消息让他震惊不已。随后多智钦向代表们传达了同样的决定。

第二天正值土兔（1820）年七月初十，在荟供仪式后，多钦哲将自己携带的所有财物都供养给多智钦，多智钦加持了多钦哲的头发，这样从此以后他就可以蓄发了，他还加持了一套新的白袍给多钦哲，并说：“在今后两年半内，穿这套衣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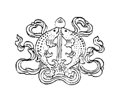
后你会发现新的服饰。”顷刻之间，多钦哲变身为白袍密宗师。

然后，多钦哲与代表们一起去德格给国王传达多智钦的决定，国王说道：“既然怙主法王多智钦给予如此法旨，我只能告诉您‘请悉听尊便’了。”多钦哲把他所拥有财物中的一半送到直贡，另一半委托给德格。

此时多钦哲以谦卑苦行者身份与两名同伴回去见多智钦。多智钦很高兴见到他现在的样子，他说：“如今你是隐修者了，恒常身居低位，不求权力声望，穿着破旧敝衣，依照‘亏损失败自取受，利益胜利奉献他’那样修习。”白天他从多智钦处领受《空行仰提》的灌顶和《益西喇嘛》的详细讲解，晚上在光明梦境中他从龙钦饶绛处领受关于《空行仰提》意义的详细教诫。

多智钦显得很愉悦，健康状况也很好，有时他会突然唱起瑜伽道歌，也会讲述自己的各种境相。多钦哲等人不断地看到他呈现不同的身相，有时在他的座位上只见其衣而不见其人。这样的神变无穷无尽，包括如果有人想起佛法中的任何问题，多智钦会不问自答。

金龙（1821）年六月初十，怀着极大的悲伤师徒俩作了此生最后的告别。在亚龙的隘口，多钦哲和华格边祈祷边向多智钦的方向作了一百次顶礼。多钦哲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热巴雍扎，与一行数人前往卓嘉地区的图杰千波，之后去了安多的很多地



方，包括安却、拉卜楞、措嗯普和热贡。后来他除了留下拉桑饶喀以外将其他的同伴都遣散回家。

在热贡，他到一个天藏场修持了三个晚上，获得了成功地激起内心情绪和概念的纷扰考验又将其平息的征相，但随后他感染了天花，似乎进入了昏迷不醒的状态并持续两个多星期。在此期间，他见到了三界六趣中不同的道。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被诸忿怒本尊吞噬，从而净化了他肉身的不净。在铜色吉祥山净土，他与莲师及过去诸多伟大祖师一起，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荟供。在荟供圆满时，莲花生大士托付给他七个伏藏宝箧，并赐予心印传承和授记。莲师说道：

"吾子！

证悟觉知并非真谛已，

离群索居亦无大利益。

显法幻相自行坍塌时，

契入无造本具法性已，

勿堕微细能所二取别，

以及贪著有漏之善业，

坚固安住本净之大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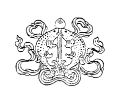
然后他感到自己去拜见多智钦，多智钦对再次见到他感到非常欣喜，说："明年正月我将离世，我会把给你的遗教交给你妹妹……现在你的寿障已经被回遮。"多钦哲看到多智钦的心间有一个白色的"啊"字，通过将自己的识专注于此，他的意融入不可思议的状态。后来当他感觉碰到自己的身体时，身体恢

复了知觉。他的病症已经消失，但过了一个月左右他才恢复了体力。

金蛇（1821）年正月十三，多钦哲见到多智钦的光蕴身在虚空中，光环围绕，赫赫放光。多智钦坐在由四位空行母抬着的锦缎毯子上，以极其悦耳的音声宣说了他的遗教（遗教的偈文，参阅本书前面有关第一世多智钦的章节）。从多智钦心间白色”啊”字放射五色光束融入多钦哲，接着从这”啊”字生出另一”啊”字融入多钦哲的心轮。有一段时间，多钦哲失去知觉并融入金刚波的体验之中。当他恢复知觉时，多智钦上师已经不见了。三天里他都安住于一种境界中，其中所有粗大和微细的分别念都已消融，本觉已自然获得证悟。之后他意识到多智钦已经圆寂了，感到极度的悲伤。

他遇到多智钦的弟子白玛让卓、江龙贡波嘉和曲英朵登多杰，并给他们传了法。几个月后，多钦哲的妹妹等人从亚龙白玛郭过来，带来多智钦圆寂的消息。他妹妹转达了多智钦上师留给他的遗教。多钦哲去亚龙向多智钦的遗骨舍利致敬礼，但拒绝留下担任多智钦的摄政。

大约在此时，多钦哲将他密宗师的白袍换成了在家人的装束。他简短地访问了德格，在那里所有人都对他的新装束感到震惊和困惑。在那里他遇到了嘉威纽固，嘉威纽固祈请他穿着掘藏师（或密宗师）的服饰。多钦哲答复道：“我既不是掘藏师，也没有持守出家戒律，因此在家人的衣着对我来说正合适。”不



管这些，佐钦仁波切赞叹了他，本洛将自己的余寿回向给他以祈请多钦哲长久住世。多钦哲以猎人的形象在果洛无人的荒野流浪，将许多被杀或死亡的动物和人起死回生。

1823年，他的明妃、阿炯拉钦的女儿，在诸多神奇征相中生下女儿喀英卓玛。喀英卓玛1841年嫁给卓迦国王，1855年去世，没有子女。

多钦哲开始给他妹妹和众人授予《龙钦宁提》的传承和法要。他有时就待在果洛的多宗。后来，他修建了一座属于木扬部落的龙钦宁提传承寺院。接着，他在嘉莫绒、壤塘和色达等诸多地区传法。

这时，多钦哲佛法大师的名声传至了德格，在德格国王的坚持下，他再次短暂地访问了德格，但多钦哲拒绝留下担任国师，因为上次他转换装束成为在家居士时受到了怀疑，这已经破坏了吉祥的缘起。然而，他自愿担任内阁委员，但其他上师都不以为然，因为对于（他这样的）伟大上师而言这一职位是不适当的。

多钦哲到了石渠，就如以前所授记，他突然患了重病。通过嘉威纽固的鼎力祈祷，他恢复了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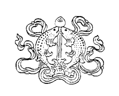
1825年，在他妹妹等人陪同下，多钦哲前往玛山谷并发掘出岭国的伏藏。然后，他前往嘉绒国王才旺伦珠（1827年去世）

的彭措宗宫殿传法。之后，他到高贡森格雍宗圣地给嘉绒卓迦国王南卡伦珠传法，他们师徒关系非常好，还修建了一所寺院，后来被称作贡萨寺（意为新寺）。

一天在嘉绒墨尔多神山，多钦哲带他的儿子饶智到一处悬崖峭壁的山洞里，吩咐饶智在那里等他。多钦哲回到他们的营地，而饶智还在山洞里等候。天黑了下来而他父亲还没回来，饶智不敢挪步怕掉下去摔死。忽然，他听到他父亲喊他回去的声音，并看到身前有一道彩虹般的毛毯，他毫不犹豫迟疑地坐上毛毯，转瞬间发现自己已经回到营地了。

一次，多钦哲走在嘉绒孜嘎扎哇的一条非常狭窄的山路上，他对日匝托美说："如果你是勇士的话，就把我连人带马一起推下山去。"日匝把他连人带马一起推了下去，堕入数百尺下的大渡河中。日匝思忖道："如今我的上师死了。"他也跟着他们跳了下去。多钦哲、他的马和剑以及日匝在河底岩石上留下印记，就仿佛在烂泥上留痕一般，如今这些印记在冬季河流低水位时还清晰可见。多钦哲让日匝骑上他身后的马，他们一起爬上陡峭的山崖，每一步都留下一个脚印。据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从那危险山崖窄道上坠落摔死的事。

1829年，就如多智钦自己所授记，多钦哲的儿子喜饶美巴——多智钦的转世之一，在神奇的征相中诞生了，他从小就不吃肉。不幸的是，他于1842年去世，享年14岁。多钦哲的第二个儿子日贝饶智（1830-1874年），是晋美林巴之子甲色宁



切（1793-？）的转世，饶智后来成为第二世多仁波切·孜依吉巴多杰（1890-1953年）的父亲。

1831年，受嘉拉国王邀请多钦哲来到康定及其附近地区。从那时起，多钦哲主要就住锡在康定地区，嘉拉国王成为其主要的功德主之一。

1832年，在梦境中他从由五位空行母相伴的玛吉拉准处领受法要和授记。从此以后，由负面愿望造成的所有障碍都被平息，他成为瑜伽自在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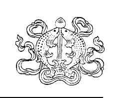
一次，当多钦哲在夏饶神山扎营时，嘉拉国王来看他。一天多钦哲、国王和敦匝沃色手持酥油灯骑马走进湖中。当水淹至马鬃时，嘉拉国王害怕起来便掉头回去了。多钦哲和沃色消失在湖里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们俩都安然无恙地出来了。据沃色说，他们在水下时没有沾湿衣襟，油灯也没熄灭。接着，他们来到一座由三重围墙环绕的多层房屋前，各种各样的动物围绕在四周。沃色在屋外等待，而多钦哲则被很多身穿白衣的人请进去了，后来他们又把他送了出来。没人知道多钦哲拿了什么东西回来。

一天在达塔地区，两个牧童见到多钦哲和他的队伍经过。他们想试验一下多钦哲是否真的有神通。于是一个牧童装死，另一个跑到上师那里请求为“亡者”祈祷。多钦哲来到“尸体”旁，抽了三锅烟，将烟灰放在“死”牧童的头上，然后他没有

念祈祷文就走了。在多钦哲的队伍离开后，那个男孩发现他的伙伴真的死了，他连忙追上队伍，坦白真相，祈求上师救活同伴。多钦哲返回去，念了声“匝”，做了个钩招手印，又离开了。不久“死”牧童苏醒过来，对被钩招复活表示悲哀，因为他已经被送到安乐的净土。他立刻追随多钦哲，后来成为证悟的修行者。

一次初夏时节，多钦哲前往康定途中在木雅的多饶嘎莫扎营过夜。他射死一只旱獭，吩咐沃色埋好尸体，在回程的路上还需要它。秋季当他们回到那里时，他让沃色将旱獭的尸体乃至一根毛发也不剩地全部拿来，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消失殆尽，但沃色收集了所有尸骨碎片并把它整个放在多钦哲面前。多钦哲用手触摸旱獭的尸体，旱獭“秋秋”地叫着跑开了。沃色评论说自己曾见到许多令死者复活的案例，但这是动物死了这么长时间再活过来的（罕见）事例。

一天嘉拉国王祈请一个灌顶，当沃色完成灌顶的准备工作时，他们发现灌顶用的仪轨法本遗忘在相距很远的隐修苑了。多钦哲说：“没问题。”第二天日出之前，隐修苑与嘉拉王宫中途的人们看到仁波切从那里走过，日出时分人们看到他在隐修苑。早餐时间，王宫的侍从们报告国王说多钦哲刚赤足走进王宫。对此国王不以为然：“不，他正在用早餐。”国王和侍从们疑惑不解地冲进多钦哲的房间，看到他大汗淋漓，桌上放着法本。多钦哲说道：“我很累，我刚才回去取仪轨了。”



此后多钦哲在嘉绒格什地区创建了金龙寺，给大约一百名弟子传了《龙钦宁提》的灌顶，教授了前行、《扎龙》和《益西喇嘛》。后来金龙寺成为多钦哲的转世——第一世森嘎仁波切的法座以及现今（第二世）森嘎仁波切·土登尼玛（生于1943年）的主要法座之一。

多钦哲去见邪恶的新龙土司贡波南嘉（死于1865年），土司给康藏很多地方带来众多苦难。一天土司对多钦哲说："你带了杆枪，现在就打死那只乌鸦。"多钦哲照办了。接着土司说道："你号称是慈悲的佛弟子，但你却杀害动物，这是怎么回事？"多钦哲弹了下手指，乌鸦又飞走了。土司评论道："这是什么枪啊？连只乌鸦都打不死！"又有一天，他们一起骑马走在雪地上，多钦哲的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土司说："哦，你骑了匹好马，我们换马吧。"交换坐骑后，仍然是多钦哲骑的马踏雪无痕，于是土司评论说："你是个好骑手。" 多钦哲在土司心里激发起钦佩和安宁，善巧地帮助很多（被土司关押的）囚犯获释。

一次当他们在木雅的夏饶拉泽神山逗留时，一个野人（雪人？）背走了多钦哲。多钦哲被放在一个陡峭岩石山壁中间的洞穴里，在那里他入了定，在定中见到一个空行母，空行母给他传法、授记，并赐予甘露。当他出定时，他妹妹等人由一个陌生人带领着已经抵达山脚下，并在大声呼喊仁波切的名字。他们无法爬上去，多钦哲也无法爬下来，众弟子一心一意地向上师诸佛祈祷，转瞬间多钦哲出现在岩石山的山脚。随后伴随着神奇的征兆和境相，他授予了《龙钦宁提》和《空行宁提》

的传承。

1836年，他前往崂坞塘寺传授了《龙钦宁提》，崂坞塘寺成为多钦哲的法座之一。在不远的过去，崂坞塘寺曾是多智钦的转世化身之一、崂坞塘珠古扎钦（圆寂于1959年）的法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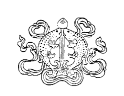
在崂坞塘寺时，多钦哲带他儿子饶智进入一座神奇的宫殿，许多空行母为他们献上种种珍馐美味，向他们展示各种令人眩目的奇珍异宝。多钦哲给了饶智一枚普巴橛，随后他们走了出来，等饶智回头看时，宫殿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普巴橛还在他身上。

1844年，多钦哲访问了亚龙白玛郭，给第二世多智钦·晋美彭措炯乃授予了《龙钦宁提》传承。他还向人们公开了他自己开启的伏藏法，包括《绝密空行心髓（扬桑康卓图提）》和《执着自解脱（却辛巴让卓）》。

1847年，在崂坞塘寺他为玉塘的直美扎巴举行了坐床仪式，直美扎巴是多钦哲已故儿子喜饶美巴的转世，而喜饶美巴是多智钦的转世之一。直美扎巴也是从小就拒绝肉食，他后来通常被称为多仁波切。

1856/57年多钦哲在果洛玉则神山时，华智仁波切前来领受了雍喀大乐佛母的灌顶。之后，多钦哲、华智仁波切和第二世多智钦一起做了“桑”（烟）供。

尽管证据确凿，但还是有些人对多钦哲证悟的妙力持怀疑



态度。他的一个舅舅就对他的戒行没有信心。一天多钦哲射杀了一只旱獭，他舅舅责备他道："转世珠古怎能像罪业屠夫一样杀害动物？" 随后多钦哲用鞭子抽打旱獭尸体，旱獭（站起来）跑走了。对此他舅舅斥责他："现在你还学会了魔术把戏！"

在玉则神山，多钦哲喜欢白天玩游戏晚上禅修，据信他将很多人和无数非人众生引入佛法的寂灭之道。应嘉绒萨芒国王的邀请，他为王臣们传法，此时他已成为嘉绒十八国的国师。

1858年，在卓迦的高贡森格雍宗，多钦哲开始撰写自传，1860年在给卓迦国王等人传大圆满窍诀时圆满完成了自传。所有人都感受到高深的证悟，并亲眼目睹了诸多神奇的征相。

在高贡时，于土羊（1860）年正月初八清晨，多钦哲见到多智钦现米拉日巴相，并听到如下教诫：

中观、大手印和大圆满之见
即是基、道、果之自性。
远离四边之戏论，
是所谓外的粗中观。
远离诸过失的锐利智慧【见】，
、相续之基、本体如来藏的智慧，
即是内的细中观。
具彼见地、依诸方便生起证悟，
通过四瑜伽的修习，
圆满无修之果位

乃是依止大手印道的前进方式，

明空的涵义【或双运】，远离执着之心……

于自性大圆满，

直接契入明智，

解开能所二执之缠缚。

其后体认光圈与光相，

明智妙力将会圆满显现为普贤王如来。

四相光明圆满时，

诸相融入法性大界中，

将契入法界童瓶身而证得解脱……

接着上师放射暖热光芒从头部进入多钦哲，充盈其身，净除了他最微细的垢染，使其充满大乐之智慧。

1866年，他返回康定，到处给人传法，甚至在城里街道上也不例外。二月二十，以法身姿态端坐，多钦哲将色身消融于究竟法性之中，瞬间天乐自鸣，大地震动，数日内条、环、柱状的虹光布满天空。荼毗后，众弟子在骨灰里发现很多舍利，其中包括一个鸡蛋大小的五色舍利。

多钦哲的转世化身有嘉绒金龙寺的第一世啊啦森嘎·白玛俄珠乐威多杰（1881-1943年），以及敦珠林巴之子钦珠·赞林旺嘉（？-1907年）。



甲色·贤彭塔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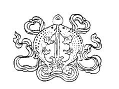
（1800-？）

甲色·贤彭塔耶是宁玛派最重要的上师之一。藏历十三绕迴金猴（1800）年，他诞生于石渠的格芒部落。他又名甲色·日贝多杰。很多人认定他是敏林大掘藏师的转世之一。从第一世多智钦、晋美嘉威纽固、多喇·晋美格桑、第四世佐钦仁波切、僧珠·白玛扎西以及敏卓林寺的诸多上师那里，他得到各种法要。

他在佐钦寺和敏卓林寺学习，并成为著名的智者。他还在很多圣地修行，从西藏西部的冈仁波切到汉地的峨眉山(gLang Ch' en)，成为具证的成就者。

甲色·贤彭塔耶再赴亚龙白玛郭向多智钦求法，他见到此地就是法身密严刹土。在多智钦圆寂后，甲色回到亚龙担任了一段时间多智钦的摄政。在多智钦的主法座所在的亚龙白玛郭，他开创了一年一度为期四十五天的《幻化网秘密藏续》讲修大法会，首年法会时华智仁波切担任了甲色的助教，在接下的两年中华智自己主持了法会。

1842 年佐钦寺几乎彻底毁于地震，甲色担当起重建佐钦寺的重任。然而，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卓著之处，是他为宁玛派



做出的三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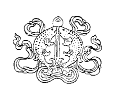
甲色在佐钦寺创办了著名的熙日森哈佛学院，在那里他及其诸弟子教授经部和续部，这所佛学院成为培养智者的学府，并成为其它宁玛寺院创办佛学院的楷模。

甲色使毗奈耶（出家律仪）成为日常修学的内容，并开创了佐钦寺僧众一年一度结夏安居的制度，很多其它宁玛巴寺院也随之举行结夏安居。

在敏卓林寺第七任法座持有者桑吉贡噶与华智·白玛旺嘉的祈请下，他将宁玛派的《噶玛（佛语续部）》所有法门汇聚成一个法集，之后他在佐钦寺开创了修持十三部《噶玛》仪轨法会的先例，后来这个法会从佐钦寺弘传至西藏东部许多其它宁玛寺院。

令人遗憾的是，我认为他对宁玛传承核心精要所做的伟大贡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他有很多伟大的弟子，其中包括堪钦白玛多杰、华智仁波切与多钦哲。

他圆寂得相对年轻了些，但我没有他何时或如何圆寂的信息。他的转世是佐钦寺的嘉贡堪布·曲吉囊哇（贤嘎，1871-1927年）。



佐钦堪布白玛多杰

（十九世纪）

堪钦白玛多杰是精通经部和续部的伟大上师。他的名号还有白玛伐折罗、白玛班匝和白玛当曲沃色。他是佐钦寺最著名的堪布——学识广博的大智者之一。他在甲色·贤彭塔耶、第四世佐钦仁波切、堪钦僧珠·白玛扎西、华智仁波切等众多上师莲足下修学，成为精通经部和续部的智者。从晋美嘉威纽固、第四世佐钦仁波切、钦哲·益西多杰和甲色·贤彭塔耶处，他得到了《龙钦宁提》传承。

他的著作包括《驳斥攻击宁玛见之论理曙光（宁美嘎楞瑞贝嘉仁）》以及《龙钦宁提之观音法门修诵窍诀》等等。

他的转世是佐钦寺的却珠德嘎仁波切，却珠德嘎的转世是珠古格桑，珠古格桑是近年来一直在重建佐钦寺的带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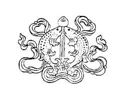


华智·晋美曲吉旺波

（1808-1887年）

华智仁波切·邬金晋美曲吉旺波是晋美林巴的语化身，他是一位伟大的宁玛巴上师和论师，他的生平和著作甚至为其他教派的学者所引用。虽然他是宁玛巴最伟大的学者和成就者之一，但他过着最谦卑最简朴的隐修生活。他说话直截了当、不留情面，但他所说的每个字都包含了真理、智慧和关爱。

藏历第十四绕迥土龙（1808）年，华智诞生于石渠山谷噶琼果沃地方穆波董氏格则贡玛部落，父亲是嘉托姓氏的拉旺，母亲是卓匝姓氏的卓玛。他甫一出生，就试着说："嗡……"，但不太清楚。然而在出生五天后，他非常清楚了念了"嗡玛尼贝美吽"。另外，"嗡玛尼贝美吽"的咒字在他脖子上清晰可见，在他舌头上有一"舍"字。



虽然华智是晋美林巴的化身之一，但他被多喇·晋美格桑正式认定为华格·桑丹彭措的转世。第一世多智钦确认了这个认定，对晋美格桑说："我以邬金晋美曲吉旺波这个名号授予他整个《龙钦宁提》法门的心意付嘱和发愿传承。" 不久，上一世华格的侄子华格衮却将华智仁波切带回其前世的住锡地华格拉章。

华智跟随许多上师学习了显密经续，包括多喇·晋美格桑、晋美俄嚓、甲色·贤彭塔耶、索南华格和协庆·图多南嘉。佐钦寺的僧珠·白玛扎西剃度他出家为僧。

然而，华智的根本上师是晋美嘉威纽固和多钦哲。他依止晋美嘉威纽固从前行学起，直至《扎龙》和大圆满正行修法。他从晋美嘉威纽固处领受了二十五次《龙钦宁提》前行的引导讲解，也实修了二十五遍前行。后来他将自己上师关于前行的引导开示写成了书，即著名的《普贤上师言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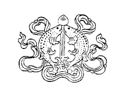
多钦哲到处游荡作密宗禁行，一天他突然出现在华智的帐篷外，嚷道："喂！华格！有胆你就出来！" 当华智毕恭毕敬地出来时，多钦哲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将他摔倒在地，并拽着他在地上拖行。这时华智闻到多钦哲满嘴酒气，暗想："佛陀开示了饮酒的诸多过失，连像他这样的大成就者也会喝得如此醉熏熏的。" 就在（他起心动念的）那一瞬间，多钦哲松开自己揪住他的手，吼道："唉，你们这些寻思者，竟生起如此恶分别念！

你这老狗！”多钦哲朝他脸上唾口水，侮辱性地示以他的小指，然后飘然而去。华智立刻醒悟过来：“哦，我上当了，他在用密宗的超凡行为为我指示本来觉性。”华智心里被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情强烈碰撞着：对自己生起恶分别念感到羞愧震惊，对多钦哲上师的神通力感到惊奇敬佩。他马上起来坐好，将心安住于本来觉性，明朗朗、空历历、如虚空般的明智现在其前，在嘉威纽固上师前所获得如黎明般的证悟此时已变得犹如日出一般明澈了然。从此他会开玩笑似的将“老狗”作为自己的密名。

在华智大约二十岁时，华格拉章的总管华格衮却去世了，华智关闭了住锡地华格拉章，从此成为四处云游的隐修者。

在佐钦寺，华智从第四世佐钦仁波切和甲色·贤彭塔耶处得到了《四心滴》和《龙钦宁提》传承，之后他在佐钦寺附近的辛杰山洞和才仁山洞——（第一世）多智钦曾闭关数年之处，长期闭关禅修。

大约在1851年，从华智和夏嘎·措珠让卓（1781-1851年）两位上师共同的弟子、大学者嘉哇多阿嘉措处，华智得知夏嘎令人高山仰止的详细生平。在去拜见夏嘎的路上到达果洛时，他听到了夏嘎刚刚圆寂的噩耗。他于是转身返回来到多智钦的法座亚龙白玛郭。当时甲色·贤彭塔耶住锡在亚龙担任已故多智钦的摄政，并开始一年一度为期四十五天的《幻化网秘密藏续》传修法会，华智参加了法会。华智从甲色处得到《秘密藏续》的法要，第一年他担任甲色的助教，之后两年里他自己主持了



这个年度讲修法会。

华智云游了色达、多科、玛山谷、壤塘，传讲了许许多多遍《入菩萨行》，激励所有人都持诵“嗡玛尼贝美吽”。在那些地区，他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革除了人们为上门修法的喇嘛们供养血肉饮食的陋习，他宣布规则禁止偷盗和打猎，将佛法带进家家户户，带入每个人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寺院里或者出家众。

华智访问了殊琼寺，并在第一世多智钦的正式住锡地殊钦达果待了很长时间。虽然第一世多智钦在大约半世纪前就已经弃之不用了，但殊钦达果仍然是个隐修苑。在这里华智念诵了三遍《甘珠尔》三遍，并忆持了很多佛经。

然后华智在阿日纳（亦名迪琼普）森林中的树下住了很长时间。那是位于稠密森林中的一块平原高地，人迹罕至，偶尔能见到多科山谷对面、距离多科河大约半英里处有旅客经过。阿日森林位于多科河畔，殊钦达果和现今的多智钦寺中点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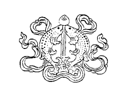
起初，华智和在他身边生活并依止他修学二十八年的辽西龙多，两人相依为伴在阿日森林住了六个月，除了一小袋糌粑作食物，身上穿的衣服，以及几本佛书以外别无长物。在中午时分他们会相聚并吃一点糌粑，然后将糌粑口袋拴在树上留待第二天再用。接着，华智会给龙多讲解《入菩萨行》的几句偈颂。之后华智穿着身上唯一的白色敝衣，手持木杖，隐入森林，

大声吐纳“哈！哈！哈！”地做一种禅修。第二天中午，师徒会再见面，并做同样的事。

不久，很多弟子聚拢到阿日森林，华智开始讲授《心性休息》、《功德藏》等法门。华智会传一些教言，然后弟子们在森林里付诸观修。由于他们很少关心生活所需，他们的食物很稀缺，虽然森林很茂密，但没有可食用的植物。当他们新添茶叶烧茶时，茶水的颜色和味道都比较浓厚，但后来加入越来越多的水，茶水的颜色和味道就越来越淡了。他们开玩笑将这不同浓淡味道的茶称为“三身茶”，味道浓郁的茶是有戏化身茶，味道淡薄的茶是离戏报身茶，无色无味的茶是空性法身茶。华智将财物和惬意的条件，诸如丰衣足食、舒适的居室、赞叹名闻等视作修道的障碍而非助缘。他写道：

“厌乐不厌苦，乐时五毒盛，苦消宿世业，苦为师悲现。
厌赞不厌讥，赞增骄慢心，讥遣自诸过，讥为圣尊赐。
……
厌利不厌衰，利引求护苦，衰益苦圣行，贫为法所依。”

接着华智去了觉囊巴伟大的佛学中心臧塘寺，在那里他根据衮钦·笃布巴的注解传讲了《究竟一乘宝性论》。在木雅，他遇到了格鲁巴大学者扎格西·慈诚南嘉，格西对华智的学识叹为观止。在迦帕寺，他传授了自己极少传的整套《龙钦宁提》的灌顶和讲解。在果洛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降服了狂野的强盗和残忍的猎人。在玛绒他教人们念诵大悲真言“嗡玛尼贝美吽”，因为当地人连这玛尼咒都不会念。之后他回到多科的阿日森林



并在那里住了一阵。

1857/58年，华智听说多钦哲从康定来到了果洛的玉则神山，他走了很多天的路前往拜见多钦哲。华智祈请多钦哲给自己传《龙钦宁提》的《雍喀大乐佛母》灌顶，多钦哲说道："我多年来一直将此法保密，但现在我就把它授给你。"多钦哲非常喜悦地给华智传了法，并给予许多授记，其中之一是华智将活到八十岁。之后多钦哲、第二世多智钦和华智在一起做桑（烟）供，这是他们将转世成为兄弟的缘起。华智返回多科山谷并在很多地方传讲了《入菩萨行》。

在多智钦法座附近多科和色达山谷周边住了大约十年后，华智回到佐钦寺。在白玛塘、那琼隐修苑和佐钦寺熙日森哈佛学院，他用几年时间讲授了《入菩萨行》、《现观庄严论》、《入中论》、《大乘庄严经论》、《俱舍论》、《幻化网秘密藏续》、《功德藏》、《三律仪论》等许多经论。他去噶陀寺朝圣并讲授了《入菩萨行》。在佐钦寺他接待了掘藏师秋举林巴并得到其传承。

最后，华智回到自己的家乡石渠地区，他拜访了石渠山谷几乎所有的寺院和隐修苑，特别是格贡寺和江玛隐修苑，传授了包括《入菩萨行》在内的诸多大乘经论。华智生命中最后的几年主要在其根本上师嘉威纽固法座所在的扎迦寺附近度过，扎迦寺建有嘉威纽固的遗骨舍利塔。在扎迦寺华智开创了一年一度为期三个月的《入菩萨行》讲修法会，以及为期一周的阿弥陀佛（无量光佛）极乐世界讲修法会。每当他进入自己上师

舍利塔所在的佛殿，华智都会高诵以下祈愿文：

“愿此后生生世世我们都绝不受到恶友的影响！

愿此后生生世世我们都不损害他人一丝一毫！

愿此后生生世世我们都与圣法之光不相分离！

【接着是经论中的偈颂：】

任何从我这里领受过法教，

乃至见、闻、念、言及我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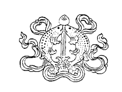
愿彼关闭转生恶趣之门，

愿彼往生布达拉（观世音）殊胜净土。”

在石渠的玛穆多，华智花了多年时间增刻玛尼石堆——由每块刻有许多“嗡玛尼贝美吽”的经石堆砌而成的巨型经墙系列。此玛尼石堆是由华智的前世开始刻造的。从此他开始接受供养，并将包括每一块酥油在内的所有供养都用作刻造玛尼石工匠的报酬。当玛尼石堆增刻圆满完工时，华智派信使去请钦哲旺波为它开光加持。开光的那天，钦哲遥撒的加持米粒，在众目睽睽之下落在了距离八天马程的玛尼石堆上。

在扎玛砻，华智讲授并领修了独特的前行、彻却（立断）和脱噶（顿超）。后来，他的上首弟子丹增诺布（丹利）评论道：“以前我对大圆满有一些了知，但在扎玛砻我获得了彻底的了知和证悟。”

大约在1872年，年方八岁的第三世多智钦来扎迦寺从华智处领受传承和法要。传法结束后，在华智的亲自要求下，多智



钦给包括华智在内的巨型会众公开讲授《入菩萨行》。然后华智将此好消息捎信给钦哲旺波："就教法而言，多智钦八岁就讲授《入菩萨行》，就证法而言，涅喇·白玛邓灯（1816-1872年）刚刚证得虹身，如此看来佛陀的正法还没有衰落啊！"

那时候，多智钦经常隔着墙壁听到华智唱诵仪轨的声音："皆由至尊莲师知，我无有余冀望处……"正是《龙钦宁提》前行仪轨中祈祷莲师的词句，这表明前行肯定是华智的主要修法之一。

从七十一岁起，华智开始积蓄大约够吃七天的食物，而在此之前他从不积蓄食物。除此而外，他不接受供养，或者即便接受供养，也会立刻将它们用于增刻玛尼经墙。有时候他就将人们供养他的食物留在原地，所以有些贫苦之人常常跟在他后面捡拾他留下的供养。

七十六岁在匝玛穆，华智给大约一千人传讲了《极乐愿文》和《玛尼文集》，之后再未广转法轮，对前来拜见者他一概介绍到丹增诺布处学法。如果有人再三祈请，华智反而会呵斥他们，然而他越是呵斥，人们对他就越有信心，这是因为华智具有慈悲的心和朴实无华的言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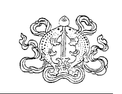
七十七岁时，华智前往扎迦寺，并邀请正在石渠访问的第五世佐钦仁波切一起庆祝了木猴年猴月初十莲师生日。

七十八岁时，华智返回他的出生地果沃。八十岁，火猪（1887）年四月十三，华智示现身体违和。四月十八，他像往常一样饮用早茶，然后中午之前，他裸体结跏趺坐，双手置于膝上。当时在场的堪布根霍试图给他穿上衣服，但华智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华智双眼凝视虚空，弹指一下，双手结定印，其意融入本来清净之中。四月二十，藏珠仁波切举行了将华智的意从定中唤醒的仪式。

华智身后没有留下值钱的财物，仅有一套出家人的僧衣、一个钵盂、一件黄色袈裟、一条下裙和够吃十天的食物，以及一套无著五论、一本《入中论》，还有尚未来得及送去资助刻造玛尼经墙的五枚银币和一些哈达，这就是他的全部遗产。

第三世多智钦这样描述华智的讲经说法："不管他讲什么经说什么法，他从未出于丝毫的炫耀学识，而总是以适合闻法者的理解领悟能力为意趣。如果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他的讲经说法逻辑严谨、意义深广。甚至对于愚钝之人，也很容易理解其文句。因为它们文简义丰，易于掌握，长短适中，紧扣主题，悦耳美妙，回味无穷。"

关于华智的个性，第三世多智这样写道："华智说话用语令人生畏、极其严厉，但其中不杂一丝一毫的贪嗔。对善于倾听的人来说，它们仅仅是直接或间接的教诫。他所说的一切都像金子一般坚固和真实不虚。他待人平等，既不会在人前阿谀奉承，也不会在人后诽谤中伤。他从来不伪装。因此所有人，不



论低位高低，都敬重他这位真正的上师。他既不偏袒身居高位者，也没有对普通百姓有任何轻视。无论何人行持不善业，除非其人不可改变，他会立刻发掘并揭露其过失。对于那些追求解脱者，他给予赞叹和鼓励。他看起来似乎难以侍候，然而不论你与他有多亲近，都不可能从他身上发现任何不诚实、可疑、不稳重或虚伪的事例。对朋友他善始善终，宽容而易于相处。无论结局好坏他都能安忍。与他离别会觉得很困难。虽然他终其一生都是隐修行者，但从各个角度来看他都是利乐之源，因为他从未偏离过菩萨行。正如俗语云：'落地黄金，光映上空。'你越深入地观察他，就会发现他越清净纯洁，你越想念他，你就会对他越具信心。"

关于华智的身相，第三世多智钦这样写道："他的头像伞盖一样圆满宽阔，他的脸像绽放的莲花，他的感官清净无垢。通常他极少生病。他从小就具有很大的智慧和悲心，他善巧演讲。"

在华智后半生，堪布根霍在他身边很多年，堪布写道，《文殊真实名经》是华智的主要课诵之一。华智不仅没有世间的财物，就是对学者上师来说觉得最重要的佛教书籍他也没有许多。有时他有一本《入菩萨行》和一本《文殊真实名经》，这些是他的日常课诵。但就是这两本经论有时他也会送人，因为他已将这些经论熟记于心。他没有纸，也没有竹笔，因此无论何地，当他站起身来，就可以立即出发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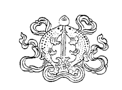
华智传授了经部、续部和大圆满的许多经论，唤醒了诸多

具缘弟子心相续中的究竟证悟。然而似乎在极少场合他才传授灌顶或举行盛大的法会。

华智不分宗派地讲、著、修。他修学和教授了完整的藏传佛教法脉传承。他将不同宗派的几位大师都平等地视为总集智慧之佛陀（文殊菩萨）：“五明通晓开显萨班尊，显密善说之源宗喀巴，一切佛法教主龙钦巴，雪域三大文殊我顶礼。”

华智自己是极其谦卑和简朴之人，但他却能吸引很多尊贵、富有、权威和著名的学者成为其弟子。许多身着锦缎服饰、众多随从围绕的弟子，来到他这位穿着打了补丁的破旧敝衣、离群索居、糌粑粗茶有时都难以为继的云游僧脚下顶礼。甚至有些时候，华智以自己的谦卑让那些锦缎缠身、马队迎送的人物感到惭愧，从而揭露了他们的弱点。

一次，华智像往常一样徒步旅行经过一处牧民营地。在一户住着巨大帐篷的人家前他停下来，向他们请求，允许他在那里休息一两天，因为他已经疲惫不堪了。那家人问道：“你会念经吗？”他回答：“会一点。”接着他们高兴地让他进来并在帐篷下方角落里安顿。很多人忙忙碌碌，为即将来举行重要法会的大喇嘛及其随从队伍准备法会物品、支起帐篷、架起高座以及烹饪佳肴。几天之后，他们听说大喇嘛就要到了，所有人都跑出去欢迎。华智没有出去。人们对他连喊带叫，几乎是生拉硬拽地要把他弄到喇嘛面前。这位喇嘛穿着锦衣，四十人的马队手擎旗帜随从相伴，如演大戏般声势浩荡而来。华智没办法，



只得来到大喇嘛跟前。当这位大喇嘛见到华智时，他从马背上跳下来拜倒在华智上师的脚下，与外表谦卑、内具实义的伟大华智相比，大喇嘛对自己毫无意义的浮夸炫耀深感惭愧。这位喇嘛就是华智的弟子木雅·根桑索南，他写了一本关于《入菩萨行》的著名注释。从那天起，木雅·根索放弃了他以前浮华的生活方式，成为一名隐修者，从未再骑过马，而总是徒步旅行。人们相信华智以神通预见到这个结局，他以前曾多次显现过这种能力。

华智的著作被收集成六函，分别关于大圆满、续部、经部、教言、诗歌和戏剧。他最著名的著作有《普贤上师言教——大圆满龙钦宁提前行引导文》，简明扼要的大圆满禅修窍诀《三句击要》，以及一部《现观庄严论》注释。

在西藏东部，华智最极善巧地使《入菩萨行》成为许多出家人的指导手册，使《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祈愿文》成为很多在家人的日常课诵，使《幻化网秘密藏续》成为宁玛密续传承的基石，使大圆满法门不仅停留在书本而且有修有证，尤其是使“嗡玛尼贝美吽”成为许多人呼吸与共的永恒真言。

华智的转世化身包括扎迦寺的晋美旺波以及敦珠林巴之子、石渠的南卡晋美。

第二世多智钦·晋美彭措炯乃

（1824-1863年）

第二世多智钦·晋美彭措炯乃诞生于多山谷唐雅峡谷狄山嘎托地方的穆波董氏普琼种姓，父亲是普琼曲彭，母亲是阿傍萨措姆。

当他尚处母胎中时，一天他母亲滑入了唐雅河中面临着溺水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她听到胎儿说："别害怕，妈妈。"他出生时，天降花雨，彩虹悬挂在帐篷上方，空中响起音乐。小时候玩耍时，他常常将树枝插入岩石中，仿佛插入烂泥一般。

第一世多智钦是这样授记他自己的转世化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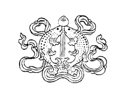
"此（生）后通过三种禅定力

（我将转世为）彭措炯乃，

彼乃示现佛陀三身佛行事业之信使，

亦会显现诸多利乐源泉之神变。"

他是多智钦转世的认定获得了萨迦贡玛的确认，并在亚龙白玛郭举行了坐床典礼。他聪颖异常，毫不费力就掌握了共同与不共的学业。他特别善巧写作和诗歌，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他非常英俊，据说人们在他的外观相貌上找不到一点瑕疵。



1834年，第二世多智钦到石渠从晋美嘉威纽固处得到了前行、《持明总集》和大圆满法要。晋美嘉威纽固献上很多供养，授权他为无上金刚阿阇黎。1844年，多钦哲来到亚龙白玛郭，给他传了《龙钦宁提》的所有灌顶、“咙”传和窍诀。他还从第四世佐钦仁波切和华智仁波切处得到诸多法要和传承。

他从小就显现了难以计数的神变，因此对他身边的人们来说奇迹也变得普通平常。很多次他让死亡动物的尸体复活。每当他给亡者修破哇（迁识）法时，总会出现据信是表明亡者的心识已被迁往净土的征相。他具有了知过去与未来的宿命通和他心通。在他的后半生他穿着在家人的装束，虽然他也举行象征性的仪式并显现神变，但他拒绝正式传法或者给予传承。

有一次，他与一大队人马正在旅行经过一处无人荒野，他们突然被一大队强盗包围了。多智钦祈祷诸护法道：“如果你们被激怒了，就降下咂（gZa）和大石块来。”忽然成百上千的咂从天而降，落在他们周围，强盗们向他道歉忏悔并供养了许多马匹。

一天，多钦哲杀了一头牝羊请第二世多智钦和华智仁波切吃午饭。华智的侍者担心华智会对此很不高兴，因为他极力反对食肉更反对杀生，哪怕是杀一个渺小的生命。但他们三人一起坐在一个座位上，欣然享用了牝羊肉，这让华智的弟子们感到惊讶。后来华智对他的弟子们说：“那头牝羊怎么可能用她自己的身体得到更大的功德利益呢？由于这些持明者享用了她的

身体，她从此将关闭恶趣之门。”

在玉则神山多钦哲在一石板上做了一次桑（烟）供，之后多智钦也在同一块石板上做了同样的桑（烟）供，最后华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后来华智说：“我希望我能比这些持明者先去世，但依此缘起来看，多钦哲最先圆寂，接着是多智钦，我最后死。而且，由于我们在相同的石板上做桑（烟）供，我们将转世为同一对父母的孩子。”后来的结果是，因为意外情况多智钦圆寂得更早一点，但他们都转世为敦珠林巴之子。

当新龙地区的邪恶土司贡波南嘉（？-1865年）准备攻打色山谷时，他写信给多智钦说他将摧毁色山谷，但他的军队在半路经过时不会损害亚龙白玛郭。第二世多智钦回复说色山谷的人们是自己寺院的属民，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害，那跟损害他自己的寺院没有分别。土司回信说当他的军队来色山谷时，他首先就会摧毁亚龙。听到此消息，亚龙白玛郭所有的居民都逃走了，只留下一座空谷。

由于追随者们的坚持，多智钦别无选择，只能放弃亚龙。接着根据空行母的授记，他搬迁至上多山谷的臧钦滩。（据信第一世多智钦过去也曾在臧钦滩建造过一个闭关处。）在臧钦滩有一座名叫吉切巴玛（恐惧火焰）的神圣石山，据信是一个很有威力的女护法神的住处。手持普巴橛，多智钦突然毫无阻碍地飞入石山。他报告说，山里面有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城镇，在其中的一座宫殿里，他应邀与一个现忿怒相的女头领分享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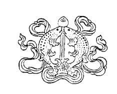
在他的要求下，女头领同意他在此地建造一座寺院。

1862年，多智钦为寺院奠基，数十年后这里成为著名的多智钦寺。不久，他娶了嘉萨（或匝萨）达策为法侣，这激怒了当地有势力的头人曲果格桑格勒，头人希望他的侄女成为多智钦的法侣。由于这个原因，多智钦不久就离开那里前往康定了，把建造寺院的事留给了他的随从们。

他待在康定及周边地区，并成为嘉拉国王的上师之一。1863年康定地区流行天花，很多人死于疫情。多智钦对当地人们正在遭受的痛苦感到极度悲伤，为了息止痛苦，他自己承担了瘟疫。他一患病，疫情便在城里息止了。他说道："我这辈子因为女人遇到太多麻烦。下辈子，我的转世化身将连女人的脸也不会去看。"（他的转世晋美丹贝尼玛是持戒精严的出家人。）接着他说："瑜伽士应该像流浪狗一样死去。" 于是躺在康定的大街上，耷拉着脑袋朝向下坡，他去世了。

多钦哲很快就带着他儿子日贝饶智一起到来。多钦哲对多智钦的法体大声喊道："为什么你要死得像条野狗？" 并踢了法体几脚。多智钦好像仍然活着一般坐起身来结跏趺坐，并保持在禅定中一个星期。当三岁大的日贝饶智看到多智钦的法体又坐起来，他感到极大的震惊，这唤醒了他究竟自性的证悟。从这以后日贝饶智总是说："我的最胜上师是多智钦·晋美彭措炯乃。" 多智钦的法体被荼毗，遗骨舍利被请回多智钦寺，到1959年政治动荡为止一直供养在一座金色佛塔中。

第二世多智钦的转世化身包括第三世多智钦仁波切·晋美丹贝尼玛、白玉寺第二世贝玛诺布·根桑丹增（1887-1932年）、崂坞塘的珠古扎钦（？-1959年？）、壤塘的仓贝色珠古。还有一个故事说拉卜楞寺的第五世嘉木样协巴（1916-1946年）也是多智钦的化身。





蒋扬钦哲旺波

（1820-1892年）

宁玛派认为蒋扬钦哲旺波是晋美林巴（1730-1798年）的身化身。他成为最伟大的上师之一，融汇藏传佛教所有的传承法脉都于一身。他卓有成效地弘扬了宁玛、萨迦、噶举以及其他法脉传承。宁玛巴认为他是晋美林巴的转世，而萨迦巴认为他是乃萨钦哲（1524-？）与塔泽香巴南卡齐美的化身。与晋美林巴一样，钦哲旺波也是法王赤松德赞、毗玛拉米扎和其他许多大师的化身。他是（藏传佛教）十三个法脉传承的上师，并被认为是宁玛派百位大掘藏师中的五位掘藏王之一。

他的名号还有多杰滋济、白玛多阿林巴、晋巴美贝德、措吉喇嘛吉贝邦、贡钦喇嘛吉贝邦、晋美钦哲多嘎、文殊果厦和贡噶丹贝嘉参。

藏历第十四绕迥金龙（1820）年六月初五，伴随着诸多奇异的征兆，钦哲旺波诞生于琼钦扎附近。他的家族是来自德格地方德龙山谷顶果村的纽宇种姓，父亲是德格王宫的管家仁钦旺嘉，母亲是具有蒙古血统的索南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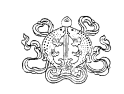
有一次，蒋扬钦哲的父亲曾问第一世多智钦自己是否应该出家，多智钦答复道："不要出家。如果你不出家而是在家结婚的话，你的后裔里面将诞生一位伟大的珠古，他将成为利乐佛法和众生的伟大源泉。"

蒋扬钦哲从小就能回忆起诸过去世的情形，一髻佛母与玛哈嘎拉现量可见如影随行地在身边保护他。

八岁时，他开始跟随他父亲和拉蒙曲扎嘉措学习藏文、占卜、医学等诸多学科。他异常聪颖，不费吹灰之力就圆满了背诵和写作学业。另外，仅仅通过阅读他就能领会甚深经文的涵义。

有一天他患了重病，在境相中莲花生大士和益西措嘉授予他金刚橛灌顶，由此他的寿障被平息了。

大约十一岁时，他去了噶陀寺，他叔叔莫敦给他起名晋美钦哲多嘎，这意味着他是晋美林巴的转世化身。



十二岁时，塔泽堪布贡噶丹增（1776-？）认定他是自己的叔叔与上师哦·塔泽堪钦·香巴南卡齐美的转世化身。塔泽堪钦是卫藏地区哦寺的一位大堪布，后来在德格的伦珠登传法并在那里圆寂。贡噶丹增为他起名蒋扬钦哲旺波·贡噶丹贝嘉参。

十五岁时，在净相中他去了菩提伽耶，蒋华西宁（妙吉祥友）付嘱他《般若波罗密》和《阿努瑜伽》续部法门之宝藏。在菩提伽耶寺院前，他走进火中焚烧了自己粗大的身蕴、净除其障碍，并把它转变成像毗玛拉米扎一样的光蕴身。

十六岁时，在净相中他去了铜色吉祥山，从诸多空行围绕的莲花生大士处，他得到了佛陀三身直指，以及他将成为“通达七传（bKa 'Babs bDun）”之主的授记。接着莲师和诸空行融入钦哲，说道：

“不为所取对境沾，不为能取妄念染，

护持赤裸觉空性，此乃诸佛之密意。”

十八岁时，他去了协庆寺的隐修苑，从协庆寺的久美图多处学习了梵文、诗学和其他学科。

十九岁时，在神奇的征相中他从晋美嘉威纽固处领受了《龙钦宁提》法类的传承。接着第一世多智钦的弟子喇嘛诺布，在传多智钦掘藏的阿弥陀佛法门时为他直指了心性。甚至在他的后半生，钦哲旺波还是说：“【在证悟心性方面】相比较那时所获的证悟已经没有再更进一步的余地了。”

二十岁时，应塔泽堪布的要求，他去了卫藏的哦寺。在那里他发掘了许多地伏藏的物品和法门，包括在扎玛钧桑发掘的《大悲心性休息》，在达秀宁仲发掘的《上师四身修法（喇嘛咕西珠塔）》，在辛古玉措发掘的《三根本幻法（嚓松具珠扎哇）》，以及在雅砻协扎发掘的《三根本合一（嚓松齐度）》。

二十一岁时，在卫藏的敏卓林寺，他从堪布仁增旺波处领受近圆戒，从敏卓林寺的第七任法座持有者桑吉贡噶处领受菩萨戒。

在拉萨大昭寺觉沃佛像前，他撒供的米粒转瞬间变成白色的花朵，一百盏酥油灯不点自燃。当钦哲旺波为了利益他人在作祈祷时，有人请他也为他自己作个祈祷。他说：

“无有内在的主人或外在的仆人，

亦无怨敌需要降服或亲友需要保护，

住于静处通过自净其意，

愿我成就菩萨的广大事业。”

二十四岁时，在欧域他唤醒了自己曾转世为杰尊·森格旺秋以及后来证得大迁转虹身成就的记忆，于是他发掘出甚深的《杰尊宁提》法门。在后藏、阿里和卫藏他以苦行的方式进行了广泛的朝圣。在很多地方他看到佛像就是真正的诸佛和祖师，并且他见到诸多净相，得到诸多悉地。二十四岁岁末，他返回康藏，在宗萨扎西拉泽学习哦派传承法门。

二十九岁时，他再次前往卫藏并待了三年。在强卓的格吉，当他在净相中领受莲师的加持时，他发掘了意伏藏《桑珠措吉宁提》。在桑耶，他见到措吉多杰佛像转变为真实的莲师并融入自己，由此他发掘了《措吉宁提》。三十五岁时，当他观修白度母时，他亲见了度母，由此他发掘了《帕美宁提》。

四十岁时，由于他在净相中得到莲师的加持，这使他能够照见西藏过去已经出现、当时正出现以及未来将会出现的所有掘藏师和伏藏法门，从此他成为一切伏藏之主。

从堪布白玛多杰处他得到许多传承，包括《龙钦宁提》、《寂怒幻法（具珠西卓）》、《总集经》以及十七续。另外，他从第四世佐钦仁波切处得到《龙钦宁提》共同和不共前行的法要。他还从晋美嘉威纽固和杰尊索南却登处得到《龙钦宁提》传承。

然后在十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从大约一百五十位上师处得到了当时存在于西藏的所有法脉传承的法门。他学习或领受过的传承加起来超过了七百函，包括宁玛、噶当、萨迦、直贡、达隆、冈仓、竹巴与其它传承。

他的主要上师包括：西部后藏的萨迦赤钦·扎西仁钦、塔泽·贡噶丹增（1776-？）、香巴纳觉、哦派的阿旺雷珠，卫藏敏卓林寺的赤钦·久美桑吉和杰尊·成列秋仲、哲蚌寺的拉尊仁波切，东部康藏的协庆·久美图多、晋美嘉威纽固、门觉南凯多杰、堪布白玛多杰、康楚·罗珠塔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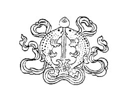
他圆满成就了一切所学，然而根据怙主顶果钦哲的说法，钦哲旺波的“主要修法是《龙钦宁提》的上师瑜伽。”

他将德格萨迦传承的宗萨扎西拉泽寺作为自己的主法座，在它遭到新龙军队的毁坏后又重建了这座寺院。

根据宁玛派的说法，蒋扬钦哲领受了这些传承并成为“通达七传（bKa 'Babs bDun）”之大师：

1. 他同时得到了古译密续和新译密续的传承；
2. 他发掘了许多地伏藏（Sa gTer）；
3. 他重新发掘了以前的掘藏师曾发掘过的许多地伏藏；
4. 他发掘了许多意伏藏（dGongs gTer）；
5. 他重新发掘或重新唤醒了以前的掘藏师发掘过的许多意伏藏；
6. 他发掘了许多净相法类（Dag sNang）；
7. 他亲见很多本尊并从他们那里得到耳传法类（sNyan brGyud）。

曾跟随他修学过的第三世多智钦这样描述自己和蒋扬钦哲在一起的个人亲身感受：“他不论住在那里，周围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香味，这被认为是他精严持守出家戒律的征相。他即使就是动一下手指都令人鼓舞并具有密意，人们对于他做的每个手势都不由自主地心生感激。他不论住在那里，你总能感到令人愉快的温暖，就像在寒冬里遇到热火。无数人看到他



显现诸佛或过去祖师的种种身相。不论在哪个季节，在他周围的人们总是感到就在喜悦和繁荣的夏天。对于穷苦者他特别关照，对他们温言软语。以勇武自居的傲慢残忍者看到他时就会像逃犯一样头也不回地跑开，或者像断了脖颈一般耷拉着脑袋投降。在他面前，任何大师或权贵都变得渺小和谦卑。他自己很谦卑、诚实、慈祥。他对于世出世间的伦理道德都很善巧。在他面前，没有人敢说阿谀奉承或者虚伪欺诳之语。在各种法会上传法时他极其自信，宛如百兽中的狮子王。身处众弟子之中时，他很简朴、和睦，说话的时机恰到好处，讲话的时间长短适中。推理时他的思维犹如河流从悬崖落下般一泄千里。他的嗓音犹如海潮音一般遍布虚空。有时他传法传得不思饮食。由于前来求法的弟子络绎不绝以及他传法的负荷极其繁重，来访者有时不得不等上数周乃至数月才能见到他，但所有人在等待时都感到了愉悦。”

钦哲旺波修建了很多寺院和图书馆，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从事佛法事业。他捐助建造了约两千座佛像，抄写了约两千函经文，刻制了约四十函木刻经版，塑造了一百多尊鎏金铜像，以及修复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寺院。

在数十年时间里他为不同法脉的众多弟子讲经传法并给予传承。例如，他曾给予敏林大掘藏师开启的金刚萨埵伏藏法灌顶大约五十次，传授《龙钦宁提》灌顶和窍诀大约二十次。

七十三岁时，在水龙年（1892）正月初，蒋扬钦哲说自己

不断地看到被海众弟子围绕的阿弥陀佛。在正月二十五圆满了一次盛大的仪式后，他对却本（mCh'od dPon）[37]说："从现在起你不用再做什么了。"第二天他便开始示疾。他的众弟子问到："为祈请您长寿，我们该念什么祈祷文？"他答复说："什么都不用念。大概在下个月二十日左右，我会康复的。"当他们再三祈请时，他说道："你们能尽量多念金刚萨埵百字明的话就很好。"

接着在二月二十一日早晨，他洗净双手，说道："现在把【我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我所有的工作都已圆满完成。"之后他边念诵许多吉祥祈祷文，边抛撒谷花，表示一切皆已圆满。那天晚些时候，他融入毗玛拉米扎证悟的意界中。周围出现轻微的地震。即使在圆寂后，他的脸看上去仍然像满月一般光彩奕奕。他的法体变得轻如棉絮。

他主要的宁玛派弟子罗列在本书最后的"传承谱"中。在萨迦派，他的弟子主要有萨迦达钦、萨迦的三位杰尊玛、哦支派的塔泽本洛·罗德旺波（1847-1914年）。在噶举派，有第十四和十五世噶玛巴，达隆玛仁波切、斯度·白玛宁切（1774-1853年）、达桑珠古、多康巴、班智达噶玛俄敦、康楚·云丹嘉措（1813-1899）和桑顶·多杰帕摩。在格鲁派，有扎西其的衮却丹巴饶吉、拉尊·东珠嘉参、霍·康萨嘉贡和理塘·香巴彭措。

[37]却本：主管陈设坛场和供品者。

钦哲旺波同时显现了很多转世化身，包括宗萨寺的曲吉旺波（1894-1909年）、噶陀寺的曲吉罗珠（1893-1959年）、八邦（贝瑞）寺的噶玛钦哲沃色（1896-1945年）、佐钦寺的咕噜才旺（1897-？）、匝巴美的根桑卓兑德钦多杰以及协庆寺的顶果钦哲·扎西华觉（1910-1991年）。他们之中，噶陀钦哲·曲吉罗珠是最杰出的上师。在宗萨钦哲去世后，噶陀钦哲移锡至上一世钦哲旺波法座所在的宗萨寺，从此以后噶陀钦哲被称为宗萨钦哲。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以来，顶果钦哲仁波切独自一人秉承了钦哲世系的独特传承，不知疲倦地在印度、不丹、尼泊尔、西藏和西方弘扬佛法。

辽西龙多•丹贝尼玛

（1829-19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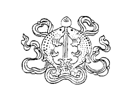
辽西龙多·丹贝尼玛是大圆满《龙钦宁提》传承最伟大的禅修大师之一，在华智仁波切的弟子中他证悟第一。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没有龙多，华智将断子绝孙！"

他被认为是堪布寂护、贡纽嗯·贝佩纳觉与吉文·衮卓南嘉的转世化身。他诞生穆波董氏辽西部落，父亲是曲松达俊。

龙多师从甲色·贤彭塔耶、堪钦白玛多杰、第四世佐钦仁波切以及后来的钦哲旺波。甲色·贤彭塔耶剃度他出家为僧，并赐名龙多·丹贝尼玛。

龙多的根本上师是华智仁波切，他在华智身边不相分离地依止上师二十八年，领受了诸多法要传承，特别是龙钦饶绛和晋美林巴所传的宁提法门。他得到了彻却（立断）修法的窍诀，证得了现有诸法本净的究竟自性；他得到了脱噶（顿超）修法的窍诀，证得了道相光明即佛陀三身。在大约十年里，他和华智一起待在色山谷和多山谷地区多智钦的法座附近。

在多山谷的阿日森林，离开现在的多智钦寺几英里远的地方，龙多及其上师华智单独在一起待了六个月。除了一小袋糌



粑作食物，身上穿的衣服和几本佛书以外，他们别无长物。在午中时分他们会相聚并吃一点糌粑，然后将糌粑口袋拴在树上留待第二天再用。接着，华智会给龙多讲解《入菩萨行》的几句偈颂。不久，很多弟子聚拢到阿日森林，华智开始传《三休息》、《功德藏》等教言。华智会传一些教言，然后弟子们在森林里付诸观修好几天。起初他们还可以每天有点糌粑吃，但不久糌粑就吃完了。之后他们就捡牧民丢弃或喂狗的食物吃，由此维系了一阵生计。他们不愿跑到周围牧民的营地去乞食，而是依靠别人不要的残留食物愉快地生存修学。

在阿日森林，有一天华智问龙多："你想念妈妈吗？" 龙多答："不太想。" 华智道："这是你没有修慈悲心的过失，现在到那边柳树林中去修七天知母思恩等法吧。"于是龙多按照华智的开示观修了七天，自然就生起了真实无伪的慈悲心和菩提心。

在阿日森林，在华智传授修法后，龙多观修龙钦饶绛的《虚幻休息》，实执的妄想坍塌了，一切现有皆呈现幻化无实。后来堪布阿琼问他："这是证悟吗？" 他答道："不是，只是一种好的觉受。"

龙多和华智一起离开果洛前往佐钦寺。为祈请第四世佐钦仁波切长久住世，龙多在佐钦寺附近的冈卓进行了为期三年的闭关，闭关期间可吃的食物鲜少，所穿的只有僧袍，坐垫是一块扁平的石头。

之后龙多与华智一起待在佐钦寺附近的那琼隐修苑。每天黄昏时分，华智就在一人长的小草坪上铺上一条新羊毛地毯，仰面躺在上面，伸展四肢，修《三虚空》。一天晚上，当华智像往常一样躺在那里修法时，他问龙多："龙吉（对龙多的昵称），你说你还不认识心的真如自性吗？" 龙多答道："是的，上师。我不认识。" 华智说："哦，没什么不能认识的。来，到我这里来。" 于是龙多依言来到华智身边。华智说："像我一样躺下，凝视虚空。" 龙多照做了。接下来的对话是这样的：

"你看到了天上的星星吗？"

"看到了。"

"你听到了远处佐钦寺的狗吠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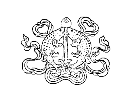
"听到了。"

"噢，那就好，所谓的心性就是这个。"

就在那一瞬间，龙多恍然大悟，疑虑尽消，他从一切是与非的分别枷锁中完全解脱，证悟了赤裸明空双运的诸佛密意本智。

龙多和他受人尊敬的道友丹增诺布、堪布衮却沃色、木雅·根桑索南和纳塔珠古，请求华智开许他们在余生中继续做四处云游的隐修者。但是，华智让衮却沃色担任佐钦寺的堪布，让丹增诺布去格芒寺讲经说法，其他三人返回各自家乡继续隐修。于是龙多返回自己家乡，在很多地方但主要是在迥巴砻隐修。

在殊古夏隐修苑，龙多观修《入菩萨行》十年，《三休息》



三年。后来他开玩笑似地说："十三年中，我在收放分别念，尽量制心不让分别念增上。假如我从一开始就观修大圆满法，可能现在已有一定的见修成就了吧。"

1883 年，龙多在嘉都隐修苑时，一个五岁的男孩由父亲带着来拜见他。那个男孩就是后来的堪布阿旺华桑（1879-1941 年）——龙多主要的传承持有者。

大约在 1895 年，龙多迁移至白玛日陀，在那里建立修行法营，阿旺华桑正式成为他的弟子，开始前行的修学，并和其他诸弟子一起从上师处领受各种法要。

龙多说："除了一件事以外，我从未做过违背华智仁波切意愿的事。华智嘱咐我在五十岁前不要传大圆满，五十岁后如果我可以的话就传。但在五十岁前，由于文波·丹增诺布再三请求，我不得不给他传一点大圆满。因此我与上师之间的三昧耶是未断未染的传承金链。"

后来他教诫诸弟子："倘若能切实修持，上等修行者会天天都在进步，中等修行者月月进步，下等修行者也会年年进步。实修重要的是要懂得观修的关键要点，修行若无进展，那是没有掌握它的要点。"

在他一生中，龙多将自己从华智那里得到的诸多法门与每一位求法者分享，特别是在五十岁后传授了大圆满法门。然而

就像华智仁波切一样，除了给多智钦寺的色须堪布阿旺和阿美堪布当曲、喇嘛阿旺丹增、喇嘛多利和堪布阿旺华桑等人灌顶，以及在康则寺授予《噶玛》灌顶以外，他极少给予灌顶。

龙多为当时正在卫藏的涅喇·让日写了一部关于彻却观修的详细窍诀，并吩咐让日在阅读后将其焚毁。涅喇·让日的确依照上师的吩咐将窍诀焚毁了，但给涅喇·让日送窍诀的信使在路上读了此著作并抄写备份了一本。堪布阿旺华桑的许多令人称奇的著作其实就是辽西龙多的原话，而这些又可追溯到华智仁波切。

第十五绕迥木牛（1901）年五月二十五，辽西龙多圆寂了，世寿七十二岁。天空出现彩虹光环，天雨妙花，天乐悦耳。荼毗后骨灰中出现许多舍利，显示他成就的征相，也成为众弟子恭敬供养的对境。

他的转世是协珠丹贝尼玛（1920-？）。



文波·丹增诺布

（十九世纪）

文波·丹增诺布是华智仁波切最亲近的诸弟子中最伟大的智者之一。他的名号还有文波丹利或丹嘎，他是甲色·贤彭塔耶（1800-？）的“文波（侄子）”。

他依止华智学习了《中论颂》、《三律仪》、《入菩萨行》、《心性休息》、《功德藏》、《秘密藏续》、《光明藏续》等诸多经续论典。特别是在石渠的扎玛砻，华智给他与其他一些经过筛选的弟子传授了大圆满法门，从独特的加行修法开始直至正行彻却（立断）和脱噶（顿超），一步步次第分明地根据弟子实修的觉受而传修。华智不仅教他们，而且还亲自参与了实修。后来丹增诺布对第三世多智钦说：“此前，我尝试着禅修大圆满并给他人传讲，但这些仅仅是泛泛的了知而已，但自从我们在扎玛砻受教实修后，我想我对于大圆满已经有了彻底的领会和证悟。”

他曾想成为一个到处流浪的隐修者，但华智仁波切吩咐他到石渠的格芒寺讲经传法，在余生中他依教而行。

他经常对他的弟子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修持正法？因为我们不相信业因果报，如果我们对业果生起信解，那我们就会变得像我等具恩阿吾【长者，指华智】一样。”

从 1883 年起，华智不再公开传法。无论谁来找他，他一概让他们去向丹增诺布求法。

华智圆寂后，文波·丹增诺布照料安排了善后仪式。他还收集了华智的著作，并将其整理成六函文集。



阿宗珠巴•卓堆巴沃多杰

（1842-1924 年）

阿宗珠巴·卓堆巴沃多杰，亦名那措让珠，是《龙钦宁提》法门最伟大的传承持有者与弘扬者之一。

他诞生于藏历第十四绕迥水虎（1842）年六月十五，父亲是具有蒙古血统的阿扎。他被直美信雄·曲吉多杰认定为阿宗·桑吉扎西的转世，也被仲地的嘉哇香秋认定为著名的竹巴噶举大师白玛噶波（1526-1592年）的转世之一，因此被称为“阿宗珠巴”。

他从协庆文珠·图多南嘉处受皈依戒。在他十三岁时，第二世噶陀斯度·曲吉罗珠在噶陀寺给他传授了《金刚藏》的前行。经由前行修习他对生命无常有了强烈的体悟，在数年中着重于清净业障的观修。之后他从噶陀斯度处得到《扎龙》与大圆满法门。二十一岁时，他证悟了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明智。从那时起直至三十四岁，他安住于所证悟的明智本面中一心专注地禅修，获得了究竟成就。

另外，斯度·曲吉罗珠还授予他《意集经》的灌顶、《遍空自解》法类等诸多法要。他承侍了虹身成就者、新龙的白玛邓灯（1816-1872 年），得到了《遍空自解》法类等许多法要。

从那时起，遵从白玛邓灯的强烈建议，阿宗珠巴蓄留长发并穿戴密咒士的装束。

从嘉珠·多阿丹增处他得到了《天法（南曲）》法类与《寂怒密意自解脱》的传承。从啊啦楚学臧处他得到了格鲁巴《菩提道次第》法门，研读了杰·宗喀巴的许多著作，断除了诸多增益。

从钦哲旺波处他得到了《四心滴》、《龙钦宁提》、《空行密集》、《密意通彻（贡巴桑塔）》等诸多传承，从康楚·云丹嘉措处他得到了《大宝伏藏》与《噶举密咒藏》，从堪布白玛巴扎处他得到了《上师仰提》法门，从华智仁波切处他得到了《普贤上师言教》、《益西喇嘛》等诸多法门，从辽西龙多处他得到了《三休息》的教诫，从居·麦彭处他得到了《善逝藏会萃》、《定解宝灯论》等诸多讲解开示。

在整个后半生里他教授了噶陀寺、佐钦寺、协庆寺和白玉寺的许多大上师。他编辑出版了宁玛巴的许多重要经函，包括龙钦饶绛和晋美林巴的全部著作和伏藏法。他发掘了许多伏藏法门，取名为《金刚光明密藏（沃色多杰桑佐）》。他创建了扎西敦嘎齐寺（吉祥右旋白海螺寺）作为自己的主要法座，通常称为“阿宗曲嘎”（阿宗法苑）。

（1924年）八十三岁时，伴随着光环、光束及各种妙音等诸多瑞相，他融入了法界。



阿宗珠巴有两个儿子，分别是伟大的大圆满上师久美多杰（亦名阿久仁波切，1895？-1959 年？）和白玛旺嘉，以及一个女儿色姆齐美。他的转世晋美白玛成列（1926-2001 年）住锡于康藏的阿宗曲嘎。

卢西堪布•贡却卓美

（1859-1936 年）

卢西堪布·贡却卓美（贡美）是多智钦寺著名的四大堪布之一，他是学识渊博的大智者和具证的成就者。堪布的名号还有卢西堪布、多瓦堪布、贡美堪布和洛桑衮洽。他被认为是拉卜楞寺赤·贡唐·丹贝卓美（1762-1823 年）的转世化身。

藏历第十四绕迴土羊（1859）年，堪布诞生于石渠地方卢西部落的一个家庭中，他们家是从果洛的多山谷迁徙至此地的。从小他就天资聪慧，仅仅看一眼或听一遍就学会了许多经函。

从华智仁波切处他得到包括《入菩萨行》在内的诸多法要。一天他去拜见华智仁波切，华智正住在一户大帐篷人家附近的小帐篷里。那时候华智不见人，那户人家养了许多恶犬不让任何人靠近。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堪布，他沿着一条窄小的壕沟偷偷摸摸地溜进了华智的帐篷，人不知狗不觉。华智很果敢并且直截了当，但堪布也无所畏惧。华智说："你是强盗吗？"堪布说："是的，长老！我想从您那里偷一些纯金的窍诀。"华智喜欢别人具有勇气实话直说，而不屑委婉礼貌或阿谀奉承，因此堪布得到了自己许多问题的答案。当和堪布在一起时，华智圆满了他那著名的巨型玛尼经墙，钦哲旺波遥撒的开光加持吉祥米粒落在了经墙上。跟随文波·丹增诺布，堪布学习了两函《功



德藏》自释。

不久，跟随第三世多智钦，堪布和他全家回到了他们祖先生长的故乡多山谷。跟随夏嘎·措珠让卓和华智仁波切的上首弟子嘉哇多阿嘉措，他学习了无著、龙树、月称、法称和陈那的很多大乘佛法论著，以及许多续部经论。后来他还从第三世多智钦处得到了许多内密传承和窍诀。

堪布成为同时精通宁玛和格鲁传承的经部与续部著作的大智者。他还精通医术并忙于给附近的人们诊断并免费布施医药。他还精通占卜和历算。

他主修的本尊是大成就者卢伊巴传承的胜乐轮金刚，他总共持诵了超过三亿遍胜乐轮金刚咒。他还以修持胜乐轮金刚法门证得了幻身（sGyu Lus）成就[38]而闻名。证得了幻身的成就者，可以把自己的心意转移至本尊身并游历诸清净刹土，然后再返回自己的凡庸身。然而，堪布却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具有此种证悟，而只是说："由于我具有强烈的信心，每当我忆念起自己的本尊，顿时我就感到令全身汗毛直竖的喜悦，对此成就我

[38]我被告知这是"胜义净幻身"（rNam Dag sGyu Lus）。根据康楚·云丹嘉措的说法，幻身有四种：不净幻身、净幻身、胜义净幻身和究竟幻身。康楚是这样阐释胜义净幻身的：行者之气融入中脉而证悟三重（或四重）空性。住此等持的结果是行者的风心顿时呈现为本尊身。经过如此不断反复的融入和显现，行者生起为智慧印（Ye Shes Kyi Phyag rGya）——纯粹是风心之组合。此是修道和密义双运的成就。

感到非常满意。”在净相中，他亲见了诸佛和本尊，并得到加持和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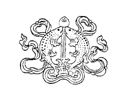
他能够见到我等凡夫无法看见的各种形色的有情。例如，他年轻时经常看到一位年老丑陋现忿怒相的妇人，但作为修行人堪布将她视作天尊，多年以后，这位妇人转变为密主护法一髻佛母的清净身相。

他曾很多次遭遇“尼哇”，一个总是不断骚扰他的魔祟，据说就是它致使敦珠林巴与第三世多智钦生病的。一天，这个“尼哇”又来找堪布，堪布心生大悲，反复说了三遍：“以我的大悲心我将绝不舍弃你，直至你成佛为止！”从那以后，不仅堪布自己，而且他的弟子们都再没被这个魔祟打扰过。

一天，一个弟子试图点亮一盏酥油灯，但过了很长时间还是没能成功，随后堪布笑了，而灯芯马上就点燃了。这位弟子问堪布：“刚才是怎么回事？”堪布答道：“我刚才想着这盏灯全体是水，入三摩地了。”

在他的后半生，堪布主要住在多智钦寺担任四大堪布之一，并专注于唯一讲修正法。他不仅是位大智者，而且能迅速了知弟子的心念。他的讲课生动活泼、易于领会、阐释详尽、意义深远。

他身材魁梧，骨骼宽大，颧骨高耸，宛如狮子一般。在他



后半生的数十年里，他变得非常沉重，没有两个身强力壮大汉的全力扶助，他无法走出自己在山上的屋子。

堪布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里面摆满了佛教的书籍和物品。他的房子坐落在多智钦寺后面的半山腰上，位于岩石和松柏树林之间，可以俯瞰整个寺院和藏钦滩。他独自一人住在这所房子里。黎明他开始禅修和念诵，随后喝酸奶吃糕点作为早餐。餐后不久他又继续禅修，直至十一点钟左右他的弟子们到来。弟子们会清洁供碗并供水六百多碗，有些人会为他做每日百盏酥油灯供，一个弟子为他做午饭（或仅仅烧茶）。当弟子们供养完毕，他也吃完了午饭，师徒们在一起念诵供养祈祷文。接着他开始讲课。

当我的上师嘉拉堪布依止他修学时，堪布贡却卓美每天会讲两三堂课，偶尔会多达七堂课。大部分时间里，大约有七十名弟子跟随他修学。他没有特别的课程设置，而是根据弟子们的愿望和需求给他们讲课。在同一天里，他给程度最高的弟子传授续部，给程度较高的弟子传讲中观、般若或《阿毗达摩》，给初学讲解因明，给普通弟子传讲简单的经论。他忆持了龙树、无著、法称和月称等诸位论师所有根本论著的词句和意义，他还忆持了有关这些根本论著的许多注释的意义。通常要到天黑他才结束一天的讲课。然后一些弟子会点燃酥油灯，一齐念诵供养祈祷文。接着堪布会喝点茶。当酥油灯燃尽时，一些弟子会擦干净酥油灯碗，让堪布独自一人待着，直至第二天中午。关于他的课程结构，堪布的上首弟子崂坞塘珠古扎钦这样写道：

“最初他讲《集类学(bsDus Gra)》、《心类学(Blo Rigs)》、《因类学（rTags Rigs）》、和五部大论（bKa’　Bod lNga），

接下来是菩萨地律仪章节的注释，

再下来是《事师五十颂》和密乘戒，

随后是关于灌顶和生起次第的《密集金刚五支道》，

接着是《大威德金刚续》、《胜乐轮金刚续》和《时轮金刚续》，

之后是《幻化网秘密藏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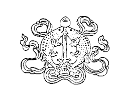
最后以殊圣的大圆满窍诀结束。

此即遍知圣上师的教学传统。”

由于堪布不分宗派地进行修学并同时传授宁玛与格鲁的经续论典，有些宁玛学者对此感到不太舒服。有传言说，当噶陀斯度·曲吉嘉措（1880-1925 年）访问堪布时，斯度的侍者们见到宗喀巴大师的论著用丝绸锦缎包裹着，而龙钦饶绛尊者的论著则积满了灰尘。这完全是不真实的，龙钦饶绛的著作和宗喀巴的一样，都用布和丝绸锦缎双重包裹着。

堪布访问了果洛的很多寺院和地方，传讲经论并授予密宗传承。他剃度了数以百计的僧尼出家，并在许多寺院建立起年度雨季闭关传统。

在果洛的达塘寺，他用六个月时间给秋竹仁波切·土登曲吉达哇（1894-1959 年）和其他一些经过筛选的弟子完整地传讲了《现观庄严论》等诸大论著，阿贡堪布担任了他的助教（辅



导讲师）。他给达塘寺年轻的珠古和出家僧众传讲了《入菩萨行》。在热贡地区秋英朵登多杰法座所在的果德佐钦南嘉林寺，他传了法并开创了年度雨季闭关。

随着多智钦寺其他三位大堪布的去世，以及随后第三世多智钦在1926年圆寂，维系多智钦寺独特学术水准的全部重任都落在了堪布一人的肩膀上。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不停地讲经传法，没有让寺院受到这些巨大损失的影响。事实上，人们在寺院的学术重要性方面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影响。当时果洛和色达地区的诸多智者，几乎没有不是出自多智钦寺和堪布本人门下的。在堪布圆寂后，虽然多智钦寺还有其他大堪布在，但来自其他寺院和地方的优秀弟子们都各自返回了他们自己的地区，而多智钦寺经历了长达将近二十年的巨大衰落时期。回想当年，我可以看到当我抵达寺院时多智钦寺已经何其衰落。

堪布没有像多智钦寺的阿美堪布和嘎哇堪布那样过着隐修行者的生活。除了巨大的私人图书馆和很多新旧佛教圣物的精致藏品以外，他以住宅舒适、食物丰盛与衣着华丽著称。然而，他把人们供养自己的其它所有财物都用于免费布施医药，进行日常的酥油灯供，以及资助印刷和悬挂遍布他周围山坡的长寿咒经幡。多智钦寺坐落于贫困地区，但后来当地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相信这要归功于堪布经年累月慷慨供养所积累的福德。另外，多智钦寺曾遭受多年瘟疫之苦，第三世多智钦根据自己的梦兆，建议堪布在寺院周围悬挂长寿咒经幡。堪布照办了，并年复一年地维护着这些经幡，从此以后当地的民众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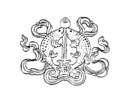
免于瘟疫了。

堪布自己也承认他对佛法的成功服务，嘉拉堪布引用他的原话说："在【西藏东部】多美地区，以（多智钦）仁波切为主干、以我等堪布为分支，无论是显宗经部还是密宗续部，我不觉得我们为了弘扬佛法还有什么尚未完成的事。"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现观庄严论纲要》和《因明注释》，但在政治变化的年代这两本都佚失了。如今尚存的他的主要著作有《上师意庄严（喇美贡坚）》——一本阐述大乘佛法特别是内密续部基、道、果要点的论著，《秘密藏续总纲略释》与《雍喀大乐佛母略释》。

1934年，堪布开始给两位多智钦仁波切传法。在完成了基础经论课程后，他开始传讲《功德藏》及其多种注释。他已经讲完了其中的经部，正开始讲续部。突然，七十七岁高龄的堪布得了某种感冒或流感，病倒了。虽然看起来并不严重，但他停止了一段时间的传法。他迁锡至秘密藏续寺，住得离一群正在为他长久住世进行多日祈祷法会的僧众近一点。随后于藏历木猪（1936）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对在那时正他身边的弟子堪布蒋敦、古囊的固珠和热贡的固洛说：

"我做了个梦【虽然正在照看他的弟子们确信他没有入睡】，一位女士告诉我：'索科却摩说："当下的光明定即是证悟空性。因为，倘若此空性不是本智的自性的话，那么究竟佛果的法界体性智和当下的光明定就不能安立为无二。这个【当下



的光明定】即是功德宝王。因为，倘若果地的所有功德不是任运圆成不假寻觅的话，那么诸佛的本智和当下的光明定就不能安立为无别。"'

"我对那位女士说：'是的，这个理解完全正确。不管是何种情况，如果行者通过修习无改自然安住（Ma bChos Chog bZhag）之道来作进一步深入，并且行者圆满证悟了明智，那么这个【光明定】就成为五智。无有二障而呈现的明和无念即是大圆镜智，远离堕入偏袒和方所即是平等性智，无有疑惑照见一切现有诸法即是妙观察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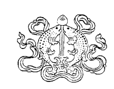
接着堪布喝了一口藏红花泡的水，以"心性休息"姿势端坐，说道："你们在想什么？"

说完这些话，他就融入自己刚才所说的法性光明定中。在几天里他一直安住在此光明定中，这对许多伟大的修行人而言是很正常的。在此期间，虽然他心跳停止了，脉搏也没有了，但是他的头昂起着，身体保持挺直，在心口留有温热，这些征相显示他仍处于光明定中，或者他有着光明定的美妙体验。证悟并住于光明定的行者可以把自己的心与外在的基光明相融合，如此所有的显法都任运呈现为自心化现的妙力。此即是证悟胜义谛的佛果或法身。

根据传统，数天以后伴随着仪式和祈祷，堪布的法体在临时搭建的塔中荼毗，荼毗后塔窑被封闭起来。几天后当弟子们打开荼毗塔收集他的骨灰时，他们从烧焦的骨头中发现数以百计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白、红、黄、蓝四色舍利。多色舍利

很稀有，是通过禅修大圆满获得大成就的征相。后来，弟子们修建了一座金色佛塔，把大部分舍利放在塔中供养。我的嘎乌盒中有一套上述四色舍利各一颗，但差不多就在藏地的多智钦寺的金色佛塔被毁的同时，我在印度丢失了我的嘎乌盒。看来当时机成熟，以或此或彼的方式，该离开的就会离开。

嘉拉堪布被多智钦寺任命为堪布，以填补他已故上师的位置。阿傍掘藏师邬金成列林巴（1895-1945 年）的女儿达热拉姆（南卡普姆，1938-2002 年），以及本书的作者珠古东珠（生于 1939 年），被认定为卢西堪布的转世化身。



第三世多智钦·晋美丹贝尼玛

（1865-1926 年）

藏历第十四绕迥木牛（1865）年二月十八（星期一）晚上，第三世多智钦仁波切晋美丹贝尼玛诞生于阿嘉珠氏努种姓嘉贡部落。他出生于果洛上玛山谷的迦日峨巴神山，他母亲图饶匝·索南措就住在那里。他父亲是敦珠林巴（1835-1903 年），著名的成就者和大掘藏师。出生时他父亲住在卓普隐修处，位于距离迦日神山大约一英里的小峡谷中。他父亲给他起名为索南丹增。

多智钦有七个弟弟，他们也都是著名的转世珠古：钦哲珠古臧林旺嘉（1868-1907 年）是多钦哲的转世化身，他在多智钦寺和尼佐寺坐床，但却和父亲待在一起；珠古直美沃色（亦名白玛卓兑桑阿林巴，1881-1924 年）成为著名的智者和掘藏师，他的佛母是著名的上师、拉萨的德威多杰（通常被称为色拉康卓）；车约·仁增千摩的转世珠古麦彭多杰年轻时就去世了；珠古白玛多杰——萨嚓喇嘛的转世，住在多智钦寺照顾多智钦及其寺院；珠古拉多（1885-？）是锡钦寺（gShi Ch’en）阿傍古钦的转世；珠古南卡晋美（1888-？）被认定是华智仁波切的转世化身，住在石渠；珠古多杰展敦（1892-1959？）留在了多山谷理峡谷的达仓日珠——敦珠林巴后半生法座所在。

多智钦由第四世佐钦仁波切·门觉南凯多杰（1793-？）认定。佐钦仁波切的授记中有一行将第三世多智钦视作“善妙铁篋之庄严”，“铁篋”即暗喻嘉贡部落。

1870年，他在色山谷的亚龙白玛郭寺坐床。在很多年里，夏天他待在亚龙白玛郭，冬天待在多智钦寺。多智钦寺也被称为臧钦寺——在臧钦滩上的寺院。后来，多智钦寺成为他的主法座。开始时，他六岁的弟弟珠古直美留在寺里陪伴他。几年后珠古直美不想继续待在寺院的出家环境中，于是回家了。之后另一个弟弟珠古白玛多杰留下来与多智钦待在一起。后来珠古白玛多杰成为寺院的管理者，他忠心耿耿地照看着多智钦的各项工作直至仁波切圆寂。珠古白玛多杰说：“【多智钦】仁波切很少会直接吩咐去做这做那，但倾听他的示意，我会尽力去实现他的愿望。”

多智钦到佐钦寺跟随堪布白玛多杰学习。起初他对理解经论的意义感到困难，他常常在哭泣中入睡，早晨发现泪水将他的头与枕头粘在一起。一天早晨他对经师说：“昨天晚上我梦见三位瑜伽士装束的上师在一个寺院里，中间的那位手里拿了卷经函。我问他：‘你是谁？这是什么经函？’他回答说：‘我是多钦哲·益西多杰。这卷经函是用来帮助那些无法学会功课的学生的。’我请他将这本经书给我，他给了我，我感到特别高兴。因此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学习的话，我将能够学会。”从此他的理解力大增，领会经文意义毫不费力。

第二年，他去石渠山谷拜访伟大的上师华智仁波切（1808-1887年），从华智处得到许多法要。他能够只听一遍就掌握经文的涵义，而不需要辅导师给他温习功课。多智钦年方八岁时，华智仁波切派信使走遍石渠各地请人们来听法，因为多智钦将在一年一度的法会上传讲《入菩萨行》。在扎迦寺，当着一大群出家在家信众的面，华智仁波切亲自献上曼达请他传法。多智钦开始宣讲，所有人都对他的理解力和自信叹为观止。起初多智钦稚嫩的嗓音还传不到坐在后面远处的人群，但渐渐地他的嗓音越来越宏亮，所有人都能听清楚。在给钦哲旺波捎去的信中，华智表达了他的欣喜，说道："就教法而言，多智钦的转世珠古八岁就宣演《入菩萨行》，就证法而言，涅喇·白玛邓灯（1816-1872年）刚证得虹身，因此佛陀的正法还没有衰落。"

华智对多智钦非常慈爱也很尊重，传法时会让他坐在自己的枕头上。一天黎明，华智听到多智钦在哭，后来被告知多智钦在早上念祈请文时打瞌睡，被他的经师打了一顿。华智对经师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悦，他告诉多智钦说："当你去世时，不要去铜色吉祥山，因为如果你去那里的话，莲师会把你再派回来——他总是在为藏人担心。你只管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好了，不要再回到这些人身边。"华智不喜欢这位经师，因为他对稚龄的多智钦太苛刻了。多智钦下次去见华智时，经师已改由温和、恭敬、白发苍苍的比丘阿库罗珠担任了。华智对他感到满意，说道："噢，他看起来像一位重要上师的经师。"每当

阿库罗珠不得不惩戒多智钦时，他会先向多智钦致以三顶礼。因此，即使是许多年以后，当阿库罗珠向他求法而致顶礼时，多智钦说：“看到阿库罗珠给我顶礼，仍使我感到紧张不安。”

从堪布白玛多杰、华智仁波切、钦哲旺波（1820-1892 年）、第四世佐钦仁波切（1793-？）、木饶珠古·白玛德钦桑波、协庆·图多南嘉（1787-？）、嘉绒朗智·根桑特却多杰、居·麦彭南嘉（1846-1912 年）、嘉哇多阿嘉措、康楚·云丹嘉措（1813-1899 年）和掘藏师索甲（1856-1926 年）为主的诸多上师处，多智钦得到了《毗奈耶》、《中观》、《正理学派》、《般若波罗密》、《阿毗达摩》、《古译密续》和《新译密续》等诸多法门。他从钦哲旺波、堪布白玛多杰和第四世佐钦仁波切处得到了完整的宁玛法脉传承，特别是《四心滴》和《龙钦宁提》。他成为伟大的上师和很多传承的持有者。

他在境相中见到许多上师和本尊，得到诸多悉地，但旁人很少知道他的内证功德，因为他很少透露。当他说起那些境相时，他总是把它们描述成梦境。可能也真是这样的，因为对于证悟的圣者来说，梦境是其智慧心意虚幻和光明的显现，而所有的净相也都是虚幻和光明的显现。

当他十五岁时，由于政治危险让人们陷于巨大恐惧的旋涡中，若萨喇嘛华格请多智钦观察自己的梦兆。于是连续三晚多智钦观察梦兆。第一个晚上，他梦见笼子里有一只令人生畏的鸟，其它许多鸟正试图对抗这只笼中鸟，但它们刚飞到近前就

落地崩溃了。接着有人告诉多智钦："如果有许多黄天鹅围绕它并从它头上飞过，它将晕厥并倒下。"第二晚他梦见自己在一处茂密的树林中，有人说："在树林的边缘，一只危险的老虎正准备跃起并吃掉所有的人，但目前只有它的头已经抬起来向四周虎视眈眈，而它的身体仍然躺在地上。如果具力密宗师抛掷朵玛（食子）的话，它会把头也伏向地面。"第三晚他梦见自己收到钦哲旺波捎来的信，信上解释了对藏传佛教和西藏和平的终极危险，消息内容会在以后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时再给他。"这些梦兆显示"，他说道，"如果所有的信众现在就能共同修持回遮违缘障碍的仪轨法门的话，这些危险是可以避免的。否则，不久以后佛法的和平与智慧就会消亡。"于是多智钦让每个人——不论出家僧尼还是在家男女——都怀着慈悲和信心，团体共修或个人独自修持，尽各自的力量多多持诵大悲观世音和莲花生大士的心咒"嗡玛尼贝美吽"，并强调这样做非常重要。这样将会是遣除危险的最佳法门。当地一些大上师们也尽他们最大的努力遵照多智钦的建议去做了，然而许多人却说："仁波切让我们念'嗡玛尼贝美吽'，这意味着我们除了念咒和等死之外别无他事可做了。"他们并没有持诵很多咒。对文盲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们而言，他们普遍有一种观念，认为观修慈悲和念诵寂静咒语是为准备死亡或者为了得到证悟与成就，而为遮止危险就必须修猛咒降魔。但事实是任何形式的佛法修持都必须基于慈悲心并利益一切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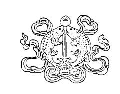
二十一岁时（1875 年），多智钦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教言喜宴（勒协嘎东）》，是关于宁玛派非常重要的密续《幻

化网秘密藏续》的注释。学者们对他年纪轻轻就具如此学术造诣而感到惊奇。然而，许多年后，他发现自己的注释受到了藏传佛教新译密宗见地的影响，于是他就此密续重新撰写了第二部注释。

在他三十岁时，他的经师阿库罗珠询问自己还能活多久。那天晚上多智钦梦见自己打开一本书，其中有两行："你的经师瑜伽士将活五年，他不会比这更长寿，这将不会有变。" 他温和的老经师五年后去世了。

二十二岁时，在钦哲旺波住锡的宗萨寺，多智钦和居·麦彭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在多智钦要起程回多智钦寺而麦彭要动身去嘎摩达仓前夕，多智钦去向麦彭道别。麦彭来到房门口为多智钦送别并给了他一个纸卷。后来多智钦发现纸卷里写着三十七偈关于经续哲理要点的窍诀。在偈颂的后面，麦彭说："请勿以此示人。" 因此多智钦只能照办了。在纸卷中有两行对多智钦的授记："如果火焰没有被风吹灭的话，三十五岁时障碍将被净除，你将高高举起你自己的传承。"

对此，多智钦思忖道："我正在努力护持自己的宁玛传承特别是宁提传承，那时会有什么新鲜事会发生呢？" 但三十五岁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多智钦想要拜读《善逝八尊集（嘎基德协度钦）》。在阅读过程中，他不由地意识到他先前对宁玛见地的理解（就如他在自己对《幻化网秘密藏续》的第一部注释中所阐述）受到了新译密宗见地的影响，并且对宁玛见新的



理解以及对此见地的强烈信心在他心中被唤醒。之后五年里，他研读了大量宁玛派著作，从四十岁起他对究竟见——龙钦饶绛和晋美林巴所阐释的独特宁玛见生起了彻底的定解。这正应验了居·麦彭的那两行授记。

安多萨迦派德普寺的图嚓珠古告诉居·麦彭他想学宁玛法门，但他不能确定是否应该跟多智钦学，因为多智钦的见可能已经受到了新译密宗见的影响。麦彭向他保证道："起初多智钦的宁玛见是受到一些新译密宗见的影响，但如今他的宁玛见肯定是纯正的宁玛见。你应该去向他学。"于是图嚓依言而行了。

在多智钦寺，多智钦重建了大经堂和一座大佛塔。在其他大堪布的协助下，他连续多年不休息不间断地讲经传法，其中包括亲自单独传讲《入菩萨行》一百次，圆满了当年华智让他发的愿。后来，他会指着一个小巧玲珑制作精美的木质法座（我曾亲眼见到过）并对大家说："从那个木座上我曾传授过《秘密藏续》四十多次。"由此，多智钦寺成为整个显密佛法著名的修学中心。

一天当他正在传法时，一阵强烈的风暴突然席卷整个地区。风暴袭击了多智钦身，他病倒了，此后一直抱病未愈并且无法行走，于是他搬迁至他的隐修苑并在余生中隐居此静处。这个隐修苑名叫格培日珠（功德增上苑），他在著作中有时会称其为众鸟之林。隐修苑位于距离多智钦寺约两英里处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下面，高大松柏围绕的一块草坪的中央。他居住的三层

楼大房子里摆满了各种殊胜的佛门圣物和许多珍稀书籍，因此整个房子就像是图书馆、寺院、博物馆和住宅的四合一。他这样描述这个隐修苑：

“它像高山之巅一般耸立，

树林像青年男子一样充满其中，

在树林青年的膝上，温柔的鸟儿女士，

正欢唱着她们的旋律。

这里有一座寺院，功德之果实在此成熟。

寺院的墙壁光滑而具皎洁的月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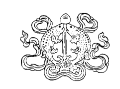
树林中年轻的植物前来参观并装饰它，

就仿佛在曲膝而恭敬行礼。”

有几位常住的僧人学者在那里照料多智钦和隐修苑。虽然他生病了，但却从不休息，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他总是在不断地撰写著作、闻思或者禅修。

1904 年，多智钦被请求以梦兆观察他弟弟珠古白玛多杰是否应该负责多智钦寺的行政管理。那个晚上他梦见一本书中有这么一行：“他将倡导佛法直至去世为止。”后来他弟弟照看管理着寺院直到他去世。

当他四十一岁（1905 年）时，多智钦寺寺院属民、拉嘉部落的一半族人被土司哇须噶都驱逐出色山谷。多智钦寺被迫考虑迁移至其它地区，但那时果洛三大部落之一的白玛苯部落将赤山谷供养给多智钦以便安排他的在家属民，于是拉嘉族人



在赤地安顿下来，而多智钦寺则留在了原地。

由于多智钦在其隐修苑离群索居，除了他的侍者们、多智钦寺的四大堪布和一些珠古以外，很少有人能见到他。前来领受法要的少数访客包括掘藏师索甲、多吉扎寺的仁增千波、噶陀斯度、钦哲曲吉罗珠、嘎哇掘藏师龙洋（1910 年去世）、达塘秋竹、珠古慈诚桑波和色饶仁正。

掘藏师索甲（列绕朗巴，1856-1926 年）经常来访，他和多智钦互传法要。1916 年，当多智钦撰写关于《幻化网秘密藏续》的第二部注释《宝藏之钥》时，掘藏师索甲将多智钦对他的口述誊写成文。多智钦的又一部原创著作、关于伏藏与掘藏的论著《论伏藏（德吉南喜）》很大部分是基于他从掘藏师索甲处得到的厘清。

掘藏师索甲带来四卷伏藏标题（brDa Yig），这是他掘藏出来的但尚未能解码，他和多智钦一起解码了这些伏藏标题。根据伏藏法则，如果莲师将一个法门付嘱并伏藏于很多弟子，那不仅是指定的掘藏师，而且其他相关人士也被授权来解码这些伏藏标题。

五十九岁（1914年）时，掘藏师索甲搬迁至果洛并在余生中住得离多智钦比较近。他先在上多山谷祁玛平原的旺茹部落开始建造一座寺院，但在完工之前他就离开了，留待别人继续完成。之后他及其家人获得特别的开许可以住在多智钦寺。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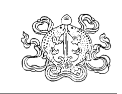
过了一段时间，他选择搬迁至色山谷的宗墩，离开多智钦寺大约骑马一天的路程，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有一次掘藏师索甲在宗墩患了重病，他吩咐他的侍者们把自己抬去见多智钦。在路上当他的队伍到达唐雅山谷的狄山嘎托时，他让自己的侍者们向平原上的一棵树顶礼——这是第二世多智钦诞生的地方。当他们抵达多科河时，他奇迹般地可以自己骑马了，等见到多智钦之后他所有的疾病都已踪迹皆无了。

木牛（1925）年，掘藏师索甲来见多智钦。在会面结束时，他们互献了哈达，这是他们以前在告别时从未做过的事。接着他们相互告诉对方："我将在净土与你再见。"第二年火虎（1926）年，他们都圆寂了。

多吉扎寺的教主仁增千摩请求获准来见多智钦。传统上，仁增千摩是宁玛派最重要的两位上师之一，因此多智钦很乐于见到他。在抵达后，仁增千摩甚至没有坐在垫子上，而是坐在多智钦面前地板上的一小块地毯上。之后他们共进午餐，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私密问答。后来，仁增千摩将此视为他与一位上师会面中最受益匪浅的一次。

噶陀斯度·曲吉嘉措（1880-1925年）来见多智钦并请教了许多哲理和禅修方面的问题。噶陀斯度还向多智钦作了一个著名的陈述："如今在佐钦寺嘉贡堪布（贤彭曲吉囊哇）根据印度的论典讲授经论（gZhung），说'唯有印度的论典才可靠。'



在您的多智钦寺，诸堪布根据格鲁派的论典讲授经部，根据宁玛派讲授续部。所以噶陀寺是纯粹无杂地传授宁玛法脉的唯一机构。”多智钦询问道：“关于《现观庄严论》，噶陀寺用的是什么注释？”噶陀斯度答道：“果仁巴的注释。”（果仁巴是著名的萨迦派上师。）

1920年，宗萨寺的钦哲曲吉罗珠（1893-1959年）来到多智钦的隐修苑，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参访以领受法要和传承。一天，钦哲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前往多智钦的佛堂领受《持明总集》灌顶。多智钦坐在较高的座位上，钦哲被安排坐在靠窗的垫子上。一位比丘担任却本，他将灌顶所需之物都放在供坛上就离开了佛堂。多智钦持续不断地诵着咒，不久供坛上的宝瓶放射出白色光束，弥漫了整个屋子，之后红色光芒遍布了整个屋子，这让钦哲甚至很难看到多智钦。当光芒消退后，钦哲看见一个穿戴着各种装饰的美丽女子在那里以舞蹈姿势担任事业金刚。钦哲那时还是个比丘，他思忖道：“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还是让比丘担任事业金刚更合适些。”在灌顶结束后，女子就消失不见了。多智钦告诉钦哲：“珠古仓！我本来要授予你最胜悉地，然而由于你的分别念，此事今天没能完成，但你以后会得到的。这位淑女是多杰玉准玛【《龙钦宁提》的主要护法女神之一】。“在《持明总集》灌顶时，多智钦给钦哲赐名白玛益西多杰，有些学者据此认为这表示曲吉罗珠也是多钦哲·益西多杰的转世化身。在领受《上师明点印》传承时，钦哲见到多智钦仁波切就是龙钦饶绛。钦哲曲吉罗珠用偈颂描述了他拜访多智钦的经历：

“我去北方多智钦的法营
并见到遍知的丹贝尼玛。
我得到了《持明总集》和《上师明点印》的灌顶、
《龙钦宁提》的法要以及
《秘密藏续总纲》。
他不断地赐给我窍诀和教诫。
他开许我无须得到‘咙’传，
就可以弘传他的著作。
他以无比的慈爱，给予我所有的关照。”

达塘秋竹·曲吉达哇（1894-1959年）是堪布贡却卓美的弟子，在堪布的反复要求下他去拜见多智钦。达塘秋竹来到仁波切面前，在垫子上坐下，他们共进了午餐，他并没有问任何重要的佛法问题就离开了。后来，其他人问达塘秋竹：“你为什么没有问仁波切任何重要的禅修或哲理方面的问题？”他答复说：“我只是去拜见仁波切并领受加持，而不是去问问题的！”

殊琼寺的珠古慈诚桑波是大智者和成就者 和多智钦一样，他也是掘藏师索甲的伏藏法门的法主。他还为多智钦抄写了许多经函，以此因缘他能见到仁波切许多次。

色饶仁正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他是通过成为仁波切的一位侍者而有缘见到仁波切，他为仁波切担任了三年厨师。一天，多智钦给他一串黄色念珠，告诉他：“因为我健康欠佳，所以我无法给你传讲经续论典。你应该向东走，你将会成为佛法



的大智者。”遵照吩咐，仁正前往安多的狄嚓隐修苑，依止啊啦夏玛学习，并成为大智者。

很多人找到其它途径来见多智钦。每年多智钦都会给寺院禅修院即将进行为期一年闭关专修的出家人传授《龙钦宁提》三根本仪轨的灌顶和简要讲解，但专修班只收八位出家人，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为了能再见到多智钦还会留下再继续参加这个班。但有时候，若有出家人发愿自己去进行为期一年的严格闭关，他也可以获得开许参加多智钦的灌顶。这样做的出家人包括我的上师嘉拉家族的秋却——他后来成为多智钦寺的嘉拉堪布，以及阿贡家族的洛桑多杰（亦名洛德）——他后来成为达塘寺的阿贡堪布。

嘉拉堪布（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有他的传记）接连三年参加了灌顶，后来才知道这是多智钦给予灌顶的最后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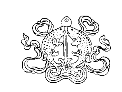
阿贡堪布从小就非常渴望见到多智钦，他长大成人后就来到多智钦寺想方设法拜见仁波切。堪布是很好的抄写员，因此他先为仁波切抄写了八函经文，通过侍者们把手稿传入传出。他拒绝收取任何抄写费用，但请求被开许参加为期一年的闭关班，这样就可以见到多智钦，以此作为抄写经文的酬劳。他这个请求被接受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当堪布见到多智钦时，乃至一刹那间，他都没有觉得多智钦是一个人，而是真正的佛陀。心怀十分的信心，他全神贯注地和其他许多人一起领受这些漫长的灌顶。但过了一会儿，他的心在刹那之间分了一下神而多

智钦突然大声念“呸！”——一个密咒种子字。堪布觉得自己几乎晕了过去。他震惊地抬头看向正瞪大双眼凝视着他的多智钦。在仪式圆满时，多智钦说：“在灌顶仪式中，如果具证上师和具信弟子相遇，弟子可能被直指心性。阿贡家族的年轻僧人，你已经得到了如此直指。现在你应该精进地安住于此而禅修。”后来堪布说他就是这样证悟真如自性的，而不是通过学习。

很多人不断地造访隐修苑，为他们在佛法哲理和禅修方面的问题寻求答案，他们也经常寻求通过中间人来提出他们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多智钦的智者和成就者胞弟珠古直美，他也曾这样带着问题而来。多智钦拒绝见他，说道：“只见自己兄弟而不见外人，这不公平。”然而，通过多智钦聪明的侍者饶悦让日，珠古直美得到了满意的厘清。

在多智钦寺有很多大智者，其中的四大堪布在《上师意集秘密授记》曾有预言，他们是色西堪布·阿旺贡噶、嘎哇堪布·晋美沃色（？-1926年）、阿美堪布·当曲沃色（？-1927？）和卢西堪布·贡却卓美（1859-1936年）。当时在藏地果洛和色达地区几乎所有的学者，以及许多来自康藏、嘉绒和安多的宁玛寺院的学者都出自多智钦寺门下。

虽然多智钦成为了著名的智者和许多人永久的皈依处，他的寺院仍保持简朴和小巧，因为他并不追求物质的繁荣，这可能使人们偏离真正的佛法。他是个隐秘瑜伽士，因此很难了解他高深莫测的内证功德或见地。他像孩童一般，没有任何傲慢，



易于相处，而他的智慧深邃，言语真实。由于他生活简朴、具足功德、学识渊博、持戒精严、相续调柔，每当有智者或具权势者来到他面前时，他们都变得谦卑、沉默和调服。

色山谷果甘塘的大佛塔圆满竣工时，他在自己的隐修处举行了开光仪式，他抛撒的吉祥加持米粒瞬间就落在距离骑马一天半路程的佛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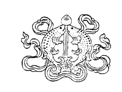
虽然多智钦从未受过具足戒（近圆戒），而一直仅持沙弥戒，但他持守沙弥戒非常严格，例如他过午不食。他嘱咐住持多智钦寺的四大堪布要按照最严格的出家戒律管理寺院，多智钦寺成为整个果洛乃至更远地区寺院的典范。

多智钦将其隐修苑也保留作为出家人的住所。一次掘藏师索甲向他请求："我的法侣强烈地希望拜见您，她可否过来见您呢？" 多智钦思考了一会儿，说："如果让人把我抬到门坎处见她，这样可以吗？因为还没有女人跨进过我的门坎呢。" 于是，有一天人们帮助多智钦下楼来到门口处，在那里他给掘藏师索甲的法侣传了法要。据信他为何如此严持出家戒的原因之一，是如本书前文中所述、第二世多智钦在圆寂时发了这样的愿。

虽然多智钦法体欠安，但他仍孜孜不倦地阅读学习。一次他弟弟珠古白玛多杰焦急地问他："仁波切，你什么时候完成你的学习？" 他停顿了一下，说："当我成佛时。" 白玛多杰抱怨道："哦，这太漫长了。"

多智钦撰写了五函关于经部和续部法门的论著，其中《菩萨陀罗尼》被诸智者盛赞为前所未有的原创之作。此著作很早以前就写完了，但直到水狗（1922）年才定稿。他关于《幻化网秘密藏续》的纲要注释《宝藏之钥》成为宁玛派研习《秘密藏续》的重要论典之一。《秘密藏续》是玛哈瑜伽部的根本续，也是整个宁玛续部的根本续。他的其他重要著作还包括详细描述伏藏和掘藏的《论伏藏（德吉南喜）》，以及简明扼要地开示将苦乐转为道用的《给度兰齐》。

当安多格西·蒋华若贝罗珠、一位格鲁派大学者以及钦哲曲吉罗珠的上师之一，见到多智钦的著作《菩萨陀罗尼》后，他说："这不是凡夫的心意写成的，只有得到智慧本尊文殊菩萨加持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安多格西将一本《菩萨陀罗尼》献给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说："如今具有如此水准的论师在世上已经极其稀有了。"安多格西在多智钦寺与堪布当曲一起待了一个冬季，但他没能见到多智钦。然而，当安多格西见到多智钦关于《幻化网秘密藏续》的注释时，他反对其中独特的宁玛见，并希望与多智钦辩论。一位兼具宁玛和格鲁两派的学者色饶仁正听到了这个公案，说道："我了解安多格西，他是位伟大的学者和很好的上师，但他毕竟还是个（凡夫）人而已。我了解仁波切。我们不知道佛是怎样的，只能说：'佛是很奇特的。' 仁波切不是（凡夫）人，他是很奇特的。这是我自己亲眼目睹的。" 接着他补充道："如果安多格西愿意，我可以跟他辩论。他自己就自相矛盾，他赞叹仁波切的前一部著作是出自受到文



殊菩萨加持的作者，如果是那样的话，仁波切的下一部著作当然也应该得到了文殊菩萨的加持！”然而，他们一直没有机缘进行辩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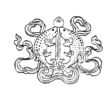
当今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也在其私下访谈或公开演讲中，赞叹第三世多智钦仁波切的著作是阐述宁玛见最伟大的学术专著，他推荐阅读这些著作从而学习宁玛独特的见地。他说他自己对宁玛派和大圆满的领会（或证悟）最初就是通过拜读其著作而来自第三世多智钦的传承。

在多智钦寺的四大堪布中，嘎哇堪布与多智钦最亲近。一天，堪布造访仁波切的隐修苑后回寺特别晚。他的一个弟子问他晚回的原因，他答道：“我们谈到了一些高兴的事情和一些伤心的事情。”弟子问：“是什么事情呢？”堪布说：“仁波切想要先圆寂，我劝请他让我先死。”弟子又问：“您们是怎样决定的？”他答：“我会略早一点去世。”大约一年后堪布圆寂了，接着几个月后多智钦也圆寂了。

就在多智钦圆寂前几个月，他给闭关班学员传了最后一次一年一度的灌顶。据当时参加灌顶的嘉拉堪布说，仁波切的健康状况看上去没有变化。然而，前两年在灌顶圆满结束时，并没有念任何发愿或吉祥祈祷文，仁波切总是打个手势说仪式已经结束，然后所有人都会离开。但这次灌顶圆满时，嘎哇堪布从隔壁走进来，因为他就在那里等着仪式圆满，尽管弟子们并不知情。接着多智钦说：“有人说‘发愿祈祷时不要太谦虚’，

因此我们将念诵一些精妙的祈祷文。”在堪布带领下，多智钦和弟子们一起念诵了很多长篇祈祷文，最后是多智钦自己造的一个长篇吉祥祈祷文。嘉拉堪布告诉我，他当时想：“哦！这是仁波切不再继续传授灌顶的征兆。”当然这就是他最后一次传授灌顶。嘎哇堪布和多智钦事先就准备好了这一切。

后来有一天，当多智钦正在造莲花生大士《窍诀见鬘》的注释时，他吩咐自己的侍者将手稿包好放回书架，说道：“到目前为止我的撰著造论已经圆满，将来会有自称是我的转世珠古者来继续完成这个著作。”（然而至今尚未有人续写新的注释。）此后他开始示疾，火虎（1926）年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圆寂，世寿六十二岁，出现了伟大上师圆寂时常见的征相，包括大地震动、出现虹光、天气变暖等。四十九天后他的法体被荼毗，遗骨舍利保存在多智钦寺一座两层楼高的金色佛塔中。



雄色·洛钦·曲尼桑姆

（1865-1953年）

雄色尼寺的杰尊·洛钦·曲尼桑姆是过去许多世纪以来藏传佛教中的最杰出的女性上师之一。

藏历第十四绕迴木牛（1865）年正月十五，她诞生于印度喜马偕尔邦热瓦萨附近。她出生时，大地轻微震动，空中可闻“嗡玛尼贝美吽”的咒音，天降花雨。在同一时辰内，她家里的仆人生了个女儿，家里的母羊生了小羊羔。她父亲是来自西藏的东珠南嘉（别名通勒扎西），母亲是来自不丹的苯巴卓玛。她父母在各自朝圣时遇到，并留在了印度。虽然她父母来自富裕的家庭，但他们却到印度过着朝圣者简朴的生活，靠别人的布施来维持生计。她出生不久父母就分手了，她由母亲抚养长大，虽然物质贫乏但精神却很丰富。杰尊从小就对她妈妈和长辈们非常尊敬，与朋友们和谐相处，对佛法具有信心，对所有众生仁慈相待，有神变相伴随，极具智慧和天赋。

在西藏有一些人死了经历中阴境界，看到不同的众生界趣或诸佛净土，然后在许多天后，又回到他们自己的身体。从此他们过着健康人的生活，并经年累月地讲述自己经历的故事。这些人被称为“德洛”，意为还阳者。杰尊阅读了噶玛旺增和囊萨沃苯的还阳故事，读过几遍后，她记住了其中的每一个词语

及其含义。

一天晚上在梦中，杰尊见到一个还阳女用各种悦耳的韵律在唱诵“嗡玛尼贝美吽”，杰尊便跟着她一起唱，结果发现她自己与那个女子唱得一样动听。在醒来后，她仍记得那些韵律并吟唱起来，让她的同伴们惊叹不已。

她和母亲一起，前往市场和集市等众人聚集之地，在那里从早到晚，这位具有天赋的小女孩展示她关于还阳人的画作，讲述还阳人的故事，以她悦耳的嗓音唱诵各种不同韵律的“嗡玛尼贝美吽”。她所到之处，吸引人们纷纷驻足围观，她的听众们受到启发，从此相信业果，对佛法生起信心。许多人回忆起自己所造的恶业会痛哭流涕，很多人发誓不复更造新的罪业，许多人发愿尽形寿修持佛法，还有很多人作了慷慨布施。

十三岁时，听从来自安多的比丘尼洛桑卓玛的建议，杰尊和她妈妈去了吉绒附近的沃嘎扎，拜见了那位比丘尼的叔叔、来自安多的上师白玛嘉措（亦名齐美多杰，1829-1890年？）。白玛嘉措是杰尊具有宿缘的上师之一，也是夏嘎·措珠让卓和塔札多杰的弟子。塔札多杰是第一世多智钦的亲传弟子。从白玛嘉措处她得到了《普贤上师言教》的讲解和《龙钦宁提》的灌顶。这位上师给她传了所有的法门，但对待她非常严苛，犹如玛尔巴之于米拉日巴。她还从夏嘎的两位弟子晋巴诺布和囊泽多杰处得到法要。

在努普日地区的海日隐修苑，她在山洞中闭关三年，完成了前行修习和整个《龙钦宁提》法类的修诵。在闭关过程中她证悟了真如自性，并向她上师唱了首证道歌：

“真义超越了心的理解，
自然闪耀的明光不灭，
它在谐振共鸣，但却超越了语音声响。
它是明朗的，但非言语所能形容。
因为我心已经宽坦休息，我对其生起自然的确信。
乐、明、无念的觉受真令人欢喜。
妄想【未来】和追忆【过去】的造作已经瓦解消融。
我不只是一次，而是再三反复地体验着。
我心里自然生起想大笑的感觉。
我确信不必再向别处寻觅什么。”

她和白玛嘉措一起去了拉萨，他们一起从达玛森格处领受法要。1890年，白玛嘉措圆寂了，一个月后，达玛森格也圆寂了。达玛森格吩咐他的弟子们把自己用的手鼓、金刚铃和修施身法用的骨号交给杰尊，但她只得到了骨号。

她还从多阿林寺的楚西·根桑通卓、新龙的掘藏师让日多杰（辽西龙多的弟子）、第五世佐钦仁波切以及华智仁波切的弟子喇嘛桑吉丹增处领受过法要。她从钦哲旺波的弟子玛珠特却晋美巴沃处得到《龙钦宁提》等传承，从协庆饶绛处得到《大宝伏藏》。她每天都无一例外地恒常处于佛法修持或弘法事业中。

在桑日喀玛，她从夏嘎的转世特却丹贝嘉参处得到了《马亥合璧如意宝》的传承，并被赐名仁增曲尼桑姆。《马亥合璧如意宝》是秋嘉·阿吉旺波和夏嘎·措珠让卓主要修习和讲授的法门。她闭关实修此法门并获得很多觉受验相，包括坚固的东西变成无实，无实的东西变得坚固，并有各种各样的形像呈现其前。另外，只要凝念专注，她随心所欲就可以到任何地方，她能够讲多种不同界趣的语言，她照见世界上发生的事就仿佛看自己掌上的纹路一样，她的身体充满了暖热，她的心中充满了大乐，她不停地唱啊跳啊、几乎无法自已，她的心从未离于三摩地，并且她的明智安住于无有中边分别的一如之中。

一天，她想去楚布寺拜见噶玛巴·卡恰多杰（1871-1922年），顿时她发现自己就已经在噶玛巴面前并领受加持了。噶玛巴的侍者们不知道她曾到过噶玛巴的宫殿，她自己的伙伴们也不知道她曾离开过她闭关的茅棚。

其后在桑日喀玛，她自己经历了“德洛”——死而还阳。一天她摔倒在地，她的身体变冷了，呼吸也停止了。一开始她母亲和朋友们认为她已经去世了，但接着她母亲看到她的脸色栩栩如生，不像死人的面孔（她一生中确实有很多神异之事）。她们检查了她的心窝，发现尚有余热，相当于一只小鸟身体的热度，这证实了她母亲的想法。在她昏死过去的三周里，她去了莲师的净土铜色吉祥山，从莲师处得到加持和授记。她还经历了中阴的艰难旅程，面见死主阎魔，并见到各趣众生的痛苦。

从森尼德杨仁波切那里，她得到了《龙钦宁提》完整的灌顶和“哝”传共两次，以及《功德藏》的教授。她闭关实修了这些法门，包括闭关三年近修《龙钦宁提》。

根据达隆玛仁波切的卜卦，杰尊和她母亲把雄色寺作为永久住锡地，她们的上师森尼仁波切也住在那里。

她母亲一生中念诵了阿弥陀佛心咒“嗡阿弥德哇舍”达数十亿遍，然后在九十九岁高龄时，面向西方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方向，说道：

“无论此生、来世还是中阴，
愿我的相续中生起出离心、殊胜菩提心和清净见，
愿我圆满成就三殊圣，
愿我与上师阿弥陀佛无二无别！”
说完就圆寂了。

在她晚年时，杰尊住在离龙钦饶绛隐修的主法座冈日托嘎不远的雄色尼寺。在多年里她教授了为数众多的弟子，尤其是出家女众以及卫藏的贵族与平民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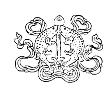
她还从噶陀斯度·曲吉嘉措、嘉绒朗智·卓兑嘎吉多杰、琼珠仁波切、佐钦堪布秋索和岭仓嘉波处得到过传承。

在教诫其弟子诺增旺姆时，杰尊写道：
“证悟自心【本面】是谓明智，

把迷惑无明净化于其本来清净中，
任运元成自生佛三身，
并且圆满所有功德，你将抵到法性尽地。
超越心识概念之真义即是见，
不为外缘所扰安住【彼见】即为修，
放下一切，任何所做皆为正法行，
修持圆满成熟即为果……
【修法时】最初前行发心清净，
中间正行保任明智，
最后结行以无缘智慧作（印持）回向，
愿汝圆满修行三殊圣而证得解脱果！”

她的自传写到土牛（1949/50）年为止。藏历十六绕迥水龙（1953）年末，她在冈日托嘎圆寂，世寿八十九岁。

印度锡金的索南嘎孜夫妇之女杰尊白玛拉（生于1955？年），与拉萨扎仁家族之子多杰饶丹（生于1954年），被认定为杰尊洛钦的转世化身。



第五世佐钦·土登曲吉多杰

（1872-1935 年）

藏历水猴（1872）年第五世佐钦仁波切·土登曲吉多杰诞生于康藏嘉多附近。他被钦哲旺波与其他多位上师认定为第四世佐钦仁波切的转世，并于1875年在佐钦寺坐床。

仁波切从华智仁波切、钦哲旺波、康楚·罗珠塔耶、堪布白玛多杰等诸多上师处得到各种法要和密宗传承。

在嘉贡堪布·贤彭曲吉囊哇与其他大智者的协助下，他将佐钦寺的熙日森哈佛学院办成了最著名的学府之一。嘉贡堪布是甲色·贤彭塔耶的转世，也是《十三部大论注释》的作者。

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发展佐钦寺及其数量众多的分寺，无有休息地到各地传法。他富有活力的一生充满了神变和神通。透过他非凡的预见能力，他认证了在他此生最后三十年中出生于西藏东部的大部分重要的宁玛巴转世珠古。认识他的人毫无疑问地相信他就是人间的肉身佛陀。

在他的后半生里，仁波切与大约二三十位年轻的转世珠古一起生活。他像家长一般亲手给他们穿衣喂饭并教育他们，这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上师来说是不同寻常的。这些年轻的珠古

们后来成为诸多寺院与信众伟大的利乐之源。

一天，仁波切把德格的乃饶格西叫来，派他到树林中看看是否有足够的木材可以建一座寺院。乃饶格西去了树林，因为是仁波切派他去的，但草草地看了一下，心想寻找木材没有必要，因为他看不出建造寺院的任何可能理由。但他向仁波切汇报说树林中有足够的木材可以建一座寺院。此后不久（1935年），仁波切突然圆寂了，世寿六十四岁。第二年，整个佐钦寺被一场大火吞噬。这时乃饶格西才意识到为什么仁波切要派他到树林里去查看，于是他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了佐钦寺的重建。

他的转世珠古、第六世佐钦仁波切·吉扎香秋多杰（1935-1958/59 年）在西藏的政治动荡中英年早逝了。第七世佐钦仁波切·晋美洛萨旺波（生于 1964 年）住锡于南印度流亡中的新佐钦寺。



格贡堪布•根桑华丹

（1872-1943 年）

藏历第十五绕迥水猴（1872）年，堪布根桑华丹生于康藏石渠山谷。他的名号还有土登根桑曲吉扎巴和格贡堪布根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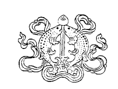
从青年时代起他领受了显密经续以及宁提法门的教授，特别是从华智仁波切处，华智像对待亲生儿子一般照顾他。堪布一直待在华智仁波切身边，直到华智圆寂。堪布经常大声读诵经函，而华智则在一旁倾听。堪布从佐钦寺的堪布云丹嘉措（云嘎）处受戒成为比丘，并成为出家戒律最伟大的弘传者之一。他的大部分经续论典是跟甲色·贤彭塔耶的侄子文波·丹增诺布以及居·麦彭南嘉学的。他成为一名大智者。

他从钦哲旺波、第五世佐钦仁波切、第三世多智钦与德钦多杰处得到许多传承，尤其是《龙钦宁提》传承，从而成为《龙钦宁提》法门伟大的传承持有者之一。他还从阿宗珠巴、康楚·云丹嘉措与噶陀斯度·曲吉嘉措处得到法要和传承。在色山谷，他从敦珠林巴处得到敦珠林巴发掘的新伏藏法门的传承。

他将石渠的格贡寺作为自己的主要法座。在噶陀寺新建的佛学院他担任了首任堪布，期间由堪布阿旺华桑担任他的助教。

1937 年，两位第四世多智钦仁波切来石渠从堪布处领受宁提法门的传承。由于他的视力已经不行了，他非常艰难地授予两位多智钦《四心滴》和《龙钦宁提》的传承。他表达了自己的喜悦，说道："我的宁提法门传承在其真实性与亲近性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如今我已经将老父的这些法财传给儿子们了。"

他撰写了很多重要的著作，包括《定解宝灯论》、《入菩萨行》以及《毗奈耶本事》等的注释。水羊（1943）年世寿七十二岁时，伴随着诸多神奇征相，他圆寂了，留下许多舍利成为众弟子敬信的对境。



玉科夏扎瓦•秋英让卓

（1872-1952 年）

夏扎瓦·秋英让卓虽示现（凡夫）人相，其实是真正的毗玛拉米扎。藏历第十五绕迥水猴（1872）年，他诞生于玉科山谷，父亲是祈殊扎泽，母亲是阿孜匝瓦洛。

他通常被称作“玉科夏扎瓦”——来自玉科山谷的舍世行者。“秋英让卓”是他的法号，意为法界自解脱。他被认为是多喇·晋美格桑的转世化身。

十一岁时，他进入下色山谷白玉传承的拉泽寺学习。由于天资聪慧，学业进步神速。他从拉泽·嘉贡处领受了很多传承。

有一次为了维持将来修学所需生计去化缘，他走在下多山谷一条危险的小路上，遭到一只母豹及其两只幼豹的袭击，依靠虔诚的祈祷力才幸免于被吞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常在梦魇中遇到这些豹子。一天晚上他梦到一个女子将这些豹子带到他面前，说道：“这些豹子是我幻化的，但你却没能意识到。”接着这些豹子融入女子，女子融入一个种子字，随后消失了。后来嘉贡告诉他：“你遇到豹子的经历，是你自己隐匿的概念和情绪所带来的扰动（sLong Tshad）考验，但直到如今你才意识到。现在你已经能够克服它们了。”夏扎瓦拜读了米拉日巴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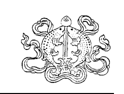
者的传记，在五天里心无所依，从此他的心自在休息。

有一次他的上师拉泽·嘉贡患了重病，他请来具力掘藏师若威多杰（通常称为嘉摩珠古）。经嘉摩珠古的加持，上师嘉贡病体康复。

夏扎瓦意识到嘉摩珠古持有独特的大圆满窍诀，便祈请嘉摩珠古将这些窍诀传给他，然而嘉摩珠古建议他向自己的上师第三世多智钦求取这些窍诀。但拉泽·嘉贡不同意夏扎瓦离开。最终嘉摩珠古将包括《益西喇嘛》在内的大圆满窍诀传给了他，说道："这些是多智钦所传窍诀的精华。"夏扎瓦非常精进地按照这些教言观修，过了一周就生起很多觉受。由能所二执产生的业气消融于法界，他住于无念中。这并不是失去知觉或心处于空白的状态。宛如宝瓶中的灯光，无尽的佛陀、刹土和究竟声响任运显现于本智（心之真如自性）的觉性光明中。

多年以后，拉泽·嘉贡上师圆寂，夏扎瓦去拜访敦珠林巴，在数月中得到了《清净境相（囊江）》等诸多法要。遵照敦珠林巴的授记，他去拜见自己具有宿缘的上师阿宗珠巴（1842-1924 年），领受了从加行直至本净彻却与光明脱噶等法门，这些法门是由蒋扬钦哲旺波付嘱给阿宗珠巴的。他还得到了《四心滴》、《龙钦宁提》、《杰尊宁提》、《密意通彻（贡巴桑塔）》以及其它诸多法要的传承。

根据阿宗珠巴的授记，他来到下色山谷传法。在一座高耸



险峻状如海螺的山上，他建了个隐修苑，命名为雅阁噶（善妙苑）。这里距离第四世多智钦诞生的茨庄数英里远。夏扎瓦在余生中就住锡于此，传授以大圆满禅修为主的法要。

过了一段时间，索甲掘藏师（即列绕朗巴，1856-1926 年）从多智钦寺搬至上色山谷，夏扎瓦和他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白天索甲掘藏师给他教授《宝藏之钥》——第三世多智钦所造关于《秘密藏续》的论著，晚上传讲《光明藏》——麦彭仁波切南杰嘉措所造《秘密藏续》的论著。索甲掘藏师还给夏扎瓦传了《秘密藏续》的其它许多论著和大圆满窍诀。

每次索甲掘藏师从第三世多智钦那里访问回来，他都会把自己从多智钦那里得到的法要或与多智钦讨论内容的精要传给夏扎瓦。当夏扎瓦跟我们谈起这些时，我还记得他的原话："啊喂 我没有忘记它们。我怎么可以忘记这些如金子般的教言呢？我还没有疯掉。" 他对于第三世多智钦有着极大的信心，但却始终没有机缘面见多智钦。

我在十二岁时（1951 年），与我的上师嘉拉堪布及其他人一起去拜访夏扎瓦。在他的隐修苑有大约二百位僧人，其中大多数都住在小屋或山洞里，其中配备一张可供坐、卧、学习、禅修并兼作凳子的小床，床的旁边有小炉灶，可以坐在床上烧茶，枕头旁边有小佛坛，上面有几本佛书。很多小屋子里人都几乎无法站直。很多弟子都在禅修大圆满，并由夏扎瓦亲自给予指导。但大部分学生还在同门学长的指导下学习经部和续部。

第一次见到夏扎瓦时，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是如此亘古、长远和永恒。我冒出一个念头："哦！仁增·晋美林巴尊者一定就是这样的。" 他坐在用布包裹的座位上，灰白稀疏的长发有点乱蓬蓬。我记得他说道："我的上师阿宗珠巴告诉我要过密咒士的生活，他并授记我会成为掘藏师。但我既不想娶妻，因为这可能会使得生活变得艰辛，也不想发掘什么新的伏藏法门，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如金子般真正的伏藏法门了。因此，我保留了这头长发作为密咒士的装束，也算象征性地遵守了上师的言教。虽然他与第三世多智钦从未谋面，但他的开示有一半是引用多智钦的教言，这些是他从嘉摩珠古和索甲掘藏师那里得来的。

夏扎瓦有一座舒适的大房子，阳光充足，里面摆满了佛教物品和书籍。有一天一个名叫仁钦达吉的著名喇嘛来看望他。进入夏扎瓦的屋子后，这位喇嘛一直环顾四周而没有就座。夏扎瓦尖锐地问到："啊喂！你丢了啥东西吗？" 这位喇嘛答到："我听说你是个'夏扎瓦'，也就是舍世行者，但事实上你拥有充裕的财物，堪称富翁。" 夏扎瓦回复道："'夏扎瓦'的涵义是指某人已经断除了自己对世间财物或此生的贪著，并不意味着像很多人那样作贫穷状但内心却渴望财富。"

如果你供养他一件礼物，他很可能会表示愤怒，甚至可能把你轰出去。但如果你做了一道美味佳肴给他带过去，他总是用他那著名的台词来表示感谢："啊喂！这可值数百匹马和数千



头牦牛。”

他早年时还给弟子们传讲经部和续部的显密经论，但晚年时就不再讲了，他只答疑解惑弟子们来向他请教的各种不同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大圆满禅修方面的窍诀。

他教授大圆满禅修的方式被称为“经验引导”，是针对弟子个人实修觉受而分别传授窍诀引导。起初他会给每个弟子单独传授如何开始禅修，然后他会根据弟子个人的觉受、问题或进展传给窍诀或断除增益。如此他给予加持、钥匙和助缘，而让弟子们自己去唤醒、开启并证悟他们自心的本来面目。

他的大多数弟子都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但他们都很欢喜、知足、安详和慈悲。如果你看到他们喜悦的脸庞、柔和的声音、沉稳的举止以及对他人的友善和助益，你会觉得所谓的物质财富的繁荣与生命中真正的喜悦毫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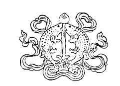
大约在 1940 年，夏扎瓦患了严重的痰症。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不期而至，一小时后夏扎瓦开始进食，然后就康复了，无须医药而症状全部消失。夏扎瓦坚持为多智钦仁波切倒茶，并说：“据说我是多智钦的老弟子，所以我应该承侍他。”夏扎瓦从未被正式坐床认定为珠古，但他被认为是晋美格桑的转世化身。他说自己是多智钦的老弟子，被认为是他承认了自己是晋美格桑的转世。

后来几次见面时，夏扎瓦将他持有的法门和传承的精要都传给了多智钦仁波切，就犹如将一个宝瓶里的水满瓶倾泻到另一宝瓶。

八十一岁时，夏扎瓦的健康状况恶化，他让弟子们去邀请那时正在佐钦寺的多智钦仁波切。他吩咐在多智钦到来之前无须举行任何仪式，而当多智钦到达后则应悉听其尊便。之后于水龙年（1952 年）正月二十二，夏扎瓦涅槃融入法界。他圆寂几天之后，多智钦仁波切从佐钦寺赶到并举行了传统的仪式。夏扎瓦的很多弟子都返回各自的隐修苑和寺院，其中有一些去了多智钦寺。数月后雅阁噶隐修苑解散殆尽，过去美好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夏扎瓦在他的证道歌中写到：

“与邬金怙主【莲花生大士】之自性无二无别，
具证上师慈父啊，请安住于我头上的顶轮。
外境诸相皆显现为【智慧】妙力，离尘而清净，
【心之】周遍自性乃是本来清净和任运圆满的双运。
怀着如是忆念，虽然我并不善巧诗文，
但还是想唱一首无始以来即解脱的证悟本基之歌。
证悟通彻无我之内觉性已，
外在显法亦无所依而自在解脱。
将明智与显境清净为平等双运，
确信证得了本来解脱之基的坚地。
超越了对“是”与“非”的希冀和恐惧之分别，



不受（世俗）道德约束的裸睡是多么欢喜！
地与道的解释，以及见与修的分别，
这些包裹着疑惑心的蛋壳被粉碎。
道之殊胜功德即是无勤任运成就。
自性无改明智即是任运元成的本智。
清净果地轮涅平等远离分别。
如是我证悟了本初如来藏的自性，
如今已无须再努力去修证佛果。
请禅修大圆满，它有殊胜的功德可证得。
在桑宗山，名秋英让卓的乞士
任运高唱了这首喜悦之歌。”

噶陀堪布阿旺华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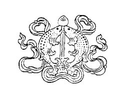
（1879-1941 年）

噶陀寺的堪布阿旺华桑是本世纪《龙钦宁提》最伟大的论师、上师和弘传者之一。他被认为是毗玛拉米扎的化身，称他为第二龙钦饶绛也毫无夸张。他通常被称为堪布阿琼，在许多著作中他自己署名为沃色仁钦宁波·白玛勒哲匝或白玛勒哲匝。

在此我献上堪布自传《奇妙幻化游舞（Ngotsar Gyume Rolgar）》的简短摘要。如果你对阅读在学识造诣和佛法修证两方面都具足成就的上师的传记感兴趣，此自传应是你的选择，它用罕见的最极优美的古典写作风格展示了作者辉煌的一生。

伴随着出现彩虹、天乐自鸣等诸多神奇征相，堪布诞生于藏历第十五绕迥土兔（1879）年十月初十。他父亲是辽西部落的南嘉，母亲是久瓦部落的白玛措。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的世界都充满了神奇的光芒、感受、境相和声响，以及与天尊的交流。出生后第三天，盘腿作禅修坐姿，他念诵了金刚橛咒语。刚出生那年的冬季天寒地冷，婴儿和母亲睡在一起。但他母亲却无法与他同睡，因为由他的气脉能量散发出巨大的热量。他母亲说："你是什么？别是个魔子吧？" 婴儿唱道："我是东方拉卜愣寺，自在气脉明点拙火，成



就本尊密集金刚，名啊啦瑞扎您识否？” 对此他母亲说：“真是天知道！不要再说这些话！” 他父母亲属对他们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感到担忧，尽力将他显现神变之事保密而不让外人知道。

当他两岁时，他父亲带他去嘉都隐修苑拜见了辽西龙多。龙多见到他非常高兴，给他加持和不少礼物。五岁时，山洪泛滥给他家造成很大困境，一天他把一个小木桩削成普巴橛，说道：“我乃印度毗玛拉，恒河也能使倒流，何况你这小沟水！妈妈请看奇妙戏！”说着将普巴橛指向河流，他念诵着金刚橛咒语，河流像被狂风席卷般改了道。

七岁时，他叔叔教他念祈祷文读书识字。当他叔叔教他一个字时，他没有跟着重复念，而是去读下一个字。他叔叔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跑到前面去？你这样会学不会的！” 于是他就慢慢学起来，花了二十天时间学会了祈祷文的第一页，这让他叔叔感到满意。可是一天晚上，半睡半醒之间，他将《普贤行愿品》从头到尾念了一遍，由此他叔叔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个不同寻常的孩子。他叔叔给他拿来一些新的法本，堪布阿琼毫不费劲地将它们全部念了一遍，他叔叔也就不再教他读书识字了。

从八岁起，他开始从诸多上师处领受各种教言和灌顶。十五岁时，由堪钦嘉参沃色剃度成为沙弥，辽西龙多告诫他守持戒律的重要性。

他与辽西龙多一起搬迁至白玛日陀隐修苑，在那里他从龙多处得到了前行修法的详细窍诀并圆满完成了前行。在修前行的供曼扎时，他在梦中见到了龙钦饶绛，龙钦巴将一块水晶放在堪布阿琼头上，说：

“啊！心性自然菩提心，啊！

啊！广大空性普贤界，啊！

啊！通彻明智即法身，啊！

啊！五大妙光皆显现，啊！

啊！超越见修明智性，啊！

啊！愿能安住汝心中，啊！”

由于信心的力量，堪布阿琼昏厥了片刻，从他佛坛上龙钦饶绛佛像上生出了舍利。辽西龙多告诉其他人，堪布阿琼可能就是毗玛拉米扎在这个世纪的化身，毗玛拉米扎曾发愿每一百年派遣一个主要化身到西藏来弘扬宁提法门。

在修前行的上师瑜伽前，堪布阿琼从辽西龙多的上首弟子喇嘛阿铎处得到两函《龙钦宁提》的灌顶。与他自己的上师华智仁波切一样，辽西龙多整个一生中仅传过为数不多的灌顶。龙多给堪布阿琼传了关于《龙钦宁提》的总窍诀以及关于上师瑜伽的别窍诀。

堪布阿琼念诵了三千万遍莲师心咒，做了十万次大礼拜。自从堪布依止辽西龙多修学以来，乃至刹那之间他都从未将自己的上师看成凡夫，而总是视他为圆满正觉的佛。在他记忆中他从未对自己的金刚兄弟姐妹们有任何不当言论。

在前行修心时，他不断地体验到自己的心进入一种无念状态，对境诸相随之都消融了。上师淡化了这个觉受的重要性，说：“这是阿赖耶识吧。”即是一种中性状态，并非证悟自性。

在堪布完成上师瑜伽修法后，龙多详细传了包括三根本在内的许多续部法要和经论。堪布阿琼闭关四十九天近修《持明总集》,修生起次第时，他得到了极大的明晰相，念诵了一千万遍莲师心咒和一亿遍《仁增齐曲 Rigdzin Chitril》咒。接着他闭关一个月不分昼夜地近修《雍喀大乐佛母》。所有的声音都无需刻意去观想，他就能听成朗朗的咒语声。他获得了殊胜证悟，了知凡圣诸相都仅仅是心的幻化和表示名称而已。

二十岁时，在龙多上师的强烈建议下，堪布阿琼从阿铎处受具足戒成为比丘。从此他严持二百五十三条近圆戒，并且不为自己积蓄额外的财物。当需要为利益佛法或他人而蓄财时，他一定会先念诵班禅·洛桑曲坚写的《时念（Dus Dran）》，用来提醒自己关于信财用途的正知正念。

他的上师给予他关于寿命和长寿方面的详细教言，之后堪布阿琼闭关一百天修《龙钦宁提》的长寿仪轨。近修了许多天后，他看到了佛坛上的长寿甘露丸放光、化光的瑞相。通过强化修气，他得到气入、住、融于中脉的证相。修拙火定时，他得到了身的大乐暖热与心的乐空双运，外境的冷热之触都成了他生起暖乐之缘。他只需要短暂的明点修习，即能熄灭心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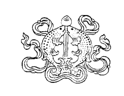
所的分别念。他保持在一种深度睡眠一般的无念状态，无分别的外境首先变得空荡荡，然后是心安住在不可思议的明空中。禅修时整座时间他都能保任这种状态。

堪布阿琼二十一岁时，辽西龙多每天给他传几条宁提法门的极密教言，每次得到教言，堪布都会用多日禅修窍诀之义，之后再向上师请教探讨并断除增益。

龙多解释说，他的宁提法门有来自晋美林巴传多智钦再传第四世佐钦仁波切的传承，也有来自晋美林巴传嘉威纽固再传华智仁波切与钦哲旺波的传承。

在正行禅修时，他毫无疑问地确信自己在修前行时的觉受——无分别的心境诸相都消融的状态——不仅仅是没有了分别念而是赤裸裸的明空双运之智。他跑到上师面前去汇报，上师笑道："以前在前行修心时，你却在谈无相的禅定和对境的消融。这就是它（明智）了。分别心有两种：能取分别心和所取分别心。圣者入定时，能取分别心首先消融，因所取分别心当时尚未消失，所以显法依然呈现。随后，所取分别心也逐渐消亡，仅存之显法也就随之消散于入定状态中了。"

堪布阿琼是极具天赋者，在初期禅修时就已亲见真如自性，但是他的上师并没有印证他这就是重要证悟。否则如果过早印证的话，就有可能在堪布心里产生微细的概念执着，执着于这就是所谓的"重要证悟"，这样做非但不能鼓励堪布去巩固他的



证悟，反而会将他引入歧途。这正是华智仁波切为什么说“不要急于称之为法身”的原因。

随后辽西龙多赐予堪布阿琼他极为珍藏极少给予的《益西喇美嚓旺》——《益西喇嘛》中（直指心性）的明智妙力灌顶，接着传了包括《法界宝藏论》在内的诸多大圆满极密窍诀。

此时龙多上师吩咐堪布阿琼必须到佐钦寺去学习显密经论，他听说麦彭南嘉也将去佐钦寺传法。堪布阿琼并不想离开，但却不得不遵循上师的教诫。以十三块红糖蛋糕和吉祥长哈达作为送别礼物，龙多上师念诵了很多祈祷文向其弟子道别，并说道：“我激励、授权并认定你为第十三地金刚持阿阇黎！”怀着沉重的心情，堪布念了发愿祈祷文，就此离别龙多上师。

二十二岁时那年秋天，堪布阿琼来到佐钦寺。从木雅喇嘛·仁增多杰等上师处，他学习了堪布寂护的《中观庄严论》、萨迦班智达的《量理宝藏论》、麦彭仁波切的《义解智慧宝剑》、《八大法行疏》和关于《秘密藏续》的《光明藏论》。

在堪布洛色处，他学了达玛师利（法吉祥）的《三律仪论注解》、《大乘庄严经》、《辨中边论》和《辨法性论》及绒素（法贤）的注释、《究竟一乘宝性论》及笃布巴的注释、《秘密藏续》及龙钦饶绛、绒素和雍丹的注释、绒素的《入大乘法》和《证成现象即佛（囊哇拉珠）》、《功德藏》以及多智钦和丹达拉然巴的注释，以及《心性休息》和《虚幻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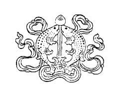
从堪布索南曲培处，他学了《现观庄严论》及杰·宗喀巴和华智的注释、《入菩萨行》及邬曲土美和根桑索南的注释、麦彭的《澄清宝珠论·智慧品释》、《根本中观颂般若》、《中观四百颂》、《毗奈耶释宝鬘》、《措氏毗奈耶释》、《龙钦宁提》扎龙、和《金刚手意庄严》等经论法要。

从木饶珠古·白玛德钦处他得到《益西喇嘛》等诸多经函的灌顶和教诫。从堪布贡却诺布处他得到了华智关于《入菩萨行》的独特窍诀。

从阿呗处他学了《俱舍论》与自释以及嘉布色、钦千和钦琼的注释。堪布阿琼一开始对阿呗深入细致的教授内容难以理解。他去了熙日森哈的山上，在以前华智讲《俱舍论》时曾坐过的大石头那里，祈祷发愿希望能理解世亲论师著作的涵义。在那里他睡着了，在梦中世亲论师给他加持，堪布回忆起过去生曾转世为世亲的上首弟子安慧。从此他就能领会《俱舍论》的涵义了。

这时麦彭南嘉抵达佐钦寺，住在那琼隐修苑写《智者入门》。一天堪布阿琼去拜见他，正逢麦彭《智者入门》造论圆满。麦彭将论著付嘱给堪布并鼓励他宣讲此论。堪布还得到了《文殊续部法》灌顶。

堪布阿琼还从第五世佐钦仁波切处得到《宝总集》灌顶，



从佐钦寺珠巴咕钦处得到《上师意集》和《空行宁提》灌顶。

二十四岁那（1902）年秋天，堪布回到上师龙多的隐修苑，惊闻上师已于前一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圆寂了。他闭关三个月近修《龙钦宁提》中《金刚橛镇压魔军》仪轨。他也与众人一起做荟供，给他们传法。之后他到嘎定隐修苑闭关近修了《幻化网寂静与忿怒仪轨》和《文殊续部法》，并传了法。专修脱噶（顿超）时，他见到诸佛的光、相遍布虚空，明智妙力金刚链微细智慧融入内界，到达了明空赤裸的智慧本来面目中，外境与内心的分别全消失，击碎了所有觉受的执着外壳，在光明大圆满见中安住了半天。他证悟了显法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真实，作为其证悟的道相，他的金刚铃掉在石头上，结果石头上留有铃的印痕，铃上留有石头的印痕，而不是像通常一样铃摔破了。

修《空行仰提》时，在一次境相中堪布阿琼以公主白玛萨的身相去了密严刹土，从诸空行母的主尊处得到灌顶，并获赐密名沃色仁钦宁波·白玛勒哲匝。他还以龙钦饶绛的身相从仁增格玛燃匝处得到传承。

二十九岁时，他母亲在天空放光、大地震动等瑞相中去世。从掘藏大师阿旺丹增处他得到了《宁玛十万续》的传承。

之后他再次到佐钦寺，从佐钦堪布拉嘉处学了《释量论》，从堪布贤嘎处学了《入中论》的多种著疏和其他许多经函。当时佐钦仁波切想请他担任佐钦寺的堪布，但被他婉拒了，因为

龙多上师吩咐他去噶陀寺讲经说法，而非佐钦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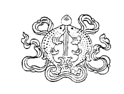
堪布阿琼回到上师龙多的法座迥巴砻开始更多地传法。在传《雍喀大乐佛母》灌顶时，佛坛上的甘露沸腾了，写在镜子上的五色种子字自然凸显。堪布念《七宝藏》传承时，一位批戴华丽衣饰的陌生女子在法会上出现了片刻，之后消失不见了。堪布讲授《心性休息》时，整个山谷遍布虹光。

从阿宗珠巴处他得到了《密意通彻（贡巴桑塔）》灌顶、《空行仰提》、《上师仰提》以及《金刚藏》的前行与正行。

三十岁时，应第三世噶陀斯度·曲吉嘉措（1880-1925 年）的邀请，堪布阿琼去了噶陀寺，他被任命为新创立的佛学院的辅导师。堪布根霍传了《三律仪广论》、《释量论》、《量理宝藏》、《如意藏》、《窍诀藏》和《法界藏》，堪布阿琼为学生复习这些教言。

堪布阿琼三十一岁时，堪布根霍因故不得不回石渠了。堪布阿琼继任了佛学院堪布，并在此后十三年里教授了诸多经论。每天他至少上三堂课，有时达七堂之多。他还授予灌顶，其中包括《四心滴》和《龙钦宁提》灌顶二十七次，《金刚藏》灌顶三次，给予《七宝藏》“咙”传十三次，剃度了四千多个比丘。

在授课期间，他从噶陀斯度、吉文仁波切和堪布嘉参沃色处得到了《大宝伏藏》、《敦都》等诸多传承。从果洛的德措堪



布·索南华丹处，他得到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诸多格鲁巴法门。从第二世白玛诺布（1887-1932 年）处，他得到了《天法（南却）》、《热那林巴集》、《北伏藏》、《敏林伏藏法》、《嘉称集》和《解脱心髓》。

后来堪布阿琼回到迥巴砻，按照噶陀斯度的建议，他在那里建了一座寺院（辽西寺）。他还去白玉寺创建了一所佛学院，传了包括《入菩萨行》在内的许多简要法门。之后在夏察珠古邀请下，他去达科的扎拉协珠林寺传了《大宝伏藏》灌顶等许多传承与法要。

在上尼山谷的南莫契，在帐篷里他传了《四心滴》和《龙钦宁提》灌顶，传讲了前行和《益西喇嘛》。

堪布四十七岁时（1925年），在噶陀斯度召集下噶陀寺举行了千僧法会。堪布阿琼等许多人都参加了法会，但噶陀斯度患了重病，不久就示寂了。堪布传了《大宝伏藏》灌顶。

四十九岁时，他闭关修了宁玛巴许多重要仪轨，获得诸多成就，见到不少境相。特别是在修《上师明点印》时，亲见了龙钦饶绛尊者，尊者鼓励他撰写宁提方面的论著。于是他写了关于《益西喇嘛》的《普贤心滴 Kunzang Thukkyi Tikka》、关于彻却（立断）的《耳传合流 Nyen-gyu Chuwo Chada》、关于脱噶（顿超）的《空行心滴 Khandro Thukkyi Tilaka》，以及同时关于彻却和脱噶的《无二显现 Nyime Nangwa》这

些他最著名的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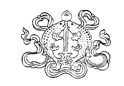
五十一岁时，堪布阿琼去马尔康传了《四心滴》、《龙钦宁提》与《大宝伏藏》的灌顶，以及《三休息》和《益西喇嘛》的教诫。之后在甲色寺他传了许多灌顶、教诫，认定甲色的转世珠古并举行坐床仪式。他还访问了涅喇·香秋多杰的法营并在那里剃度了六十四名沙弥和比丘。

五十四岁时（1932 年），堪布去达科的扎拉寺创建了一所佛学院。此后不久，他感到第二世白玛诺布快要圆寂了，堪布在禅定中以意生身去问讯他，谈论了将来之事。白玛诺布告诉堪布疾病已经把自己的色身搞垮了，他准备走了。堪布建议他去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但白玛诺布自己想去莲师的莲花光净土并再回来弘扬宁提法门。不久堪布收到白玛诺布病危的消息，并尽快出发赶去。由于路途遥远，等数天后他赶到时，白玛诺布已经圆寂五天了。

在钦哲曲吉罗珠的要求下，堪布阿琼去噶陀寺为噶陀斯度的转世珠古主持了坐床典礼。

五十五岁时（1933 年），堪布闭关近修了热那林巴的伏藏法《无上极密金刚橛》，亲见了益西措嘉，得到金刚橛的诸多成就。堪布的自传写到五十五岁为止。

六十二岁时，堪布阿琼在诸多神奇瑞相中进入涅槃。彩虹



般光幔遍布，天乐自鸣，大地震动。辽西龙多的转世协珠丹贝尼玛、阿宗珠巴之子久美多杰主持了荼毗典礼。

啊啦森嘎•白玛俄珠乐威多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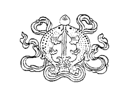
（1881-1943 年）

多钦哲的转世化身、第一世啊啦森嘎[39]·白玛俄珠乐威多杰，生于安多热贡。在他出生以前六十多年，第一世多智钦授记了他的诞生："在'阿'地将会降生一名为'白玛俄珠'者，彼乃钦哲化身之苦行者，与彼结缘者将从六道中解脱。"

啊啦森嘎从喇嘛麦彭（1846-1912 年）的弟子古荣珠古仁波切处得到传承。后来古荣上师让他去德格，告言："麦彭仁波切是你具有宿缘的主要上师。你有可能无法见到他，但必须去尽力试一试。"又说："然后，在一个位于红岩下方的寺院，你将得到多钦哲伏藏法的传承，那里就是你的住锡之处。"

当他快要到达协庆寺时，在一个如梦般的境相中他见到一座水晶塔，一位穿着班智达服饰的上师安坐在水晶塔身的窗口，从这位上师处他听受了禅修的窍诀。然后上师和塔融入伏藏法标题形状的光明中，最后伏藏法标题状光明融入他自身。就在那一刻，他感到整个自身都溶于自己俱生明智之自性，所有诸相都呈现为佛的身、语、意，与自证智无二无别。这就是他要

[39]关于 Zenkar Rinpoche 名号的中文音译，过去四川当地较为官方的用法是"生呷仁波切"，现在《四川藏传佛教活佛名录》中显示为"盛嘎仁波切"。



从麦彭仁波切那里领受的究竟传承。接着他进入协庆寺朝拜了已经圆寂的麦彭仁波切的法体。

然后他去佐钦寺，从第五世佐钦仁波切处得到了传承，在嘉贡堪布处学习了《秘密藏续》。另外，他还从噶陀斯度·曲吉嘉措和阿宗珠巴处领受了诸多法要。

想起古荣珠古关于自己在何处住锡的授记，他来到嘉绒的格什地区。当他到达莫哈（吗哈）并看到在一块红岩下方、多钦哲主要住锡地之一的金龙（sKyid Lung）寺时，他确信这就是自己的归宿了。

多钦哲临命终时告知他的众弟子："不要试图以自以为是的方式找到我的转世，我自己会以苦行者身相从他方前来照看这所寺院。"然而，在很长时间里没人知道啊啦森嘎就是多钦哲的转世。那时候啊啦森嘎大约三十多岁，坐在寺院众多出家人的最后一排。他从堪布瑞登处得到了多钦哲伏藏法的传承。人们称他为"啊啦森嘎"，意思是"穿白袈裟的大师"，因为他穿着白色袈裟。不久，人们开始意识到他高深的学识和证悟。他回忆起过去多钦哲在这所寺院的许多往事，而这些只有多钦哲尚在人世的老弟子才记得。另外，他持有多智钦所授记的名号。种种迹象让大家确信，他就是让他们苦苦等候了数十年的多钦哲的转世。

他在金龙寺及其十三所分寺传法，并照料这些寺院。他修

建了一座名为邬金卡曲垛的隐修苑并主要在那里居住。晚年时他将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不论是出家的僧尼众，还是在家的男女众他都一视同仁。他为他们说法，和他们一起做荟供，唱瑜伽道歌跳金刚舞蹈，并从同一个茶杯和饭碗中分享饮食，这在西藏文化习俗中是不同寻常的。他有许多颇受欢迎的瑜伽道歌，其中一首这样开始：

本来清净法界中，

（自显）诸颜色并非真实有。

自生明智力圆满已，

证悟断除“我”执即法身。

他从不骑过马而总是步行。然而在很多时候，他示现神通，在短时间内抵达距离很多天旅程以外的地方，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到达那里的。

六十三岁（1943 年）时，在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上，他拿起一个杯子喝茶，说到：“这杯茶只是为我准备的，我必须亲自喝下去。”喝完茶，他又说：“这茶里面被下了毒药，同一个人已经是第三次对我下毒了。这次我喝了毒茶，因为我离开人世的时候也到了。”然后他迫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承诺不会以任何方式伤害下毒者，并写下同样要求的遗愿。伴随着神奇的征相，他示现圆寂。

他的转世、第二世啊啦森嘎·土登尼玛仁波切（生于 1943 年），成为最近数十年来藏传佛教和文化在康藏复兴光辉卓著的



明灯之一。

宗萨钦哲·曲吉罗珠

（1893-1959 年）

怙主宗萨钦哲·曲吉罗珠是本世纪许多传承法脉最伟大的上师。

藏历第十五绕迴水蛇（1893）年他诞生于噶陀寺附近的热科阿江。他的父亲是密宗大师久美才旺嘉措、安多地方色山谷的掘藏师敦都若巴匝的孙子，他母亲是安多地方色山谷的慈诚措。他父亲给他起名为蒋扬曲吉罗珠。六岁时，钦哲毫不费力就跟他叔叔学会了读书识字。

当他七岁时，钦哲旺波的侄子噶陀斯度·曲吉嘉措将他带到噶陀寺，并如康楚·云丹嘉措所授记，认定他为钦哲旺波的事业化身。斯度为他举行了剃发仪式，并赐名蒋扬罗珠嘉措。

斯度请他自己的经师堪布土登仁增来担任钦哲的经师。在经师的指导下，钦哲学习了各种祈请文、语法、历算、梵文和很多经文。从噶陀斯度处，他得到了《四心滴》、《龙萨》法类与许多其他经续的传承。斯度成为他佛法修行和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人。

从仲山谷的阿宗珠巴处他得到了《龙钦宁提》、《密意通彻



（贡巴桑塔）》和《上师仰提》的传承，以及彻却（立断）直指修法。

钦哲十三岁时，像父亲般照顾他的经师在重病三年后去世了。在经师最后的几年里，钦哲用他的双手亲自照顾他，为他烧饭、盥洗、打水，等等。钦哲相信他的承侍不仅让经师喜悦，也净化了自己的功德。在经师去世后，钦哲跟随噶陀斯度、堪布根霍等诸多上师学习了《三律仪》、《功德藏》、《如意藏》、《智者入门》以及无著的论典。

十五岁时，宗萨寺年轻的钦哲珠古去世了，曲吉罗珠因此移锡至钦哲旺波法座所在的宗萨寺。年纪轻轻的他发现新环境对自己是个艰巨的挑战，因为他在接管主法座时面临着极大的反对，但他依靠自己的方便、无畏、安忍与慈悲的力量慢慢地平息了这一切。从堪布香巴旺秋处他学习了《阿毗达摩》、《现观庄严论》、《入中论》。不久他自己也开始在宗萨寺给经过筛选的学生传讲许多经论。

十七岁时，从塔泽本洛·罗德旺波处他得到了萨迦派《不共道果》、《喜金刚》续和其他经续的传承。十八岁时，他从自己父亲处得到了《大宝伏藏》和秋林伏藏法传承。十九岁时，他从堪布桑丹罗珠处得到《成就法总集（Drupthap Küntü）》等诸多传承。同年他的密宗大师父亲去世了。二十岁时，他从塔泽夏仲·香巴根桑丹贝尼玛处得到许多传承，但之后这位上师就圆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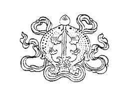
二十六岁时，他前往佐钦寺从堪布晋美白玛洛萨处受戒成为比丘。他还从协庆嘉察处得到了《北伏藏》、《敏林伏藏》的传承以及其他许多法门。同年，他在宗萨寺创办了一所名为康切的佛学院，他邀请佐钦寺的贤彭曲吉囊哇（亦名贤嘎，1871-1927 年）担任这所新佛学院的首任堪布。后来该佛学院成为一所著名的学府，从中涌现出许多大智者。

二十八岁时，他前往果洛进行了数月的参访，拜见了第三世多智钦·晋美丹贝尼玛，领受了《持明总集》和《上师明点印》的灌顶，还得到了《益西喇嘛》、《龙钦宁提》、《幻化网秘密藏续总纲》的讲解。从多智钦寺的贡美堪布处，他得到了第一世多智钦掘藏的伏藏法类《大乐圣道》的传承。从掘藏师索甲处他得到了金刚橛和《解脱心要》的传承。

三十二岁时，在协庆寺从协庆嘉察·白玛南嘉处，他再次得到许多传承，包括《八宗窍诀会萃宝藏》和《北伏藏》。协庆嘉察成为他重要的上师之一。

三十三岁时，他前往卫藏朝圣。在敏卓林寺他从堪布阿旺土登诺布处受了第二次近圆戒，因为他的前世曾在此寺院受过下路毗奈耶传承的比丘戒。

就在他从卫藏返回之前，噶陀斯度圆寂了。在那以后大约十五年里，钦哲还负责照看噶陀寺的行政管理。他建造了许多



佛教纪念物，重新加强了佛学院，并为由第五世佐钦仁波切认定的噶陀斯度的转世珠古举行了坐床典礼。

他从住在果洛的蒋华若威罗珠（通常被称为安多格西）处得到了格鲁派的很多密宗传承，从噶敦·阿旺雷巴处得到了《不共道果》、《大威德金刚》和《玛哈嘎拉》法类，从噶陀堪布阿旺华桑处得到了《空行仰提》以及《龙萨》和《敦都》法类。他总共随学过的藏传佛教各种不同法脉的上师大约有八十位。

他圆满了古译和新译密咒传承中为数众多的仪轨的观修和念诵，包括五个十万的前行(大礼拜他只做了四万个)，以及《龙钦宁提》法门中《马鹏炽燃（达琼巴哇）》、《狮面空行母》、《上师明点印》、《金刚橛》、《度母》、《大吉祥总集（华钦度巴）》与《空行仰提》中《上师修法》的修诵。

他经历过许多境相，获得了很多悉地，显现过许多神变，但由于谦卑他仅在自传中列举了少分：

倘若我曾受过因明的训练，
那我应该会精通逻辑推理，
但这能带来的功德利益很有限。
由于我能够忆持
《龙钦宁提》中的三根本仪轨、玛贡等诸祈请文，
以及（萨迦）哦传承的一些法会祈请文，
我有过去世良好的串习……
我记得金碧辉煌的萨迦寺，

清晰地在我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显现，
以及在过去生中
转世于昆氏家族。
我记得自己曾是阿日班钦、伟大的拉尊、
阿旺洛桑嘉措、
仓央嘉措、华钦以及其他人……
唐东嘉波以水晶为所依
给我直指了明智之自性。
在梦境中我见到了因竭陀尊者、
毗玛拉米扎和龙钦巴。
我从钦哲旺波处得到长寿灌顶。
从大菩萨华智处
我得到《龙钦宁提》前行的窍诀。
从努钦·桑吉益西处
我得到很多续部的付嘱。
我经历过或梦到过
从道果诸祖师、米拉日巴和宗喀巴处得到加持。
拉尊·南卡晋美
为我开显了密乘戒律。

有很多他显现神变的事迹。有一次他加持一尊新佛像，佛像变得很烫手。当他在臧地的玛哈嘎拉寺加持玛哈嘎拉像时，佛像如活人一般动了起来。当他准备甘露时，光环笼罩了寺院。有一次他灌北方多闻天（毗沙门天）顶时，天雨金粉。很多次他给一大群信众分发加持法药或甘露时，那一小点甘露法药怎



么都发不完。

五十六岁时，他娶了阿度拉噶家族的康卓才仁秋准（1925-2011 年）作自己的法侣。根据他自己的预言以及钦哲旺波和康楚·云丹嘉措的授记，他们的结合是为了遣除他的寿障并增上他的佛行事业。

他给藏传佛教不同传承法脉的弟子们传授了难以计数的宁玛、萨迦和噶举的法要，包括《四心滴》灌顶三次、《龙钦宁提》灌顶许多次，以及讲授《功德藏》三次。

六十三岁时，他旅行经过拉萨抵达印度，幸免于西藏的政治动荡。他朝拜了印度和尼泊尔境内所有的佛教圣地。之后他将锡金国王的皇家寺院作为他临时的主要住锡处，继续给予来自各行各业的信众无尽的教诫和传承。

藏历第十六绕迥土猪（1959）年五月初六，伴随出现光明、大地震动、天乐自鸣等瑞相他圆寂了，世寿六十七岁。如今他的大部分遗骨舍利保存在锡金皇家寺院里的一座小金佛塔中，康卓才仁秋准在那里照料，并献身于禅修和祈祷。

他的转世珠古土登曲吉嘉措（钦哲诺布，生于 1961 年），是董瑟·成列诺布仁波切和已故蒋扬拉的儿子，以及怙主敦珠仁波切的孙子和不丹的洛本·索南桑波的外孙。



嘉拉堪布•车阙东珠

（1893-1957 年）

怙主嘉拉堪布·车阙东珠（秋却），我的上师和经师，是一位活生生的菩萨和佛法大师。

他的名号还有洛桑香巴和玛底。作为普通身份的弟子，他通过经年累月的刻苦学习和修持最终成为具有高度证悟的堪布。

藏历第十五绕迴水蛇（1893）年，堪布诞生于果洛的玛山谷，母亲是索措，父亲是嘉拉种姓的雍果。嘉拉种姓的祖辈们是从壤塘的嘉拉村迁移至果洛的。

他在果洛上玛山谷的章尼哈(意为“两条山路之间”)长大。他从小就与众不同，心中充满慈悲和信心。年幼时，他白天大多数时间在放牧中度过，照看他在山岭中的牦牛和绵羊群，属于标准的牧区男孩。他大部分时间都和牲畜们在一起，他对着它们的耳朵赞美它们、念诵祈请文，而不像其他牧民那样用石头击打它们。在关爱牲畜的同时，有时他还会花很多时间把雨水形成的小池塘里的小鱼儿转移到较大的池塘里，因为小池塘很快会干涸而鱼儿们都会死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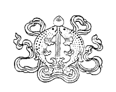
他有个舅舅（1865-？）是位成就上师。他舅舅七岁时曾作为童伴随第三世多智钦一起到华智仁波切那里领受法要。堪布边放牧边随他舅舅不断地读书识字，学习法义和祖师生平。

从大约十五岁起，他每年都能在著名的掘藏师嘎哇龙洋（1857-1896年）的隐修苑待上数月，学习并修持佛法。

十九岁时在嘎哇龙洋圆寂后，堪布告诉他父亲自己决定到距离骑马两日路程左右的相邻山谷的多智钦寺去，在数天中他父亲对此话题一言不发，意味着不同意。这种无言的交流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最终他父亲妥协了，不再坚持己见。

在多智钦寺，堪布起初跟嘎哇堪布修学，后来依止堪布贡美，堪布贡美成为他主要的上师。

二十岁时，他受戒出家成为比丘。不久他就拒绝接受来自他父母的任何物质供养。如果一位认真的佛法初学与他的家人和亲朋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话，他有可能无法全神贯注地投入佛法修学，因为他会受困于亲情纽带与家族负担的罗网。由于自己的这个决定，他的生计成了问题。然而，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他这个问题，因为他担心其他人的帮助会形成一种新的束缚。每年秋天，当牧民们收获了他们的酥油和奶酪，农民们收获了他们的青稞谷物，按照很多出家人的习俗，堪布到附近的牧民的营寨和农民的村庄去乞食。在数周中化缘得来的食物维持他整整一年的生计。



依止堪布贡美，他学习了法称和陈那的因明著作、龙树六论、无著五论、月称的《入中论》、寂护的《中观庄严论》等大乘佛法哲理，以及功德光和白玛旺嘉的戒律论著。他还学习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前行等总体修法，《密集金刚》、《秘密藏》和《龙钦宁提三根本》等续部，以及《功德藏》、《益西喇嘛》、《七宝藏》和《三休息》等大圆满法门。

在求学的日子里，他白天要去上课，参加课程讨论，花数小时记忆经函，晚上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继续他私人的学习和背经。在有月亮的夜晚，他会到屋外的月光下读书。有时月光爬上了山坡，他会跟着月光走，边爬山坡边读书。清晨时他不得不从山顶上爬下来。他在月光下夜读是因为他没钱买灯油。堪布总是忙于学习甚深的佛法经论，念诵祈请文，修持禅定和仪轨。除了晚上小睡四小时左右外，他从不休息。

他从多智钦寺的其他诸位堪布和珠古白玛多杰处得到传承和法要，还从到多智钦寺访问的噶陀斯度·曲吉嘉措、第五世佐钦仁波切、掘藏师索甲和多吉扎寺的仁增千摩那里领受过传承。

三十五岁左右，他开始专注于禅修密宗与大圆满。他完全与世隔绝地长期闭关实修达九年之久。有些闭关时，他每年会出关数天来领受第三世多智钦所传灌顶和堪布贡美所传窍诀；而在其它一些闭关时，他从不中途出关。他一生中还进行过很多次不十分严格的短期闭关，有时持续一百天，有时一个月。

他还闭过几次为期一两个月只靠摄生术（bChud Len, rasayana）度日的关，即仅用花朵的精华和一种叫“充息”的白石头做成的药丸来维生。

在长期严格闭关的绝大多数日子里，他的日常作息包括用二十分钟左右吃点早餐，中午约用半小时吃午餐，晚上用十五分钟喝点茶，夜里睡四小时，昼夜中其它所有时间他都在一心一意地禅修。

他大多数闭关所用的木屋就在堪布贡美住处上方的一块岩石上，隐蔽在树丛中。这是个小小的木屋，只有一个小小的房间，一个微型的厨房，一条狭小的走廊，和一个茅厕。开始长期闭关时，他就关闭了木屋的门，直至时日已到圆满出关为止。他不能见外面的人，外面的人也不能见他，他不能和任何人说话。当然，直到闭关圆满，没有人可以进他的屋子。在屋顶上有一处敞开的天窗，透过天窗他可以看到天空以及山与树的顶端。小鸟们会从屋顶的敞开处飞进来看他，并享用他的布施。偶尔也会从寺院里传来一些法会上吹奏法号法鼓和大家念经的声音。在屋子的侧面有个小洞，在每天固定的时间一个出家人会通过这个小洞给他传递食物和水。

当他从长期闭关中圆满出关时，人们很惊异地看到他健康状况良好。后来他说：“在闭关期间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不适。并且在关房中度过了起初的几个月后，我觉得我永远都不会出关了，因为在此与世隔绝中我得到了如此寂静和大乐。即使我没



有进行禅修，至少我也不起恶劣的分别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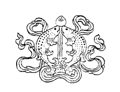
1926 年堪布在闭关中，他不知道第三世多智钦仁波切已经圆寂了。一天早上吃早餐时，他听到有人大声对别人说：“过来一起打扫寺院，仁波切的法体就要从他的隐修苑运过来了。”这个对话显得非常不同寻常的清楚和响亮。他感到自己被霹雳击中了，对他而言，整个世界变得空虚黑暗。他只想离开走得越远越好，因为已经没有理由再住在那里了。他不得不唯一依赖于禅修而生存，而他禅修地越多，他的禅定功夫和力度就越深越强。就从他听到多智钦圆寂的消息那天开始，在他余生的三十年中，除非他在走路或骑马，其他时候他都保持禅修的坐姿，不再躺下,夜里睡觉也是以禅修姿势坐着。他常说：“我坐着不倒单要睡四小时，但如果我躺下的话就会睡更长时间，那样的话这些本来可以用于禅修的时间就会被浪费掉。”

1935 年堪布进行了宽松而不严格的闭关，因为堪布贡美病了。进入闭关前，他对堪布贡美说：“当多智钦圆寂时，我感到自己无法在这附近继续待下去了。倘若不是依靠禅修的力量，我也许早就离开了。因此，当您圆寂时，我将无法继续住在此地。您其实就是我唯一依赖的对境。” （1936 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有人敲他关房的门，说道：“堪布（贡美）昨晚已经往生去别的刹土了。”在举行了结关仪式后，第二天他出关参加了堪布贡美的善后典礼。这次他没有像上次多智钦圆寂时那样经受太多的震惊，他相信堪布贡美肯定曾为他作了特别的祈祷加持。

四十二岁时，在他上师圆寂后，他勉强同意继任多智钦寺的四大堪布之一。他开始在多智钦寺和其他寺院给包括两位年幼的第四世多智钦仁波切在内的弟子们传法。

1943 年，我四岁时被坐床认定为堪布贡美的转世珠古，我非常幸运地由嘉拉堪布担任我的经师。从 1944 年起，我有机会在他莲足下修学将近十四年。他不仅是我佛法上的老师，而且是我真正了解的父亲。我小时候就睡在他房间里，每当我醒来，就会见到他充满喜悦的脸。他总是坐在他的禅定箱中，在昏暗闪烁的酥油灯下，进行禅修或者念诵祈请文。一种无限宁静、温暖和神奇的能量充溢着我幼小的心灵，给我彻底的安全感，就如很多人回忆起童年时在充满温暖关爱的父母身边那种温馨美妙的感觉。

当我在他身边时，嘉拉堪布的日程安排与过去堪布贡美的惯例相仿，大致如下：他每天约在凌晨三点醒来并开始禅修，六点左右吃早餐，餐后半小时后继续修法。上午十一点左右大家集合，一起作供养并念祈祷文，然后我们共进午餐。午饭后堪布开始讲课，每天讲一到三堂。他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讲述最深奥难解的经续论典，并详加阐释。他与多智钦寺的其他所有堪布一样，从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相反，他常给贫穷的弟子们布施食物并借书给他们。他很喜欢讲经传法，在这方面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虽然他总是觉得自己用于禅修的时间是极其宝贵的。下午六点左右，我们再次集合，一起在佛坛上



供灯、念祈祷文，接下来我们喝点茶并谈论不同的话题。之后他继续他的禅修，直至晚上十点左右，然后他（不倒单地）睡四小时左右。

嘉拉堪布喜欢讲过去的故事，但讲完后他常常会感觉很糟，因为他觉得把时间浪费在讲故事上毫无意义。

在西藏，经师们可能会对他们年幼的弟子们严厉责罚，但堪布却异常柔和，可能（对我）有些柔和过头了。我记得只有一次很让我害怕的事。当我大约六岁时，我从一本佛书中抽出一页纸，纸张很脆弱一下子就被撕成两半。我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想要加以掩盖，于是我把纸张揉成团从墙洞里扔出屋外。那天晚些时候，堪布找到我，非常生气，问道："是你把它扔进茅坑的吗？"我一声不吭。他紧紧地抓住我，把我举起来，之后又把我放回地上，说："我这就去找根棍子来教训你。"我害怕极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是你上师的转世，如果你打我的话，你会造下严重的恶业的！"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有打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张纸是晋美林巴造的《贡却赤楞（禅修答问）》（关于禅修最重要的论著之一）中的一页，而且我扔出去的那个洞外是个露天茅坑，我当时把最应恭敬的经函扔进了最糟糕的地方。

在外表上，嘉拉堪布很简朴、谦卑和随和。但他学富五车，智慧甚深敏锐，心意柔和慈悲。他对医药知之甚少，但一直给人们发放药物，从不收取服务费或药费，因为分发医药的做法

始于精通藏医的堪布贡美。当病人拿来医生的诊断处方，他会让他的弟子们给病人抓药。

除了在多智钦寺，他还在许多地方讲过经传过法：色山谷的亚龙白玛郭寺，多山谷的旺若寺，壤塘的迦拉寺，嘉绒的觉若寺、多嘎寺和阿洛寺，热贡的德敦寺、果德寺、贡拉喀寺，以及卓阔地区的贡色喀多寺。在热贡的德敦寺和嘉绒的觉若寺他还创建了修行院。

在给土登成列华桑仁波切阐释嘎饶多杰的遗教《三要诀》时，嘉拉堪布这样写道：

“本净离戏任运而生光明智，
以法身的明、空、无执和宽坦，
住于能所二取分别念种种幻相的本具自性中。
请契入自心明空双运赤裸之本面。

直断概念心的所有知解，
在无有所依的清新宽坦的明智中，
无改造无戏论地安住，
不假寻觅就会见到法身自证智本面。

轮涅苦乐皆是心的画作，
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其自性即无始。
让所有分别念任运消融于周遍法界，
远离执着宽坦休息，寂静之心真喜悦。



无有改造空性智慧之俱生觉性，
乐空双运离戏赤裸而呈现，
昏沉和掉举的禅修之病将自然净除，
无须假借其他方便来遣除障碍或增上证悟。

所有诸色即是明空双运无生法身之闪现，
所有诸声即是金刚吼音之回响，
所有诸念即是广大周遍无执之法性。
请住于不变明空法身之刹土。”

1957年的某一天，嘉拉堪布告诉我："我并不关心自己的安危，因为我只剩下山羊尾巴那么短的寿命了，但我想挽救你的生命。我请求仁波切（土登成列华桑）让我们跟他一起走，他也同意了。因此我们应该离开了，但除了洛理（嘉拉堪布的弟弟）以外我们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 如果人们知道仁波切要走，他们可能会不让他离开，或者很多人想一起走，这样当局就会很容易地阻止我们。

仁波切告诉我们共有十三人将跟随他一起走，这些人会被分成三组，堪布和我在第一组，而仁波切自己在第二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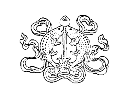
对我们圈内人士，除了洛理之外，堪布和我不得不说："根据卜卦，堪布和我必须去仲日神山闭关一个月并须对外保密。因此洛理将为我们作掩护，假装我们在闭关，并且我们会如预

先所安排的那样和一些朋友一起去。”他们没有人质疑，因为这样的安排在某些场合下是很正常的，他们还安排了一些马匹并帮我们保密所谓的仲日神山之行。

就在我们出发前两天的晚上，嘉拉堪布去见当时住在一所寺院里的仁增丹贝嘉参仁波切。当堪布起身告别仁波切时，仁波切吩咐其他所有人留在后面，他自己走出家门到夜幕下向堪布道别。接着堪布向外走，但仁波切又跟着他走了一段，第二次说了再见。随后堪布继续向外走，仁波切跟上他作了第三次告别。然后仁波切才返回他住的寺院。后来堪布对我说：“我没有透露丝毫我们要走的消息，但仁波切显然感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显得情绪很激动，难舍难分，这可能意味着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藏历火猴（1957）年十一月三十日午夜，当所有人都在酣睡，而整个地区都笼罩在沉沉夜幕中时，我们悄悄地离开多智钦寺上路了。在琼涅隘口——我们能最后再看多智钦寺一眼的地方，在夜色中堪布和我向诸伟大上师的法座所在的多智钦寺致顶礼，向仁增丹贝嘉参致顶礼——也许仁波切此刻正卧入梦光明中，也许正以他遍知的智慧眼观照着我们。洛理留下来在我们的屋子里打鼓，仿佛堪布和我正在里面闭关，为我们的出走作掩护。

此前嘉拉堪布的弟子喇嘛信雄给我写了份预言，他不知道我们即将离开，预言中有一行是这么写的：“当火鸡破壳而出时，



你将抵达卫藏。”应验了这个预言，火鸡（1957）年正月初六，我们抵达拉萨。因为旅途劳累以及途中他的脚受了伤，嘉拉堪布病了。我们在拉萨待了几天，一位名叫洛喀阿其的藏医给堪布治疗了一番。我们去朝拜了全西藏最神圣的觉沃佛像，并作了供养。这是堪布第二次到拉萨，第一次是他七岁时随父母到拉萨朝圣。

在拉萨待了数日后，按照我们事先与仁波切商定的计划，我们去了著名的朝圣之地扎杨宗，在那里等仁波切。堪布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说道："我从小就一直希望能在一处莲师加持过的圣地居住修行。如今我已没有修行的时日了，但我很高兴我能在此地度过我一生中最后的日子。"

火鸡（1957）年二月初二黄昏，在阅读了《法界宝藏论》前三章后，堪布突然融入法界，示现圆寂。第二天他尚在定中时，一个简朴的当地喇嘛来举行了把他从定中唤醒的仪式。

嘉拉堪布的著作包括《持明总集注释》、《大吉祥总集略注》、《金刚橛略注》、《击中心要三语略释》以及《达尼香秋米切释》（已经佚失）。

顶果钦哲•扎西华觉

（1910-1991年）

怙主顶果钦哲仁波切·扎西华觉，是总体宁玛续部、特别是《龙钦宁提》教证法门方面，屈指可数的伟大的传承持有者、论师、上师、和弘扬者之一，他的弟子为数众多，遍布西藏、印度、尼泊尔、不丹和西方。

他的名号还有久美特却丹贝嘉参、晋美钦哲沃色和饶萨达哇。

藏历第十五绕迥金狗（1910）年四月三十，顶果钦哲诞生于丹科山谷纽宇种姓的顶果家族。父亲是扎西才仁，德格国王的大臣。他出生的那天，恰逢伟大的上师麦彭南嘉及其众弟子在顶果地区举办的为期一个半月、传授他所造《时轮金刚释》的法会圆满，并进行荟供之时。麦彭立刻赐予他智慧佛母妙音天女甘露丸，在婴儿尚未尝母乳之前便以甘露在舌上写种子字“德”和“舍”。出生后一个月左右，麦彭给予净障和长寿灌顶，并赐名扎西华觉。从那时起直至1912年初圆寂为止，麦彭不断地赐予钦哲各种加持物。

当顶果钦哲才四个月大时，（萨迦）哦寺的本洛·洛德旺波认定他是钦哲旺波的转世。在麦彭圆寂时，协庆嘉察·白玛南嘉（1871-1926年）见到了他，并要求他父母将他送给协庆寺。



六岁时，顶果钦哲意外地被火严重烧伤，重病了六个月左右，此事件促使他剃度出家成为沙弥。

十五岁时，嘉察认定他为钦哲旺波的转世化身之一，在协庆寺为他坐床，给他赐名久美特却丹贝嘉参。嘉察还授予钦哲包括《八宗窍诀汇萃宝藏》和《四心滴》在内的众多传承。从佐钦寺的堪布白玛洛萨处，钦哲得到《龙钦宁提》传承，从阿宗珠巴处他得到《龙钦宁提》前行法门。

从佐钦寺的堪布贤彭曲吉囊哇（贤嘎）、江玛隐修苑的堪布土登曲培（托嘎）、匝·木饶德钦桑波等上师处，他学习了龙树和无著的论典、《阿毗达摩》、《功德藏》、《幻化网秘密藏续》的多种注释等许多经续论著。堪布托嘎认定他为文波·丹增诺布（丹利）的转世。

接着从钦哲曲吉罗珠处，顶果钦哲得到了萨迦、噶举、格鲁和宁玛等教派法脉的传承，包括《大宝伏藏》、《四心滴》、《龙钦宁提》和《上师意集》。从协庆寺的堪布丹增达吉处，他得到了九函《晋美林巴全集》的传承。从协庆康楚（1901-1959年？）处他得到十三函《敏林全集》的传承。他从七十多位上师处得到藏传佛教所有教派的传承法要，其中协庆嘉察和钦哲曲吉罗珠是他的根本上师。

从十八岁起的十二年里，顶果钦哲独居静处，实修各种法门，包括敏卓林掘藏大师与《龙钦宁提》的三根本仪轨。

顶果钦哲有教无类，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前来求法者传授各种法要和传承。他自己写道，到六十四岁为止，他给予《四心滴》和《龙钦宁提》的灌顶超过十次。从四十岁至八十二岁期间，他每年至少传讲一次龙钦饶绛关于《秘密藏续》的论著《除十方迷暗》，以及详细讲解晋美林巴尊者的《功德藏》。他给过五次《大宝伏藏》传承、四次《宁玛噶玛》传承、三次《八宗窍诀汇萃宝藏》传承、两次《甘珠尔》传承以及其他难以计数的讲经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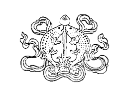
仁波切和他的佛母康卓拉姆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齐美拉是第七世协庆饶绛的母亲。

应不丹皇室的邀请，他花了很多年时间在不丹讲经传法。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以来，他独自一人维系并弘扬钦哲世系独特的“利美”（不分宗派）传承，孜孜不倦地旅行、传法、修行、建造佛寺塔像，行云流水般无有间断地弘法利生。

1980年，在尼泊尔宝达纳佛塔（夏绒喀秀佛塔）旁，他建造了协庆丹尼达吉林寺（与西藏的协庆寺同名），此精心建造的寺院有两百多名出家僧侣学生。1988年在这个新建寺院他开设了一所佛学院，出家僧人可以在此学习经续论著。

从1975年起，他多次访问许多西方国家，授予了不同层次



的法要和传承。另外，他还在法国建了一座佛法中心——特却沃色秋林。他返回故乡西藏两次，讲经传法，协助重建了许多寺院和故土乡亲对佛法的信心。

顶果钦哲给第十四达赖喇嘛传了许多灌顶，关于《秘密藏续》诸多注释和《功德藏》的教言，以及《益西喇嘛》和其他大圆满耳传教言。

他发掘出许多伏藏法门和仪轨，撰著了各种经、论、续的注释，总共达二十三函之多，其中包括关于《龙钦宁提》法门中《大吉祥总集》和《灌顶仪轨法》的注释。

藏历金羊年八月二十（1991年9月28日）凌晨三时，在不丹首都廷布的一家医院里，顶果钦哲将其证悟之意融入法界，世寿八十一周岁。从那时起，他在尼泊尔新建的协庆寺由他的法嗣和外孙饶绛仁波切·久美曲吉森格住持。

顶果钦哲仁波切是当代最有学识和成就的西藏上师之一。他高大硕壮，当他和其他大师在一起时，就如鹤立鸡群或众星捧月一般，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身材魁梧，而且因为他浩瀚广博的学识和甚深如海的修证。他的讲经说法宛如行云流水，源源不断无有间歇。陌生人初听他的教授时，第一感觉可能是他正在从记忆里读诵优美的篇章，因为他的遣词造句富含诗意，语法严谨完美，意义微妙深奥。

值得令人称道的还有他惊人的记忆力，他不但背诵记忆了经、续、论典籍和仪轨以及关于自己诸多上师和道友的详情，而且还记得那些仅在若干年前有过一面之缘的人们。

他的慈悲无量无边，给所有人都留有空间。每当我拜见他时，他让我感觉到在他广阔的心意中给我也保留了位置。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感觉到他恒常安住于其禅定或广大的证悟智慧中，以他无有改造的慈悲和率直的力量给人们以帮助。

他实际上持有藏传佛教所有教派的传承，但仍孜孜不倦地找寻更多的传承，哪怕这传承是微不足道的。他有汗牛充栋的图书馆藏书，但仍不断地寻找乃至仅有一页纸长的稀有著作。另外，他还无比忠诚。

在从不丹到噶伦堡他此生最后一次旅行中，他坚持不坐飞机而是乘坐汽车进行这番颠簸的艰苦旅行，以便在途中去看他的一个老弟子。虽然这项努力可能耗尽了他最后一滴生命能量，但此慈悲之举却让他感到欣喜和满足。

珠古邬金仁波切（1920-1996年）的孙子、格拉·秋林仁波切和德得·德钦华珍之子、生于1993年的邬金丹增晋美伦珠，被坐床认定为顶果钦哲仁波切的转世化身。



夏扎·桑吉多杰

（1913-2015年）

怙主夏扎·桑吉多杰仁波切是《龙钦宁提》传承屈指可数的尚在人间的伟大上师之一。

仁波切生于康藏新龙地区阿色部落，出生不久就随其部落迁徙至安多。

他从伟大的上师色拉康卓·德威多杰（1899-1952年？）与敦珠林巴的幼子珠古多杰展敦（1891-1959？）处，得到了敦珠林巴（1835-1903年）与色拉康卓等伏藏法类的传承。

十五岁时，他放弃了家庭的束缚，到诸多上师处参访修学。他不骑马而总是徒步旅行。他谢绝进入人家的房屋或帐篷，只住在隐修苑、山洞或他自己的小帐篷里。

从噶陀堪布阿旺华桑（1879-1941年）处，他得到了《龙钦宁提》法门的传承以及其它诸多法门，堪布成为他最重要的根本上师。他还从钦哲曲吉罗珠和其他在德格的诸上师处得到许多传承。在卫藏，他成为敦珠林巴的转世珠古——怙主敦珠仁波切的上首弟子之一。

仁波切将诸多稀有的法门传给雄色洛钦、钦哲曲吉罗珠、敦珠·吉扎益西多杰与其他很多重要的上师。当时西藏的摄政嘉察热振（1947年5月8日圆寂）邀请仁波切到拉萨，并从他那里领受了许多大圆满的传承和实修窍诀。由此因缘，大量的贵族与平民信众带着供养涌向仁波切求法。他将此视为对自己修行的干扰，突然将这一切都抛在身后，遁入莲师和其他祖师加持过的山洞。之后数十年里他过着隐修行者生活，被人称为“夏扎”——舍弃了世俗琐事的舍世行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他移居不丹，接着去了印度。在达吉岭附近的觉邦格楼村上方他重建了一座小寺院，并创办了一个修行院，禅修者在此进行为期三年的《龙钦宁提》实修。修行院是一种闭关禅修学院，一群人在里面与世隔绝地进行为期一年、三年或更长时间的禅修。如今来自藏地的上师们在世界各地创建了许多修行院，但当仁波切建造这所修行院时，它是由逃难的西藏上师创办的绝无仅有的一所。

仁波切还在尼泊尔和印度建造了许多座寺院、佛塔，以及其它一些修行院。如今他主要住锡于帕坪——在尼泊尔境内由莲师加持的一处重要的圣地。

仁波切拒绝参与任何寺院管理或官僚行政事务，而保持了舍世者的传统风范。他有难以计数的弟子，遍布西藏、不丹、尼泊尔以及西方国家。仁波切和他的佛母嘎玛拉——掘藏师土珠林巴之女，有两个女儿：达饶德维和萨饶斯沃蒂，后者是色



拉康卓的转世。

1968年11月16日，托玛斯·默顿神父与仁波切会面，对此会面神父描述道：“（我们之间）心照不宣或点到即止的谈话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完全相互理解，认为对方处于伟大证悟边缘并且清楚这个事实，呼之欲出并淹没消失于其中——我们互相见面是一种（神的）恩赐。

他们会面时在场的哈罗德·泰尔博特记得，默顿在会面结束后对他评价道：“那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人，他是我的老师。”

第四世多智钦·仁增丹贝嘉参

（1927-1961年）

怙主第四世多智钦·仁增丹贝嘉参是大智慧与大神通的化身，他的名号还有仁增·嘉律多杰、那措让卓、敦都·巴沃多杰和吉扎敦都·南凯多杰。

藏历第十六绕迥火兔（1927）年，仁波切诞生于西藏东部果洛地区的上玛山谷。他父亲是旺达的久美多杰，旺达部落是白玛苯的八大部落之一，而白玛苯是青海果洛地区三大种姓之一；他母亲是岭部落的美洛。在他的胸口有“哈、日、尼、萨”四个种子字，正应验了一个伏藏授记所言：

“怙主莲师（白玛桑巴哇）的化身名巴沃，

将以其密宗律仪调服众生。

在他的胸口，‘哈、日、尼、萨’种子字清晰可见。

任何与他结缘的人将从恶道中解脱。”

四岁时，他被包括格鲁派大师安多格西·蒋华若佩罗珠和珠古多杰展敦（1891-1959年？）在内的诸多上师认定为第三世多智钦的转世。珠古多杰展敦是一个伟大的掘藏师，也是敦珠林巴的幼子与第三世多智钦的幼弟。然而，后来仁波切承认自己是多钦哲的转世化身，并且他在显现神变方面也与多钦哲相类似。

当仁波切四岁时，在盛大的典礼中，他与第三世多智钦的

另一位转世化身晋美成列华桑仁波切同时在多智钦寺坐床。此后两位仁波切在一起上读写课，并住在一起，直至他们十八、九岁时为止。

七岁时，两位仁波切随卢西堪布·贡却卓美（贡美）学习经函，直至堪布1936年圆寂为止。之后他们跟多智钦寺的秋果堪布冈南、嘉拉堪布秋却与其他智者学习了数年。

十一岁时，两位仁波切到石渠山谷待了很多个月，从伟大的格贡堪布根桑华丹（根霍）处领受了《四心滴》和《龙钦宁提》传承。

仁波切小时候没有显现神通，但当他长大而土登成列华桑仁波切不再显示神通时，他开始显示自己的神变。

十九岁时，两位仁波切前往卫藏进行为期一年的朝圣。仁波切在龙钦饶绛曾住过的冈日托嘎神山进行了短期闭关。在很多地方他见到各种境相，看到许多可以发掘的伏藏，但他选择了对其不予理睬，因为他身边都是严肃古板的比丘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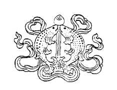
来自色达的著名的掘藏师色拉阳智（1926-1989/90年）当时也在两位多智钦的朝圣队伍中，他说道：

“从卫藏返回的路上，一天仁波切和我走向一处河岸。仁波切对我说：‘朝沙子里挖，我们会发现一些东西。’挖了一阵，我发现一个转经桶。仁波切说：‘再挖下去，应该还有其他东西。’我又挖了一阵，发现一座鎏金的佛像。仁波切说：‘我需要这座佛像，你拿那个转经桶。’我心里琢磨：‘我也想要这座佛像，但他不会给我。要那转经桶干什么？’于是我说：‘我不需要这转经桶。’仁波切说：‘那就扔掉它吧。’我依言而行，在落地之前转经桶就消失不见了。关于这转经桶和鎏金佛像，我问道：

‘仁波切，这些是什么？’他只是说：‘噢，肯定是某些旅行者把它们遗忘在这里了。’那时我太年幼无知了，错过了这次掘藏，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阳智还讲了另一则故事：

“还是在从卫藏回来的路上，仁波切和我走进一处峡谷。他先让我们用带刺的灌木枝做了很多木桩。做完后，望着一处高峻陡峭表面平整的岩石山，他说：‘在那岩石里有伏藏，我们是否去看看？’我说‘去’。当我们到山脚下时，他把木桩打入岩石，就仿佛打入烂泥里一般，他踩着这些木桩爬了上去，我在后面跟着他。随后我们来到一个巨大的山洞，在山洞里我们唱诵了莲师《金刚七句祈请文》和《所愿任运成就祈请文》。在那一刻，山洞里一块石壁像窗户一样打了开来。在这窗户般的洞里，我们看见许多佛像和箧子，还有一块手臂形状的石头。仁波切说：‘去拉那块石头，你那部分伏藏就在那里。’当我想去拉时，它却像盖子一样自己打开了，在里面有许多被众蛇所围绕的佛像和箧子。仁波切说：‘不要有丝毫犹豫，把它们拿起来。’我伸手进去拿出来一座佛像和三个箧子。看了一番之后，他说：‘现在把它们放回去。’我说：‘我打算拿走这座佛像。’仁波切警告说：‘不行！取出的时机尚未成熟，护法神不会让我们拿走的。’当我把伏藏品放回原处后，石壁上的门自动关闭合拢如初，这一切就像魔术表演似的。然后我先爬下来，他随后下，边下边从岩石里拔出木桩。我对他说：‘仁波切，就让木桩留着吧，当我们下次再来时还需要呢。’他说：‘不行！如果人们看见了，他们会笑话我们说：两个疯子曾到此一游。’当他把



所有的木桩取出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可以看出他曾把木桩钉入山岩。现在我知道这是显现神变。”

他们从卫藏返回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仁波切把自己主要的住锡处定在格培日珠（增上功德苑）——第三世多智钦后半生的主要住所。这个隐修苑坐落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下面，山的四周有像镜子般的绿草围绕，草丛中山花烂漫。绿野的四周围绕着高大长青的松柏墙，松柏墙外边的远处，可以看见多山谷对岸连绵起伏的山峦。有些山上树木严饰，有些有灰、红、蓝色的山岩覆盖，其它的山上偶尔有积雪封顶。令人遐想觉得它们在高大的树墙后面又形成一堵围墙，甚或是不论昼夜它们都在护卫着你。

仁波切学了很多经函，但所学范围并不广泛，然而就像晋美林巴一样，他是个与生俱来的智者。与果洛的其他喇嘛相比，他又高又瘦，眼睛又大又亮，眼神威武有力。无论是传讲佛法还是世间谈话，他的讲话都令人惊奇。他是个优秀的画家、唱诵大师，非常善巧朵玛和坛城制作。即使他生活简朴，但却具有高贵尊严；即使他有时会说些傻话，但却富含着教诫；即使他的行为不可捉摸，但却永远值得信赖；乃至当他被关进监狱并在狱中示寂，他的到来给同狱难友的生命带来了佛法的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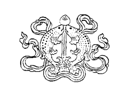
从大约二十岁起，除了在他灌顶传法时，或者出了寺院在外旅行时，仁波切不愿坐在法座上或者担任金刚阿阇黎主持法会，他喜欢坐在座垫上担任维那（领诵）师或事业金刚，有时

会吹奏法号——这些都是法位较低的执事。

在隐修苑的树林中有一个高高的石头法座，第三世多智钦曾在上面传过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仁波切在这个法座上向珠古晋美彭措（晋洛）和大约二十位经过筛选的弟子传讲大圆满，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发掘出大圆满法和施身法的伏藏。

不久仁波切患了重病，人们认为这是他在两三年前到卫藏朝圣路上被人下毒所致。他的脸、舌头和小便变成蓝黑色，他的很多牙齿，包括两颗门牙，都开裂了。包括堪布冈南和嘉拉堪布在内的许多喇嘛，聚集在隐修苑修法多日制造大宝甘露丸（仁钦日布）——一种具有特殊治疗和净化效果的法药。就在仁波切应该服食大宝甘露丸的那天，法药却不翼而飞而钵中空空如也。人们把此理解为凶兆并开始失去希望。但是，就如仁波切总是让人无法预测，在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他所有的病症都慢慢消失了。后来在去安多的一次旅途中，他给两颗门牙镶了金牙。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镶金牙是为赶时髦，但对仁波切而言却是为了保护自己开裂的牙齿。

一天，他吩咐自己的弟子们准备黏土用来塑造龙钦饶绛和晋美林巴的法像。黏土准备就绪后，他对他们说："你们塑龙钦饶绛尊者像，我来塑晋美林巴尊者像。" 第二天他塑造了底座和晋美林巴法像的下半部分，大约有两英尺高。当他造到腰部时，他停止塑像数天。他的弟子们再三请求他完成塑像，否则黏土会干掉而他就无法再塑下去了。他只是反复说："你们什么时候



完成龙钦饶绛尊者的塑像，我也会同时完成我塑的像。”当弟子们告诉他他们已经完成塑像时，他对他们说：“准备明天开光加持，那时我将完成我的塑像。”第二天，他们看到晋美林巴像的上半部分已经自动塑造圆满，并且非常庄严，很难辨别这到底是用黏土还是用石头塑造的。在法像的胸口，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光围绕中有一尊小小的普贤王如来父母相。堪布冈南看到法像的不同部位有看似八十四大成就者的相。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相：有人看到莲师父母相，而其他人则看到八大持明相，如此不一而足。后来这尊像送给了珠古晋美彭措，他目睹了很多神迹，在法会节日时还听到从此尊佛像中传出音乐声。我自己曾亲眼看到此佛像中清晰的普贤王如来父母相和其他一些我认不出的人物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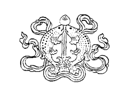
仁波切对隐修苑中厨房的位置感到不满，因为从厨房中冒出来的烟影响了经堂和图书馆。一天他来到厨房，用脚在石头搭建的大炉灶上画了个圆圈，说道：“第三世多智钦在世时厨房不在这里！”说完便离开了。接着第二天早晨，厨师进入厨房后，发现炉灶的每一块石头都消失无踪了。怀疑有人可能搬走了这些石块，人们在隐修苑周围的树林中找了好几个时辰，但却没有发现有任何人来过的踪迹，于是他们下结论说这是仁波切在示现神通。就在在炉灶消失后的几天，我曾亲眼目睹炉灶消失后留下的遗迹。

住在隐修苑时，仁波切资助发起了一年一度、为期十天的十万荟供（Tshogs 'Bum）法会，约有三四十位经过筛选的出

家人参加。法会期间，从供品糕点中不断流出非常美味的白色甘露，滴滴答答地溢满了很多小罐子。我七八岁大时曾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法会。

如果仁波切愿意的话，他可以凝神专注于任何一件物品，例如罐子、画像或桌子，让护法降神附身其上，这件物品就会动起来。他常用的是一张四条腿的方桌，在桌子上有一个方形盒子，里面装满了神秘的符咒、宝石、贵金属和干谷子。不同颜色的哈达将桌子包裹起来并沿着桌子四周松散地挂了一圈，在顶上有半个金刚杵作为顶庄严。当时辰到了，念诵着一个特别的祈请文，两个相向而站的人手持桌腿抬起桌子，桌子左右摇晃起来，非常有力地牵拽着人，短短几分钟时间便能让年轻人都喘不过气来。他们做这些的目的是为了展示护法神的存在，让桌子击中写在纸条上的问题来预测该做些什么，来确认谁是小偷，等等。当念诵另一个祈请文后，桌子会返回佛坛。有人告诉我说当桌子在空中时，你想撒手都不行，因为你无法松开你的手。我从未尝试过手持桌腿的事，因为我对这股力量感到太恐惧了。

热贡地方有让护法降神附身于桌子并给予授记指示的传统，准备这样一张桌子需要多日修法和祈请，但仁波切只需一个手印或者入定加持一下就行了。此外，对于其他人来说有招来邪神恶鬼的可能，但我们相信仁波切招来的肯定是护法神——佛法的追随者和向导。



仅带了很少的随从，仁波切去了安多。他在很多寺院给予法要和传承，显现一些神变，并作了很多授记。在热贡的果德寺进行长寿法会时，仁波切让啊啦希哇措（秋英朵登多杰儿子的转世）握住一根干竹箭的一端，然后他对其拉扯，这支箭被拉长了约两英尺。

一天，他去看望一位住在山洞里的年迈隐修者，老人是上一世多智钦的弟子。隐修者说："仁波切，您今天一定要示现一个神变，如果不显现神变我就不让您离开。"说着便坐在山洞门口，挡住了去路。仁波切对他说："如果你让我走，我保证会示现一个神变。"得到这个保证后，隐修者让他离开了。走出山洞后，仁波切说："我刚才是骗你的。"说着便骑马走了。老隐修者失望之极，不仅因为仁波切没有示现神变，还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随后他看到在山洞门口的岩石上留下了仁波切一个非常清晰的脚印。心怀大喜悦，隐修者追赶上仁波切的队伍，请求仁波切把留下脚印的那只鞋子送给他。这块岩石和这只鞋子后来被供在热贡的一所寺院里。在嵋山谷仁波切用一根铁杆打了个结。他像揉面团似的碾碎了一个水晶球并在上面留下他的指印。他治愈了很多生病及据信被鬼神附体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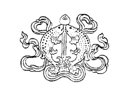
在果洛的达塘寺，当他与秋竹仁波切见面时，根据习俗问候时要互献哈达，而他却没有随身带哈达，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做了个空中抓物的手势便凭空拿出一条白哈达来献上。

每当仁波切出远门时，他就会显现令人惊奇的神变，但随

后他会让自己的随从侍者们发誓回寺院后不再复述这些故事，因为堪布们和老喇嘛们听到后会不高兴的。不管是对是错，堪布们持有这种奇怪的立场主要有两个理由。首先，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位上师公开显现密宗神变，很多在场的观众可能无法接受这种示现，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反应。如果是这样，就会带来不良后果，因为这事关密宗力量，所以比其他原因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不良后果包括会缩短上师的寿命。其次，因为堪布们是寺院戒律的督导，他们认为如果本寺院的重要上师显现超凡的神变，年轻的弟子们会被怪诞的举止言行所动摇，从而偏离严肃正规的学习和谦卑的出家戒律，而这些对普通人来说则是合适恰当之道。虽然证悟的圣者超胜于凡夫的分别寻思，但上述是传统的观点之一。

仁波切访问了多智钦寺在壤塘的几个分寺。在桑隆寺给喇嘛伦波传长寿灌顶时，他把一根用干树枝制成的长寿箭拉长了约一英尺半。在以后的几年里，这支箭还一直在不断地变长，直至它后来被毁为止。

随后他访问了多智钦寺在嘉绒的分寺。在卓迦地区高贡朝圣处一座多钦哲的寺院里，仁波切给多钦哲塑像抛过去一碗饮料，塑像接过后一饮而尽。仁波切还去参访了卓迦的自生观世音像所在的寺院。仁波切离开后不久，如今仍住锡在安多地区拉卜楞寺的一位重要格鲁派上师赤·贡唐也访问了这座寺院。赤·贡唐对自生观世音像说了以下祈祷文："您是观世音，多智钦是金刚手，我据称是文殊师利，三部怙主佛菩萨于此相聚。请显现一个神奇的征相！"在所有在场者众目睽睽下，从观世音



佛像的口中淌下一股绿油油的甘露。此事发生几个月后，我亲眼目睹了该寺保存的一瓶绿油油的液体。

仁波切搬回了多智钦寺。在隐修苑一年一度的十万荟供仪式变成了主寺初十车曲tsechu年度公开大法会。数以百计的僧众在七天里举行盛大的法会仪式，七天仪式结束后由年轻的僧人表演象征着各种不同次第的仪轨和观修的密宗舞四天，如今的西方人把这种表演称作喇嘛舞。仁波切为表演者准备了精美的绸缎戏服和做工精致的面具。起初人们认为，把在隐修苑办的简单而不公开的荟供仪式变成寺院举办的大规模公开法会后，类似甘露流淌的神变将不复存在，但不久人们就目睹了其他形式的神变：一次，为几百名僧人准备的米糕怎么吃也吃不完，甚至在分给成百上千来观看喇嘛舞的在家人食用之后还绰绰有余；一块小小的场地却可容纳上百喇嘛舞表演者和上万观众；在进行到护法神的环节时，大约有二十张桌子和许多护法旗帜的旗杆被护法降神附身而猛烈地移来移去。

之后仁波切带领一队精挑细选的人马，途经麦洼、塔尔寺、西宁、热贡和兰州，最终抵达安多的拉卜楞寺。在拉卜楞，他得到寺方开许，让他的随从们在那里培训学习藏戏《法王松赞干布》。拉卜楞寺此前从未向外人传授过，但第五世嘉木样协巴（1916-1946年）在圆寂前告诉他的侍者们："一天有人会从南方来，说'我是藏戏的弘扬者'。当他来到时，你们一定要给他传授。"他的侍者们还记得已故嘉木样协巴的吩咐，因此对仁波切的弟子们提供了所有的培训。带着藏戏庄严华丽的戏服、

化妆和乐器，仁波切返回了多智钦寺。仁波切亲自编写了《智美更登》和《卓瓦桑姆》两出历史人物藏戏。因为行头丰富多彩、表演者训练有素，藏戏表演成为果洛地区一大奇观，当地的民众此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具有如此水准的藏戏。所有的藏戏表演者都是出家人，带上面具涂上化妆扮演男女不同角色。（如今，仁波切藏戏表演的传统在多山谷、玛山谷和色达得以复兴。）

多智钦寺的堪布们持反对意见，认为藏戏表演可能会让出家人从严肃认真的闻思、修行和持戒中散乱，但他们自己非常喜欢这些藏戏，以至于诸堪布中最资深的堪布冈南甚至要求为他来个特别的专场演出。

二十五岁时（1951年），仁波切与很多僧人一起去康定。在途中的一个晚上，他们在与玉科夏扎瓦隐修苑所在山谷毗邻的山谷扎营。当夏扎瓦听到这个消息，他吩咐自己十位年轻弟子道："有一大队人马正在相邻的山谷扎营，明天你们必须阻止他们来这里。"

第二天，夏扎瓦的弟子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怎么可以阻止多智钦来这里呢？再则，由于这是自己上师的命令，他们怎能（违抗师命）不加阻止？于是他们到山路上等着，在担心焦虑中不知所措。

第二天一早，仁波切对他的侍者们说："今天由我带路。"他们没有沿着山路走，而是向上翻过山谷，再向下穿插突然来



到隐修苑。隐修苑的僧众别无选择，只得迎接他。但夏扎瓦对弟子们说："因为我们是一群乞士，我们没有什么财物可以供养他，他也许就是为了得到财物供养而来的吧。因为我一无所知，我也没有什么法可以传给他的，也许他本来就不想求法。为了他众多的马、骡和侍者，他最好还是不要在这个破旧不堪的地方逗留吧。"仁波切双眼热泪盈眶，请夏扎瓦上师的弟子们代他向上师传话："因为我缺乏业缘，此生此世我无法见到上师您了，但我祈祷发愿下一世我能见到您并从您这里领受甘露妙法。"

当上师听到这个口信，他微笑着说道："因为我年事已高，我还在担心我此生见不到多智钦的转世珠古了呢。刚才由于太兴奋了，我开了个玩笑。"仁波切进到夏扎瓦的屋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上师灌了长寿顶，因为上师正在生病。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交换了续部和大圆满法门的窍诀要点。后来仁波切写了一首长达五页的诗歌来赞叹夏扎瓦的证悟。

此后仁波切参访了木雅嘎他、饶什寺、扎喀寺以及其它许多地方，给予灌顶和教诫。在一个地方，他给一尊佛像献上满满一杯饮料，佛像接过饮料喝了下去。在举行法会时，法会物品飞上了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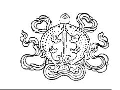
一个晚上扎营时天下大雨，仁波切在一块岩石下躲雨，等待侍者们架起帐篷。岩石很矮，他甚至无法坐直。当匝桑和其他人去叫仁波切时，他已经坐直了身体。不知原委，匝桑问道："仁波切，您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山洞吗？"他答道："没有。但

我弯腰低头坐了会儿感到太累了。”随后他们注意到仁波切的整个上半身已经穿入了山岩中，仿佛入于烂泥里一般。他们可以看到他的袈裟、头部甚至每根头发留在岩石上的印痕。据索南尼玛说，这些印痕至今尚在。

在康定，仁波切住在金刚寺和多钦哲的法座处所，他给嘉拉国王和成千上万信众授予传承和教诫。据说他在那里发掘了一些地伏藏，但我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当他去拜访康定地区重要上师之一的日库古学时，仁波切捏碎了一块玻璃并在上面留下自己的手指印，日库古学的侄子东珠告诉我他在他叔叔的住处看到过这块玻璃。仁波切从康定去了成都和重庆，接着于1952年返回多智钦寺。

不久他创建了瑞乃洛扎五明佛学院。仁波切资助了五十名学生来学习文法、写作、诗学、韵律、戏剧、唱诵、坛城绘制、朵玛制作、绘画、医药和天文历算。他从其它地方请来很多著名的藏医师和天文历算家来教授这些学生。他开办了一所免费诊所，并提供免费医药。

仁波切开始变得居无定所，到处为家。有时他被发现住在佛堂的一个角落里，边上有张床垫和一些佛教用品，周围拉了块帘子。他从不把自己锁在个人神圣的屋子里。他总是就在那里，甚至连门也没有的地方（更别提锁了），让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看他，听他开示，他会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照顾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贫苦者和好学



的年轻僧人。从黎明直至深夜，他亲自带领以贫苦者为主的人们，念诵祈祷文、举行仪式、进行禅修和学习，如此日复一日，经年累月，直到我1957年离开寺院。他与众人分享自己的房间、食物与衣服，他通过讲述精彩的故事来娱乐他们，培训他们的各种技能，传授法要让他们开悟。无论人们供养他什么珍宝或财物，他都会接受下来，但有时他看起来似乎非常迫切地想除掉它们。一年中有若干次，他不仅会分发一些平常之物，还会亲手把自己的宝石、丝绸、银子和衣服都送给穷人。很多次，他把自己所有的财物或用于佛法项目，或布施给他人，自己甚至连一顿像样的饭钱也没有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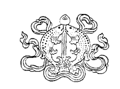
年长的僧侣们不断建议仁波切应该更传统一点：他应该住在符合多智钦身份的居所，他应该选资深的僧人作为侍者，他应该为寺院无尽的未来积蓄资金和财富。但仁波切用以下话语让他们安静下来："尽各种可能来帮助人们，特别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得到的所有一切都用于饶益大众，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不久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日子，届时我们甚至连享用一杯茶的'权利'也没有了。"我亲耳从仁波切那里听到过上述原原本本的话语很多次。

仁波切去看望了敦珠林巴（1835-1904年）的孙子和语化身珠古根桑尼玛（1904-1958年）。在仁波切的敦请下，珠古根桑尼玛发掘出一系列《空行意集》伏藏法。他们在一起举行了法会仪式。

1957年，在我们离开家乡前往拉萨几个月之后，仁波切去了安多，在很多地方他给予传承和法要。他拜访了拉卜楞寺并作了精心的供养。随后他到西宁，在宗喀巴大师出生地的塔尔寺宗大师金塔前，他邀请二十五位格西参加，进行了为期七天的供养法会。每天他们都为正法住世、和平以及一切母亲众生的安乐而发愿祈祷。

据已经圆寂的堪布阿旺喜饶和其他人说，仁波切告诉他的侍者们："如果有人想要出走，这是离开此地去拉萨的最后机会。"听到这话，他的侍者们敦促他快走，有一次仁波切屈从于他们的压力。他的侍者们甚至对他的队伍去拉萨作了各种安排。之后在塔尔寺的供养祈祷法会期间，仁波切心情非常沉重地对他的主要侍者之一慈诚嘉措说："我看到一座三层楼的金色寺院，而它全部消失在一座大山后面了，佛法的慧命和人们的和平安乐到此为止了。我不会离开，我不能抛弃我的寺院和信众，我将回多智钦寺，最后再传一次《四心滴》和《龙钦宁提》的清净传承和法门。"接着在途中顺道访问了许多宁玛寺院，并传授了法要，然后回到多智钦寺。

1958年，来自不同地方的许多重要上师不约而同地自发聚集到多智钦寺。仁波切先传授了前行法门。随后在经过精心准备后，他和数百位出家人举行了为期七天的寂怒本尊净除恶趣（嗯松炯哇）法会。接着他传了《龙钦宁提》灌顶，每个灌顶都伴随有详细的讲解开示。之后他传授了《益西喇嘛》和《空



行嬉笑》法门，并开始传《四心滴》灌顶。除了瓶灌以外，其他每个灌顶时他根据传统把受灌者分成组，每组不超过五人。每个灌顶之后都有传讲窍诀，并付诸实修数日，以便有资格参加下一个灌顶。当灌顶法会正在进行时，他告诉侍者们："在传法圆满后，我们进行一次盛大的荟供，要把我拥有的所有一切财物都用于这次荟供。" 灌顶圆满后，所有人都一起参加了精心准备的荟供。此后不久军队突然进攻多智钦寺。在众人的乞求下，仁波切和许多喇嘛逃入树林躲避。寺院被彻底洗劫一空，有些出家人被打死了，另一些则被捕了。

在树林中躲藏数周后，仁波切向壤塘的南达县政府投降。虽然政府的特派代表们向他拍胸脯保证他不会被捕，但他刚投降便立刻被捕了。随后作为囚犯他被押送至班玛县总部并在那里关了一阵。

1959年，他被投入距离家乡约500英里、位于青海不毛之地的大型监狱终身服刑（劳动改造）。在数年间他的亲友和弟子们不知他的下落。他是那些必须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囚犯之一。由于监狱体制和严重的饥荒，在1960和1961年囚犯们不得不仅靠一点薄薄的稀粥生存。好在这是一所国家监狱，如果囚犯没有违反规定说错话做错事并且干好自己重活的话，那在这里只有受饥饿和劳累慢慢折磨致死的，而不像在地方监狱里有很多刑讯拷打之类。在这所监狱里，仁波切是来自多智钦寺的唯一囚犯，但有一些他来自其它地区的弟子，因此后来我们从那些被释放的幸存者口中听到他的事迹。

我听说不论在县监狱还是国家监狱里，尽管他受到虐待，遭遇疾病和饥饿，仁波切看起来要比其他人更整洁、更喜乐一点，并且总是沉浸在寂静之中。他似乎从不关心自己，却因周围人们遭受苦难而感到悲伤。在国家监狱里，有时他会偷偷地把他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食物拿出来与比他更病弱的人们分享。在生病后，他就不必去劳动了，他的那份稀粥被送到他的床边，心怀大喜悦，他会用稀粥先作荟供然后再自己享用。

1961年，他做了一次手术，在手术中他被输了一个穆斯林屠夫的血。后来他知道了这次输血的事，决定不再继续住世。弟子们轻声低语的祈求和暗暗的落泪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心。他对伤心欲绝的弟子匝堪喇嘛说："我并不是因为往昔的宿业才被迫入狱的（，我来这里是有使命的）。如果我想要的话，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去任何净土。不用为我担忧！" 他一圆寂，法体便被埋葬了。他的弟子珠旺仁波切看到了他们埋葬法体的地方。1979年，在珠旺仁波切和当时负责埋葬遗体的一位汉人的帮助下，多智钦寺找到了仁波切被埋的法体。

在狱中，仁波切时常找机会向弟子们，包括甲色巴洛仁波切、珠旺仁波切、匝堪喇嘛仁增和其他人等，低声耳语传授法要，讲述他的境相和他过去世的故事。另外，当有弟子被释放出狱时，他以小诗的形式写下教言作为告别礼物。

在珠古成列衮洽（亦名囊千·甲色阿钦，？-1990年？）被



释放出狱时，仁波切写下了如下教言，让他秘密带出监狱：

“在我头顶的大乐轮，
总集三世诸佛的上师啊，
我向您那比闪电更速疾的大悲作祈请，
您并不在远方，而就在我自己的心中。

无有所依的敬信心中
活泼泼的明智即上师，
就在自己身内真稀有！
【境】今于此广大空界，
无有执着请安住。

【心】不论何种因缘生起挣扎的分别念，
犹如雪花落在烫石上，
让它们消融于本基大空性之界中，
如此分别念将无害也无益。真喜悦！

【行】分辨好与坏、贤与劣，
犹如在虚空中划线，
看到它们虽有动相却清澈透明，而证悟它们自清净，
因为它们最初就远离希冀和恐惧之相状。

【果】念智（Dran Rig）是触即自解脱，
三界即是解脱之基最胜智，
所有呈现都是法身妙力之游舞，

轮涅皆是唯一之明智。

为满珠古仁波切成列衮洽之请，吉扎敦都南凯多杰造于彼释放出狱时。”

就在仁波切圆寂后，金牛（1961）年七月初十黎明时分，他的弟子匝堪仁增满怀信心和悲痛地哀悼着。那时仁波切身着嘿汝嘎装束在虚空中现身其前。仰望凝视虚空，仁波切给他传了自己的遗教：

“吾子，请谛听！

我乃百位成就者无畏之主，

亦是轮涅之基阿赖耶之祖。

今日我们的离别是有为法之过患。

为此伤心哀悼有何用？

死亡就像风声一样是世俗名词，

请勿要感到悲伤，而保持愉悦。

当我身的诸大要素已消融，

我向外的识觉回光返照，

照见基界具六种殊胜功德之童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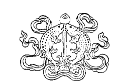
我无有障碍清明之识，基之显现，

融入没有迷惑之微妙俱生智，

怙主秘密主金刚手心意之法界，

就像朔日夜空出现之明月，

具足诸般不可思议之功德，



譬如任运圆满庄严佛净土，
以及禅悦为食自现之庄严。

虽然外在的上师我的色身，
所显化身已融入于光明界，
而内在的上师我的究竟义，
吾子，彼将住于汝心之普基，
我乃汝父持明虹身金刚也，
一刹那亦未曾与汝相分离。

汝心明空双运、无有所依即是我，
汝若安住此本面中，将会生起诸悉地：
你外在和内部的色身诸大要素将被净化，
你自己身内的三座坛城将得到圆满，
你的外相、言语和心念将成为上师的身、语、意。

此即所有具德忿怒本尊事业之主，
大祥瑞的本尊金刚橛：
正觉的普巴在佛母的圣胎中得到圆满，
三有的普巴解脱轮回，
法性的普巴任运元成。
沿着微妙智慧普巴的沟漕
风心入于中脉而得解脱。
在心脉能知与所知都不复存在，
离戏的普巴在基位得到圆满。

成就的普巴是千佛之心髓，
轮回与涅槃庄严圆满他的身，
这些从自己出生且并入自身。

从我身体的每个毛孔
我化现出百千万之化身，
尤其我的意化身将出现在嘎格，
身之化身将出现在普沃，
不久【此处原文中缺漏一词】出现在我家乡的山谷，
我的化身和密法的传承
将犹如月光般出现，
你将有缘为他们作承事。

在宝箧中祥瑞的黄卷上，
你的这部分法要已经埋藏于你心中。
未来你把它解码并利益其他人，
不要忘失我过去给你的诸遗教，
现在我要去密严刹土住一阵。

修持着马头明王仪轨，从他【顶、喉、心】三处圣坛城，仁波切【放光】赐予匝堪仁增四灌顶，然后跳着舞步，飞上天空不见了。”

仁波切是位超凡的人，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照顾他人，尤其是穷人身上。他自己则试图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他几乎不



关心自己的需要。

仁波切撰写了很多关于大圆满的教言、诗歌和教诫开示，但其中绝大部分都佚失了。他发掘了一整套施身法的意伏藏修法，其中有一部分幸存了下来。

在果洛和安多有大约六位显现神变的年轻喇嘛，被非正式地认定为他的转世化身。然而，生于多山谷普琼日萨玛部落的珠古晋美龙洋，被多智钦寺正式认定为仁波切的转世并一直住锡于该寺院。

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

（192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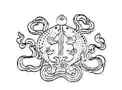
怙主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是伟大的大圆满上师以及《龙钦宁提》法门主要的传承持有者与弘扬者。

藏历第十六绕迥火兔（1927）年，仁波切诞生于西藏东部果洛地区色尔坝山谷的茨庄。茨庄是一处被长着小麦、大麦（青稞）和豆类的绿油富饶的田野所围绕的小村庄，后面的山上长满绿草，草间点缀着树木和岩石，静静的色河从右向左缓缓地从旁流过。仁波切的父亲是杰嘎种姓的扎拉，母亲是嘎喜种姓的嘎丽吉。

从尚处母胎中至六岁间，仁波切显现了很多神迹。卢西堪布和崂坞塘珠古记录了他直至四岁为止的神迹。在我小时候，出于很大的好奇心我拜读过这些记录很多遍，以下是其中我记忆犹存的一部分。

大约在仁波切入胎时，他父亲梦到自己在挥舞着一柄水晶宝剑，剑身很长很长，以至于剑尖伸入天空中都看不到尽头。那一年里几乎每一天，茨庄上空都出彩虹，河对岸寺院里的僧人们经常开玩笑说："今年茨庄所有的村民都将成就虹身。"

在仁波切住在母胎中时，当他母亲走进暗处时常常因为出现光亮而目可视物，有时候这让她感到恐惧。一天，一条嘴里含着闪亮物体的蛇游入屋子，当着几个人的面游进墙壁消失了。



几乎每个晚上，人们都能看见咂（一种类似于飞碟的飞行光体）出现在他家屋顶上。住在多智钦寺的缺了上喙的大乌鸦（玛哈嘎拉护法的灵鸟）也在这个遥远的村庄出现过许多次。房顶上未经载种就盛开了一种当地从未有过的鲜花。

当仁波切于黎明前出生时，天还没有亮，但有一道光照着，东西清晰可见。有很多次宝宝被发现在房子楼上的地板上，虽然当时他还不会走路。他父母认为他肯定是沿着楼梯爬上去的，便封了楼梯，但有好几次他们仍然发现宝宝在楼上的地板上。

一次，一大块上面刻有祈祷文的玛尼石落在仁波切身上，他的很多骨骼看起来都被砸碎了，但几小时以后，所有受过伤的痕迹都消失殆尽。有很多次，很多人听到他在唱诵祈祷莲花生大士的《悉地咒》。

一天，第三世多智钦有个名叫古茹的弟子来看他。仁波切一见到他就马上叫道："古茹！古茹！"并将手放在古茹头上，念诵着"嗡啊吽班则咕噜白玛斯德吽"加持他。

关于第三世多智钦转世化身的寻访，第五世佐钦仁波切·土登曲吉多杰（1872-1935年）给多智钦寺作了如下授记：

"金刚上师化身之主源，
诸佛传承之主妙拂洲铜色吉祥山。
中央报身佛之广大清净刹土，
将出现其身、语、意和功德四个化身。
事业之化身
已诞生于寺院之南方，
岩石和树木点缀的山岭围绕之地，
方便【父】和智慧【母】以'嘎'和'达'为名，

土兔年出生之子为法胤。

征相具足将会饶益佛法与众生。

经由信众之祈请，

老衲我第五世佐钦珠古·达玛班匝（法金刚），

心中显现随意写就。

愿善妙功德的曙光遍布大地！”

伟大的大圆满瑜伽士玉科夏扎瓦也说：“我梦见一个坛城里有两个宝瓶，因此将会有两个转世化身。如果向诸护法神献上供养的话，你们将很快找到两位化身。”

之后佐钦仁波切指示他们在多智钦寺以南进行搜寻，一直到理山谷和仓山谷为止。当多智钦寺的寻访队伍来到茨庄时，在他父母知道寻访团抵达的消息之前，仁波切就对他父母说：“今天有客人要来。”并高兴地唱起来。前来观察转世灵童的寻访团将上一世多智钦用过的书籍、佛珠及其它物品混在一堆属于别人的东西里面一起让仁波切挑选，他毫无错误地将自己前世用过的各项物品挑了出来，并说：“这是我的。”

接着诸位候选灵童的名单呈报给佐钦仁波切作最终的法裁，他从其中挑选了如今的多智钦仁波切，为灵童造了一篇长寿祈祷文，并给他起名为土登成列华桑波。许多其他重要的上师们也肯定了这个认证，关于这点他们的心意完全一致。

当灵童四岁时，由敦珠林巴的转世之一的珠古白玛南嘉（？-1957年）带队，人们从多智钦寺来到茨庄举行了初步的欢迎仪式。在回寺院的途中，队伍扎营过夜，第二天早上有几匹马不见了，人们在附近搜寻但没能找到，他们于是问仁波切在哪



里可以找到这些马。仁波切用他稚嫩的小手指向一座山，他们果然在那里找到了那些马。

正式的欢迎仪式由堪布贡美（1859-1935年）主持，在离开多智钦寺大约两英里远的臧钦滩举行。老堪布骑了头犏牛，有大约一百名出家弟子相随。弟子们在堪布后面排成一列徒步而行，身穿橙色袈裟，手持经箧作为他们是圣教弟子的象征。

也就在这个地方，仁波切遇到了仁增丹贝嘉参（1927-1961年），另一位被认定的第四世多智钦。他们同时被迎请回多智钦寺一起坐床。

佛弟子们相信，一个具有高度证悟的成就者为了利他可以同时示现许多化身，因此多智钦有许多转世化身，他们都是源自第一世多智钦的化现。

两位仁波切被接回多智钦寺，在主寺的大经堂受到一大群僧俗信众的欢迎，许多人流下了喜悦和信心的泪花。在那里他们一起坐了床，庆祝典礼皆大欢喜。

就在多智钦寺的坐床典礼圆满时，仁波切从法座上站起来，边笑边念诵《金刚七句祈请文》和《请起莲花生》中的一些偈颂，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

然后，他来到护法殿，从一大摞祈祷护法的经函中，他抽出一张由第一世多智钦造的一页长的护法精要祈祷文，并递给他的父亲。他尚不认识藏文字母但却用心记忆背诵了整个祈祷文，只缺了其中一行，尽管漏掉了这一行，祈祷文的意义仍是完整的。

在堪布贡美的建议下，他的侍者们会给他糖果并问一些问题，在回答时仁波切会告诉他们自己的诸多境相以及对前世的

回忆。例如：

问：你从哪里来？

答：从桑东华瑞（铜色吉祥山）。

问：桑东华瑞是什么样子的？

答：【将稚嫩的小手合成心形或山形】就像这样。

问：谁住在那里？

答：莲花生大士。

问：还有谁在那里？

答：观世音也在。

问：你认识辛嘉罗刹陀星（莲师示现的罗刹王）吗？

答：认识。

问：他长什么样？

答：很多嘴巴，很多眼睛，各种颜色。【仁波切笑了。】

还有一次，问答是这样进行的。“你的住所在哪里？”他指着前世隐修苑所在的树林说：“那里。”侍者们试图愚弄他，说：“那里除了树没有其它东西。”他答道：“不对！不对！我的房子就在那里！”

有时候，两位仁波切用他们碗里的糌粑做成朵玛（食子），将它们抛掷出去，并说道：“愿遣除障碍！”人们可以看到朵玛里冒出火星来。

一天晚上，仁波切正准备上床睡觉，但却突然开始念诵一组不知名的偈颂。他的侍者们尽力写下了他们尚能忆持的部分。



这些偈颂中有一首是富含甚深佛教哲理和禅修实义的八行偈句偈诵：

“吾与正觉——

不变的金刚智无有分离。

于诸瑜伽男女的金刚胎【源】中，

吾即大乐之证悟。

于不变金刚之法界中，

吾赞叹本体功德与诸金刚护法。

吾乃金刚阿阇黎，

并已证得了大乐。”

后来，嘉拉堪布造了一个关于这些偈诵的注释，分别用玛哈瑜伽、阿努瑜伽和阿底瑜伽三种方式来阐述。经过多年的搜寻，直到最近我才找到上述偈诵，但堪布的注释似乎已经永远佚失了。

堪布贡美曾言：“从他小时候就显现神变的征相看，仁波切可以示现为堪与多钦哲相提并论的具足神通的大成就者。”然而在他长大以后，除了在个别情况下，他就再也没有显现丝毫神变成就的迹象。此外，当包括另一位第四世多智钦仁波切在内的其他上师显现神通或作授记时，他反复对他们说：“在如今这个时代，显现神通是不合适的，这可能会对自己的身寿、事业或佛法带来损害，也可能导致密咒的秘密外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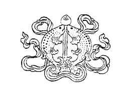
从四岁时一起坐床起，直至二十岁，第三世多智钦的两位转世化身都在一起生活修学。从五岁开始，他们随普琼让日和

曲果洛楚两位经师学习读诵。总体上出家僧人，特别是转世珠古，都要经受快速背诵经论的训练，直至对于以前从未读过的经函可以过目成诵倒背如流。两位仁波切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圆满了背诵训练，这是极其非凡的成就。

从七岁（1933年）起，两位仁波切开始学习经续论典。他们俩的第一位上师是卢西堪布·衮却卓美（衮美，1859-1936年）。他们学了《文殊赞》、龙树的《亲友书》、《入菩萨行》，之后是晋美林巴完整阐释经部和续部的著作《功德藏》。但《功德藏》传讲至一半时，时年七十七岁的衮美堪布在短暂地生病之后就圆寂了，显现了高度精神证悟的诸多征相。

十一岁（1937年）时，两位仁波切到石渠的格贡寺，在那里他们从华智仁波切和第三世多智钦的弟子——堪布根桑曲扎（堪布根霍，1872-1943年）处得到《四心滴》和《龙钦宁提》的灌顶和付嘱。在把传承付嘱给他们时，堪布对他们说道："我的传承是真实的、短而近的、具足威力和加持的，比其他传承更殊胜，如今我已经将父亲的这些法财传至儿子手中了。" 堪布非常高兴，再三要求两位仁波切护持并弘传此纯金般的宁提传承，使之不与其他传承相混杂。同年冬天，两位仁波切返回了多智钦寺。

十四岁（1940年）时，仁波切患了重病，他去拜见正在仲日神山的阿傍掘藏师·邬金成列林巴（1895-1945年）。一天，阿傍掘藏师给他一碗羌酒（发酵的啤酒）让他喝，但仁波切有些犹豫，因为那时他虽未受戒出家，然而为了将来秉持出家戒律的传统他没有喝酒的习惯。但接着他又想："这肯定是上师赐予的加持。" 于是不再犹豫一饮而尽，顿时生起一种不可思议的



奇妙智慧。对于上师提出的任何问题，他都自然而然就能回答，而且所答恰到好处，没有丝毫违越所问。后来他从屋里出来，感到清风拂面，这使他内心生起一切外境显现都如梦似幻的定解，对轮回的厌离油然而生。随着这些不可思议的寂静和厌离感触的生起，他心中自然证悟了俱生智。

第二天他去向阿傍上师报告自己的精神证悟。多年后仁波切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感觉自己就像婴儿一样跟上师说话。"阿傍上师印证了他的证悟，并详细授记了到二十五岁为止他人生中的重要事件。阿傍上师还认定多智钦仁波切是自己发掘的伏藏法门的法主之一。他建议仁波切向玉科·夏扎瓦求法，因为夏扎瓦是仁波切具有宿缘的上师。

当仁波切在索陀嘉威文尼闭关时，有一天他突然告诉自己的侍者他必须去见玉科·夏扎瓦。他仅带了一名随从和一匹坐骑，向距离两天路程左右的玉科上师的隐修苑出发。在路上仁波切遇到他妹妹，但她却没有认出他来，因为她没有料到仁波切会如此轻车简从。当仁波切抵达隐修苑时，玉科上师病得很重，已经数天没有进食，几乎动弹不得。仁波切和玉科上师闲聊了几个小时，接着玉科上师让自己的侍者拿些食物来。让大家惊奇的是，玉科上师吃了一点食物，慢慢地就逐步恢复了健康，连一丝症状都没留下。由于老迈，夏扎瓦无法站起来，但他说："据说我是多智钦的老弟子，因此我必须亲自为仁波切斟茶。"说着他拿起茶壶向仁波切的茶杯里倒茶。人们认为这意味着玉科上师接受了大家普遍相信的看法——他是第一世多智钦上首弟子多喇·晋美格桑的转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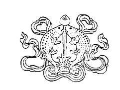
十五岁（1941年）那年的春天，仁波切在多智钦寺给约一千名僧尼授予《龙钦宁提》法门全部的灌顶和“咙”传。

从十岁至十八岁期间，仁波切在多智钦寺完成了自己大部分的经续论典的学习。他的上师包括秋果堪布贡噶罗珠、嘉拉堪布秋却、秀哇堪布喜饶扎巴、格彭堪布土松以及嘎哇珠古多却。他学习了基础修心、中观、《阿毗达摩》和《毗奈耶》等经部著作，以及《秘密藏续》、《三根本》仪轨、《龙钦宁提》之金刚橛仪轨、龙钦饶绛的《七宝藏》的一部分以及《益西喇嘛》等续部著作。

他还接受了唱诵、音韵、密宗手印、制作坛城和朵玛（食子）等训练，这些都是金刚阿阇黎所必须具备的技能。除了完成了前行的修习，他还圆满了《持明总集》、《雍喀大乐佛母》、《大吉祥总集》、《金刚橛》和《秘密藏续》的闭关修诵。

十九岁（1945）那年春天，根据阿傍掘藏师的授记，两位多智钦仁波切和数百人一起前往卫藏朝圣。还是遵照阿傍掘藏师的嘱咐，除了在敏卓林寺和才仁迴尼寺以外，他们保密了自己的身份，在其它地方只是说多智钦寺的司库代表两位多智钦仁波切到圣地献供。他们朝拜了很多圣地和寺院，包括拉萨热振寺、甘丹、哲蚌和色拉三大寺、冈日托嘎寺、扎扬宗寺、多吉扎寺、敏卓林寺、桑耶寺、才仁迥寺，以及雅砻的诸多圣地。

在才仁迴尼寺晋美林巴的屋子里，仁波切闭关修持了《雍喀大乐佛母》仪轨。闭关期间，他反复经历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断尽庸俗分别念并且安住于无有所缘的义光明（Don Gyi



Od gSal）的状态。在桑耶寺的护法殿果佐林，神谕自行昏厥并被紫玛护法降神附身，他跑到仁波切跟前，致以敬礼，献上他手中的法器“神钩”。在他二十岁那年秋天，火狗（1946）年九月二十五，他们终于返回了多智钦寺。

在他们朝圣返回后不久，时任多智钦寺行政总管的珠古晋美彭措，在大多数出家僧人和在家功德主的支持下，请求仁波切接管多智钦寺及其分寺、寺院属地的行政事务，虽然包括我的上师嘉拉堪布在内的许多人强烈地保留意见：“仁波切从来就不应背上行政管理职责的包袱，正如他的前世就从未有过，因为这会使他从专心修学及关注人们精神需求上分心。”当第三世多智钦在世时，多智钦寺成为西藏东部最兴盛的佛法学府之一，但在贡美堪布圆寂后，寺院迅速衰落了，当人们敦促仁波切接管时，多智钦寺正值历史上的低谷期。从那时起，仁波切接受了管理寺院的重任。三十岁（1956年）那年他被迫逃亡，仁波切卸下了寺院佛法和行政领导的双重职责。

大约在二十二岁时，仁波切访问了嘉绒省卓迦地区的觉若寺。觉若寺的僧众做了一根旗杆，上面悬挂了紫玛护法神的画像，他们请求仁波切给予加持，并在众目睽睽下显现这面旗帜被护法降神附身的征相。仁波切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但嘉绒人以其坚持不懈闻名，当进行到护法的仪式时，一位僧人又将这面旗帜拿了进来，当着五十名僧众的面站在仁波切面前。仁波切对他们的执着坚持显得很恼怒，抓起一把米扔到旗上，顿时旗杆剧烈抖动起来，牵着旗手转绕寺院一圈，上楼引退于供护

法神的佛殿中。

二十四岁（1950年）时，仁波切去向众所公认的毗玛拉米扎化身的玉科·夏扎瓦求法。玉科上师给他传了大圆满彻却和脱噶全部所有的修法，“就像从一个宝瓶满瓶倾泄到另一个宝瓶一样。”玉科上师是个大学者，但他已经不再公开传法或者讲解经续，他只是根据弟子们各自的根器、需求和觉受分别给予窍诀。这种教学方式被作“经验引导”，即针对行者个人实修进程而分别传给窍诀。玉科·夏扎瓦具有他心通，人们去见他时都很害怕自己生起恶分别念。

仁波切修建了一座佛学院建筑群，其中包括一座寺院、堪布的住处，以及在四周的学员寮房。当我在佛学院求学时，那里有二十五名正式学员，以及大约相同数量的旁听学员。所有的正式学员都获得了仁波切提供的寺院基金颁发的奖学金。佛学院的主要课程包括经部的《量论（因明）》、《般若》、《中观》、《阿毗达摩》与《毗奈耶》，以及续部的《如意藏》、《功德藏》与《秘密藏续》。然而，诸如《三根本》仪轨、《大圆满》等法门则不在佛学院传授，而是在更隐秘的场所向经过筛选的高级学员讲授。

二十五岁（1951年）那年春天，仁波切前往德格领受各种传承。从宗萨寺的钦哲·曲吉罗珠（1893-1959年）处，仁波切得到了《心部“啊”字十八法》、《界部·金刚桥》、《窍诀部》、十三部《噶玛》、《总集经》、《密意通彻（贡巴桑塔）》、《解脱心要》、《龙钦宁提》、《钦哲旺波全集》的灌顶和“咙”传，以及



时轮金刚、密集金刚、胜乐轮金刚、喜金刚和大威德金刚的灌顶。从协庆寺的康楚·白玛直美罗珠（1901-1959年？）处，仁波切得到了仁增果登的《北伏藏集》、十三函《敏卓林伏藏集》、三大传承的《八大法行》、和《噶举密咒藏》的灌顶和“咙”传。从嘉绒寺的朗智·卓兑噶吉多杰处，仁波切得到了《大宝伏藏》、《八大法行善逝总集》、《上师意集》、六函《嘉称集》、天法（南曲）伏藏法、尼玛扎巴的伏藏法、九函《晋美林巴集》的灌顶和“咙”传。他还跟佐钦寺的堪布土年学习了诗学和《秘密藏续》。

作为酬谢，仁波切给钦哲·曲吉罗珠传了《空行宁提》灌顶，并给他的上师们授予了很多其它的传承。

他随学经续论典的上师则有堪布衮却卓美、堪布冈南、堪布秋却、珠古多却和堪布土年。他从第五世佐钦仁波切、格贡堪布、钦哲·曲吉罗珠、协庆康楚和嘉绒朗智等上师处得到了诸多法门和传承。他从阿傍掘藏师和玉科·夏扎瓦处得到了内在窍诀和直指大圆满心性的证悟。

在多智钦寺仁波切给一两千僧人传了十三函《上师意集》和十三部《噶玛》的灌顶和“咙”传。一天，当他从宝瓶给大家倒加持的甘露时，宝瓶里的水用完了却没有人像往常那样在旁边续水。仁波切看起来被激怒了，摇晃了几下宝瓶，接着给法会上其余大众分发了甘露，而这中间却再也没有给宝瓶续过水。

预见到局势的变化，仁波切建造了一座雄伟壮观而且坚固的砖瓦结构寺院，这在当时的果洛属于新式建筑结构。仁波切说："如果人们不得不放弃寺院若干年的话，它（这样的建筑）还能有用。"

仁波切出资刻制了龙钦饶绛的七函《七宝藏》木质雕版，不久《七宝藏》经函就印刷流通遍布了果洛的大部地区。他塑造了一尊高大的莲师鎏金铜像，以及《毗玛宁提》、《空行宁提》和《龙钦宁提》所有传承祖师的鎏金铜像。他收集了一座大型图书馆的藏书，包括新版《甘珠尔》、《丹珠尔》、《噶玛》、《大宝伏藏》以及其他许多函经续。仁波切还捐助过多智钦寺和其他寺院的庆典法会和佛学院。

在诸善信的祈请下，仁波切访问了果洛、色达、安多、热贡、麦洼、嘉绒、木雅等诸多地区，给成千上万的人传了随许灌顶和教诫。

火猴（1956）年夏，仁波切在多智钦寺传了《大宝伏藏》灌顶。他还根据经验引导传统给诸多幸运的弟子分别单独传了大圆满实修窍诀。

不久，鉴于西藏变化动荡的政治局势的危险性，仁波切决定离开自己挚爱的故土。数十年前，第三世多智钦曾在他的梦兆中观察到未来政治局势将要发生变化。一天晚上他梦见有人



捎给他一条写在石板上的消息，说“是钦哲旺波给你的。”在石板上，他看到以下文句：

大河从权力【西方或红色】流向和平【东方或白色】，
两条蠕虫将同时从上方和下方两块土地爬过，
伴随着韵律整齐的长笛声，
清凉世界的雪域【西藏】将沦入黑暗中。
彼时，当顶严【喇嘛】
听到笛声时，他应向北方走十、十、
十六和四，
他将成为圣哲并赴往圣地【印度】，
在密林丛中的惬意之处，
安住于寂静的三摩地，在他面前
很多穿天蓝色服饰的人会聚集，
他们将步入大乘道。
甚深而广大的善妙之道将如日光般明照。

仁波切秘密地将一行十三人分成三队，安排启程。其中一队五人，包括我的经师嘉拉堪布、仁波切的母亲、仁波切的两位侄子土登乔吉和仁增彭措以及我自己，根据仁波切的建议，在火猴（1957）年十二月初一，最先向拉萨出发。仁波切的叔叔喇嘛桑吉和他的侄子索南打算最晚出发，留在后面垫后。仁波切自己、仁波切年轻的侍者蒋扬、仁波切两位侄子德钦多杰和衮丹以及他们的母亲，是中间出发的一队。

当仁波切正访问多智钦寺以东两天路程开外坐落于玛山谷

的班钦寺时，一个晚上他和他那队人化装成在家朝圣者，悄悄地逃走了。

他们随身携带了很少的钱，背着一些财物，步行十天后抵达甘孜县城。这是仁波切及其同伴第一次这样旅行，不仅徒步而且负重背着包裹，这使他们感到疲惫和酸痛。在大部分旅途中，他们白天藏身于山洞、树林或山丘，夜晚跋涉高山深谷。在甘孜他们幸运地挤进一辆开往拉萨的汉地卡车。

根据原先的计划，我所在的队伍应该在扎扬宗等待仁波切，扎扬宗是拉萨以南两天路程开外、莲师和诸圣贤曾经修行过的圣地。但仁波切比我们预期的要到得晚。火鸡（1957）年二月初二，嘉拉堪布圆寂了，由于他年事已高又饱受旅途的艰辛。我们担心仁波切和他那队人没能顺利出走，开始起程返回拉萨，在半路上正巧碰到仁波切及其同们，于是我们一起前往拉萨。

仁波切在拉萨有许多存在已久的的贵族和平民信众，但他选择不与他们任何人联系。然而，他确实遇到了他的上师之一、协庆康楚仁波切（1901-1959年？）和顶果钦哲仁波切（1910-1991年）。康楚仁波切建议他去贡波，因为那里是比拉萨更繁华的惬意之地，仁波切默不作答。

仁波切的秉性就是这样的，除非在必要时他很少事先透露自己的计划。因此当我们离开果洛时，我们以为我们此行到拉萨就结束了。但在拉萨诸圣地简要地献供后，仁波切说："我们



将去日喀则。”日喀则是后藏的重镇。在日喀则待了数天后，仁波切说：“现在我们要去印度。”在边境时，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证明自己是商人，所以我们无法从当局获得护照进入印度。即便我们可以避开边防守卫，印度也不会让我们入境，因为那时候藏人的难民身份还没有得到认可。等待数月后，仁波切收到一封锡金王子（后成为国王）华丹东珠南嘉的来信，吩咐边防守卫让他进入锡金。锡金那时是毗邻印度和（中国）西藏边境的国家，后归入印度版图。

火鸡年八月十九（1957年10月12日），时年三十一岁的仁波切抵达锡金首都甘托克。他又重新穿着上师庄严的袈裟，恢复了多智钦的身份。从此他将锡金这块被莲师加持成为“隐秘洲”之一的土地，作为自己的长久驻锡之所。他来到锡金并非只是偶然事件，而是有使命需要完成的。仁波切的上师之一、阿傍掘藏师邬金成列林巴（1895-1945年）在数十年前就曾授记道：

“来自贡波山谷的隐秘瑜伽士
将在变故降临时来到稻米之谷【锡金】。
【王子】穆茹赞布与桑吉林巴的转世化身
将显现密宗瑜伽士的密行。
见、闻、念、触他的人们将从恶趣中解脱。”

1958年，仁波切在锡金和达吉林为他病中的上师钦哲曲吉罗珠举行了几次法会。在一个“遣返来迎的空行母”仪式中，钦哲仁波切在境相中亲见了包括晋美林巴在内的诸多上师住于

广大明朗的虚空中，其中有一位不知名的上师，圆脸、短胡须，长发盘头。

三十三岁（1959）那年冬天，仁波切前往印度和尼泊尔主要的佛教圣地朝圣。1959年和1960年是最艰难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在文化和语言相异的国家避难，而且还因为第一世钦哲曲吉罗珠——仁波切的根本上师之一，于1959年春在锡金圆寂了。接着木雅的楚西巴沃多杰——另一位伟大的苦行上师与仁波切的挚友，于1960年也在锡金圆寂。而整个西藏和同胞受困在自己水深火热故土的命运，则不得而知了。仁波切写道：

"整个世界就如魔术表演般在我们面前变化。
情器万物就如水泡般不可倚赖。
寺院、挚爱的道友和亲人
都只剩下了回忆。
虽然我看不到他们，但他们的命运显而易见。
念及于此我感到悲伤。
我将全力以赴获取佛法的精髓。

尊圣的上师和慈悲的道友
刚才还犹如赶集般在这里聚会，
如今都已消失不见，我发现自己被孤独地遗留在世上。
念及于此我感到悲伤……

把快乐和忧伤的概念都置于空界之中，
将世俗琐事像樟脑般抛向空中，



我拥抱无上速捷之圣道，
此乃勇士和空行之心髓，
无有所依与参照的法身关键心脉。”

在印度和锡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南嘉藏学研究院（后更名为锡金藏学研究院）在甘托克附近开业了。从1960年四月起，仁波切在此研究院担任代表宁玛派的研究员。

他娶了来自贡波山谷珠拉地方德吉康萨家族的康卓白玛德钦作为法侣。从十六岁起，康卓在很多神山圣地的山洞和茅棚里，经常缺乏维生资具的情况下，禅修了很多年。除了完成其他诸多修法外，她累计完成了十三遍五个十万的前行修法。

菩萨的行为总是宽坦开阔，为了饶益他人与正法而行布施，仁波切从不考虑自己作为新难民所受到的限制和遭遇的艰辛，持续不断地将自己可以获得的一切资源用于支持佛法事业。他筹资刻制了龙钦饶绛的七函《龙钦七宝藏》的锌质印刷雕版。仁波切虔诚的侍者之一——喇嘛桑吉不顾自己的病躯，冒着瓦拉纳西华氏100度的高温酷暑忘我地奉献与服务，经过他多年努力，经版终于圆满完成。仁波切还筹资刻制了《龙钦宁提》诸多仪轨法本的木质印刷雕版，结果是使这些在流亡中很难获得的仪轨法本变得容易获得，并促进了这些法门在东西半球的弘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起，印刷藏文经函变得容易甚至有利可图，但在六十年代初期，印刷工作意味着大量成本投入、大量艰辛的工作而且毫无商业价值。

《七宝藏》印刷出来后，他将此雕版赠送给当时的不丹国王，因为不丹曾是龙钦饶绛的法座之一，而且至今仍有数量相当可观的不丹人追随宁提法脉。他希望不丹王室政府作为功德主以此雕版印刷更多的版本。

从初次印刷《七宝藏》起，他印刷流通了许多其他经论，包括第二版七函《七宝藏》、三函《三休息》、九函《晋美林巴全集》、五函《第三世多智钦全集》，以及许多祈请文和经函——其中一部分被曲丹寺用作教材。

1972年，仁波切认证了第七世佐钦仁波切·晋美洛萨旺波（生于1964年），因为以前第五世佐钦仁波切曾认证了仁波切自己。第七世佐钦仁波切的坐床典礼由仁波切主持，于1972年10月8日在甘托克的皇家寺院举行。

四十七岁（1973）那年夏天，仁波切访问了美国的西、东海岸，他传了法，并在麻萨诸塞州创建了一个名为“玛哈悉达宁玛巴中心”的佛法中心。数年后这个中心在麻省西部南霍雷的一小块土地上建造了一座寺院，附带一座佛塔与几间禅修小木屋。中心至今仍保持着小规模和简朴的风格。仁波切总是告诫中心的成员：“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把佛法或佛法中心用于攫取无用的权力、情绪化的野心或毫无价值的名声。我们的目标不是把这个中心办成著名的机构，而是要把它办成简单、宁静、返朴归真的处所。唯有这样，这个中心才能给任



何与它结缘者的心灵带来真正的利益。”

从1973年起，仁波切每隔一年访问一次在美国的玛哈悉达和布达衍那中心并传讲佛法，至今已传授了很多法门，包括《四心滴》、《龙钦宁提》、前行、《持明总集》、《雍喀》以及大圆满。他还多次访问了一些欧洲和南亚国家，并给予传法灌顶。

据我所知，仁波切给过的主要灌顶、“咙”传和教授包括《龙钦宁提》十七次、《四心滴》灌顶和“咙”传十二次、《宁玛噶玛》灌顶和“咙”传三次、《上师意集》灌顶两次、六函《嘉称集》灌顶三次以及《大宝伏藏》灌顶三次。他还给过《七宝藏》和《第三世多智钦全集》的“咙”传许多次。

仁波切是一位伟大的大圆满禅修上师，他以经验引导传统给许多弟子传授了大圆满，根据弟子个人在禅修方面的进程单独传授窍诀引导。他的经验引导传承主要来自于他自己的上师玉科·夏扎瓦，但它最初是从龙钦饶绛和晋美林巴经由第一世多智钦、华智仁波切和第三世多智钦的法脉传承下来的。

从1960年起，仁波切主要住锡于锡金甘托克附近的曲丹寺。1979年5月31日，仁波切在曲丹寺开设了一所修行院，并将其命名为珠德白玛沃林。修行院的僧人们轮流进行为期三年又三个月的严格闭关修持。不久，很多弟子来到他的曲丹寺常住。如今在寺院常住的比丘和沙弥大约有五百人。他们中大多数是来自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或者是避难

藏人的儿子。仁波切一手照料了他们的食宿、教育和医药卫生。很多学生完成学业后被送回各自的原地弘扬佛法。

在数年里，仁波切经常访问不丹，到包括雍拉贡寺在内的许多地方为佛法和修行者服务。宁提传承与不丹有着由来已久的联系，因为龙钦饶绛曾在那里长期居住并弘扬正法，他在不丹东部建造了塔巴林寺，他的儿子珠古扎巴沃色是其不丹佛母吉巴所生。另外，不丹的晋美衮珠是晋美林巴上首弟子之一，他在不丹东部修建了雍拉贡寺。

从1984年起，仁波切回家乡果洛访问过许多次，在正重建中的多智钦寺传了《龙钦宁提》、《四心滴》以及其他许多传承和法门。他还重新开设了多智钦寺的佛学院。1994年夏，在他第六次回多智钦寺时，仁波切传了《大宝伏藏》灌顶。人们仅仅在事先几周才得知《大宝伏藏》法会的消息，但包括大约三百位珠古和堪布在内、总数超过七千名僧尼，从果洛、色达、安多、嘉绒、木雅等诸多地区赶来参加了这次法会。

仁波切总是在默默无闻地行持着他的事业，这些事看似简单但却意义重大。他将自己的生命源源不断地奉献给永无止境的服务中，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利益他人、把世界变得更好、使佛法接近大众，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对名声荣誉的期待或兴趣。他反复强调："我尽自己力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饶益佛法和有情。我很遗憾如果有人期望我为了名闻利养而做某些事情，但我对此并不太在意。"然而他总是知到别人所的关切和需要，不



论对方地位高低，他总是慈爱地根据别人的需求和愿望给予帮助和支持，而不关心自己的利益。

他既不因善妙的境遇而感到兴奋，也不因恶劣的遭遇而感到沮丧，而是平等坦然地接受一切，他说："生命太短暂太宝贵了，岂能浪费在担忧这些蠢事上？" 为了保持佛法传承的圣洁与纯正，他小心谨慎地避开任何不和谐、斗诤、世俗政治或宗教政治。尽管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提高自己个人的地位，但他却从没这样做过，而是仅仅致力于利益他人服务佛法。当别人的期望或所求并不符合其最佳利益时，他保持正直而不迎合他们，并总是给予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即使那些并不是他们认为自己当时想要的。对于阿谀奉承者他感到极度惊骇，他说："对那些来到我面前嘴上说着最好听的话心里想的却恰恰相反的人，我感到自己惭愧得无地自容。" 他是个极度宽容的人，从不因别人做错事或不知恩图报而责怪他们，而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业力，除了改善自己的业力，他们和我还能做什么呢？" 在工作时他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但对于所做事情的成败却无有贪著。仁波切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品质不限于他的外观、他的言谈，甚至也不限于他的所做，而是他的为人。他是一个强大而坚实的人，他的存在至简至朴、意义深远、无所不在。然而，他不希望任何人对他生起贪著和依赖。他不会将自己的权威强加于人，因为他是如此平常和谦逊——实乃真如自性的自然流露。

在两位第四世多智钦仁波切中，土登成列华桑仁波切从来

没有谈起过即将到来的危险，但他知道（这个危险），并突然离开故乡出走印度。他不仅将生命奉献给保护这个传承，更是将《龙钦宁提》这个最殊胜的传承弘扬至印度和海外。仁增丹贝嘉参仁波切大约从1950年起就总是警告我们："有一天我们甚至连享用一杯茶的权利也没有了，这样的日子将会到来。如果可以的话，请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修持佛法，把自己的财物用于有价值的事业，至少趁现在自由尚存时享受一下自己的财富和人生。"他还经常告诉我们从北方无人区出走的路线，但他自己从未想过要离开，他的使命是进监狱并和那些处于最深痛苦中的人们同生共死。两位仁波切都知道当时的形势，也可以进行自主的抉择，他们护持佛法与帮助他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龙钦宁提传承谱

龙钦宁提传承来源于本初佛，并通过以下法脉传至开宗祖师晋美林巴（1730-1798 年）:

1.法身普贤王如来
2.报身金刚萨埵
3.化身嘎饶多杰（极喜金刚）——大圆满人间初祖
4.蒋华西宁（妙吉祥友）
5.熙日森哈（吉祥狮子）
6.嘉纳苏扎（智经）
7.毗玛拉米扎（无垢友），他同时从熙日森哈和嘉纳苏扎处得到宁提传承。
8.莲花生大士（白玛桑巴哇），他从熙日森哈与蒋华西宁处得到宁提传承，将宁提法门的精华《龙钦宁提》埋成伏藏。法王赤松德赞（790-858 年）是晋美林巴的诸多前世之一，他从毗玛拉米扎处得到宁提法要，并从莲师处得到《龙钦宁提》法要。
9.衮钦·龙钦饶绛（遍知无垢光，1308-1363 年），前世身为白玛萨（莲明）公主时，从莲师处得到宁提传承。他还从仁增·格玛燃匝和秀甲色处得到宁提传承。
10.仁增·晋美林巴（持明无畏洲，1730-1798 年），发掘出《龙钦宁提》意伏藏并弘传给众弟子，他由此成为《龙钦宁提》传

承的开宗祖师。晋美林巴是法王赤松德赞的转世，赤松德赞从莲师和毗玛拉米扎处得到宁提传承。晋美林巴也是毗玛拉米扎的转世，并在净相中从龙钦饶绛处得到传承。

晋美林巴之后，龙钦宁提传承通过诸多不同的法脉得以弘扬。下文罗列了从晋美林巴到当代上师为止，龙钦宁提传承历代祖师及其上首弟子的名号，这些上师与弟子都是龙钦宁提的修行者与传承持有者。

在传承谱的许多地方，读者会发现上师与弟子互为师徒的情形，这是因为上师可能从众多来源、其中也包括从自己的弟子处领受某个稀有的传承或加持，诸上师之间也可能相互求法，以便得到来自不同法脉的传承。此外，为了学修相长，各位祖师可以从同一或不同上师处多次领受相同的传承。反复领受传承不仅仅是修行的开始，它本身就是修行。

第一代

仁增·晋美林巴（持明无畏洲，1730-1798年），又名钦哲沃色（智悲光）、钦哲拉和白玛旺钦，他发掘出《龙钦宁提》意伏藏法门。他的上首弟子包括：

1.特千林巴·卓敦塔钦（1700-1776年）

2.扎底阿羌·成列多杰（贡纽嗯·贝佩纳觉）

3.唐卓巴·白玛仁增旺波



4.楚沃日的第七世夏桑巴·丹增益西伦珠
5.第一世多智钦·晋美成列沃色（1745-1821年）
6.拉图的曲杰扎普巴
7.不丹的洛本·晋美衮珠
8.德巴普旭的嘉玉卓嘎——晋美林巴的明妃
9.洛扎的图色
10.洛扎的松珠
11.觉泽的第五世博董·仁增成列伦珠
12.石渠的晋美嘉威纽固（1765-1843年）
13.石渠的晋美俄嚓（格则喇嘛·索南丹增）
14.饶通·阿旺丹增多杰
15.杰尊·嘉纳达饶底庞（益西秋准）
16.前藏江如的拉顶杰尊
17.那旭的龙钦·若巴匝（丹增喜饶，1768-1817年）
18.萨迦赤钦·阿旺华丹秋炯
19.阿旺贡噶彭德——萨迦赤钦的兄弟
20.果钦·阿旺曲扎
21.噶陀格则·久美才旺秋珠（1764-1818年）
22.德巴拉迦曲的彭措贝巴和扎西才仁贝巴
23.德巴普旭
24.德格国王德噶桑波（1768-1790年）
25.德格王后才旺拉姆
26.直贡澈赞·丹增白玛嘉参（1770-1826年）——扎底阿羌之子
27.第三世协庆饶绛·仁增华觉（1770-1809年）

28.第三世尼玛扎巴·晋美丹贝德（1772-1817年）
29.贡波的泽乐果仓珠古·晋美丹贝嘉参
30.蒙措那的贡泽珠古
31.沃色塔耶——晋美林巴的侄子
32.多吉扎寺的仁增千波
33.楚沃日的第八世夏桑巴·钦饶土朵
34.白日的措嘉珠古
35.直贡琼赞·甲色宁切沃色（曲吉嘉参，1793-？）——晋美林巴的儿子

第二代

一、第一世多智钦·晋美成列沃色（1745-1821年），又名香秋多杰、根桑贤彭、索南秋登和珠旺佐钦巴，龙钦宁提的根本法主（rTsa Ba'I Ch'os bDag）。他的弟子包括：

1.多喇·晋美格桑（吉邬·益西多杰）
2.拉加寺的阿柔格西·香巴格勒嘉参（1727-1803年）
3.第二世佐钦本洛·白玛桑嘎丹增（1731-1805年）
4.第一世嘉绒朗智·南卡才旺秋珠（晋美弥觉多杰，1744-？）
5.第三世佐钦仁波切·俄敦丹增桑波（1759-1792年）
6.秋嘉·阿旺达吉（1759-1807年）——青海地区的一位蒙古国王



7.索波·阿旺丹达（丹达拉然巴，1759-？）——内蒙古阿拉善的一位格鲁学者
8.第一世协庆嘉察·白玛桑阿丹增（1760-？）
9.噶陀格则·久美才旺秋珠（1764-？）
10.第一世噶陀斯度·曲吉森格
11.石渠的晋美嘉威纽固（1765-1843年）
12.江龙的华钦·南卡晋美（1769-1833年），他创建了热贡琼隆寺，此寺曾常住1900名密咒士
13.第三世协庆饶绛·仁增华觉（1770-1809年）
14.洛扎的南卡宁波
15.热贡的秋英朵登多杰（1786-1848年），他创建了果德（阔乎德）寺
16.果洛佐莫伊呢的琼隆·热巴达策多杰
17.德格摄政王后嘎杰匝·才旺拉姆
18.德格国王才旺多杰仁增（1786-1847年）
19.夏拉堪钦·甲色白玛特却（？-1849年）
20.嚓阔国王才旺伦珠（？-1825年）
21.第四世佐钦仁波切·门觉南凯多杰（1793-？）
22.多钦哲·益西多杰（1800-1866年）
23.空行母洛萨卓玛（1802-1861年）——多钦哲的妹妹
24.佐钦寺的甲色·贤彭塔耶（1800-？）
25.第三世佐钦本洛·南卡曲吉嘉措（1806-1821年）
26.果洛金龙的土确多杰（1806-1856年）
27.热贡的掘藏师德钦多杰
28.珠旺·晋美南卡嘉参，他创建了热贡拉卡寺，此寺曾常住1900

名密咒士

29.热贡拉卡寺的珠旺·塔扎多杰，白玛嘉措的上师，白玛嘉措是雄色杰尊的根本上师

30.热贡的白玛土朵多杰

31.啊啦白玛让卓

32.阿达益西嘉措

二、匝扎玛喇嘛·晋美嘉威纽固（1765-1843年），最伟大的《龙钦宁提》上师之一。他的弟子包括：

1.第四世佐钦仁波切·门觉南凯多杰（1793-？）

2.甲色·贤彭塔耶（1800-？年）

3.华智·邬金晋美曲吉旺波（1808-1887年）

4.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年）

5.竹巴噶举的康珠·曲吉尼玛

6.第二世多智钦·晋美彭措炯乃（1824-1863/64年）

7.石渠的木饶珠古·白玛德钦桑波

8.佐钦寺的堪钦白玛多杰

第三代

一、多喇·晋美格桑（吉邬·益西多杰和曲吉罗珠）。他的弟子包括：



1.匝扎玛喇嘛·晋美嘉威纽固（1765-1843年）
2.第四世佐钦仁波切·门觉南凯多杰（1793-？）
3.佐钦寺的甲色·贤彭塔耶（1800-？）
4.华智·邬金晋美曲吉旺波（1808-1887年）
5.索波·淳旺扎西炯乃（？-1841年）——国王阿旺达吉的儿子

二、第四世佐钦仁波切·门觉南凯多杰（1793-？）。他的弟子包括：

1.晋美嘉威纽固（1765-1843年）
2.多钦哲·益西多杰（1800-1866年）
3.佐钦寺的甲色·贤彭塔耶（1800-？）
4.华智·邬金晋美曲吉旺波（1808-1887年）
5.佐钦寺的堪钦僧珠白玛扎西
6.佐钦寺的堪钦白玛多杰
7.虹身成就者新龙·白玛邓灯（1816-1872年）
8.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年）
9.辽西喇嘛·龙多丹贝尼玛（1829-1901年）
10.阿宗珠巴·卓堆巴沃多杰（1842-1924年）
11.根桑德钦多杰——晋美嘉威纽固的转世
12.第三世多智钦·晋美丹贝尼玛（1865-1926年）
13.第一世多仁波切·直美扎巴——喜饶美巴（多钦哲之子）的转世

三、多钦哲·益西多杰（1800-1866年），晋美林巴的意

化身。他的弟子包括：

1.空行母洛萨卓玛（1802-1861年）——多钦哲的妹妹

2.华智·邬金晋美曲吉旺波（1808-1887年）

3.佐钦寺的堪钦白玛多杰

4.新龙·白玛邓灯（1816-1872年）

5.嘉绒彭措宗的国王才旺伦珠

6.嘉绒卓嘉的国王南卡伦珠

7.卓嘉阿洛的多杰华桑

8.第二世多智钦·晋美彭措炯乃（1824-1863/64年）

9.喜饶美巴（1829-1842年）——多钦哲的儿子、多智钦的转世之一

10.德钦日贝饶智（1830-1874年）——多钦哲的儿子

11.第一世多仁波切·直美扎巴——喜饶美巴的转世

12.晋巴桑波——虹身成就者益龙·索朗南嘉（1874-1953年）的上师

四、佐钦寺的甲色·贤彭塔耶（日贝多杰，1800-？）。他的弟子包括：

1.第四世佐钦仁波切·门觉南凯多杰（1793-？）

2.华智·邬金晋美曲吉旺波（1808-1887年）

3.佐钦寺的堪布白玛多杰

4.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年）

5.佐钦寺的岭珠·土登嘉参



五、华智仁波切·邬金晋美曲吉旺波（1808-1887年），晋美林巴的语化身。他的弟子包括：

1.佐钦寺的堪布白玛多杰

2.辽西喇嘛·龙多丹贝尼玛（1829-1901年）

3.石渠的格芒文波·丹增诺布（丹利、丹噶）

4.第二世噶陀斯度·曲吉罗珠

5.啊啦多阿嘉措（嘉哇多阿）

6.阿宗珠巴·卓堆多杰（1842-1924年）

7.壤塘邦达的土登格勒嘉措（1844-1904年）

8.居·麦彭南嘉（1846-1912年）

9.根桑德钦多杰——嘉威纽固的转世

10.佐钦寺的堪布贡却沃色

11.木雅的堪布根桑索南（根索）

12.第一世多仁波切·直美扎巴——喜饶美巴的转世

13.新龙的掘藏师列绕朗巴（索甲，1856-1926年）

14.第三世多智钦·晋美丹贝尼玛（1865-1926年）

15.多智钦寺的卢西堪布·贡却卓美（1859-1936年）

16.第五世佐钦仁波切·土登曲吉多杰（1872-1935年）

17.石渠的格贡堪布·根桑华丹（1872-1943年）

六、佐钦寺的堪布白玛多杰（白玛多杰、白玛当曲沃色）。他的弟子包括：

1.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年）

2.德钦日贝饶智——多钦哲的儿子

3.居·麦彭南嘉（1846-1912年）
4.第三世多智钦·晋美丹贝尼玛（1865-1926年）
5.第三世协庆嘉察·久美白玛南嘉（1871-1926年）
6.第五世佐钦仁波切·土登曲吉多杰（1872-1935年）

七、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年），晋美林巴的身化身。他的宁玛弟子包括：

1.囊千的掘藏师秋举林巴（1829-1870年）
2.阿宗珠巴·卓堆巴沃多杰（1842-1924年）
3.居·麦彭南嘉（1846-1912年）
4.新龙的掘藏师列绕朗巴（索甲，1856-1926年）
5.康藏类乌齐寺的杰仲·香巴炯乃（1856-1922年）
6.新龙的掘藏师让日多杰
7.第三世多智钦·晋美丹贝尼玛（1865-1926年）
8.多智钦寺的阿美堪布·当曲沃色
9.第三世协庆嘉察·久美白玛南嘉（1871-1926年）
10.第五世佐钦仁波切·土登曲吉多杰（1872-1935年）
11.格贡堪布·根桑华丹（1872-1943年）
12.第三世噶陀斯度·曲吉嘉措（1880-1925年）
13.佐钦寺的堪布拉嘉（阿吾拉贡，？-1953年？）
14.匝普空的久美俄敦旺波

第四代



一、格芒寺的格芒文波·丹增诺布(丹利、丹噶),甲色·贤彭塔耶(1800-?)的侄子。他的弟子包括:

1.格芒的堪布云丹嘉措(云嘎)——甲色·贤彭塔耶的侄子

2.多智钦寺的堪布·贡却卓美(贡美,1859-1936年)

3.佐钦寺的嘉贡堪布·贤彭曲吉囊哇(1871-1927年)

4.格贡堪布·根桑华丹(根霍,1872-1943年)

5.佐钦寺的堪布拉嘉(阿吾拉贡,?-1953年?)

6.石渠江玛隐修苑的巴图堪布·土登曲扎(托嘎)

二、辽西喇嘛·龙多丹贝尼玛(1829-1901年)。他的弟子包括:

1.居·麦彭南嘉(1846-1912年)

2.俄寺的塔泽本洛·罗德旺波(1847-1914年)

3.新龙的掘藏师让日多杰

4.新龙的掘藏师列绕朗巴(索甲,1856-1926年)

5.掘藏师图多林巴

6.噶陀堪布阿旺华桑(阿琼,1879-1941年)

7.堪布嘉参沃色

三、阿宗珠巴·卓堆巴沃多杰(那措让珠,1842-1924年)。他的弟子包括:

1.多丹·释迦师利(1853-1919年)

2.新龙的掘藏师列绕朗巴(索甲,1856-1926年)

3.第五世佐钦仁波切·土登曲吉多杰（1872-1935年）

4.格贡堪布·根桑华丹（根霍，1872-1943年）

5.玉科夏扎瓦·秋英让卓（1872-1951/52年）

6.噶陀堪布阿旺华桑（阿琼，1879-1941年）

7.第三世噶陀斯度·曲吉嘉措（1880-1925年）

8.第一世森嘎·白玛俄珠乐威多杰（1881-1943年）

9.白玉寺的第二世白玛诺布·根桑丹增（1887-1932年）

10.第二世多仁波切·兹农吉巴多杰（1890-1939年）

11.安多措的华智·根桑贤彭沃色

12.新龙的香秋多杰（？-1978年？）

13.宗萨钦哲·曲吉罗珠（1893-1959年）

14.甲色·久美多杰（1895？-1959年？）——阿宗珠巴的儿子

15.协庆寺的顶果钦哲·扎西华觉（1910-1991年）

四、康尼温·达玛森格（？-1890年），又名饶冈秋巴、索南彭措。他的弟子主要包括：

1.安多的白玛嘉措（齐美多杰）

2.雄色杰尊·洛钦·曲尼桑姆（1865-1953年）

3.康藏哲霍康泽寺（格鲁巴寺院）的扎嘎珠古·洛桑华丹旦增年扎（1866-1928年）

第五代



一、多智钦寺的嘎哇堪布·晋美沃色（？-1926年）。他的弟子包括：

1.果洛旺达的查喇嘛·定增桑波

2.多智钦寺的秋果堪布·贡噶罗珠（冈南，？-1957年）

3.达塘寺的栋鄂堪布·久美成列（吉贡，？-1959年）

4.多智钦寺的秀哇堪布·喜饶扎巴（？-1959年）

5.玛迪达寺的雅果文波·桑珠多杰

6.壤塘的嘎哇喇嘛诺扎

7.多智钦寺的嘎哇珠古多却

二、多智钦寺的阿美堪布·当曲沃色（香巴沃色）。他的弟子包括：

1.多山谷的殊琼珠古·慈诚桑波（1884-？）

2.色山谷东嘎寺的哇西堪布达洛

三、多智钦寺卢西堪布·贡却丹贝卓美（贡美，1859-1936年）。他的弟子包括：

1.达塘寺的德措堪布·索南华丹

2.阿哇卡达寺的赤噶丹

3.殊琼的雅匝康卓·桑姆

4.旺达的江珠·东珠多杰（1892-1959年）

5.木雅崂坞塘的洛桑龙多嘉措（扎钦，？-1959年）

6.旺若的普西索南扎巴

7.多智钦寺的嘉拉堪布·车阙东珠（1893-1957年）

8.达塘寺的秋珠·土登曲吉达哇（1894-1959年）
9.多智钦寺的雅西堪布罗珠
10.达塘寺的阿贡堪布·洛桑多杰
11.多智钦寺的夏仓堪布·贡却才仁
12.殊琼的堪布秋雅
13.第四世多智钦·仁增丹贝嘉参（1927-1961年）
14.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1927-　　　）

四、第三世多智钦·晋美丹贝尼玛（1865-1926年）。他的弟子包括：

1.新龙的掘藏师列绕朗巴（索甲，1856-1926年）
2.果洛的嘉摩珠古·若佩多杰（1847-1915年）
3.安多迪普度嚓的（秋杰·）丹贝嘉参
4.多智钦寺的色西堪布·阿旺贡噶
5.多智钦寺的嘎哇堪布·晋美沃色（？-1926年）
6.多智钦寺的阿美堪布·当曲沃色
7.多智钦寺的卢西堪布·贡却卓美（1859-1936年）
8.石渠的格贡堪布·根桑华丹（1872-1943年）
9.珠古直美（1881-1924年）——第三世多智钦之弟
10.珠古白玛多杰——第三世多智钦的胞弟
11.殊琼的珠古慈诚桑波（1884-？）
12.第二世多仁波切·兹农吉巴多杰（1890-1939年）
13.多智钦寺的秋果堪布·贡噶罗珠（？-1957年）
14.宗萨钦哲·曲吉罗珠（1893-1959年）



15.多智钦寺的嘉拉堪布·车阙东珠（1893-1957年）

五、冈日托嘎雄色寺的杰尊·洛钦·曲尼桑姆（1865-1953年）。他的弟子包括：

1.岗夏仁波切

2.邬金秋宗

3.匝楚西·阿旺曲吉罗珠（1924-2011年）

4.晋美多杰（1929？- ）——森尼仁波切的转世

六、佐钦寺的嘉贡堪布·贤彭曲吉囊哇（贤嘎，1871-1927年），甲色·贤彭塔耶的转世，“十三部大论”注释的作者。他的弟子包括：

1.佐钦寺的堪布拉嘉（阿吾拉贡，？-1953年？）

2.江玛隐修苑的巴图堪布·土登曲培

3.木雅冈噶寺的贡嘎·噶玛曲吉森格（1903-1956年），他有很多汉人弟子

4.佐钦寺的堪布土登年扎（？-1959年）

5.仓塔饶霍的曲扎

6.麦洼的堪布才旺仁增，1959年他在众目睽睽下飞上天空就此消失

7.扎雅的堪布罗珠

8.木雅色喀的曲扎

七、第五世佐钦仁波切·土登曲吉多杰（1872-1935年）。

他的弟子包括：

1.佐钦寺的嘉贡堪布·贤彭曲吉囊哇（1871-1927年）
2.石渠的格贡堪布·根桑华丹（1872-1943年）
3.佐钦寺的堪布拉嘉（阿吾拉贡，？-1953年？）
4.噶陀斯度·曲吉嘉措（1880-1925年）
5.金龙寺的第一世森嘎·白玛俄珠乐威多杰（1881-1943年）
6.白玉寺的第二世白玛诺布·根桑丹增（1887-1932年）
7.嘉绒寺的朗智·卓兑嘎吉多杰
8.嘉绒寺的康卓·德钦旺姆
9.宗萨钦哲·曲吉罗珠（1893-1959年）
10.协庆寺的顶果钦哲·扎西华觉（1910-1991年）
11.第四世多智钦·仁增丹贝嘉参（1927-1961年）
12.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1927-　　　　）

八、石渠的格贡堪布·根桑华丹（1872-1943年），又名根霍、土登根桑曲扎。他的弟子包括：

1.噶陀堪布阿旺华桑（1879-1941年）
2.宗萨钦哲·曲吉罗珠（1893-1959年）
3.协庆寺的康楚·白玛直美罗珠（1901-1959年？）
4.石渠的巴图堪布·土登曲培（托嘎）
5.噶陀寺的堪布努丹
6.博巴珠古·多阿丹贝尼玛（？-1959年）
7.第四世多智钦·仁增丹贝嘉参（1927-1961年）
8.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1927-　　　　）



九、玉科夏扎瓦·秋英让卓（1872-1952年）。他的弟子包括：

1.壤塘的嘎哇喇嘛诺扎

2.壤塘的孜绒喇嘛却登

3.博巴珠古·多阿丹贝尼玛（？-1959年）

4.噶陀寺的堪布努丹

5.阿泽的慈诚多杰

6.色山谷江冈的文波·白玛仁增

7.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1927-　　　　）

十、噶陀堪布阿旺华桑（1879-1941年），又名阿琼、白玛勒哲匝。他的弟子包括：

1.白玉寺的第二世白玛诺布·根桑丹增（1887-1932年）

2.扎拉寺的夏察珠古

3.噶陀寺的堪布勒协觉丹

4.噶陀寺的堪布努丹

5.宗萨钦哲·曲吉罗珠（1893-1959年）

6.久美多杰（1895？-1959年？）——阿宗珠巴的儿子

7.波达堪布多杰（1897？-1970年？）

8.新龙昌根的珠古阿瑞（？-1988年）

9.果洛旺青多巴的堪布门色（1916-1994年）

10.夏扎·桑吉多杰（1913-2015年）

11.协珠·丹贝尼玛（1920-？）——辽西龙多的转世

十一、石渠江玛隐修苑的巴图堪布·土登曲培（托嘎）。他的弟子包括：

1.协庆寺的顶果钦哲·扎西华觉（1910-1991年）
2.色达霍西的堪布曲乔（1920-1997年）
3.饶霍的堪布达威沃色（达色）
4.安多麦洼的堪布土登（1928-2000年）
5.尼索的堪布晋美彭措（1933-2004年）
6.饶霍的堪布土登

十二、嘉绒格什金龙寺的第一世啊啦森嘎·白玛乐威多杰（1881-1943年）。他的弟子包括：

1.达壤的桑吉益西
2.达壤的多杰泽丹

十三、宗萨寺的宗萨钦哲·曲吉罗珠（1893-1959年）——蒋扬钦哲旺波的转世之一。他的宁玛派弟子包括：

1.协庆寺的康楚·白玛直美罗珠（1901-1959？）
2.协庆寺的顶果钦哲·扎西华觉（1910-1991年）
3.协庆寺的第六世饶绛·久美丹贝尼玛（1911-1959年）
4.波达堪布多杰（1897？-1970年？）
5.夏扎·桑吉多杰（1913-2015年）
6.玉龙的达绒·久美扎巴（？-1975年）
7.阿度家族的康卓才仁秋准（1925-2011年）



8.第四世噶陀斯度

9.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1927-　　　　）

10.乃丹寺的第三世秋林·白玛久美（1928-1974年）

11.董瑟·成列诺布（1931-2011年）

12.第十一世敏林赤钦·久美根桑旺嘉（1931-2008年）

13.江则的卓噶哇·桑佩诺布（1931-　　　　）

14.第六世佐钦仁波切·吉扎香秋多杰（1935-1958年）

15.佐钦寺（现住英国）的索甲仁波切（1947-　　　　）

十四、多智钦寺的嘉拉堪布·车阙东珠（秋却，1893-1957年）。他的弟子包括：

1.木雅崂坞塘的珠古扎钦（？-1959年）

2.热贡果德的啊啦希哇措

3.热贡德尔噶的噶果珠古

4.嘉绒卓嘉的阿洛喇嘛慈诚

5.安多卓阔的具泽贡却孟兰

6.热贡的啊啦宗翁罗珠

十五、甲色·久美多杰（阿久，1895？-1959？年）——阿宗珠巴的儿子。他的弟子包括：

1.宗萨钦哲·曲吉罗珠（1893-1959年）

2.白玛根桑让卓

3.第二世阿宗珠巴仁波切（1926-2002年）

第六代

一、协庆寺的顶果钦哲·扎西华觉（1910-1991年），又名饶萨达哇，蒋扬钦哲旺波的转世之一。他的弟子包括：

1.那贡的珠古邬金（1920-1996年）

2.安多拉卜楞寺的喇嘛贡波泽丹（？-1991）

3.匝绒普的楚西·阿旺曲吉罗珠（1924-2011年）

4.德格的辽西喇嘛·蒋扬多杰（1932-1999年）

5.雅卓达隆寺的泽珠·宁切桑波（1926-2015年）

6.萨迦彭措颇章（现住美国）的达钦吉扎（1929-2016年）

7.第八世康珠·东举尼玛（1930-1979年）

8.白玛郭（后去美国）的董瑟·成列诺布（1931-2011年）

9.新龙（后住美国）之嘉度·噶吉旺秋（1930-2002年）

10.白玉寺的第三世白玛诺布·晋美土登协珠（1932-2009年）

11.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　　　　）

12.苏芒的第十一世仲巴·曲吉嘉措（1939-1987年）

13.金龙寺的第二世森嘎·土登尼玛（1943-　　　　）

14.法国的贡却丹增

15.佐钦寺（现住英国）的索甲仁波切（1947-　　　　）

16.类乌齐寺（现住法国）的泽珠·白玛旺嘉（1947-　　　　）

17.第三世宗萨钦哲·土登曲吉嘉措

18.达塘秋竹·晋美罗珠森格（1961-　　　　）

19.香巴拉国际（美国和加拿大）的萨炯麦彭·蒋华成列扎度



（1962-　　　　）
20.第十世桑吉年巴（1963-　　　　）
21.第七世佐钦仁波切·晋美洛萨旺波（1964-　　　　）
22.类乌齐寺（现住法国）的珠古钦哲晋美（1964-　　　　）
23.孜嘎康楚
24.协庆寺的第七世饶绛·久美曲吉森格（1966-　　　　）
25.洛扎的南卡宁波
26.白玉寺的第五世噶玛古钦·土登慈诚诺布（1970-　　　　）
27.乃丹寺的第四世秋林·久美多杰（1973-　　　　）

二、夏扎仁波切·桑吉多杰（1913-2015年）。他的弟子包括：

1.嘉察热振·蒋华益西（1911-1947年）
2.锡金日纳（后住美国）的索南托吉嘎孜（1920-　　　　）
3.锡金日纳的羌·诺增旺姆
4.热贡（现住美国）的喇嘛塔钦（1936-　　　　）
5.锡金的秋嘉·旺秋南嘉（1953-　　　　）
6.晋美土登南嘉

三、辽西喇嘛·蒋扬多杰（1932-1999年）。他的弟子包括：

1.新龙（后住美国）之嘉度·噶吉旺秋（1930-2002年）
2.类乌齐寺（现住加拿大）的喇嘛索南托嘉
3.噶陀寺的珠古直美信雄（1946-2012年）

4.佐钦寺（现住英国）的索甲仁波切（1947-　　　　　）
5.类乌齐寺（现住法国）的泽珠·白玛旺嘉（1947-　　　　　）

四、第四世多智钦·仁增丹贝嘉参（1927-1961年）。他的弟子包括：

1.多智钦寺的秋果堪布冈南（？-1957年）
2.多智钦寺的嘉拉堪布·车阙东珠（1893-1957年）
3.崂坞塘的洛桑龙多嘉措（扎钦，？-1959年）
4.白玛南嘉（？-1957年）——敦珠林巴的转世之一
5.达塘寺的阿贡堪布·洛桑多杰
6.多智钦寺的珠古晋美彭措（晋洛，？-1959年）
7.果洛的噶哇珠古·甲色白洛
8.扬唐·德钦沃色多杰（1929-2016年）
9.多智钦寺的晋美沃色——噶哇堪布（？-1926年）的转世
10.囊千的甲色成列衮恰（阿钦）
11.热贡德敦寺的掘藏师珠古晋美沃色
12.热贡拉卡寺的珠旺珠古·啊啦贡波
13.热贡果美的匝堪喇嘛仁增

五、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列华桑（1927-　　　　　）

1.多智钦寺的秋果堪布冈南（？-1957年）
2.多智钦寺的嘉拉堪布·车阙东珠（1893-1957年）
3.崂坞塘的洛桑龙多嘉措（扎钦，？-1959年）
4.多智钦寺的珠古白玛南嘉（？-1957年）



5.多智钦寺的珠古晋美彭措（晋洛，？-1959年）
6.贡波的康卓白玛德钦
7.亚龙白玛郭的第四世多智钦·丹贝尼玛（1929-　　　　）
8.多芒寺的扬唐·德钦沃色多杰（1929-2016年）
9.多智钦寺的珠古晋美沃色
10.白玛郭（后去美国）的董瑟·成列诺布（1931-2011年）
11.果洛的喇嘛白玛登宝（库松林巴，1933-2009年）
12.锡金的堪布德钦多杰（1936-　　　　）
13.康卓达热拉姆（1938-2002年）——阿傍掘藏师的女儿
14.特却白玛嘉参（塔洛，1937-　　　　）——白玛多杰的转世
15.第二世森嘎·土登尼玛（1943-　　　　）
16.锡金的秋嘉·旺秋南嘉（1953-　　　　）
17.不丹的洛本·特却益西多杰（1957-　　　　）
18.锡金贡巴江寺的第十世贡江珠古（1962-　　　　）
19.第七世佐钦仁波切·晋美洛萨旺波（1964-　　　　）
20.尼泊尔努日的珠古曲吉尼玛
21.珠古晋美嘎威罗珠——堪布冈南的转世
22.第五世多智钦·晋美龙洋——多智钦·仁增丹贝嘉参的转世



一髻佛母